第五冊目録

總集類五（續二）

明文海

明文海卷一百六

說玄一首贈玄巖唐羽士

沈懋孝

葢余自少好玄玄之理海內名公山澤逸流往往承下風而心資之于今且五十年似概乎有聞焉昔我師尼老介南宮仲子得侍柱下先生備問玄道嘆曰吾見老子其猶龍耶龍剛德也飛潛見躍歸之無傀以柔用剛以不用用天下夫子他日讚乾龍無首曰剛德不可先天下此守黑守雌伯陽先生之教晚而翫易乃知其然

也昔者春鴻之代宇壤宴清太樸不琢民盡無欲聖人曰我無欲而民自正民盡無機聖人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此義此言此世界堯舜以下猶然歸之柱下所以策厲尼山尼山所以心屈柱下豈晚近耳目之間可庶幾者哉吁亦微矣益嘗博覽區中萬萬品流總不之能無欲有欲矣烏能常足有不足烏能無爭爭之而不甘其負必有機有智乃建勝埸於此世湯武所以健其決桓文所以陰陽其名利管商申韓儀秦所以播弄人羣得

少須臾雄長其一局夫非擧世所艷慕者哉以大人先生視之彼人者蜂房蝸角小開門戶蛆嘬蠅爭糞壤其軀耳一夕秋颸零落無在相啖相噬終古安極此莊蒙所以感憤而大呼醉夢之前曼倩所以嘻咲而微笑王侯之拙嗚呼玄玄之理決哉杳哉其難言矣夫人若能回光內照獨見本真昨日之事去矣今宵亦何所留昨年之跡陳矣今歲亦何得住千古英雄豪華盡矣目前薰灼曾有常在者乎日日起高臺日日鋤蒿萊人人囊珠

玉人人貨垣屋以遺之妻孥妻孥不盡用也以之錮左藏左藏誰為守也旁人攖之旁人之豪者擔簦而有之至其盡了時人方悔其晚舉一世有機有欲之人不乃共成一大迷大拙大苦之叢乎亦可哂已柱下有言我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玄在人間六虛玲瓏面光即是爭先路險退後味長世亦烏知余言之為玄哉自余十有三齡始隨大父館佑聖宮之東房其味閒張真人始館余味閒傳春山春山傳其高足弟子令為玄巖玄門

於今為七葉余大夫傳至余子余姪與玄巖師弟交者
前後百年可謂久要已試觀草庵椽僅蔽風雨頽垣四
立流水濺濺蒿徑苔痕色色不殊我童時所見之真人
敝衣舊磬與清風明月終始共此蕭條余亦衰老青衫
布帽猶是曩時一揩大耳彼銅龍玉堂鳳池虎觀承明
青瑣之間夢境何有哉窮感今昔事因弟姪之請與玄
巖言之其于名場利網恐亦療狂呼醉之靈飲也抑或
軸而懸之一提尼山柱下之指令塵間過客少停覽而

思焉玄巖羽士靜正恬雅有道者髙韻足以紀律法典
賢有司李劉張諸公嘗重而表勵之把握天地呼吸日
月收攝風霆役使羣靈此道門本分事益前修之論不
及焉故不著

明文海卷一百七

大宴禮說瞿九思

象成之樂似但可施於宗廟似不可施於朝會何者施

於朝會則皇帝皆當避席今制朝會罷臨濠諸曲勿奏罷之誠是也然承應隊舞尚名百戲夫前代散樂必若漢朝會用巴渝都盧漫衍碭極魚龍角觝海中魁礧之屬然後謂之百戲必若唐朝會用山車旱船尋橦走索九劍竿木戲馬鬬雞之屬然後謂之百戲必若宋朝會用蹴鞠透劍踏毬踏蹻拗腰筋斗彈丸鋺瓶藏挾踏索門飛雜旋之屬然後謂之百戲今採蓮隊子朝聖隊舞魚躍于淵賓鴻翱翔即其名稍異三舞然疾徐俯仰大

率無不雅正皆所以昭盛德象成功恐不得謂之百戲也夫殿陛何地也朝會何事也而勝國朝會樂乃至塗孔雀明王之象乃至塗毗沙龍王之象乃至塗飛天夜义之象乃至塗菩薩之象乃至塗霸王之象乃至塗烏鴉之象此何說也且婦人女子安可造殿庭乃勝國朝會樂其樂音王隊至用婦奴五十九人壽星隊至用婦奴五十九人禮樂隊至用婦奴五十九人或冠展角幞頭或冠唐帽或冠王女冠或鳳翅鶴鸞嬌歌舞媚於殿

廷之上此何說也夫勝國愚無道也至如宋朝會樂初亦用女弟子隊其一曰菩薩蠻其二曰感化樂其三曰抛毬樂其四曰佳人採牡丹其五曰拂霓裳其六曰採蓮其七曰鳳迎樂其八曰菩薩獻香其九曰採雲仙其十曰打毬樂此皆何說藝祖亦英主誠不意彼其謟謀乃令至是則又不若唐陳慶善永安大定上元聖壽諸樂猶不至褻媟謬妄之甚也今制朝會樂間以百戲蓋謂純用雅樂恐調雅則扞㪍之意易揚禮嚴則臣主之

情弗洽故採蓮之隊即做采菽之詩為之百花之隊即做伐木有臺之詩為之魚躍于淵之隊即做魚麗嘉魚之詩為之賓鴻翱翔之隊即做鹿鳴桑扈之詩為之入蠻獻寶之隊即做菁莪所謂錫我百朋之詩為之纓鞭德勝之隊即做蓼蕭所謂其德不爽鞗革沖沖之詩為之功臣慶賀之隊即做彤弓之詩為之天子燕有功諸侯鼓腹謳歌之隊即做南山有臺所謂民之父母湛露所謂莫不令德之詩為之曷嘗不與雲門咸池相為出入然論

者以為其詞有一二徽不雅馴者則莫若悉為釐正愚謂樂以象成舞祖考之樂于殿陛令子孫臣庶坐而視之則不可若以人主所自致之成功象為之樂令舞于殿陛則無不可請自今大燕饗其二奏平定天下之舞四奏撫安四方之舞六奏車書會同之舞八奏天命有德之舞九奏表正萬邦之舞皆仍舊而教坊承應諸樂則盡易之以近事如今兹大宴即收六七年間河道成雨暘若穡事登德星見揝力朝火落遁上蠻死寺拜誅

朝鮮復島寇竄丁改平緬甸捷為承應之樂而皆錫之以嘉名似無不可若謂以近事為樂恐舞師入羣臣必當避席於羣臣弗便然高皇帝奏舞起臨豪諸曲時當其時殿陛下諸臣何如也

聖人制樂裁成天地鳥獸魚鼈昆蟲草木說 瞿九思

至哉聖人之作樂也聖人見天地有中氣有中聲而吾人往往非不及即太過不能得中且聖人豈惟欲盡人性其彌綸叅贊意必使飛潛動植之物性皆盡然後聖

性始盡而此飛潛動植其性既未必盡皆得中而又皆屬於物不可以馴而致於是乃一舉託之於樂取具土為磬為塤為缶此欲以盡土之性取具金為鐘為鏞為鎛為鎛為鐸此欲以盡金之性取具木為簫管為篪籥為柷敔此欲以盡木之性取具匏為笙簧此欲以盡艸之性琴瑟笙簫必象鳳此欲以盡鳥之性敔必象虎此欲以盡獸之性笛必象龍此欲以盡鱗之性盈天地間凡賦有形質若夭者喬者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以

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若外骨内骨郤行仄行連行紆行如考工記所載不知凡幾聖人豈能一一取之惟取之一鳳為簫一虎為敔被之中和律呂以吹之擊之而天下鳥獸之性命自正惟取之一竹為管一匏為笙一木為柷被之中和律呂以吹之擊之而天下艸木之性命自正特水火有形無質聖人無它竒策可施裁成然八音非水火莫能就即聖樂所裁成亦曷嘗未裁及水火哉且日月雲雷

佐天為政皆聖人所嚴事而及其作樂乃至以其象制為器或以其象繪於器此豈得已聖人亦欲借天道以扶振元聲元氣即聖人亦豈不憂彗孛飛流暈珥冠璚之足以妨我太和而一切欲以裁成施之令其樂堂上歌堂下舞則已盡乎人或取之鳥獸或取之艸木或取之金木土則已盡乎物而推其究又至以日月雲雷為藻飾則已盡乎天聖人曰彼艸木即無知彼鳥獸即塊然一物吾業已被之律彼其音惡得不正及其一搏拊

以吹擊而出于鳥獸艸木殘質者無不中宮商而諧韶護聖人又將曰彼塊然無知者猶若是而又何况於人則豈不為交相正之雅道乎哉夫盈天地間氣而已矣既有氣斯有聲吾秉此氣天地萬物亦秉此氣是天地萬物固時時與我交而我亦時時與天地萬物交天地與萬物與我固交相渾融為一氣一聲者也天地無戾氣無淫聲第恐人以戾氣淫聲相為感召即天地亦未必太和故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

天地之氣亦順此其機在於心而裁成輔相則亦在於氣氣正則音正音正則天地之和應之不然聖人設教何不但以樂求端於心乃必曰某編鐘磬幾尺幾寸某鐘甬銑幾寸幾分某琴瑟絃幾十絲其律幾十幾黍以某象天以某象地而徒區區于此聲音象數之末為哉夫樂最神而禮則滯故樂記謂禮從地而樂從天何者方其陳樂於堂簫則鳳也敔則虎也琹則木也石則土也皆可得而辨也及其既奏則絲竹金石合為一聲

艸木鳥獸合為一物察之而莫得其端辨之而莫得其跡然後知天下之最渾融者莫過於聲音聖人欲渾天地幽明艸木鳥獸為一體而莫得其策於是一舉而收之于樂彼簫非真鳳也篴非真龍也敔非真虎也猶可言也蓋至琴瑟而忍於操按昆蟲之蠶於舞而忍於拔摘飛鳥之翟於鞉鼓而忍於摶擊走獸之牛魚鼈之黿而聖人亦不謂傷害惻隱者亦惟其并包者大而必如此方愈足以成就聖人之仁況日月雲雷在天鳥獸魚

鼈昆蟲草木在地皆散在四方與聖人頗相隔越而聖人乃借樂以一舉而盡收於堂上堂下使吾得時時與天地萬物相為茂對相為感通是聖人此幷包宇宙之一念既以植為樂本又安得不仁覆天下令太和元氣長在聖人宇宙間也哉

定律不必候氣說　瞿九思

前史云候氣之法置十二律管黄鍾則九寸大吕則八寸三分奇太簇則八寸夾鍾則七寸四分奇姑洗

則七寸一分仲呂則六寸五分奇蕤賓則六寸二分
奇林鍾則六寸夷則則五寸五分奇南呂則五寸三
分無射則四寸八分奇應鍾則四寸六分奇於一密
室各從其方位斜埋地中令上與地平以葭灰實管
中以羅縠覆其上每歲十二月應律灰飛而他律灰
皆不飛

候氣說亦未嘗不是顧獨疑禮記月令言孟冬之月已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孟春之月已天氣下降地氣上騰

矣夫天地之氣如必應葭管而得則當其節候未交氣應未至時彼上騰下降者果屬何物豈氣應者一氣而騰降者又一氣者耶此其可疑者一夫所謂某律幾寸幾分某律幾寸幾分必無論地之高卑地之燥濕而所在去地面皆幾寸幾分方可謂某律幾寸幾分也今天下之大勢西北則處高東南則處下即撮土之區方寸之地固亦有此卑而彼則高非可以一律例論者彼按月所應氣能在在去地面皆幾寸幾分耶夫水氣也候

消長則氣可知然亦有此未落而彼已消草木氣也候
榮瘁則氣可知然亦有此未彫而彼已謝何者地不同
故也地有高卑土有疏密即氣應亦宜有早晚先後安
得此按月所應之氣東西南北皆恰好去地面幾寸幾
分畧無短長也此其可疑者二西漢都長安東漢都洛
陽漢志既云天子於前殿候氣則凡候氣必於長安洛
陽無疑此長安洛陽地安見其遂可為天地準則而於
此候氣能毫髮不爽耶此其可疑者三夫造化既有升

必有降必如候氣之說是天地之氣獨有升而無降耶
此其可疑者四春分之後草木敷榮或陽氣已出地無
餘矣然則姑洗仲呂諸管又將安施耶此其可疑者五
夫仲呂乃四月之律而漢史謂仲呂其長凡六寸五分
八釐有奇豈有時至四月其陽氣尚猶然在地去地面
尚六寸五分有奇者耶此其可疑者六若陽氣當四月
尚去地六寸五分然則二月三月四月此發育萬物者
果何物耶此其可疑者七彼謂冬至之氣去地面九寸

大寒之氣去地面八寸三分雨水之氣去地面八寸春分之氣去地面七寸四分穀雨之氣去地面七寸一分小滿之氣去地面六寸五分是每一月陽氣所升多不至七分少不過三分令四月小滿去地面六寸五分有奇則夏至而後陰已漸長陽必漸消陽氣又寧有出地之時豈陽氣獨當潛伏於地中更不必發陽於地上也耶此其可疑者八夫冬至則陽生凡冬至以後上升者必陽氣也夏至則陰生凡夏至以後上升者必陰氣也

蕤賓乃五月之律也今其說謂蕤賓之管長六寸二分八釐此必謂夏至之氣去地面六寸二分八釐不知此去地面六寸二分八釐者果陰氣抑陽氣耶若夏至所升爲陽氣則自夏至以至大雪亦必皆陽氣天地間有陽必有陰今乃一歲十二月獨升陽不升陰有是理也此其可疑者九若四月小滿去地面六寸五分八釐者爲陽氣而五月夏至去地面六寸二分八釐者爲陰氣則是此陰氣陽氣皆並在一區小滿即陽氣應時而至

夏至即陰氣應時而至吾不知其往來何道其摶換何時陰驟生於何鄉陽驟散於何所將陰入陽中以來抑陽入陰中以去儻二氣參并而其氣愈升不幾於以五月而遽觸六月之管以六月而遽飛七月之灰也耶此其可疑者十夫芒種後即有濕有濕則灰濕不能飛候律者欲凝實飛灰意必卜高燥之地為緹室以避濕地形高則得氣差不易豈有此高燥地夏至所得氣去地面凡六寸二分而其它卑濕地夏至所得氣亦但去地

面六寸二分耶若高燥地去地面六寸二分而其他卑
濕地土疏潤氣易升者其去地面或不過六寸一二分
或不過五寸五六分是高燥地所得氣猶為蕤賓而卑
濕地所得氣已為林鍾夷則又安在為蕤賓六寸二分
耶此其可疑者十一且應鍾已屬十月去冬至無幾矣
而應鍾之管長四寸四分六釐其氣去地面猶四寸六
分有奇則是陰氣去地四寸即潛消入地陽氣去地六
寸即潛消入地終一歳之內陰氣陽氣終不得出地少

須將何以成升降而成造化耶此其可疑者十二即信
如其説氣去地八寸則太蔟飛灰去地六寸則林鍾飛
灰然氣來則混齊而至者必將騰踴而升矣太蔟管動
即黄鍾大吕二管恐亦葭飛林鍾管動即黄大太夾姑
仲蕤七管恐亦葭飛令曰某月則某律葭飛而他皆不
應是此氣如若有知已試之管皆不復入而必於未試
之管乃入耶夫候大吕時黄鍾之管必猶在未去也候
太蔟時黄鍾大吕之管必猶在未去也即使管或已去

其穴孔必猶在穴孔在即氣出矣沈括乃以氣隨鍼出相礐謂氣出則管虛若果此以試之孔即氣升而其他孔皆不復入此必有土築之乃可然則何不姑試令勿築以轉相參驗耶此不過京房幽謬之說而沈括則有宋高達之士乃亦遂信之耶此其可疑者十三世獨見漢志載天子常以日冬夏至躬御前殿櫂土灰候鍾律遂深信以為固然夫候氣必土室漢殿廷必以之石豈能候氣耶此其可疑者十四假使彼云在他便殿候猶

可令乃云在前殿候夫前殿乃天子外朝其禁陛可上
階耶此其可疑者十五凡候氣必有室三重戶閉其塗
舋必周此殿廷可為土室三重耶此其可疑者十六三
輔黄圖所載漢家宫闕畢在其圖有未央宫在城内有
建章宫在城外有甘泉宫在甘泉縣此三宫所統領庭
軒無筭曷嘗有緹室耶此其可疑者十七且其説謂天
子候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夫既候進退於先五日又
復候進退於後五日則先後已十日人主一日萬幾漢

天子縱賢竊恐不再日即已倦能為此一事待至十日邪此其可疑者十八假使漢制亦如周制以冬至大祀天於南郊以夏至大祭地於北郊則先郊五日天子已齋尚能及候氣耶此其可疑者十九若漢志所云但謂天子御前殿遣八能於他所候氣而非天子自候猶可令漢志既云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則是謂天子自候無疑寧有此理耶此其可疑者二十且不曰天子御前殿遣八能而必曰合八能之士權玉灰候鍾律又豈得為

遣官之說耶此其可疑者二十一若不於殿陛而或但令在他所候使八能各以候狀聞而令太史封上則此所候者又豈可據以為信耶此其可疑者二十二隋志謂毛爽與蔡子元尊候氣或初入月其氣輙應或至中下旬始應或灰三五夜輙盡或終一月始飛此又何說帝所難牛弘弘所對是耶非耶此其可疑者二十三十二按斜壍地下内旱外高與信都芳輪扇二十有四按月皆應之說尤屬欺謬信都芳必有他謬巧妖術而好奇

者遂轉相緣飾以成其奸若仰觀雲色輒指天知孟春氣至則北齊時但當瞻雲又不必候氣漢齊諸廷臣其深信不疑何耶此其可疑者二十四夫尺長則入地深氣易得灰易飛尺短則入地淺氣未必即可得灰未必即可飛此亦定理也今隋志反云魏杜夔用後漢尺制律候氣尺度長灰不飛梁毛栖誠用古玉管及宋太史尺制律候氣灰乃飛是律短反飛律長反不飛耶此其可疑者二十五此其說亦易辨彼以是欺惑人主乃當

世率不寤即千世萬世後率亦不寤豈毛爽祖孝孫信都芳等凡其為説皆此類耶且漢晉以來所制尺有短長至有相去二寸有奇者今所云九寸八寸其將以何者定寸夫尺且未定何乃云氣應幾尺幾寸幾分耶此其可疑者二十六且所謂某節某氣則某律幾寸幾分者必千載二十四氣皆同此月皆同此日皆同此時皆同此刻乃可以考驗應否吾觀漢晉以來諸家歷所定二十四氣前後早晚迥不相同世儒謂千載以來惟授

時歷法至精至家為百王不易之法吾以冬至考之宋元嘉歷得辛巳則後授時冬至二日隋開皇歷得庚申則後授時冬至一日唐戊寅歷得庚申則後授時冬至一日唐太衍歷得己未則後授時冬至八十一刻開元歷得己亥則先授時冬至四刻宣明歷得庚申則後授時冬至一日宋乾元歷得庚申則後授時冬至一日宋儀天歷得庚申則後授時冬至一日紀元歷得己未則後授時冬至一十九刻崇寧歷得辛丑則先授時冬至

二刻金大明歷得已未則後授時冬至一十九刻大定歷得己巳則先授時冬至九刻夫日月時刻尚猶未定其將以何時之氣為候又何云某氣則律應幾寸幾分耶此其可疑者二十七即以冬至日晷論之僖公五年丙寅歲正月辛亥朔旦冬至則景長九十四昭公二十年己卯歲正月己丑朔旦冬至則景長四十五元嘉十五年戊寅歲十一月十八日甲申冬至則景長八元嘉十六年己卯歲十月二十九日己丑冬至則景長三十

三元嘉十七年庚辰歳十一月初十日甲午冬至則景長五十七元嘉十八年辛巳歳十一月二十一日己亥冬至則景長八十二元嘉十九年壬午歳十一月初三日乙巳冬至則景長六陳天嘉六年乙酉歳十一月庚寅冬至則景長十二光大二年戊子歳十一月乙巳冬至則景長八十太建六年甲午歳十一月二十日丁丑冬至則景長三十二太建十年戊戌歳十一月初五日戊戌冬至則景長三十開皇五年乙巳歳十一月二十

二日乙亥冬至則景長一開皇六年丙午歲十一月三日庚辰冬至則景長二十五開皇七年丁未歲十一月十四日乙酉冬至則景長五十開皇十一年辛亥歲十一月二十八日丙午冬至則景長四十八龍朔二年壬戌歲十一月四日己未朔戊午冬至則景長八十三儀鳳元年丙子歲十一月壬申冬至則景長二十五永淳元年壬午歲十一月癸卯冬至則景長七十二開元十年壬戌歲十一月癸酉冬至則景長四十九開元十一

年癸亥歲十一月戊寅冬至則景長七十四開元十二年甲子歲十一月癸未冬至則景長九十八宋景德四年丁未歲十一月戊辰冬至則景長十五皇祐二年庚寅歲十一月三十日癸丑冬至則景長六十五元豐六年癸亥歲十一月丙午冬至則景長七十三元豐七年甲子歲十一月辛亥冬至則景長九十七元祐三年戊辰歲十一月壬申冬至則景長九十四元祐七年壬申歲十一月癸巳冬至則景長九十二且元史所載冬至

北極出地四十度太彊此不過就大都言之耳若至上都則出地之度又復不同若至四方則出地之度又復不同是地有高下而出地之氣應自然不同今乃定爲幾寸幾分何也此其可疑者二十八夫彼節候尺猶不知何者寸爲眞是彼節候日猶不知何者日爲眞是而猥云以其節候某氣果幾寸此誠可笑若候氣可定節候則緹室之法非但可以制樂且將可以授時百代人主每歲時但當令一太常候氣即已足又安所用天文

家測景為耶此其可疑者二十九夫候氣所以作歷謂氣差則歷差則又當改歷耳若冬至則歷已頒又何能復改耶此其可疑者三十若為候氣所以為又明年作歷之計則天地之氣俄頃變化又豈能前定也此其可疑者三十一夫歷則遞年一更而律則一成不變者謂候氣所以為作歷計以防歷差則猶可耳至於律則非歲改而月更者乃每月必候何為者耶此其可疑者三十二以余揆之冬至為氣初冬至定則其他諸節候自

當可定此誠當候當此之時陽氣方在地中則冬至誠為可候周官保章氏常以至日觀雲物以辨吉凶水旱亦此意也而鄒衍京房輩誤傳其説遂云每嵗十有二月每月必按誠屬無當候氣之説自唐貞觀而後以至五代皆不見國史或唐宋諸代久識其虛繆而蔡季通當宋之晚季尚猶因仍其説何哉大抵馬不至龜不呈恐圖書亦未必不作今候氣必緹室取竹必弘農宜陽金門取葭莩必懷州河内特聖人用神道設教盖人臣

欲依託和風猛氣衰氣之說必每月一按以感動人主
人主欲假借此說以發明吾所定此律已得之天地之
準非可以圭撮致疑令天下可知而不可言可疑而不
可知耳其意如果若是則此候氣之說即令與天壤並
峙何害若果謂有關禮樂非此即十二律無從措手則
漢帝前殿所合八能之士與齊田曹參軍陳山楊太守
當自知之非不佞所敢知也

戊周善藏兵說　瞿九思

愚每讀尚書至偃武修文讀樂記至放牛歸馬未甞不贓然為笑何武王善藏兵用神道設教乃至此自古日夜習兵者更孰能過成周哉其為制男子始生即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既射然後敢用穀其示之以射何豫也人生八歲輙入小學教之禮樂射御其教之以射何蚤也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其學射者何衆也周之得嗣為諸侯猶今之得嗣諸侯王為公侯伯其所繫何至重也而其制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

為諸侯如此則孰諸侯有敢不射者周之得與於祭猶令之得選舉為卿大夫士其所繫何至榮也而其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澤宮射中者得與於祭射不中者不得與於祭如此則孰卿大夫士有敢不射者其試之射何嚴也愚觀李廣匈奴諸傳至漢時尚不用火攻他法獨往往用射破敵夫射本屬兵攻圍檝鬭誠無過於射而令者周之法乃所重獨在射且匈奴所以崛彊敢與漢天子敵其長技不過用射然必兒能騎羊

方引弓射鼠必少長方射狐兎令周制自諸侯至士庶人無人不射自始生及八歳至垂老無一時不射自遥舉至祭禮無往不用射古之日夜習兵孰有過周者而柰之何謂周為偃武修文也夫周定豐鎬其畿甸地皆平曠可用車戰故周之學射御射御既習則用之射為諸侯亦可用之射於澤宫亦可用之射敵亦可用之御車騎亦可用之牽車牛遠服賈亦可用之車戰亦可當時周起西北西北人無不行車教之御固非獨為車戰

計然業已善御孰不善車戰古之日夜習兵孰有過周者而柰之何謂周為偃武修文也且愚觀周制非獨用射習兵即投壺禮抑孰非習兵者今觀射義曰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夫如是即軍容不嚴於是投壺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夫如是即軍令不肅於是古之日夜習兵孰有過周者而柰之何謂周為偃武修文也夫射於射宮射於澤宮是天子試之射也而其居常必有常射慮射之矢有鏃

不欲其常持弓矢則易之以壺矢恐人苦其難不數數習射則娛之以投壺投壺者可以教禮亦可以為戲欲以此舞蹈使自為趨而恐其易流則又節之以投壺之禮令觀魯鼓薛鼓用鼓隱然軍旅法擊之鼓則他日耳不亂屬之禮則他日目不奪既已善投壺安有不善射古之日夜習兵孰有過周者而柰之何謂周為偃武修文周日夜習兵而天下乃以為偃武修文此武王之善用神道而天下不知也夫澤宮即今之庠序澤宮教文

者也射教武者也其為道本殊科而周之習射反令在澤宮本所以教武而乃易其地佯示之以文人安得不謂此偃武修文也夫泮宮即今之庠序泮宮文事也獻馘武事也其為事本殊塗而周之獻馘反令在泮本耀武而乃易其地佯飾之以文人安得不謂之偃武修文也令夫禮樂大道也非射御所得班而乃舉禮樂以齊于射御號之曰六藝此意在昂射御欲令人熟習之而故不得不抑禮樂若將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而射御

與禮樂等又何可一日不習也書數小數也又非當班於射御者而乃舉射御僅同於書數號之曰六藝此意在抑射御欲避督教之名而故不得不班之於書數若將曰吾何嘗以是為莫大之教吾特以視之若書數之小數而欲人無以窺吾意所重在射御也皆聖王微意也且禮樂文也書數文也文武不相為謀而令射御與禮樂書數同科人安得不謂之文及至射已非文矣而又曰容體比於禮節奏比於樂又曰射者男子之事因

而飾之以禮樂又曰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如射又曰射可以觀德行又曰射可以觀盛德夫旣已射矣而其言不曰禮樂則曰德行不曰德行則曰盛德獨一言不及於武彼天下何知安得不謂之曰偃武修文而何也夫禮之雍容登降者孰有大於叅文事也何與於武而乃使射多者得與於叅射少者不得與於叅禮之獻酬揖讓孰有大於鄉飲酒鄉飲酒文事也又何與於武而乃鄉大夫將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教之鄉飲酒之禮必合諸鄉射此皆欲愚天下謂偃武修文意且周制中春秋治兵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振旅遂以獮中冬教大閲遂以狩業已撞鐘擂鼓建節秉麾萬馬龍驤三軍電擊謂非簡車馬蒐軍實不可矣而王制猶曰天子諸侯所以田其一為乾豆其二為賓客其三為充君之庖至車攻吉日侈其事亦從而文其說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此即王制二為賓客之説曰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此即王制三為充君之

庖之說特不敢言為乾豆充祭祀而不終一言及於飭武備周之用神道設教至於是而人安得不謂周為偃武修文也夫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射所患不難於至而難於中令周武王散軍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乃為法令令曰吾第主中吾不主貫革夫既已幸而中彼强有力即不命之貫革彼安有不貫革彼材寡力薄者即令之貫革彼安能貫革夫聖易也智難

也至易也中難也吾獨慮周之人未必盡中鵠耳假令
既已中鵠彼豈憂貫革哉而仲尼曰射不主皮為力不
同科此不獨武王欲以神道愚天下而仲尼又欲以神
道示後世且豈惟武王夫干戈武事也干楯武事也舜
既已舞干羽是業已誕敷武德矣而又欲愚天下曰誕
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古聖王所為用神道往往多此
類然則令天下欲威服四夷當必如周制藏兵於微眇
令足以備緩急而天下又皆不吾知然後為有備無患

也

明文海卷一百八

文説　徐時進

或謂余文且必傳乎余唉謂客慎言哉曾不顧聞者之栗膚槩槩也人言古今人不相及文遞以降若世數然執中開統道脉於斯文脉亦於斯當日之良史代不家寥也秦費何以不訓誥訓誥何以不典謨沿而秦漢猶

為近古而去渾噩之風邈矣何摹秦漢者之又寥寥也唐人畀六朝而上二京自謂另闢一境界矣槩其所為大家自昌黎河東外指不多屈至宋而歐蘇著合之臨川南豐諸君子而八大家著上下七八百年間而其能自不湮澌止此他或不無一言之幾乎道而以托於世若存而若亡謂且得必傳其可耶妄作名字自相刻畫要不可以欺天下其何可欺後世之天下一操觚而輙得傳傳且比肩貯此緐蕪有礙日角不暇祖龍之猋焰

驅除此不為愉快而子謂我顧之乎凡我所為皆取充不謂作也從明興而沿自宋元金華青田青黃草昧近質而不俚儻亦玄醴之適其初何所不蘊釀哉北地而後王李狎盟一洗前習而更之啜華咀精鍤鑪百氏人亦謂一代龍門盡於此矣近世馮元成氏持論同異謂歷下欲高之而其失也軋而不必調婁東欲大之而其失也靡而遺其質未必以元成此評為二君子損謂二君子不受此評又不可也俗士貴耳而賤目如其信嚮

徼文見訾馘而咋舌若觸天神讟父師罪且下阿鼻獄何其陋也聖則必稱堯舜無加矣宰我曰夫子賢於堯舜世不以此言罪宰我亦不以其言為堯舜貶孟子已聖夷惠又云夷隘惠不恭品有獨詣師貴擣虛亦就伊人之勝場論之而已矣今之為文者不許人輕訾一語焉得盡後世人口而持之使必曰佳不曰不佳評文者亦不敢輕加人一語恐以相齮齕故類文士之輕浮又焉得俟後世人而一一與諂之使無二議吾甚惑此矣

容乃爽然請曰文之不必病人譏彈如此文之傳不傳自有在又不得輕許人必傳如此令之文皆不必傳耶余曰其不傳者自不傳置之可也其傳者自傳一段精光不可磨滅雖濃腴汪浩何必不似河漢排騰皆元氣所奔瀉哉元戍氏又云唐推韓柳其為志狀尤精核詳者不過二百言時已譏其諛墓令睹令人志狀豈不鼓髯吻角侵耳哉是不獨以文論又以文之品論此言不可廢也俗有升降事以世移元戍氏且柰之何元戍氏

亦自謂不無貢諛矣容或言世局俛下九閽穆杳如今日而令我老夫子在事將奚術而格非心合羣策或計必有妙用矣余曰否否老夫子之於今日惟有一卷懷而已矣如今日而為人設詞不少溢譽豈不悖哉吾自秉直惟有一不撊管已耳嘻譚至此而傳不傳又非所計矣以文傳不若以人傳吾所獨喻有在哉有在哉

梅雨説 祝以豳

雨間清醇之氣在天為靈澍在地為甘泉靈澍者梅雨

也昔人詩云梅子黄時雨如霧又云黄梅時節家家雨故曰梅雨每年當芒種夏至之間其雨應期而至其至也濕雲四幕雷電無聲大者珠甋細若霧織連綿或經旬日其色味清滑甘香與他雨水迥别此在三吳數十郡邑雨之候皆然葢北地之所絶無而荆楚豫章閩粤或有或無即候之先後不齊人亦不知貴也甘泉惟深巖幽谷中有之隱隱自砂紋石罅中出有上涌有下滴有旁沁者其出也無形無聲注不盈酌不竭是皆天地

最初純一之脉毓孕之厚而精華輸吐如嬰兒如處女抱真守沖未漓未牿若一經風日之炙撼江河之雜揉即真元牿而純質漓矣梅雨之外有臘雪與四時之雨亦天地最初之脉然雪性太寒味太淡四時之雨或挾霜風雷電飲之皆能損人偶一收之待匱可耳若甘泉之外無論井水為茗之蠹即江湖之水色昏而質濁投之佳茗香味盡失斷無可用之理何也純質既漓不復可言水也甘泉在豫章頗多不獨康王谷水即嶺南山

川絶奇泉亦有絶佳者陸鴻漸身未徧歴寰區盡嘗水味止據目前所見品第甲乙如所稱揚子中冷水為第一令山僧於寺旁之井大書天下第一泉試久其味濇濁與凡井同若云郭璞墓側水之有旋渦處是即江水何以稱泉天下事狥名而不采實大約類此甲子夏五月因命家僮收貯梅水漫書

命説 祝以豳

世人動必稱命雖父兄之於子弟不問其繕修何若亦

援命而代為解真大惑已彼所謂命即墮地八支干也其說於古無之古所有者卜與相而已然亦第舉一事預占機咎非若今之說命家謂人生榮瘁定於八支干可一推測而竟也人生榮瘁定於父母未生前含沖孕和而五官百竅神靈精爽與日抱月盈天地之陶鑄萬品全在於此不探其原而求之八支干豈造物于人之生身立命處漠無真宰必待墮地而聽八支干之陶鑄哉官竅既具人之智愚淑慝已定八支干豈復能變易其

已定之稟受而另作陶鑄哉先喆特重胎教正以人之智愚淑慝皆繫於未生前故借以補造化之玄功若必待八支干而定則胎教之說妄矣且譚命家至唐始有其人亦不甚著卜則司馬季主嚴君平相則唐舉袁天綱皆灼然耳目者司馬季主究明天地之始終日月星辰之紀為宋忠賈誼所歎服然亦僅以卜名漢武帝聚占家而問娶婦之日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大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

辯訟不決夫諸家所習要不過支干生尅之說也即娶婦一事迄無定據何以定人生畢世之榮瘁哉諸家之術後世罕傳令似竊五行為命術竊堪輿為葬術要之皆卜也生人之支干與先天之氣合亦有之故假支干以推卜先天之淑慝是因支干以卜命不可謂支干即命也卜自君平後無奇中者況因後天以卜先天非神聖其孰能與于斯而可責之瞽丐傭竪哉余生平所遇方伎甚多于談命第得百一其一亦偶中耳相則時得

什一二焉豈非以人之官竅定于未生前者猶爲可據耶葢宇宙間清濁二氣絪緼流行清淑之氣鍾于人爲靈慧三代而下聖賢不作清淑間氣行誼與文章分受之得氣之清而醇者行誼文章富貴壽考咸備古惟伊周畢召近代庶幾者匡衡胡廣謝安張九齡歐陽修之屬若清而未醇所得亦不無遮滅而或有清値其偏如莊周列禦冦黔婁孟浩然之屬又或如韓非李斯揚雄曹操父子之屬無論所成就而其才識均足凌轢千古

以其均盜宇宙之清氣也若濁氣所干為愚為賊而已今世士人方其操筆學為文良騖立見迫挾策應試讀其文而衡其得失殿最尺寸不爽愈于支干家推測百倍何也文屬于人而窽于天故文之佳者必曰天才曰天巧曰天機曰天趣雖文之極卑者亦有天焉至於當場射覆其中的入彀尤純以天用即聞見之所增入至此亦盡成糟粕獨此一掬無師之智炯炯從先天帶來者隨取隨足隨觸隨解化腐為新窮幽極渺無非是物

故曰純以天用以我之天懸合于主司之天若鼓應桴若鍼投芥何造物之能主張造物固在我也是文章即命也世人憒憒謂遇合由命不必論文將守宙魁人杰士錮神劌心所冥探之玄珠而聖君察相按圖馳纁所謹奉爲蓍蔡者一夫千而顛倒之斯不亦辱當代之文章而令英雄短氣乎必若世人之說將支干值吉士之文章遂能幻拙爲巧主司之目亦且易明爲昏夫它不暇論即小之如曲藝如奕碁方其運斤賭墅即其人竭

智畢慮幾能令血指者斷輪少算者國手乎夫人之心力智量其淺深工拙毫不可强况文章何物可容假借若謂主司閱文姸媸瞭晳既可使士人之愚忽智又可使主司之智忽愚則士人復能造主司之命矣况棘闈校士自經房以至主考閱文者非一人更數目而後定必皆令其認朱成碧且將合數主司之命而造之大謬不然矣且槩覯宇宙若南都之蘇松常浙之杭嘉湖寧紹豫章之南吉閩之漳泉鄉會入彀之士往往一邑而

當一郡一郡而當數郡豈官祿支干盡在東南諸郡哉正以東南諸郡家絃戶誦父兄師友之所漸摩雖中材亦易成就北地漸摩之力少惟豪傑無待而興中材即不免於成否半矣此見禀受均于先天陶鍊由于人力譬之於鏡必原具本來晶光又必磨之而晶光始露若云人生榮瘁舉聽命于所值之支干則不問人事之得失而鏡可以不磨而照又不問禀受之智愚而磨磚亦得成鏡斯惑之甚也

明文海卷一百九

周幽厲王謚說 黄鳳翔

周幽厲王之得謚其嗣君則宣王靖平王宜臼也厲王嗜利崇奸使衛巫監謗道路以目至于失國出奔幽王嬖愛褒姒黜申后廢太子卒殪于申侯犬戎之難其得惡謚宜矣顧不云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乎宋儒尹彦明為之說曰謚法最公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為謚孝子慈孫所不能改胡仁仲則曰合天下之公奉君父

以天道如畫筆寫神必欲其肖甚矣哉二子之迂也周公制謚法固曰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名生於人豈謂襃貶勸懲之權可以施諸君父惟後世侯王之以篡弑終者則惡謚加焉魯桓弑息姑謚之曰隱楚平弑虔謚之曰靈宇文化及弑楊廣謚之曰煬彼惟其仇之故醜之且三君之子不得嗣也幽厲之子王矣而蒙惡謚特甚論者遂謂嗣王尸之而實非也在禮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

也此其義甚明漢儒強傳益之曰人臣之義莫不欲褒
大其君掩惡揚善故禮之南郊稱天以誄明不得欺天
也此二氏之説所自來也夫挾窅冥莫測之天以揚君
父之惡豈臣子所忍為哉二嗣王之所遭不獲已也以
厲王暴虐國人畔而襲之圍召公之家欲殺所匿太子
靖召公出其子代焉僅乃得脫即宣王嗣立凜凜若馭
朽履氷顧能曲諱於先王重輿情之疑二乎是召周二
公為宗社計至深非宣王意也幽王死驪山下國祚如

綫秦晉鄭衛率兵逐犬戎存王室而坐視申侯之首難置若罔聞宜臼東遷猶於母家寄命柰其父謚何哉蓋周自康王以後昭王南巡而不還穆王西征而荒服不至迨于幽厲祖孫世濟凶德於是乎黔黎離叛戎狄交侵體統遂曰以凌夷當二王嗣世之日奉几筵而薦廟號不惟奪于公議亦且扼於時變其情雖有所弗忍而勢實有所難遂耳假令晏然無事而以己意為之入廟趨蹌烝嘗陟降目睹祝史陳詞駿奔在列而醜惡之謚

宣揚于其間譬則嘑爾而與之食在天之靈豈其歆享興念及此必有跼蹐不寧者吾故謂二嗣王之不獲已而持論者之迂也然則鄒孟氏之說非與孟氏之意盖謂社稷無常奉善惡有定評凡以天下恣睢者既罹禍敗于其身復遺惡名于後世即孝子慈孫不能以天子之尊奪閭閻之口庶令覆轍知鑒居高思危不敢一日肆于民上耳若尹氏胡氏所云盩其指矣夫善善惡惡天道也親親尊尊亦天道也柰何其以彼廢此漢唐而

下其君如幽厲者何代蔑有而不為貶謚或取節或溢美其羣臣議之嗣君主之後世亦不以為譏夫謚美非也取節焉如漢武帝唐玄宗可也又或委曲掩覆如晉惠宋徽姑以昭示臣民傳播胡狄可也倘至情國體有不容直遂者亦古今達道乎蘇孟氏之說可以垂暴君之戒蘇吾之說可以存臣子愛敬之心尹胡二氏之迂論可置而弗存矣

尋瞳使者說 顧大韶

烏有先生好弈每晨起對客手談必夜分乃寐終歲未嘗厭然恒苦黑子易罄輙市以益之不旬日輙復罄似有物盜之者還視白子則宛然無恙也先生怪之比夜篝火帳中以俟良久聞棋局上索索有聲亟取火照之則見數小鬼方共攫取黑子先生叱曰是汝耶盜吾棋者鬼謝曰先生勿怖我我冥君所遣尋幢使者也先生乃改容而問曰何謂尋幢使者使者對曰先生不覩夫人之目乎眉綴其端睫衛其表非骨非肉黑白了了此

目之形也若夫物態橫前膠膠擾擾暗者自盲明者自瞭此目之神也其能察蒼素辨異同規大小準卑崇分孅懸别苦工俯瞰淵泉仰燭蒼穹者萬人之中唯三四公耳凡夫昏昏默默若蔽若蒙倒上為下迻西為東有其具而無其用有其數而無其功則皆是物之為也先生笑曰誕哉使者之言夫天有兩曜人有雙眸外與物接中與心謀聖愚所共誰劣誰優思則作哲匪目之郵且夫大治敳鑄其何弗轂舉世光明云何弗淑乃俾羣

愚豐其蔀屋使者之言今我心霞使者曰先生見其一未見其二謂造化之至仁而不知鬼神之以人為戲也昔者鴻濛好事幻成天地萬物假形男女分位賤者為隸貴者為帝蠢者為癡靈者為智殊途各歸百慮億致或甲喜而乙恚或此妖而彼瑞施厲交讖筳楹互議口若沸羹訟若委積自妍而謂人媸自醒而謂人醉此皆是物之纍纍故紛如其多偽獨有離朱與重瞳但掩口而睨視葢唯明暗之叅雜適以昭宇內之大備也向如

先生之言責大治之鼓鑄耀舉于光明則夫六合之内可使鑑斯照而砥斯平三王奚勤于誓誥五霸何爭于血盟老聃豈好譚乎道德而仲尼胡為皇皇于列國之坰且使蘇張無所掉其舌左史無所措其筆蚩尤之兵不試荆聶之頸不刎羿莽不槀于廟堂而顏閔不田于遂蓽王嬙不委于毡穹而嫫母不登于牀笫寥寥乎今古之間長曠然其若一又烏在天地之變化而人事之多術也哉使者之詞未竟烏有先生下床再拜稽首曰微

使者吾無所聞至言吾嘗笑世人之拙目而不悉造物之巧心也無何天將曙使者盡傾其黑子以去顧謂先生白慎無泄吾言泄吾言亦將以是物更先生之目先生謝不敢故甚秘其事間以語子墨客卿客卿退而志之

蘭説

何喬遠

予家蓺蘭五六年矣鄰之蓺蘭者如其年長丈餘蘩茁蔽藹望之不見其本予家之蘭葉節萎蔫特本存耳造

諸鄰之父請焉鄰曰子之執蘭之年多顧不露涓滴之潤蘭恨不能走桔槔丈人請潤矣歸命僮灌之期月猶故蘭也責諸鄰曰子之教予蘭也則有遺蘭者予予歸抱甕而猶故蘭也鄰曰不然是其性幽約畏炎逆霜子歸抱甕而實置諸廣庭而炎霜之所顦悴無以庇之蘭又恨不能走檝下請庇矣歸命僮架焉蒙以檑葦編之樹楸旬日牙蘄蘄如也家大人命撤架物固有咻于風霜而暄於日者夫蘭異性乎哉鄰之父進曰濯清者不

可以炙烜履舄者不可以踔淖深山大澤偃松嵬拓蓬蒿所紛侮猿狖所攫拏雪霜風日更燥迭啉且時匠石過之而侵尋及其參天日月蔽虧三光隱耀夫芝一簇九莖幽林邃澗不見風日猿狖踐之蘩草翳之則萎必死觀者尚不敢爪其膚況侵尋哉夫子宜何處焉物有殊性人亦宜然有鏗鎗鞺鞳震爗焜燿有鞠躬逡巡而不動輔車有備嘗周旋才氣縱橫攘臂以議有圭璧來脩處女其身有挫撓厄佚老于大受有廣廈膏粱坐不

垂堂而總於成器有仰首信眉不避艱難而闢當世之務有嵁巖藪澤深藏不市一少以為天下夫子惡乎齊且也修之不矜則其流汙蔑之不密則其施跡今吾之蘭長丈餘繁莖蔽翳望之不見其本也惟是潤之以灌溉庇之於檝下君子以文章潤其身而托之道德庇焉焉往不適矣予不材也不能鏗鍧震耀以老于受而冒於難也而恂恂以居吾托之蘭家大人松栢也何敢比

家大人作蘭說

巫說 文德翼

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在昔之傳言也小巫之黠者曰以人之神氣為主神氣英貴所遇必明神神氣衰颯所遇必賤鬼如府君不伍尉卒輿臺不晉卿尹也安見大小在巫乎大巫讓之曰荆南鷄骨欲向壽亭侯前弄刀也今日衆中吾必辱子矣巫之靈夢之曰子無然木偶笑土偶拙也大蛇覔小蛇巧也寧巧毋拙子得食彼得餕餘大巫悟遂佯尊小巫為師上坐約拜相引而遊海

之南南之人禮之其神拒弗納曰摘爪尚以齒既姦其序矣何以治人執旄而逐其靈於島上二巫術不驗行乞以歸道逢一故鬼故鬼憐而教之曰子莫如徙業為醫巫未必能生人而醫尚可殺人未必能生人人之感德者薄尚可殺人人之畏威者必衆矣二巫謝之曰殺人多子輩亦譴及之乎鬼笑曰如子之筭吾安得而營食諸噫此言雖妄我得之古道老人云

婁江說 張采

五年前余輯太倉州志見劉家港口伏沙隱起憂婁江下流將漸淤曰淤則害不專婁冀大聲呼有應者既癸未春州志行人固弗應即余亦謂東流猶作漾害當歳計乃越旬月褰裳涉隨告塞矣於是復陳蒭蕘貳卿大夫鄉老上下有所取採其說曰水利有係天下者有係一方者有係一郡一邑一鄉一隅者人之稱婁江其明事理者必曰是太湖尾閭東南七郡係焉則所見一方余謂國家歳漕百十萬蘇當三之一合七郡當半則東

南係天下正如會通河在北方以資漕設少司空行濟上婁江塞大雨十日不止東南氓庶其魚于何有漕少司空行濟上何事故余大聲呼曰婁江者天下之水也請先言水道太湖在蘇常宣湖間東通淞江南通霅溪西通荆溪北通滆湖東通韭溪凡五道故曰五湖湖水自東南分流出白蜆入急水澱山縣小漕大瀝以入海者曰東江自龎山過大姚經崑山石浦安亭縣青浦達滬瀆東瀉入海者曰吳淞江自東北分流從郡城婁門

而東歷崑山入州境環城南東北直下今俗訛劉家河者曰婁江故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曩二江塞獨婁江任全湖東注今並塞則必歲歲雨暘時若始得立廬舍安耕種不然中宊告愆旱赤地澇即懸釜炊矣此為水道因請言水性凡地西北高東北下故水必東流其自西北來者湖溪瀦瀆合流入海其味淡其體清其用肥五穀澤草萊其力始緩而末鋭若大海潮汐一日二汛潮生自東其味鹹其體挾渾沙其用敗稼傷諸萌其

力來銳而去緩諺云海水一潮畱泥一箬如上流湖水急下則滌蕩渾沙排黜鹹鹵故海中有交界嘴爲湖海水分流處界以北水鹹不可口今年夏吾吴憂旱崇明受雨獨豐田中禾喬好及秋且秀一朝鹹水渰入敗無餘崇明人怪爲天變不知婁江塞湖水不敵故鹹潮踰制崇明將無稔歲此爲水性令合水道水性言水害旱則太倉嘉定崑山受鹹水敗禾則崇明全受太倉嘉定緣海間受霖雨泛濫則東南七郡同受此爲水害然則

奈何將議浚則計所淤處自劉河口至張涇闗約八十里里當一百八十丈積里丈當一萬四千四百有奇以開方法度深濶丈當費三十金積丈金當四十三萬有奇此曷辦或謂嘉靖初尚書李公浚白茅塘用大興法辟召官屬屈縣官帑東南郡邑畢應萬歷初巡撫海公浚吳淞江亦適役郡邑無難者得臺司請命故事可倣不知軍國孔亟縣官帑必不得索我枯魚肆非莫或有謂暫開東壩邀銀渚以西水毋入蕪湖則乘西北上源

勢溢湖東下以蕩留沙或有謂崑山千墩東暫築一壩抑水入松路使急往婁江以蕩留沙不知東壩祖宗廟有禁其言絶不經千墩東築壩則遏松上游能保松亡阻盡非莫醫家急治標令為治標說者二其一曰天妃牐之東築二堰堰距里許東距渾潮使沙不得入西蓄湖水使游波停貯必俟湖水平潮始啟閉通舟楫苟湖水低尺寸勿啟湖水即平潮未平勿啟吐納有時則不獲海利且避海害不獲海利且就湖利桃花水盛上流

必羨溢乃使淘河數百人舟二三十艘用鐵帚鉥鈀及木鵞諸器因勢疾掃分八十里為四程先自下流始將海口伏沙及二十里積沙一導使流再使出三使深然後漸進而西淘夫則取劉河太倉陸營兵實可得千三百人按時給餼立夫長授班期兩營兵得餼視令空腹差擔必躍赴即不別設費其一曰城東南補缺口者縣決受名也江故道東瀉嘉靖間半涇口水決而南復折而北回遠可三十里決處東西距不及二里凡水不曲

患易盡甚曲又患難淺今如穿故道開東西所距二里則挽三十里回遠作二里瀉其奔翔而東必激射如二說並行雖非經通然固救敗術且摧費不過三四千金即不撤鄰封不屈縣官帑或計畝或當事營措可隨辦如築道旁舍日月再延岌乎將無安坐豈必流賊能殺人哉

事有猥屑而積漸巨害者小民捕魚蟹絕流編籬俗呼曰斷海潮來勢銳衝斷入及落勢弱爲斷梗水去沙溜

且水過斷則去勢益弱即無斷處皆留沙數年來余大
呼不應今害見矣玆且百不問亟除魚蟹斷不過當塗
片紙檄猶存一線若勢家味生死復為漁人援則許佃
農户徑毁無罪殆治標尤要哉

明文海卷一百十四

血氣心知辯　張恒

或問楊止菴云後世以心知即理言道蓋指人心血氣

心知一己所有者為言而非天下公共之道然乎予曰以心知即理言道辯者詳哉言之矣第直以血氣心知言知恐談良知者猶未肯帖然心服也曰然則知有二乎曰止菴有言聖人言知則一釋氏言知則三而引楞伽經三識之文曰真識曰現識曰分別事識真識指虛靈言現識指知覺言分別事識指知覺交于聞見言羅整菴謂今之良知乃真識而知覺則現識與分別事識是也夫佛覺也本識則本覺也現識分別事識即見聞

知覺也近儒以本覺為良知故以紫陽窮致事物之理為支離而必指血氣心知闢之彼將曰吾所致者良知也非血氣心知之謂也曷不即以良知本覺辯之陽明子曰心之良知謂之聖釋氏曰心之本覺謂之佛即此兩言而釋氏陽明之學若合符契矣

三國為李漢辨　顧起元

名實也者御世之衡也有其實斯以其名予之亡實而予以名弗受也弗受奈何予之地之望也官之號也人

之氏也騄而改之而吁之未有不色然駭者也改之今曰失常改之古曰失真失常者變失真者偽變且偽不廢而返焉者幾希故各實之間不可不慎也諸氏之為季漢辨也易其稱三國者而以漢統之尊帝胄也而共義非始於諸氏蓋蜀楊戯季漢輔臣賛為之昉也習氏之為漢書謝翶氏之欲為季漢表也皆是義也乃予讀其辨而於名實竊有疑焉獻帝之禪魏元康元年也次年而漢建國至魏景元元年國後二年而魏亡至晉太

康元年而吴亡於是漢之亡也七年矣而書猶繫之季漢也夫有漢則奪吴魏而一之尊帝胄也漢亡矣乃有奪見在之晋而附已亡之漢使晋亡其名漢亡其實不剌謬乎哉辟之宅焉巍然者甲之有也甲不能主乙奪而有之甲之族與丙復瓜分其餘而有之而人以為是巍然者猶甲之室也甲雖亡而甲之族在彼乙與丙固得之於甲者也則其名之曰甲焉可也已而甲之族又亡矣乙與丙復不能有又舉而授之丁矣而猶名其宅

曰甲也然與否哉諸氏之擯二國而獨稱漢尊帝冑也帝冑絶矣没其已亡之實而被之以虛名吾竊惟其始也非獨此也春秋之序列國也公侯伯子男皆即其始封者而名之吳楚之王其國自如而始終名之曰子以有周天子也至左氏之傳於吳曰王某若王闔閭夫概王之類於楚曰某王若靈王平王昭王之類天王在上僭然竊大號而有之左氏臚列而傳之而學者未聞有訾之者何也為吳志也者則曰吳王為楚志也者則曰

楚王然則魏而曰魏帝吳而曰吳帝不亦可乎曰奚為
而不可史記稱高祖曰漢王而稱項羽亦曰王稱諸帝
后曰太后后而南越傳亦稱太后今説者乃削三國之
帝而名之黜其紀而世家之又降其后妃之號而夫人
之令左氏操牘以從吾不知其如是否也此又其名實
之不可相副者也且夫漢書之不帝新而名莽也盖前
臨之以平帝而後臨之以光武也曹丕之篡獻帝既以
降而稱山陽公作虞賓矣吳之稱帝又在其後夫春秋

之義稱王以貶吳楚無王則奚稱焉且論當日之勢以
蜀漢而牴二國魏則讐敵也吳則脣齒也千載之後隱
其鼎立之跡而削其雄長之名吾懼其非實錄也然則
柰何曰帝漢可也帝漢而寇吳魏可也尊帝冑也
而至其為二國紀也削其號而名之則不可義無
不可裁而事有不可昧折以義則可變弱而為彊求以
事則不可以虛而掩實況諸氏之說能削三國之名而
繫之於漢而不能舉二國之君臣所謂世家列傳者強

而附之於漢夫其不能強而附之於漢也毋亦其實終有所不容掩乎哉然則以漢為正而别載三國之事從其國史之體所謂為吳志也者則曰吳王為楚志也者則曰楚王即帝吳魏之君而后其后奚為而不可也乎嘗總而論之三國之時第可以正系于漢而一統不可以予漢吳魏不得與漢爭族類而不得不與漢均名號春秋之義異姓為後漢之所以尊于吳魏也而事不可掩亦曰魏曰吳而已名實之際無幾其亡弁乎嗟乎名

實者御世之衡也而史也者又御名實之衡也諸氏之尊漢也其義正而篤矣而二義未盡愚是折衷之冀君子或有取焉嗚呼吾又以為仲諸氏之義毋若倣涑水氏之編年而正其帝魏冠漢之失也每年冠以漢號分紀二國於下稱漢以帝於二氏則系以國而不泯其名號否則姑從其舊史以漢為内以吳魏為外削陳壽三國之名而從李延壽南北史之例庶幾上不援獻帝下不援晉武名實參合較然無爽垂之千載信而又徵又

疇得而議諸即起左氏於九原而與之上下焉可也

明文海卷一百十五

古書真偽辯　袁黄

古書之傳世也久真偽錯雜最為塗民眼目然有本真而為後人所增亂者亦有本偽而誤認之為真者如本草神農書也議者以其言豫章朱崖常山真定臨淄馮翊等處出諸藥物如此郡縣皆非神農時所有而因疑

其為偽按本草辨百藥之氣味治臟腑之疾病此非古聖人不能著其所註郡縣乃後人所增耳不得以是而槩疑之也山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諸郡縣亦非禹時所有故人亦疑其為偽按山海經雖未必為禹益所作要亦是三代之書其郡縣亦係後所增不足疑也如史記司馬遷所作遷没於武帝末年而賈誼傳言賈嘉好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相如傳引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雅

奏此等皆為後人所淆亂者若因是而謂史記非子長所作則誤矣至若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實係偽作故謂封禪之辭曰策策始於漢伏羲氏安得有之祭天地於圓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圜丘之恩及命婦為黃帝之事誣矣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為神農之事又誣矣三畧六韜亦是偽作其中雜援軍職以足成之夫讖書起于戰國之後太公之時安得有之中説謂三畧為世衰而作

太公佐成王武王非衰世也六韜中其言多誣聖賢以自逞乃竊孫吳之唾而為之者也汲冢周書與程子華子之屬亦係偽本夫汲冢之解周月則以日月皆起于牽牛之初按堯時躔一度至漢太初歷始云日起牽牛一度何周月而乃起于牽牛耶其訓解則以雨水為正月中氣夫自漢初以前歷皆以驚蟄為正月中氣至太初歷始易之以雨水何三代之歷而乃預用漢之節若程本子孔子同時而其所著書語道德則頗襲老莊之旨

語專對則倣左氏之文作聲歌以指漢武朱雁芝房之事喻子卑復竊韓愈柳宗元墓誌之意先後相符舛僞立見若爾雅雖未必出于周公然必古之君子爲之不可以張仲孝友一句爲疑也夫張仲爲宣王之臣周公安得載其人然此書必出于聞人之手非後人所能假創左傳的繫丘明之筆議者以虞不臘矣一句謂秦始有臘丘明周人烏知有臘不知秦之臘以辰周之臘以戌此係祭禮列國皆有之何疑於虞耶甚至歐陽以十翼

有子曰字遂疑非孔子所作宋咸嘗著論謂文中子爲後所假托實無其人矣王績有負令者傳陳叔達有答王績書曰賢兄文中子乃去元經以定眞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文中子生于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彼司空圖皮日休皆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其言鑿鑿如此咸獨臆斷其無眞可謂瞽矣

八蜡辯 袁黄

禮八蜡一曰先嗇二曰司嗇三曰百種四曰農五曰表畷六曰貓虎七曰坊八曰水庸載在禮經明文具在鄭氏乃去百種而增昆蟲夫祝詞所謂昆蟲無作者正祀神而求去之也昆蟲乃害稼之物故蔡邕獨斷載祝詞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方欲去之何為而祀之耶方氏亦去百種而分貓虎為二夫貓虎一物也所以驅田鼠之屬令其不害稼也若分之祀貓可也虎為在山之猛獸田家何為而祀之先朝有意於古禮下詔

詢八蜡之實而議者紛紛是非靡定先人作八蜡議獻議禮者未知其當意否也

揚雄不仕王莽辯 袁黄

揚子雲蓋荀之流亞也漢唐以來甚尊之至宋儒始訾議排擯書之綱目而曰莽大夫由是遂負大垢而不容於世矣其劇秦美新之作尤為衆喙所斥近遂泰和胡正甫辯謬甚悉其言曰往予閲揚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竊怪魁奇如雄而媚莽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

愕然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其說往往怵于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常祿隱不求顯位而深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天下可為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為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

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于所
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音奇
其文而音薨于永始初年則雄来必在永始之前無疑
然則謂雄存于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予懐
此已久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其
鄉人簡公紹芳辨証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
賦夢腸出收而内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
卒永始四年去莽尚遠而劉秦美新乃出于谷子雲以

其字之同而誤汚之班史亦不能詳考以予按之莽自平帝元始元年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天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適合其數也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當在平帝初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平哀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由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而曹大家輩傳訛豈不信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部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

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深矣諒乎程叔子之言曰閣百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為遊說一以為叛亂是亦可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自鬻當時之言詛悲也奚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詩亡辯 袁黄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論世道升降之會乃王政盛衰之大節也解者乃謂黍離降

為國風而雅亡者豈獨指雅而風與頌不在内耶予懷此疑久未能决近見金華王栢所論而其疑始釋栢之言曰若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為朝會之樂春秋自為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脉絡不貫且孟子言詩亡非王者之詩亡也凡風雅頌皆在其中其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若以為浮辭而畧之則情間而理迂非孟氏之旨也河汾王氏窺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王

命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迴徐方之馭而巡狩絶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既不得知其在三百篇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不過得諸樂工之所傳頌而已至夫子時傳頌者又不可得益無以見諸民國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也王公之言如此可見孟子所謂迹熄者乃平王東遷不復巡狩王者之轍迹

不行於天下也非泛指政教號令也巡狩絶迹則列國無復陳詩之事故曰詩亡非獨言雅也若謂平王之詩雅降為風則正月之篇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固幽王以後詩也反列於雅何哉闕係至大不可不辨

喪服辨 袁黄

喪之為服也非文具也將以表其中心之哀而自致其情也故有喪之文有喪之實如建文君服太祖之喪欲行三年之禮而羣臣固執以為不可建文遂請治民事

神種種不廢而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獨盡其居喪之實羣臣不能奪洪熙初即位語輔臣曰喪禮一如建文可除者服不可盡者心此聖人高出千古之事也吳幼清服制考詳云為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為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為妻之服既除則子為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不飲酒不食肉不居內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為父斬既嫁則為夫斬而為父母期蓋曰子

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二斬者不二天也降己之父母而期為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寔如故夫其舅姑之服期而寔三年也今子為母父在父亡皆齊衰三年婦為姑舅亦三年矣若果能明于制禮之意與子婦所以居喪之實雖不增亦無傷也古者兄弟之妻無服推而遠之也然兄弟之妻之服已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已有服已雖無服必不華其躬宴

樂於其室如無服人也同爨且服緦朋友尚加麻隣喪
里殯猶無相杵巷歌豈獨於兄嫂弟婦恝然如行路乎
古人制禮之義有在也今兄弟之妻亦有服矣不知古
先聖王之不制服其意未嘗薄也後世之人增改者皆
溺其文昧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
勉者喪之實自居於已者也後世可勉者喪之文可號
於人者也誠偽之相反遠矣又儀禮以出母為父後者
則無服是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世俗不知恩義輕重

之別往往於出母嫁母又欲持喪此所為知母而不知父禽獸是也不知父在母死猶不得終三年葢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庭章猶知此意不欲以改楚斯父如知奉出母為厚道而忍視亡父為路人則剛常紊矣宋郭稹幼孤母邊更嫁王既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以為過禮詔下有司博議馮元奏聽稹解官申心喪葢不得成服者朝廷之正法而心喪自盡者乃人子之至情所謂自盡其實者也至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獨

師不制服者非薄也當以情之厚薄教之深淺處之也
孔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近世王伯安辛門弟子各
私製焉王汝中無父母則麻衣加絰錢德洪有父母居
越則絰居姚則否皆合於禮而可行者也

肉刑辯　袁黃

後儒之論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能致治者未之
有蓋以肉刑為聖人良法云斯言也經學不明誤之也
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談肉刑者據此矣執經而議

慕古之士多惑焉按漢文詔曰有虞氏之世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武帝詔亦云唐虞畫象而民不犯象以典刑此明訓也故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畫其臏犯宮者扉扉草屨也大辟者布衣無領夫亦有所本矣傳或難攄也以經解經可乎呂刑曰苗民惟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為劓刵椓黥曰惟作曰始淫苗以前無有也執誣舜哉四凶之罪流已耳竄已耳未聞用肉刑也當虞之時

豈復有犯咎觸憲踰於共驩輩哉舜之命陶曰五刑有服儒者曲為之訓曰服其罪也五刑之服對五流之宅言之宅為民之舍則服為民之衣無疑矣宅以別流罪故為三等之居服以別刑罪故為三等之就蓋五色一匝曰就載記一就七就可考也果如世儒之訓豈流者不當服罪耶大都治民之道賞罰其身者淺而賞罰其心者深堯舜章德以服懲惡以服所謂賞罰其心者後之治民者類以身而不以心刑愈煩亂愈滋矣今固不

行肉刑也然使聖人賞罰其心之道不明于天下則肉刑之言誤之也予固不可不辨

窮理格物辨　沈懋孝

孔子曰舜好問好察執兩端而用中孟氏曰舜舍己從人見善行聞善言若決江河無非取諸人者蓋唐虞以前去繩契未遠聖人問察好善如此其勤即是日用行事之實亦其終身得力處非另有一段學文事所謂皐稷輩何書可讀者也至吾孔子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孜孜敏求發憤忘食識大識小何所弗學蓋自傳說師古
敏求之言一出此乃指墳典丘索及其當代典制之書
言之耳吾孔子因之所爲論垂六經者大半在載籍半
在諮詢遂以立教引人此又孔門諸子博文之學脉也
然孔門固曰博文而約之以禮乃可弗畔多聞多見爲
知之次孟氏亦曰博學詳説將以反説約學問無他求
放心而已此以反歸自心自性爲貫一之宗而假途于
聞見即子思子所云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也原其主意

超然在博文之外開其脉絡不離見聞之間然則格物窮理又豈在誠意正心之前一步哉合言之者甚是也以先後分言者此自曾子之學境即孟氏已覺其岐而正之矣孔子他日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我有知乎哉無知也孟氏直指孩提之知愛親敬長乃是性中良知即此之知可以達之於天下可以使天下均平堯舜之道如此而已此則直提真知一脉以接堯舜明德之傳乃人生一大頭顱了此更無餘事而格物窮理之條總

之包括其間此即孔子予欲無言書不盡意人以予多學識之者乎而實非也合是三義者自向凝密中獨証獨悟則象山陽明雅意爲南宋末學之救者非欲捐去格物也直以明德性不假外求來湊泊云耳將非今日人心之明白乎如入門最初一路必盡格天下之物然後可天下物理終身寧有盡時即如治水一節虞廷當格之物宜無大此者矣堯以耄老諳習而任鯀九載此於水之道或不盡知如知之豈無碩畫即禹嗣鯀之緒

歷八年始定八年之前亦有未盡知者如知之何以不
用幾諫而用蓋愆乎以此論之天下大政大疑聖賢所
不知者何限乎宇内物態風土殊奇變幻豈有現成册
子一一可憑也者故云堯舜之知不徧物此格物之一
証也管籥如此以質明者郢斤成風顧承斵削焉自漢
以来九經止列論孟則學脉自清八條目分先分後是載
記中層累文字殆非孔孟之經朱元晦信之太過耳其
七條皆有傳獨缺格物竟接誠意正是其妙解晚年自

悔曰可惜半生心力費在故紙堆中又云月滿虛堂下指遯泠然清夜撫絃時其在然乎非與之介耶後學虛懷自宜領此

明文海卷一百十六

九邊辯　瞿九思

九邊者何遼東也薊州也保定也是為東三邊宣府也大同也山西也是為中三邊延綏也寧夏也固原也甘肅也是為西三

邊或問曰若是則塞上凡為邊者十其曰九邊何也曰
謂保定在內地其曰九邊去保定而言之故隆慶歲己
巳大司馬霍襄敏小司馬曹介肅所上九邊圖說置不
言保定也或又曰然則胡以保定為邊曰今制塞上設
制置使其東設制置使一治密雲謂之總督薊遼保定
軍務領順天巡撫一治遵化整飭薊州邊備遼東巡撫
一治廣寧保定巡撫一治真定其中央設制置使一治
陽和謂之曰總督宣大山西軍務領宣府巡撫一治宣

府大同巡撫一治大同山西巡撫太原其西設制置使
一治固原謂之曰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領延綏巡撫一
治延綏寧夏巡撫一治寧夏陝西巡撫一治西安甘肅
巡撫一治甘州蓋保定即內地其旁塞有紫荊倒馬
關龍泉關謂之內三關皆外所嘗窺伺地密雲總督使
既置保定軍事以是謂保定為邊也或又曰保定巡撫
使與民事乎曰然曰夫既與民事又安得為九邊巡撫
乎曰畿內之為巡撫者二順天巡撫使謂其近京師地

重故領順永平延慶保安凡僅僅為郡者二為直隸州者二保定巡撫謂其去京師遠故領河間保定真定順德廣平大名凡為郡者六其居平察吏安民與內地巡撫使同及秋高其守邊備塞即與塞上巡撫使等山西有雁門關偏頭關寧武關陝西有下馬關即去邊外近然內地故備雁門者不名之曰雁門巡撫而名之曰山西巡撫備固原者不名之曰固原巡撫而名之曰陝西巡撫謂其雖邊本實山西陝西巡撫與浙江江西巡撫

同及秋高則出旁近塞備邊方其治民事是之謂內地使及其飭戎備是之謂邊地使故順天巡撫保定巡撫山西巡撫陝西巡撫謂之曰腹謂之邊皆無不可也或又曰大同寧夏延綏甘肅夫既有巡撫矣此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民事山西巡撫使陝西巡撫使之則是侵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巡撫使事權也設弗治大同固山西地延綏寧夏甘肅固陝西地又安在其為山西陝西巡撫也曰大同巡撫使延綏巡撫使寧夏巡撫使

甘肅巡撫使專治兵諸兵事則所在巡撫使專治之山西巡撫使陝西巡撫使不得侵官也山西巡撫使陝西巡撫使兼治民設關涉吏事即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者皆得論奏之謂其全晉全秦巡撫也或又曰若是則方令天下凡為邊者十而獨謂之曰九邊安知非去鴈門山西鎮固原陝西鎮而言之子何以獨言去保定也而言之曰吾以九邊圖說圖山西圖固原獨不圖保定知之也或又曰則是陝西若延綏若寧夏若固原若甘肅凡四

邊而方今置制使其為秩曰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此疑必東之為塞者三曰遼東曰薊曰保定中央之為塞者三曰宣府曰大同曰山西西之為塞者三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與遼東諸塞為九恐固原不得號為九邊如何曰非也固原之為重鎮自成化庚寅於今矣固原不得列為邊而誰當號名為邊者其不曰總督陝西四邊軍務而曰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此特偶不察仍舊貫未及釐正之然今之閱視者其為秩已稱閱視延寧甘固

矣安可謂固原不得為邊也或者曰固原在寧之西甘之東閱視者其為秩當稱延寧固若將謂甘肅為雄邊而固原屬其後若以是疑固原不得為九邊也曰延綏寧夏甘肅之為鎮自祖宗時已然矣若固原之設也成自成化庚寅始也草制者之以延寧甘固為序以其時先後言之遵祖制也夫義各有攸當譬之遼東在薊之東草制者當曰遼薊保定今乃曰薊遼保定謂薊在畿内故以遼後於薊所以尊京師也或者曰今塞上之為

巡撫者十遼東一順天一即薊州保定一宣府一大同一山西一延綏一寧夏一陝西一甘肅一塞上之為總戎者十一遼東一薊州一昌平保定一宣府一大同一山西一延綏一寧夏一陝西一甘肅一由巡撫而論則塞上當為邊者十由總戎而論則塞上當為邊者十一乃獨言九邊者何曰昌平陵寢所在去黃花獨石近故嘉靖庚申歲始特為設總戎薊昌遼保即號曰四鎮恐昌平不得為塞上九邊之說吾前所論是矣然大要古今

論輿地稱九如九州九野九紘九埏九土九域九河九川九江九圍之屬皆是故馬端敎上九邊圖考時榆林保定山西尚未設鎮僅六邊亦謂之九邊許襄敎上九邊圖論時保定山西尚未設鎮僅七邊亦謂之九邊方今薊昌遼保宣大山西延寧甘固凡十一邊亦謂之九邊學者不以詞害意可也

明文海卷一百十七

秦風辯　歐大任

邠岐豐鎬之間皆秦也文王二南之地見于兔罝羔羊而風于汝漢江濆者遠矣今日車鄰駟驖小戎無衣之詩觀之皆負戈馳馬之人發乎性情播爲音節彷彿于急笛清笳鞞鼓交作之時足以勵介胄之氣而動旌旗之色其慷慨激烈之義十五國風惟秦而已信乎周之舊也其詩如黃鳥渭陽終南蒹葭皆有據不俟言矣惟晨風刺康公忘穆公之業棄其賢臣朱子以爲婦人以

夫不在而言椎輿刺康公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朱子一不信小序而以為不可考也秦人尚精果毅敏于有為而不媮其風義所激雖或悲猛實皆出於性情而不失先王禮義之教被之絃歌用于蒐苗獮狩嚴戒軍旅之前足以感氣而發容則其慷慨激烈不可以要歸于雅耶即晨風椎輿之所刺亦風刺譎諫之正非他國之詩可及而必以為婦人思君子吾不知其何說矣嗚呼讀詩者不達先王之教與周之所遺其何

足以知秦風哉

河圖洛書辯　歐大任

圖書莫非理也而後世索之于數圖書之理莫非天也而後世續之于人聖人默契乎天會通乎理取則也大立教也正本理之出于自然者足以周天下之物成天下之務世儒推象數以原經而經晦衍意見以傳經而經疑圖書于是誣怪而支離矣余嘗觀邵子于易既出横圖于其前也又作圓圖左右分析以象天氣又作方

圖交加八宮以象地數規橫而為圓塡圓而為方天地山澤風雷水火八卦對待之體乃別而圖之為後天上古之易何若是紛紛孔子傳易未必為其圖說也黄氏東發謂天地定位一章必非先天卦位疑圖學之不可從信于圖學為邵子之易非上古之易也蔡氏作皇極内篇以疇之十合書之九九衍之而為八十一八十一衍之而為七百二十九極之于六千五百六十一焉自以為補洪範不傳之數然玉齋胡氏已謂大禹之作範

未必拘拘于書之位次以定疇之先後矣天地十之數不可適于洛書之九五行一疇不可適于八疇之義箕子陳疇又不可隘于緯書之流劉洪範藉蔡氏以推衍何其敢于誣經哉夫龍馬出河伏羲則其文以畫八卦神龜負文而列于背有數至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此孔安國之言也伏羲繼天而王受河而畫之八卦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成之九疇此劉歆之說也河圖呈于伏羲而十以揭其全體洛書錫于大禹而九以著其

大用于明堯夫諸人未為無見也其必謂圖以龍馬而制則龍馬所載為何圖書以洛龜而成則洛龜所負為何象至於劉長民又以圖書互藏其用而託言于陳希夷以為皆出于伏羲信如是則易出于圖無圖則八卦不畫範出于書無書即九疇不成何異于緯候謂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聖人必有神物以授之之說耶附會神怪實起于此也且如河圖之數析補八卦孰為一六而下孰為二七而上孰為三八而左孰為

四九而右孰為五十而中孰為乾兑離震孰為巽坎艮坤其卦也因其上而上因其下而下因其左右而左右因以四成數常處其方因以成數各補于隅聖人之效天地也亦拘矣以洛書之數參合九疇五行何以居下五事何以居上五紀何以居前左而皇極何以居中耶八政何以居左稽疑何以居右三德何以居後左而庶徵福極何各專一位耶一三五七九奇也而五行八政皇極稽疑福極何以屬之奇二四六八十偶也而五事

五紀三德庶徵何以屬之偶因其自一至九之文則又奚必縱横白黑錯綜置位神聖第而成之秘而傳之耶余謂鴻濛之初天地萬物之情陰陽鬼神之狀寓于法象易已行乎其中矣伏羲神而明之以定畫故曰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于是始作八卦平成之後立極綏民之法事天治人之本布于文命疇已具乎其中矣大禹會而通之以作範故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蓋聖德格天河圖效靈圖書之數未必不可通於經未必如世儒托異徵秘分配推衍以鑿之耳程子有云孔子感麟而作春秋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圖書八卦亦須作朱子有云伏羲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一事二氏之論稍為得之隆慶丁夘于邛上讀潘啟明圖書測言因為之辯云

史遷謬是非辯　何喬遠

班固謂子長是非謬于聖人故所論著漢書多準于長獨遊俠貨殖二傳自為之敘推本于先王治世之道以為正則噫聖人是非是則然矣抑非知子長者也子長不世之才自擬甚高何擬予直擬伯夷耳彼其以伯夷為列傳之首慨歎發憤反覆重複異於諸傳以明天之報施賢人不得其當其寓意可知其貴處士明矣黄老者時君之所尚也生當其時得不云乎彼其為孔子作世家為孔子弟子别列一傳傳次儒林而老子獨與莊

周申韓之徒共立一傳耳可謂先黃老而後六經乎作文之法當如優孟為優極其形容摹擬乃能筆意淋漓神情動宕游俠之序語及原憲季次有抑有揚未嘗退處士也貨殖則歷叙天下都會之區若親至其境土而目見其貿遷者天下古今之奇文也其論所以治生之道歸於本富而要之誠一之效未嘗取作姦犯科者也其云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為足羞者意謂有巖處奇士之行貧亦可耳無其行而徒語者以

口應世不如治生之本務也夫就游俠貨殖而論之得不云爾乎不然則兩傳不作可矣予嘗論古人為丈夫有罵題者子長自叙其游俠之意則曰捄人于厄振人不贍仁者有焉其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其叙作貨殖之意則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取焉亦猶叙酷吏曰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惟一切嚴削為能齊之此皆明其有為而作之意班固不知此法于貨殖序則結曰

此大亂之道也於游俠序則曰罪不容于誅殺身忘家
非不幸也真駡題矣又貨殖總為一篇若范蠡白圭之
徒則古之人之治生蜀卓氏之徒則近世之治生皆引
以證貨殖之實殊非分節為傳者其分節為傳必楮先
生為之而班固因焉若以范蠡白圭之徒為傳則子貢
孔子弟子傳已有之矣而復見于此是二傳也寡婦清之
後又復閒以議論宣曲任氏之後又復結以他辭一何
無章也且班固作漢書則漢書而已又何遠取范蠡白

圭之徒也蓋固之不知子長不特此而已張湯杜周已為之傳矣而贊尚仍子長之舊論其為人此贊語也子長衛青一傳深明大將軍謙恭不伐仁善退讓之美而天子不益封天下未有稱驃騎將軍貴不省士而天子親之多屬之深入敢戰之士今其秩禄與大將軍等于是驃騎將軍益貴舉大將軍幾落莫無色所以為大將軍歎惋者意在言外固乃分為二傳且一字不易其何以知子長之意也固曰史遷是非謬聖人予曰班固去

取謬史遷

辨文章五聲 宋懋澄

昔余友人陸大行楊宮諭嘗讀余所為文輙語人曰他年綠緅人也是人以聞之余余獨曰否余當以客終或曰子何以知其然曰貴人之詞多宮聲而余詞多羽故清商清徵之詞為僊為賈為富人而君臣則屬之宮聲羽詞多客而藝工農圃每諧角調六經之文章宮也韓柳歐蘇亦然近世館閣咸宮之遺也鄒陽之文枚叟之

詩悉羽音也不特荆鄉也或曰何以謂之羽曰君不聞鳥獸之音乎獸之聲多宮而禽多羽以獸能為主而禽善客也就禽別之雞處燕翔故雞屬宮而燕屬羽則羽之為聲其思窘其辭迫隘山悽愴之象非遊子不能領略之彼也絳節黄旛之夫雖老於行亦能以宮而文其羽況高議芸臺之上乎或曰然則居養相移孟氏殆欺哉彼非欺也有宮以招其將来之貴有羽以徵其未然之賤造物限之弗能奪也拾遺老於西川始未嘗宮而

終亦弗離羽也上智之不移也供奉喧於金馬而寂於夜郎其居養之變乎然而羽較多也黨於羽者也必以羽終者也昌黎羽於始而終於宮其亦有移之者乎余將負兩君乎意有物限之也或不負之也其必有移之乎

白馬非馬辯　顧大韶

戰國時有名家公孫龍者持白馬非馬之辯以雄於天下孔穿平原輩驚之若神而莫敢置一喙予每覽及此

未嘗不怪龍之誕笑穿鑿之無識又恨不得一明達之士與龍同時爲一折其口而唾其面也或曰使子生龍之世能難白馬非馬之辯乎曰能何以曰將難之曰白馬非馬則天下誰爲馬者彼將無以應也曰其詳可得聞乎曰龍之論白馬非馬也其説曰白者形也馬者名也求馬于廐中黄黒馬皆可致求白馬于廐中黄黒馬不可致故説白馬非馬也則將難之曰求馬於廐中白黒馬皆可致求黄馬于廐中白黒馬可得致乎則黄馬

亦非馬也以例諸餘亦復如是則凡馬皆無有是馬者也凡馬皆是馬白馬不得獨非馬凡馬皆非馬又不得獨非白馬也持此以往則龍之義必墮矣曰龍之言曰白者形也馬者名也固將以别形名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龍之意未可盡非也曰子以爲形名可别乎形以出名名以表形白亦不得無名亦不得無形使白不得屬之馬則馬亦不得謂之馬也馬不得謂之馬則人不得謂之人人不得謂之人則君不得謂之

君臣不得謂之臣而跳戚上下必且混然一切而無所辨夫順其自然而别强其同然而混形名是也白馬非馬之辨未有不至於大窮者也若正言之曰白馬非黄黑馬則達矣然又嚼然而無足奇也故曰恨不得生龍之世為一折其口而啞其面也

李長吉詩辨　鍾惺

杜牧李長吉執友也叙長吉詩曰賀且死嘗援我平生所著歌詩凡二百三十三首今二百三十三首具在則

長吉詩無逸者矣其逸者非逸也皆賀所不欲存者也而李藩者乃從賀外兄搜其逸者且恨其以夙怨悉投堰中不亦紛紛多事乎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況如賀等者皆於心的有所據而於世一無所與者乎夫以於心有所據而於世無所與之人死而授其友之知我者以詩詩止二百三十三首則此外皆其所不欲存者必矣乃不足以定長吉詩而必欲别傳其所不欲存者甚矣無識者之禍人詩也然則投賀詩與恨其

投者其為庸人無識則同要其得投堰中則長吉之幸而二百三十三首傳於世而無一字之亡者皆長吉文章之神之所為也若長吉者已所不欲存雖舉世之所欲共傳而必毅然自去之者也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

郊祀分合考　焦竑

禮莫嚴於祀祀莫嚴於祀天乃其說如聚訟然迄今莫

之能决止漢祠五帝孝文增雍五畤宣帝三年間幸河
東祠后土至丞相匡衡始建南北郊分配之議嗣是一
議於建武再議於景初三議於泰始太和而唐若宋益
棼棼矣大抵其說不外兩端主合者言舜之受禪類上
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靡神不舉而無地祇之文武
之克商庚戌柴望亦不言地蓋古祀上帝必及地祇詩
序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而作此合祭之明文為可
考也其主分者言周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

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澤之制則曰禮地祇宗伯六器以蒼璧禮天黄琮禮地玉不同也典瑞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數不同也祀天於冬至從陽氣來復之始以就陽祀地於夏至從陰氣潛萌之始以就陰時不同也用圜鐘於震之宫取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鐘於未之地取坤居於未之義樂不同也立論不同以為恐有據依牢不可破不知先王之郊一歲之中自有分合非一端而已周禮王祀天歲九舉而郊為尊冬日至於南郊

祀天配以祖夏日至於北郊祀地正月郊而祈穀仲夏日大雩而祈雨季秋日大饗於明堂而配以禰四立日郊而迎氣二至日之郊蓋分祀也自餘皆合地從天饗焉不別祀也不合不專不分不尊判合天地之大義王者父天母地之道也後世經學不明妄騁己見準周禮者廢詩書準詩書者廢周禮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也聖祖以神武肇四海吳元年嘗分祀天地當齋期風雨深用為憂及覽京房之言慨然定為合祀以首春

三陽之候行之是時草創之初未遑禮樂一二儒臣亦未有能宣揚古義潤色大猷卓然當於聖心者故為分為合聊以從簡易便人情非盡古法也迨我世宗皇帝以天縱聖明覃精制作諸郊廟百神咸欲憲天稽古大釐祀典振一代獨偉之觀謂並祭天地於大祀殿於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未著也又屋而不壇於禮經不應下羣臣議之於是采言官議斷然分為分祀於是作圜丘於郊南稍北為皇穹宇以大明夜明列曜風雲雷雨從

與享作方丘於郊北稍南為皇祇室以五嶽五鎮四海
四瀆若陵寢諸山從與享而春秋分朝日夕月如國初
時已復念父子同列連袂並配為非禮於是南北郊禮
露祭於壇奉高皇帝配歲首仍祀上帝大祀殿用以祈
穀至大饗殿舉於季秋擬古明堂而奉獻皇帝配蓋尊
天親地敬祖嚴父之文為備且當而聖心所未究且疊
疊乎不盡復九代九祀之禮不止也此則一歲之祀分
合並舉而詩書周禮皆不為空文可謂盛已或者乃謂

古禮親祭甚多歲歲行之而不以為難今禮親祭甚少歲間行之而不以為易盖古天子之出入也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材有節以其時天子所治不過王畿惟以賓祭禮樂為政守此而天下自服後世事與古異而必欲備舉分合之禮亦見其難已愚以為禮者先王因人心而制之所謂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今不病費之多於古而第欲禮之減於古毋乃輕重緩急盡失其序乎抑又論之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盖雖天地並祀

而其義皆主於天隆殺辨焉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故子思論郊社之禮而總之以事上帝明地不可與天並尊天之義較然矣是以人君戴天履地而謂之天子蓋奉天為父母而身為之子也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祀天先王升中於天而陰陽和風雨時饗帝於郊而醴泉出蛟龍在宮沼以和召和一氣孚格非偶然也禮后妃夫人有

故不得與祭以公卿代之未聞人君祭天而可以臣下代者祭天而可以臣下代則人子之事父母亦可他人人代乎故人子一日不見父母則於親有違心人君一歲不祀天則於天有違心故水旱薦臻災沴並作未必無以召之然則明古誼以格上心非秉禮之臣誰任哉

周禮傳述考　沈懋孝

周公監於唐虞夏殷之際綜裁損益允執厥中將宇宙範圍盡蚤作夜思事制物宜纖微綱領可以致太平垂

百世趙簡子見諸儀皆謂之禮僖子不識其儀也至孔子乃更修其廢抉整其襍亂而為千古憲度之宗蓋至孔子時幽厲式微王章不肅孔云吾學周禮今用之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則此時載籍尚可尋求非若孟子時皆去籍而弗詳也埶文志云仲尼沒微言絕諸子之書樊然無緒至秦而甚患之以為周室之禮寬而太弛迂而不切繁縟而無當於世遂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蓋當周末時諸侯踰佚已去其籍及秦而無復有在者

矣漢興高堂生始傳十七篇孝宣時后倉最明周禮戴德戴聖慶普三人皆其弟子三家各立於學官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者善為容孝文時徐生以善容為禮官大夫瑕邱蕭奮以論禮至淮陽太守孟卿事蕭奮以授后倉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乃以授戴德戴聖鄭康成所云弟子五派者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為五也此其所傳為十七篇耳即今之儀禮也周官獻於孝武時始秘不傳

夫周禮所以久湮而晚出者以始皇惡之特甚禁絶尤嚴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當始皇禁挾書時特疾惡周禮而剪絶之是以隱匿百年而始發孝武除挾書律開獻書路出自山岩屋壁之藏復入五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列序著於録畧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為非是惟歆獨識其真廣覽博觀鋭精春秋乃的以為周公致太平

之書成規具在他書者皆可參正云未幾遭倉卒兵革
弟子夻喪唯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一人尚得其傳
永平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
業焉衆逵二氏宏雅博聞又以他書轉相證明逵之解
遂行於世衆解不大行兼攬二家尚多遺闕然衆所解
者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都在豐作
周官則此周禮是也逵以為六卿大夫則冢宰以下及
六遂為十五萬家絙千里之地甚謬六卿之人實居四

同地故云絙千里之地者誤又六卿大夫冢宰以下者不著蓋遠六十為武都守述平生之志著尚書詩禮傳皆訖念前業之未畢者獨周官耳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藝文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奏其七畧故有六藝七畧之屬歆之錄在哀帝時不審馬融何

以云孝成命劉向子歆考理秘書始得列序者則何據乎蓋成帝時劉向父子並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修業故其文多乖缺理或然也鄭玄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必求訂譌辨疑一切特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者灼然如晦夕之見日其所彌縫者奄然如合符之復析斯可謂雅

辛廣攬者矣然猶有參錯相違就其原文聲類考求訓
詁据摭秘逸謂二鄭者同宗大儒明理於典籍存古文
字發疑正讀今贊而疑之庶幾有傳足為世訓也其名
周禮為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
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按尚書
盤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序皆云其作若干篇今
多者不過三千言又書之所作據時事為辭臣君相誥
命之語作周官時又作立政上下之別止有一篇而周

禮者乃六篇文成數萬終始辭句周禮與周官不同固難以强而同之矣文武所以網紀周國周公定之以致隆平之瑞始於成帝劉歆成於鄭玄之附離者大半故林孝存以武帝知周官末世不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書唯有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乃知周公致太平書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鄭氏傳曰玄以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周禮大行百世明王之憲法具在焉易曰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今周禮炳然行天下者則玄之力居多焉

汲冢周書考　沈懋孝

按晉史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私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有紀年十三篇易由陰陽卦二篇卦下經一篇公孫段上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皆言楚晉事或似爾雅論語或似禮記之文其師春一篇瑣語一十篇則諸國夢卜之書也梁邱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邱藏金玉事徼書二篇論弋射之法生封一篇

帝王所自封大歷二篇則鄒生談天類耳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其七篇者簡書折壞名題漆書皆科斗文字燼簡斷札不復銓次武帝詔荀勗撰次之為中經列在秘書著作郎束晳得觀此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此武帝紀及荀勗束晳本傳語也又按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亦云汲冡古文七十五卷多不可訓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别有陰陽説無彖象文言繫辭等其紀年起自夏

殷周皆三代事無諸國之別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末獨記魏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史也其文大史春秋經又稱伊尹放太甲潛出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令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師春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合此觀之汲冢所得書雖不合盡其篇目大凡悉具於此矣魯無一語及所謂周書也乃漢藝文志有逸周書七十一篇者則孔子所刪餘之書以今所謂汲冢周書校

之止缺四篇蓋漢以來原有此書不因發冢而始得李善注文選日月遠在晉後其所引亦稱逸周書不曰汲冢書惟宋太宗時修御覽首卷引目始有汲冢周書之名當時儒臣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逸周書七十一篇者當之耳晁氏公武陳氏振孫洪氏适高氏似孫黄氏震李氏燾號知古今皆未深考予故録晉書左傳後序於此則是書非汲冢中物當復其舊名標之曰逸周書其汲冢書另有篇目世必有能傳之者嗟乎古

物更數千年始發光芒旋復訛謬如此然則六籍到今炳烺天壤者夫非漢儒之力歟

前史載籍考　沈懋孝

夫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君天下咸有史官以紀言行故曰君舉必書懲勸斯在考之前載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具傳自遠周禮稱太史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國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內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外史掌王之法令及四方之

志三皇五帝之書內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以贊冢宰則天子之史有五焉諸侯之國各有史官左傳稱周志國語鄭書之類是也周道衰紀綱亂褒貶失實聰紊猶章孔子以大聖歎鳳鳥之不至惜將墜於斯文乃述易道刪詩書修春秋正雅頌壞禮崩樂咸得其序自哲人萎微言絕諸子之言紛然淆亂凌夷以至於秦焚詩書坑儒士以刀筆吏為師竄伏山藪或失本經以口傳說漢惠始除挾書之律儒者得以術業行於民間去聖

既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說紕繆書分為二詩合為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其餘踳駁不可殫言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閣廣内秘室之府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斷自軒黄逮于孝武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至於孝成秘藏之書頗有亡散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諸

賦步兵校尉任弘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術每一書就向輒撰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叙而奏之向卒哀帝使其子歆承父之業乃徙温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摠括羣篇撮其指要著為七畧一曰集畧二曰六藝畧三曰諸子畧四曰詩賦畧五曰兵書畧六曰術數畧七曰方技畧凡三萬九千九十卷王莽末又被焚燒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自遠而至石室蘭臺彌以充

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馬並依七畧為書部固又編入漢書藝文志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者僅七十餘載魏氏採綴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襍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讃汲冢書大

凡四部合二萬九十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記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焉焉惠懷之亂渠閣文集靡有孑遺東晉著作郎李充以舊簿校之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没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記六藝小學史記傳二曰諸子志記今古諸子三曰

文翰志記詩賦四曰軍書志記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伎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為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文藝淺近不足以傳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延燒秘閣梁初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内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十卷梁有秘書監殷鈞四

部目錄又有文德殿目錄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諸賦五曰技術錄紀術數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頗有次序及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公私經籍大凡七萬餘卷隋開皇三年秘史監牛弘表請搜訪異本得書一卷賞絹一匹勘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内外之閣

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內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來石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藏古跡西曰寶繪藏古畫又於內道塲集道佛經別撰目録唐武德五年命司農卿宋遵貴載之以船將致京師行經砥柱下多所漂沒有僅存再補者得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舊録中淺俗

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錄中所遺辭義可采者咸附入馬遷覽馬史班書近覯王阮等志錄風流體制各有偏長若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例本條之下以備經籍志大都書集莫厄於秦莫富於隋唐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之藏書開元八萬有奇其間唐人自為書幾三萬卷則舊書之傳至五季亦寥絶矣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覩古人全書宋初有書萬餘卷下詔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

復增益太宗始於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館徙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為書庫目曰秘閣閣成親臨幸觀書賜從臣及直館諸臣宴又命近習侍衛之臣縱觀羣書真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禁中之龍圖閣及後苑之太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又以秘閣地隘分內藏西庫以廣之仁宗重新崇文院命學士張觀等編四庫全倣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總考宋書太祖太宗朝

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卷仁英兩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神哲徽三朝一千九百六部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卷撮其當時之目為部六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靖康之難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高宗南渡詔求遺書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寧宗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有加焉

皇太后喪服考

黄鳳翔

萬歷丙申秋八月仁聖皇太后哀詔至外臣及家居諸臣當旦夕哭臨查會典所載喪服曰各服斬衰有謂當杖者有謂不當杖者及查高皇帝喪禮官員麻布大袖員領衫不緝邊麻布帽就以所戴帽用布裹之仍垂帶麻腰絰麻鞋則皇太后之喪不宜復有所加矣或謂高皇帝喪禮乃建文諸臣所裁定不足爲據然會典既録而不刪必自有說及得高皇帝實録查之洪武十五年八月丙戌高皇后崩丁亥上命禮部考

喪服之制禮部言按宋制在京文武官喪服麻布直領大袖衫麻布裙麻布冠麻腰經麻鞋上是之戊子禮部定制大行皇后喪禮在京文武官於己丑清晨素服至右順門外具喪服入臨所謂喪服者即前所云命婦服制則丁亥禮部疏未及也故戊子所頒條欵云命婦用麻布蓋頭麻布衫麻長裙麻布鞋其說詳矣考諸宋太宗之喪太常禮院上言皇帝服布斜巾四脚大袖裙袴帽竹杖腰經首經直領布襴衫白綾襯服文武二品

以上布斜巾四脚頭冠大袖襴衫裙袴腰絰竹杖絹襯服自餘百官並布襆頭襴衫腰絰兩省五品御史臺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以上見任防禦團練使等官服布頭冠襆頭大袖襴衫裙袴腰絰皇后喪服同皇太后喪百官齊衰二品以上桐木杖不用首絰蓋宋制如此自二品以上杖者即禮君之喪達官之長杖之意也淳熙丁未太上皇帝崩禮部符下州縣只用布四脚直領襴衫麻絰於布四脚之下注云係襆於直領襴衫注云上

領下盤按直領布襴衫即上文所謂袴也釋文曰袴衿袍小衫也宋制所謂裙袴即上衣下裳之制然以大袖二字加於裙袴之上文義未明國初采宋制而用之曰麻布直領大袖衫麻布裙麻布冠則其說較為明白然比特宋人州縣官及家居士大夫之服耳京朝官喪服一如太宗時舊制朱文公謂布斜巾四脚冠帽乃四物不得一時並加於首四脚幞頭二名一物不當錯出而異名不杖之制不宜使長官下同僚佐而故相領帥家

居者亦無異文則其說有所未盡然又謂服直領布衫則蕉服布裙而加官於首服布襴衫則首加四脚各有所施今洪武十五年喪服即宋人前一制也洪武三十一年喪服即宋人後一制也惟宋人用布幞頭今用布冠帽耳至百官杖與不杖則我朝之制本無等差實録會典不曾開載當纂修時只載洪武十五年八月戊子喪禮之條不及查丁亥禮部所上喪服之制只曰具喪服入臨而已遂使二百載之後觀者茫然所載文武官

員皆服斬衰一款查諸實録則又無之想是纂修者謂麻布員領衫不緝邊便是斬衰槩從省文以至承訛如此大都我朝大喪禮始自高皇帝皇太后喪禮始自誠孝皇太后皇后喪禮始自高皇后其喪服俱言斬衰不言杖與不杖今議禮者謂杖乃斬衰中一套事理或宜然第高皇后喪服禮部言之詳矣不惟不言杖且并首絰負板辟領衰俱不曾言及也建文禮制始置勿論即文皇帝喪禮亦曰喪服禮儀一遵洪武舊制則其所遵

用者想不過高皇后喪服而已禮屬聚訟不知所執謹識之以待用禮者考焉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一

運河考 宋濂

高皇帝建都金陵不煩轉運成祖遷都北平初從海運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元時開會通河所未成者三之一稍加浚治便可流通遂遣平江伯陳瑄工部尚

書宋禮相視經營元之肉食者鄙欲從任城置閘而不知非南北之中也宋公虛懐訪問不遺芻蕘老人白英獻計謂此地惟汶水之源最高築斷其流而移閘於南旺遂於汶上縣之戴村築壩横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於南旺以四分南流達徐沛以六分北流達臨清其分為四分六分之法全在閘口相距之路有長短閘口放水之勢有高低如南流用四分之水則南旺上閘石底比下閘高三尺北流用六分之水則南旺下閘底

北上閘低三尺使水易趨北又計其相距里數自南旺北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七南至沽頭地降一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其閘半係元人所築大小長短不能如法當容六分而閘短小不能容受則為之深其底廣其旁或併二閘為一閘必能容六分之數前後較量甚費心力蓋毫釐不容紊者後因管閘主政任意增減而水之分數南北俱紊矣北閘河所以多故而不能常如舊也嘉靖末年尚書朱衡因茶城之阻即故

都御史盛應期所開河從南陽直東抵夏村又東南與留城故河會開河一百九十四里隄馬家橋過黃河之入沛者歸秦溝疏支河置閘增隄漕運賴之然遇黃水一發輒灌入閘中淤塞碍運潘公謂黃強漕弱每會必淤遂於新開漕河增建内華古洪二閘後又增鎮口閘其治漕幾無異策矣然宋公建閘之後漕與黃亦年年交會何以不淤而近年每會輒淤宣無其故盖昔宋公之造閘也自胡陵城閘至孟陽泊閘地高四尺自孟陽

泊閘至沽頭上閘則高八尺其地既高則其流自急其流急則其勢踴躍而可以禦外水之侮後劉公改而平之而建瓶之勢失矣此茶城所以告淤也朱公改河於南陽一路皆平流而出口之勢其勢甚緩而微弱此召侮致淤之端也若徐州至淮安當時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汶泗洸沂濟淮諸川交流濟運故謂之清河後因黃河南徙或穿趙皮寨或出徐州小浮橋接濟二洪舟行順利遂用之為運而清河變為黃河矣既用黃河之

水則當時宋公所引嶧縣蒙陰縣沂水縣諸泉入邳州而濟運者皆棄置不復濬日就微涸今黄河北決盡奪全河之水以去而沂泗洸汶諸川皆從之北流遂使運河告竭運艘難行識得古人相水分流之法於洸汶諸川之入河者分而留之不使其相隨北去如汶河水經有五汶北汶嬴汶紫汶語汶平汶皆汶水也今三汶已入南旺分水閘而二汶則南流入淮一出蒙山東湖谷一出沂水縣南三谷至邳州入淮此皆可立塢分挽其

流不使隨河北去者沂水之源有二一出曲阜縣尼山之麓西南流與泗水合此則由塔里河出師家莊閘河者即酈道元所謂尼丘山西北經魯之雩門者是也一則出沂水縣蓋山會蒙陰沂水諸泉與汶合流至邳州入淮皆宜分其流而挽之南向者固其本性也如洸如沁如泗如濟皆可分流而使之入淮則通漕濟運綽有餘矣今日之大患在高家堰塞斷下流故自徐州以下水皆不順其勢不得不趨於北使稍疏此堰則衆流皆

沛然就下而黃河之流亦漸平而不至潰決矣又當時黃河不入運自徐州而下皆有閘呂梁有上閘下閘在呂梁洪之南北留城有積水石閘蓋上來之泉微而下流之河潤則為閘以節之使蓄水濟運昔劉公天和濬河至三柳樹灣孟陽泊二閘之間役夫云下皆生土河底舊止此矣公猶以為淺一老叟進云聞之先輩兩閘之間必留稍淺一處公遂悟古人用意之精蓋中道皆深下閘一開下閘之水盡洩閘近者積水猶易盈閘遠

者必倍費時日故中道留淺數丈船行至此雖少待然積水不必盈閘即可越之而直達上閘舟行頗速矣不但閘河有淺徐州之南自謝溝至雙溝淺凡三十六處每淺必設鋪每舘必置夫以濟之邳州有淺鋪十支河二睢寧縣淺鋪十一宿遷縣淺鋪二十一支河三桃源縣淺鋪十二清河縣淺鋪五又置新莊閘及山陽縣閘以東之蓋自徐州至淮安高下懸絕其流甚迅特設諸淺於急流之中寓蓄水之意諺謂三淺當一閘非謬語

也其詳見永樂十四年平江伯建議疏中後自黄河入運舟行順利淺夫改為隄夫諸閘視為文具支河任其淤塞而前輩多方濟運之意無有知者一遇水涸茫然無策此運河故道所以當講也

泉政考 袁黄

諸泉入閘河而濟運者初僅七十二泉繼增為八十四又增為一百五十二又增為一百八十今且三百餘矣泉日增而漕政不舉者則治泉無其道也山東濟南等

處亢天旱而地潤者下必有泉泉亦不止三百有餘民間有一旬之泉既可擁之灌數頃之地故甚惜之一經報官即不許耕灌而且開渠估地僉夫看守不勝勞擾今既官守之矣而不知所以治之可乎所以治之者其道有三一曰滌其源泉源所出大嵓有三一出石穴或巖罅縫中其源至清而甚盛者一出沙中若出淺坡沙中則得山氣多泉亦清冽若出平地沙中則得土氣多亦必有山氣脉相近一出土中則其流濁其性温其所

灌溉最能生物出石中沙中者多沙積出土中者多淤泥須滌而清之數步間既掘一深潭滙為清澗使有混混湧出之勢乃佳如泗水縣之鮑村泉出平坡石縫中水深二尺濶九尺波浪常高起一尺此最得勢者也二曰衍其流泉之流引之則行不引則止今閘河諸泉遇旱乾則涓滴難引遇雨潦則横溢四出以其流之無所蓄也不蓄則其所引者不過涓涓之流耳安能浸灌今須將諸泉各引其流小者為池大者為塘縱横布滿使

有益科漸進之勢用則浩然長往不用則任民耕種此兩利之術也三曰併其派泉之行近或數步遠或數里皆須別其派而會合之宜入泗者入泗宜入洸者入洸皆當從高而下使其勢順而其流易合中間倘別有助水之河渠更宜引諸泉會之而導之入運蓋水分流則其勢小合流則其勢大泉與泉合則其勢小泉與河合則其勢大如壅汶水為閘河倘增一助水之河是又增一汶矣此須擇人而任使之盡心經理如法修治初閘

河即設主事一員管濟南諸泉正統已未欲簡事省官有司奏罷管泉主政而諸泉皆湮廢旋復設之泉始通弘治間河行徐吕二洪無藉於泉都御史徐源將嶧蒙沂三縣泉夫暫行革去候黄河不經徐吕之日再行計議從此而邳州一派泉源盡湮没無迹人亦無有知之者即今黄河北行運道消涸急宜講求而修復之别其源之强弱審其流之緩急測其地之高下察其土之堅瑕神而明之亦存乎其人耳且諸泉之水不獨憂其淺

涸也潦則亦能淫溢四出為閘河之害故須多為蓄水之處小則為池大則為蕩旱則決其所積而使進可以通運潦則開其渠口而使退有所藏蓄此治水之要術也

水櫃考 袁黄

南旺湖古之大野實濟水之所鍾也宋司空築隄其中以通漕運一湖界為三湖蓋導汶水自東北渡至湖中而後分流南北昔也濟北東會於汶今汶反西北入濟

矣居民惟以西湖為南旺湖而東面界分之二湖則指其北為馬踏坡湖南為蜀山坡湖而名實俱紊及考韓通政鼎所著南旺圖說乃知西岸為南旺西湖東岸一湖為南旺東湖二湖之下方為馬踏蜀山坡湖而馬踏之下為五莊坡湖蜀山之下為馬塲五湖之外更有昭陽五丈安山等河總謂之水櫃築隄建閘三伏盛漲則開閘引水以入湖冬春則閉閘蓄水以防旱有若貯水於櫃而以時出納也司水者漫不加意任民盜耕毀其

隄防案其經界其減水諸閘盡行淤廢旱則無所蓄水潦則縱横奔騰反為民害先年工部侍郎王以旗原築五湖土隄南旺湖周圍隄長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三丈三尺蜀山湖隄自馮家壩起至蘇魯橋止三千五百八十丈自蘇魯橋至田家漊原係收水門戶不便築隄密栽水楊為界馬場湖隄東面長一千六百二十丈北面原留入水渠道栽植封界高柳馬踏湖隄自弘仁橋起至禹王廟止長三千三百一十三丈安山湖隄長四千

三百二十丈而斗門閘壩悉已完備歷年廢弛頑民逾界偷種因毀其隄以滅迹近日科臣常居敬與河臣季馴會議謂馬踏湖宜建永通閘築子隄修王岩口流水石壩蜀山湖宜建便河壩築東水隄修滚水大壩馬場湖宜建通濟閘築子隄修安居斗門三座南旺河宜修邢通等斗門一十三處築封水界於隄中亘長隄安山湖宜築封界隄建八里灣似蛇溝兩閘蓋運艘全藉於漕渠而漕渠每資於水櫃故治之宜完備然詳考南旺

湖志稱縈迴百五十里今王公所築隄止一萬九千餘丈所損益十之七八矣安山湖志稱縈迴百餘里而不詳其界弘治中韓通政清理之東至馬家湖西至舊東河南至安山北至運河其十里鋪在湖中自鋪至安山湖廣十五里東自馬家口西至戴家廟長二十二里六分戴家廟北至壽張集長二十里三分自壽張集東至趙家莊長二十四里七分自趙家莊南至馬家口長八里八分周圍共八十里較志所稱雖少十分之二而視

王公所築則其廣多矣大率借種者愈繁則河愈窄而蓄水愈微不能濟運今若反築子隄則湖愈窄而水愈微矣宜將湖濵之地凡豪民侵佔者皆令土退還官盡闢為湖而築隄圍之圍内為湖圍外為地不許越限私種則貯水多而緩急有頼矣

高家堰考　袁黄

凡水有源必有委白馬氾光寶應邵伯諸河吞吐蓄洩連亘數百里乃淮之委也氾漲則有所容分流則有所

淺如黄河之有九河逆河江漢之有彭蠡具區其來久矣自漢陳登為廣陵太守惡諸河泛濫害及於揚遂於淮安之西南隅去城四十里正當淮泗合流之衝創築此堰其地南為越城北為武家墩勢皆高亢而中特低窪故就低處築堰長不過六七里蓋以節淮之暴非以斷淮之流也我朝陳平江治河以其無關緊要並不加工故其功究疏内未嘗言及隆慶間王公宋沐為總河都御史時揚州縉紳欲築此堰懇求甚切遂檄淮安知

府陳文獨興築之蓋淮流不入河則湖流淺澁而高寳興鹽無水患猶陳登在廣陵則欲揚州無水患而特築此堰皆為一方計未嘗為全淮慮也時予㑹試南還與王公有故晉謁之首談築堰之事予退考郡乘不載及讀丁學士碑謂從前治水諸臣皆不留意於此其名或曰高家或曰高加唁唁未定乃知陳宋諸公皆未嘗修葺而今創為之者也遂請水工乘小船用水平量度之自淮河現流水面至岸高七尺自岸至祖陵南湖水

高七尺自湖南至下馬橋邊地高八尺四寸橋邊地至陵門高六尺陵門地至陵地高一尺七寸共高二丈三尺一寸予復命曰斷淮之委非策也且陵地不甚高萬一淮流暴漲不能無虞時功已就緒王公不以為然及癸酉五月淮水溢平地三丈餘祖陵受浸王公貽書偉予先見已而淮泗騰溢灌入下馬橋浸淫内蝕諸臣皆得罪始有分黄代淮之議而河事益非矣其議之最失策者一為河淮合流至雲梯關入海自禹時至今未之

有改其築高家堰專欲淮黃合流固宜其說如此然禹時導河北行未嘗南流即淮之入海處亦自不同況河乎其二言禹之治水必九澤既陂而後四海會同夫四海會同總上數句而言非單承九澤句也況澤條止水故當陂川條行水則當滌其源而不可陂也止水以止為體而以行為用故既陂之使蓄而又欲導之使行所謂導荷澤被孟瀦之類是也行水以行為體而以止為用故既欲滌其源而又欲安其流所謂九江孔殷之類

是也今淮為行水乃欲陂而湮之不但逆河之性無亦逆淮之性矣其三謂有高家堰則祖陵前河淮合襟無則反跳夫河自北而南淮自西而東會於清河縣之南越五十里一大折而會於淮郡之西橋又三十餘里一大折而會於徐家堰初時維淮水入湖今并黃水亦相隨而入諸湖乃合而同行非分而獨往也況河淮入湖而復出諸海口是又添一重會合也何得為反跳乎獨欲擁淮之清流以滌河之濁沙其意甚美但惜其見稍

偏耳夫淮河由雲梯關至廟灣入海而廟灣正在寶應氾光之下往時諸河各有支河疏濬其淤滯使五六道分行滔滔就下而又合之同會於海口一分一合之間其勢轉盛可以滌河之濁可以闢海之沙此至便者且築堰於諸湖之上則所壅者止一淮河而其勢弱撤堰而使淮入湖則會數百里之清流以入海而其勢强此目前顯而易見者所當察也

分黄導淮考 袁黄

萬歷二十三年淮水逆壅泗陵淹迫水入元宮皇上聞之怒盡黜前後治河諸臣而勅令拯治維時總漕褚公則謂勢有偏重導淮宜先而分黃可已總河楊公一魁則謂患有相因分黃為急而導淮繼之勘科張公則謂分黃導淮折衷宜慎按臺蔣公毅然主持務在分導並舉而楊與張意遂決矣乃於黃家壩開新河分黃水由周伏莊陳溪岔廟橋掛甲墩灌口入海又因鮑王決口議建閘座俾河水分洩亦入周伏莊與黃交會同至淮

口入海夫分黄之議初有欲從腰鋪開者但恐清河縣治夾於兩水之中浮泊浸齧或有可虞有欲從老黄河開者雖係故道緣水勢背灣且原口淤為平陸惟黄家壩在清河之上黄流入口既順舊渠又有可因且與鮑王口下流交會遂從此開之此分黄之大畧也又於清河口酌議導淮閘門限積沙栽去張福隄於周家橋則疏濬深澗於高良澗議建滾水石壩於涇河等處疏渠築隄通武墩高澗之下流又於金灣芒稻河閘一新渠

俾之入江比導淮之大畧也由是水勢減四尺有餘泗州之水漸退祖陵積壅稍蘇自此之後泗州之水當必大減而河道之壞或有不可測者河流一分勢遂散緩不能刷沙而河身漸高一患也下流既高上源隨處決裂氾濫四出中州為淵二患也水不歸漕運道常滯三患也若決欲分黃亦宜於河流入海之處分為數支效大禹九河之制析為五六道除現從淮浦入海外一支入五港口一支入平望湖皆從灌口入海一支入五丈

河入海一支從板浦入海一支從海州新壩運河入海其流既分則其勢自減今不分其入海之流而分其上流之勢何益也況始議欲借淮水刷河沙則當引使合而顧分之矛盾極矣愚謂當導而黃不當分全河之勢既併於一淮則瀦淮之委正所以殺河之怒不當視為兩事即今日泗陵水退一導淮力耳何與分黃事乎姑記之以俟治水者考焉

古人治河考 袁黃

大禹治水必先導山不獨重其源亦以山水有相因之勢也黄河之水半混泥沙故自河州蘭州而北由大同岢嵐而東直至華山之陰皆引之由兩山之間使之相磨相蕩而泥不得積及自龍門而下懼其將入平地而奔潰四出也則疏三門七津以節蓄之其最險者為神門次為鬼門又次為人門昂霄聳壑怪石稜層水流至此崩轟衝激泥沙先下而清水隨之故底柱真如柱析城真如城王屋真如屋皆鱗次植立於河中自唐貞元

十九年王鉷開運道將諸山險阨悉夷平之二十一年相繼剷削而大禹導水節山之意微矣此黄河受病之源人所不知也永樂間初開運道人以徐州吕梁二洪其流甚駛其石如牙惡其傷舟欲剷平之宋公曰不可河水泥多留此石可以激泥先下而澄濁為清也嘉靖中當事者盡夷其險徐吕不復有洪矣因此泥沙淤積河身日高此又運河之一阨也至淮河入海之處則平曠無山而海沙逆上尤易壅塞當時治水者因做大禹

砮牙之制於山陽縣之滿浦村采石為山蜿蜒數千尺縫有碇碇之膚灌上糯汁砌以油灰高二丈餘使與水相激水流至此即翻騰踴躍泥沙先下而河流隨之故淮安人謂之磯礵取其相激之名也予戊辰應貢舉過淮直至其地踏視沙漲淤沒僅存二尺許於上再至則淤更深今則深入土中矣此皆古人導山節水之遺制所當詳考者也

今日治河考　袁黄

今日之河決裂極矣當事者薰心蒿目寢食不寧而朝
廷亦不愛百萬之費以求其底定士君子凡受國恩而
思報效者雖老邁病廢亦思效其一得之愚而不敢自
愛也嘗私籌之有三策焉古人治水必從下流施功如
禹貢先定冀州王畿輙自兖而青而徐而荆而揚此定
勢矣蓋下流有所洩然後上流有所歸於是因而順導
之故今日治河疏其下流而使横流安定者上策也補
偏救弊以除目前之害者中策也不務宣洩但求塞決

而以隣國為壑者下策也欲行上策試自興鹽迤東擇其便利之所如白塗河石磋口廖宋莊等處條為數河使水勢有所分洩然後從下流而上將白馬寶應等湖原有河流者則疏治之如高郵湖則開清水溝寶應河則開子嬰溝白馬湖則開涇河口濬其壅淤開其淺隘使清廣通達而河流易洩其舊日無河者更須酌其形便相其土宜開二三河口與舊河並行或合流或分流合則如河之九河同為逆河以入海分則如江之三江

各自歸壑則興鹽通泰之水有所歸宿永無水患而高寶諸水亦次第宣洩矣然開濬河渠亦不必大費財力如創開一河面濶十丈須相離二十丈兩邊各築一隄底濶三丈頂收二丈高一丈所取之土俱就中間深挖即以爲行水之道然後從湖上對口之處如對寶應湖某處即從此處先置木牐一座其下流放水以衝之水少即閉牐多即更開此處高下相懸水下如注最易衝刷者其舊有河之處亦須各築縷隄置牐放水以去其

壅滞水力不到處稍加人力疏廣之使河深廣中有所
受下有所洩而餘水易達於海諸河之水既有所洩則
撤開高堰使淮水滔滔東注而黄亦隨之黄水既來則
潰於北者復趨於南而諸决口將不煩人力而自塞矣
縦未能然下流果有所歸則上流潰决之處其勢必緩
從而塞之亦必省力然後將新舊决口盡行堵築使全
河之水悉歸故道而修復遥縷二隄則河工大定矣欲
行中策今日之所最急者運道也請查漕河古跡往日

黃河未來之時沁汶沂泗諸水自足以供運祇因黃河北決諸水盡從之而運河告竭耳誠用古人立塢分水之法使河自去而諸水自留又將邳州上下諸泉及諸支河皆清理而修復之舊時淺鋪諸閘廢棄已久不能驟復宜權置木閘十數座旱則藉之蓄水潦則縱水衝去所費不多漕運既通然後於黃河衝決之處量其形勢或三四十里或七八十里各築遥隄以自保棄數百里之地任其瀦蓄不與之爭勝此中策也若隨其決處

即與堵截而不開一線宣洩之路毋論費財甚廣用力甚艱而功不可成即使幸而得成塞於此者復決於彼患在西者復移於東何益之有故爲下策賈讓陳治河三策於漢予亦陳三策於今雖予迂愚不能及賈之百一而報國匡君之志有殷殷不能已者敢贅之天下

溝洫考 袁黄

禹之治水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如是而已古者溝洫之制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間廣尺深尺謂

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遂上有徑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溝上有畛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洫上有涂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澮上有道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川上有路夫曰畎曰遂曰溝曰洫曰澮皆行水之區也曰徑曰畛曰涂曰道曰路皆防水之隄也徑廣二尺高如之止容牛馬畛容大車則廣六尺涂容乘車一軌則廣八尺矣道容二軌路容三軌八尺為軌容三軌

則廣二丈四尺矣今之高大者莫如隄隄其高廣孰有過之者乎夫九川者江淮河漢之屬也既皆安流以距於海則天下無水患矣又復濬畎澮以距川則田間水道縱横四出即九川有變而溝澮皆通平地無不容之水矣禹後千餘年無河患者以井田未廢而溝洫猶存也夫聚衆水於一川勢或不能受而溝洫之制明則百里之内九九八十一澮為洫者八百有十為溝者八千一百為遂者八萬一千而為畎者八十一萬即有横流

之水支分縷析何所不容而其為道為路者又高厚足以障之夫以百里之地而有路八十一條是有遥隄八十一重矣尚何憂水患哉今則異是中原之地千里無渠旱則平原龜拆潦則瀰漫横野又以河淮三瀆併為一川傍無所洩下無所歸安保其不決裂四出而重為民害也為今計但就所築遥隄而經畫之如其離河十里也則長亦十里而畫為一成千井之地授之民而九取其一或不及十里而止於六七里則減而畫為數百

井或過十里而至於二三十里也則加增其井而以次畫之不取必於一時但畫井定界以漸修濬長短曲直各因地勢縱横蓄洩各因水勢田功既舉水道益通寧憂河哉從來治河者舉國家數百萬緡委之溝壑而不為地方興尺寸之利今果行此則中土流離之民計口授田世為永業尚何藉於江南之轉輸矣夫水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不資為利必潰為害人惟知其害不知其利故畏水者多愛水者少聖人則不然大禹當懷山

襄陵與水為仇之日而反引河南下曲折東行環遶畿甸若與之甚昵甚暱者誠熟審於水之情明於利害之數也故溝洫之制不可不講也

疏濬考　袁黄

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又曰水由地中行則知治水之道疏濬而已矣疏濬之方莫先於敷土水由地中必循土脉以行土脉大者為防如人之有經絡從頭達足井井有條一毫不可紊者考工記所謂逆地防謂之不

行此也小者為條理如木之有枝葉從根抽條絲絲縷縷貫穿有情勢不容逆考工記所謂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此也是故禹貢一書紀禹治水成功開卷輒曰禹敷土敷者開也又分也辨也凡欲掘土為溝先須辨其支幹審其行止察其順逆觀其分合使土之脉絡了然於胸中然後從而施功此疏濬之第一急務也至於疏濬之實用力處則不在多勞人力矻矻開鑿惟在相川流之勢擇土會之宜以水攻水所謂善濬者水漱之而

已矣以水攻水之法看得土脉明白順開一溝從高而下決水灌之無不成渠者昔禹導河至大邳當魏愽之間處至高之地而播之為九河故不勞而四達其決江水也鑿巫山之峽漰轟激衝逐地成川民疑禹之殺已也爭聚瓦礫以投之及其得勢東行至荊州而有朝宗之勢至揚州而分為三江以入海皆非人力所能與也如地不甚高水不甚峻須明古人作洪之法水怒而逆流者謂之洪以水為弩牙水從東行即用弩牙在西攔

之滿則任其從上而隘用弩牙數重攔之俟水滿一齊起而放下則其流奔湧遂成洪矣遠而勢緩又用弩牙攔之屢起屢攔而水之激之者無窮矣倘既通之後河形既成而河底猶未平河身猶未廣也此有六法可以兼施一曰衝二曰盪三曰撈四曰爬五曰掘六曰推衝者去其所阻而用水衝之也盪者搖動其所積之泥而引水盪之也撈者用杴撈之也爬者用爬疏之也掘者其土堅以鋤治之也推者排而屏之於傍也其先後有

兠身其器械有常式有兠杓以鐵為方口繫布為兠以取泥可至斗許遇泥濘及淄沙用之有方杓以鐵為平底而周遭各高寸許泥稍堅者用之古式有二杓俱前如鋸齒及鐵叉者此也杏葉杓此世所用者稍加廣厚泥最陷者用之大率淤深泥陷不能着足之處則難施土草截河築壩縱横堆路下施諸杓魚貫以濬之泥最稀陷最深者則用木筲柳斗下取猿臂傳遞登岸若瓦礫之處則用鍬钁淄沙之處則用斗杓强石之處則用

鋸鐵叉尺寸鑿之又有方舟之制較宋人鐵龍爪近時濬江龍之法尤勝先許濬廣若干丈插標水中次計所濬若干遠然後用平底方舟橫排河中為一層船四維各施椿橛插繫水中用長柄鐵爬立船中齊濬之每濬深數尺即移船稍近以次再濬之後數丈復為一層如前法則雖水中與陸地施工畧同比鐵龍爪以船隻往來河中所濬幾懸十倍矣又金藻論開河之法曰疾流攙柰緩流撈剪涸流傳送浮沙推挽淤泥盤吊平陸開

挑揆乘之法用鐵為爬一爬三爪繫於浮筏遡流挽之揆動其沙使隨流遠去也撈剪之法用竹為篰一首兩尾鐵口篾腮舉其尾而開合之令泥自剪入而撈起矣傳送之法先將兩岸高崖分為等級每級高五尺廣一丈以六尺為路四尺為溝級級布人而人人執罷捭以起土杴以調泥一遞一送無崎嶇陟降之勞而土可盡去矣推挽之法用木為車三橫九直橫方直圓圓以穿方橫長九尺五寸直長五尺上為齒下為柄四直長三尺

下又為齒二横之上加以横板廂其兩首五人執其柄而撥推之兩旁繫繩而前挽之則其泥推起而攔去矣若其沙太深不能容人則車之後添凳立人亦可盤吊之法用丈許小舡杴入汚泥首尾繫索而盤吊之開挑之法其始計河身深淺先定準的工畢之日量河底濶狹用滚木一根循河而往稍有窒碍責令再挑決壩之後拔去的木復以鐵足木鵝浮於水面驗其淺深世間萬事皆有法熟講而行之可也

水汛考

袁黄

景泰五年天旱河乾徐武功獨加意防守於所創疏水諸渠修築高厚多費工力人或以為過及明年水發河勢翻騰呑山倒壑而公所築諸渠皆無恙然後共服其先見盖古今水之發也乘乎天時因乎地理未有其形先有其兆所謂水汛也唐堯甲辰為陽九百六之限故有九年大水陽窮於九陰窮於六乃陰陽之極數也極則災變生焉極有大小變有深淺以四千五百六十年

為一大限一元之中分為三統則一統之數得一千五百三十九年統有三會則一會之數得五百一十三年會有二十七章則一章之數得十九年以十九而乘二十七得四千六百一十七策所謂九會而復其元者也一章之終有小厄一元之終有大災大數之終禍深小數之終禍淺遇陽年則旱遇陰年則水大率天地水旱之數皆從歷法而生古歷十九年氣朔分齊是為一章可憑之起厄運之會今天行有歲差而歷膠柱如故則

十九年常有餘分章法既有餘分則從此而會而統其纏離朓朒皆不合原冀矣故太乙統宗所載水旱災發之期一曰二六相延二曰二九相比三曰七八併氣四曰二六復次皆有至精至奥之理而今皆不驗矣如欲考其災變之期當先正歷法歷正而逐一細推百不一爽也以一歲論惟夏秋之交為水發之期而其汛則全在春雪如正月有雪一寸離一百二十日至五月當有水一尺雪二寸則水二尺三寸則三尺二月雪應在六

月三月雪應在七月倘有雪之後有霧則壓遲其期一朝霧遲三日二朝霧遲六日十朝霧遲一月當五月應者遲在六月當六月者遲在七月當七月者遲在八月更不爽也又立春第一候為東風解凍其時水長一寸則夏月水增一尺二寸長二寸以至七寸八寸皆然一候五日第一日水長則夏中水來最早二日稍遲三日又遲以至五日則水長當在八月矣大率水遇陰而長遇陽而消故一日之間晝水常輕夜水常重以一年言

一交立春則東西之水相平故倭船可來謂之大汛立夏以後則東水低西水高倭不能來矣十月小春遇陽長之期東西之水又平倭船亦可來謂之小汛蓋水生於西而流於東立春陽盛水不能生故東西兩平立夏陽盛故西水長而東水落此一定之理也又凡滄海將變為桑田則水勢先緩桑田將變為滄海則土脉先疎嘉靖間黃河未徙之前數年滎陽城中之井已有黃水夫河已變而之彼不知者猶矻矻築隄以為防何其愚

也昔家姑夫沈某解糧守凍於茶城遇一鄉老告曰比河不久將為平陸氷泮當早行毋陷沙中也因引之登岸指示之曰層氷之下土漸長而水漸縮矣敲數處驗之遂遍告衆人勸令蚤發而沈舟獨先忽一夕沙擁水涸同行有數舟不得出者夫運河淤斷乃國家大事當事者乃茫然不知而鄉居野老乃能預燭其微此事所以貴習也

築隄考 袁黄

禹疏九河瀹濟漯決江漢排淮泗曰疏曰瀹曰決曰排皆開通其道而去其壅蔽也未嘗有築隄而壅之者是故河北有鯀隄無禹隄其故可知矣然亦有事勢危迫不得不築隄以障之者故築隄之法不可不講夫築隄一也有創築補築修築之名昔無而今始造謂之創築其高卑須因地勢而低昂之先用水平測量毋一槩以若干丈尺為準偶壞而增餙之謂之修築此須多用夯杵使新舊相粘或微剔舊土而加以新土或用水畧洒

使滋潤而易合一段有一段無而接聯築完謂之補築或舊薄而今加厚須酌量得宜又築隄之法全在擇土當春月地氣方升謂之蒸土久而彌固夏秋冬之土皆不及也乾濕得所而細膩潤澤者謂之粘土此亦結實而易就者有多年荒地草根與地脉交結入水不化者謂之老土取其面土一層春實成隄最稱堅固或水久浸而土性懈弛雖取起晒晾終不凝聚或無水而有沙雜之皆謂之散土此隨築隨圮者也若隄之為名亦自

不同沿河障水者謂之縷隄曲折隨勢高厚隨宜以一縷之力而障全河之怒須稍遠河身在數十丈之外庶容蓄寬廣可免決齧離河七八里或二三十里者謂之遥隄宋太宗都汴創築遥隄後世人因之縱使水溢縷隄而有遥隄以阻之則地寬而勢緩可保無𢙣所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者也横而築之謂之格隄如縷隄遥隄之中相離數十里即横築一隄最能距水圓而築之謂之月隄凡水圓則行方則止水勢大驟則用圓隄其

形似月故曰月隄大隄之内復築一小隄謂之子隄此則低而宜固薄而宜堅者古人築隄之法其頂與根須收三分之一如根六丈頂收四丈此考功記舊法也今有根六丈頂收二丈馬可上下者謂之走馬隄最耐水而可久者也外此又有治水隄截河隄護岸隄之别總之欲好土堅築而已每築高五寸即夯杵三四遍其取土宜遠切忌傍隄掘取積水刷損隄根驗隄之法用鐵錐筒探之或間一掘試亦可

禹貢三江考

袁黃

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談東南水利者據此矣然其所謂三江者本經自有明文其曰南入於江者指漢水入江之道為南江也其曰東為北江者是指江陰江浦入海之道也其曰東為中江者是指大江中流入湖之正派也葢當時揚州之域甚大東至浙直西至廣粵皆至揚州故其所指南江正在今彭蠡之濱所指北江中江亦綿歷千餘里三江入而後震澤底定亦其宜也

解者乃指松江下七十里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并林江為三江此數十里𠃋麼之水何與全州利害而言之乎既指東南入海者為東江而今東南一路之水全無入海之道遂謂湮没無傳必欲講求以復禹之故蹟嗚呼冤矣然亦幸其講求不得而遂止耳果如郟亶高銓等議但倣古之遺意不必尋禹之實跡而另開一東江則其為害豈可道哉凡河流入海海水有潮逆上不有以節宣之則泥隨潮上而水勢易淤今三吳諸水得

以安流入海者以有崇明諸沙縱橫如繡而橫亘於前也若於澉乍金山間悞開一道有何障蔽古稱地不滿東南海惟東南最大汪洋澎湃號為天闕海鹽一帶包以石塘猶懼衝撼豈可開渠延之使入乎又今日入海之道其北江一路自江陰江浦而來者引萬里之清流納之巨壑故海水逆上之潮皆上流復回之水所以清澹而不為患若使東江通海則鹽水灌入沿海一帶皆不可耕矣三吳一帶惟嘉蘇之田為美而使棄為斥鹵

其害豈淺尠哉

白河考 袁黄

白河源出口外白石塘嶺而入有潮河者亦出口外由潮河川而入二水分派至密雲之西南合而為一至順義境榆河入焉榆河出昌平南月兒灣下流為河會清河入白河至通州東北富河入焉富河出甕山口合㶚河而入白河又合通惠及瑞洋諸河凡三百六十里至衛河入海按白河多流沙閘難堅固其出通州而南

也淺處凡五十有奇漕船至天津逆河而上日行四五里經月不能抵灣漕卒各備罷械砣砣如登天之難又舟自為計前船之沙即為後舟之壅邇者潞王之國方春水淺舟不能行盡啟城內諸閘水將盡而舟不行諸臣大窘問計於予予請為橐沙之計如是行之水蓄而行畧無阻滯竊謂自通州自天津當建牐而不當建閘一則恐河大難建閘二治石閘工費甚鉅白河水湧湍轟決烈恐廢前功三則河徙不常閘難移動惟以木為

牐雖有浮河深不過二三尺河盡釘樁便可立牐一便也楊木小版所費不多倘河湧衝去當其湧時舟可通行及水落淺出又可建牐二便也河即變遷牐亦隨改三便也故元郭守敬開大通河十里建一牐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人服其識然則守敬以前亦有建牐者矣或疑牐不堅牢年年有費予謂牐誠不堅較之囊沙猶為固也雖年年有費較之近日撈淺之費蓋省百倍矣毋論其他即如沿河各州縣淺夫以萬計

費工食七八萬兩於河無分毫之益今每年只以三四百兩之金便可置牐五七座矣且土之堅瑕各有機宜有宜用堅者有宜用瑕者昔元馬之貞作堽城河堰人言作石堰可歲省勞民之貞不可及延祐五年改作石堰五月堰成六月為水所壞水退亂石齟齬壅沙河底增高自是歲溢為害而人始思馬公之先見云

三吳水利考上 朿黄

歷稽史牒江以南自禹後至兩漢三國並無水患六朝

宋元兩度做災亦無大患自唐迄五代皆安流無恙以湖水入江江流入海未有隄障也宋慶歷間築隄路建長橋以便公私漕運而江流始噎湖水始壅范文正公上書宰執陳其利害蘇文忠公繼言之宜興單諤崑山郟亶各有水利書言之甚詳宋人不能用也張士誠據吳始按其書而行之實受其利但築隄開河止及官府經行之地而窮鄉僻塢多遺而未修我明永樂二年江南大水命户部尚書夏原吉疏治尋遣僉都御史俞士

吉齋水利集賜原吉使講究拯治之法而華亭人葉宗行亦上言治水方畧送原吉聽用原吉虛懷委任遂自崑山東南夏駕浦掣吳淞江水由劉家河入海自嘉定西顧浦引吳淞江貫吳塘亦由劉家河入海又疏常熟白茆塘引太湖諸水入楊子江於上海東北濬范家濱接橫浦通流入海皆用宗行言也後工部侍郎周忱巡撫江南以吳淞江東連大海西接太湖南北坦平民間開墾成田江水壅塞乃督民開修崑山顧浦立表江心

盡去壅塞而其功澤之不可泯者全在築隄修圩而已
成化八年置僉事於浙江專治蘇淞水利盖東南之水
發源於杭湖而入海於蘇松其源流本兼浙直故設官
亦兼浙直最有深意隆慶初浙人王杲為蘇松兵備不
便於原籍勾攝遂奏停兼管後海瑞巡撫江南大浚吳
淞自上海縣江口宋家橋起至嘉定縣艾祁八十里約
費銀一十餘萬兩工未畢而去任識者恨之林御史應
訓繼其後題請疏浚艾祁以西至崑山漫水港六十餘

里又自漫水港起至徐公港四十五里議開江面濶五十丈深一丈二尺又自吴江龎山湖口至長橋連吴江港乃太湖出口之水皆行濬治未幾海潮迸上吴淞湮沮後之濬治者屢作屢輟不能復其故道夫吴淞江所以通於古而塞於今者非關人事亦勢不同也往者江入太湖太湖入吴淞志稱長橋之水勢同百浦流如奔馬故江勢之盛足以敵潮水而沙不閼自我朝築東壩江水不入太湖水勢散緩今長橋之渚至不能載千石

舟上流徽緩若此而欲其下流常通豈可得哉嘗計吳淞江與婁江入海之處不二舍而近其間港水幾何而欲分給兩川使之並行必不可得婁河既通吳淞必塞此亦無足怪者夫水固當排之以去害亦當蓄之以興利二策不可偏廢而今震澤所受苕霅諸水皆涓涓細流奈何專欲排之為快也使開吳淞江盡如議者所言萬舉萬當水果減二三尺則高圩之民得水甚艱計將安出夫三吳固虞潦亦嘗虞旱矣安可不熟計也但吳

淞不濬則嘉定涇港不通無水灌田利於開之耳然開而旋閼亦目前之利非長策也愚謂救嘉定之旱者當開深渠鑿支河治蘇松之水者當築圩岸開陂池盡於田畝間求之開一河則享一河之利築一圩則弭一圩之害使高無不通之洫則不憂旱矣低無不築之岸則不苦潦矣甚勿言吳淞夫開吳淞美談也美名也然不可以求實效也

三吳水利考下 袁黄

夫世之談三吳水利者皆謂吳江湖隄障水不得東洩單鍔則欲鑿吳江岸為木橋千柱以通河流蘇子瞻則欲徙吳江一縣於他所而縱湖東行不與水爭利其次則謂吳淞江當開歸震川曰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淞江淞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吳中必無水患矣其三則謂灘漲當除夫沙障成田窒碍水路此沙不去則湖道不通故宜開闢論治水於三吳此三說盡之矣然皆泥古而不通者也請得而備論之夫具區之水周圍五

百餘里跨蘇常湖三府之地震撼不寧故以底定為難所以若此者以江漢會流數千里奔湧而來而太湖適受其正派又宣歙諸山之水從而旁注之安得不震撼也今自東壩一築則江水不復通湖矣按洪武間溧陽民陳嵩九之奏築東壩也下其議於撫按勘稱地勢高下懸絶江水洶湧難以成功嵩九抗疏再上曰陛下建

皇陵於鍾山欲引江水以朝宗故開天生橋以通其脉使不障其江口流洩之處則河道雖通於鍾山而江必

瀆於東下孰能挽之以上趨乎臣實不欲洩漏天機故以賦稅之粗迹言之耳撫按不達時宜素餐推阻乞命臣同撫按度地勢於宣州溧水之間固城湖口之下九陽江心之上建築東壩不惟蘇松無没溺之害而鍾山獲朝宗之勝不能成功願寸斬以謝欺君之罪撫按與嵩九共董其事不半年成功由是湖流驟撤其東行之勢日殺每遇東北風潮水始騰湧賴有橋塘蔽之不甚為東岸居民之害若風恬浪靜則湖光澄碧千里一色

矣盖昔日無橋隄之障其流今日反藉之而緩其害何必盡去之而亦何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乎又如長橋里許爲洪七十有一石塘九里爲橋三十六座無非欲水通流也今通者不過十餘處橋門水勢亦不見其高低湍湧雖屢經開浚而湖水不能衝滌諸橋之淤則又奚必鑿爲木橋千所乎此湖水枯涸之明驗也夫太湖之水會於吳松江而入於海往時東江既失婁江復微獨頼吳淞之東逕故議者謂吳淞故道深廣一江可敵

千浦今自夏忠靖浚上海范家濱接黄浦通流以入海日衝月擊其流深廣不下劉家河而吳淞日淺通者不過一線塞者已成平陸矣夫黄浦劉河並通而吳淞獨塞者曷故哉蓋黄浦總會杭嘉二郡之水而又有澱山泖蕩諸水從上而灌之劉河受巴陳諸河之水而又有新洋江夏駕浦諸水從旁而注之是以流皆清駛足以敵潮雖有混濁不能淤也惟吳淞江受太湖之派而長江不入則湖水無源況又有長橋石隄從而遏之其所

通流者不過亟洞之餘瀝耳其所經龐山九里有二湖又皆灘漲上流微故下流漲況其間又為新洋江夏駕浦掣其水以入劉家河其勢益弱一與潮遇輒淤壅而不行毋惑也今不究其所以堙塞之故而但欲其通流旋開旋淤猶治病者不治其本而但攻其標雖一時快利無益也海忠介費官帑十餘萬民間助銀尤多任衆怨而開之卒無成功林水陰費數十萬金挑濬最廣終不能使吳淞之流浩然直達於海可見其所用之財徒

為虛費所任之怨亦徒拂人心而已若沙漲成田其說
有二有水勢微涸其流懶漫而積沙成田者有小民私
種茭蘆遏其水勢而淤泥日積者今東壩既築湖流日
微簡村左右一望數十里皆積土成田不下數十萬畝
有此浮漲而不能為吳江百姓減分毫之稅此可痛哭
流涕者也又如南九里有阜曰牛毛墩其四下即古之
東湖最深濶而汪洋者近年沙漲成地民居其上矣可
見水之盈縮隨時其消長隨勢善治水者只當順水之

道而因之不可以智力爭也至於蘆茭交結雖由人力亦由水勢微緩可以成田今欲去之不但大拂民情即力亦不逮如去土一畝費銀二十餘兩萬畝則用銀二十餘萬兩十萬畝則用銀二百餘萬兩矣此力之所必不能辦而亦勢之所必不可行者今但將新漲沙田一一督理濬河港必使深濶築圍圩必令高厚可為閘為竇者亦從便設之使位位相接可以行水蓋古者河渠深廣隄岸高厚非止為治田之計正欲約束水道使江

之水常高於海浦之水常高於湖湖之水又常高於浦順其就下之性引而導之傍有所約而下有所趨勢無橫溢旱潦皆宜國計民生永永有頼苟無隄防以約求水道則散逸妄行悉假低田以為容受之區矣又安能遵行順軌而就下趨海哉葢治水有方則淤下皆成良田隄防既壊則平陸亦成邱澤但當因其現在者而修治之不當廢其已成之田而别求良法也

歴法考　袁黄

古之談天下有三家一曰周髀其說謂天體至平氣皆循邊而行如磨石焉一曰宣夜其說謂天如倚蓋覆於地上又云天了無質遠而望之其遠無極譬遠望黃山皆青俯察十仞之谷而黝黑夫青冥色黑非體也一曰渾天其說謂天如雞卵地居其中蔡邕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故自黃帝造律起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乙巳是為上古之六歷魯用庚子秦

用乙卯非渾天莫定也漢初張蒼用顓頊歷當時稱細
密然晦朔月見兩弦滿弓其誤如此武帝時唐都洛下
閎等始造太初歷其法以律起歷八十一分為統劉歆
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後又有三統歷四分歷凡四
變而太初最善唐之歷凡八變而莫精於太衍其法用
太衍之策至宋則歷凡十變而元耶律楚材所定曰庚
午歷郭守敬所定曰授時歷方郭守敬之造歷也一以
考測為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歷代積年

之法與夫日法俱廢不用我朝所頒大統歷即因郭守敬授時之舊今以法推之但以九年之歷為準九年前之二月望即今年之正月朔而歲首可定也訣九十七箇半月二十八百八十日六甲轉四十八周大餘五九小餘四八皆以朔日干支求之而月之大小可定也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甲至戊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前九年正月朔是甲子則今年正月朔是戊申也小月天則天干四地支八由此推之而月之大小無所差矣天三地七逢時則隔八相生而二十四氣可正也如九年前立春是癸亥日癸見乙三數亥見己七數即乙己日立春也如遇子時交則隔八位未時亦交也以一年

言之今年立春後五日三時即來歲之立春也今年冬至距朔所餘之日即來歲之閏應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當時測驗之所凡二十七處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用心甚勤故上考往古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其間不合者止十一事亦可謂密矣愚按作歷止有氣盈朔虛兩事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初起之度會是為一歲就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分為二十

四氣每氣計十五日二時五刻一氣管半月則十五日其正也二時五刻其盈也月行二十九日半而始與日會是為一月常不滿三十日故有小盡合氣盈朔虛所餘之日每歲約餘十一日於是為之置其閏以歸其餘然朔之所虛可定而氣之所盈不可定又有歲差之别當堯之甲子冬至日在虛一度後至秦莊襄元年計二千一十八年而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所以月令與堯典中星不同迄宋慶歷甲申計一千二百九十二年而

冬至日在斗五度今已在箕六度矣上距堯時差四十一度說者不得其故遂謂節氣有中初之分又謂古者以午為中皆非也盖由日躔於一歲之中行周天數未及餘分而日已至焉故每歲常有不足之分其差甚微人初不覺晉虞喜始定以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復定以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減周歲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二十五杪加周天為三百六十

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計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竒而退一度似為精密矣近有歙人鮑泰著天心復要一書云氣朔八十年一齊歷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郭守敬之法亦未是今節氣之交必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歲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律有一定之法鮑書或其得之矣據正德十三年五月朔日食鄭善夫看驗之疏則稱古法新

法俱有得失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有所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一日分加於四期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為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氣所盈四百四十一畫二十五杪朔所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是四百四十一畫然後為朓朒只在一畫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須酌量以

定者時分刻刻分杪極精極細及至半杪難分之處一有所差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算矣由此觀之自元至今幾三百年歷之有所不合無足異者不可不釐正也

日食考　朱黃

中興天文志謂戰國以後古歷廢壞漢末劉洪作乾象歷推月行遲速然交食之法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至陳張賓始創立外限然應食不

食亦未能明惟隋張胄元始得其當食不食之由其言曰日行黃道月行赤道月在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以下即當食月行内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其說詳矣愚考黃道與月道如兩環相疊而少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爲之食正一度相對則月爲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

日月相值乃相淩掩正當其交處則食而既不當其交處則隨其所犯淺深而食凡日食當月道自外而交入於内則食起於西南復於東北自内而交出於外則食起於西北而復於東南日在交東則食其内日在交西則食其外既食則起於西而復於正東凡月食月道自外而内則食起於東南復於西北自内出外則食起於東北而復於西南月在交東則食其外月在交西則食其内食既則起於正東而復於西故驗歴法者當以日

月食驗之若其所食之分數與時刻纖毫有悞則所推七政經行之度遲速順逆皆不合原莫矣今司歷者自知不合乃於日月蝕之數皆虛加其數以求合而不思窮本遡源以釐正其弊沿襲愈久歲差愈甚恐數雖虛加而日食之分數時刻終有不合此時必有議改者矣夫法不大弊必不大正天下可慨者不獨歷法一事也

馬政考 袁黄

虞以畜馬之責委之伯益周以芻秣之式掌之六官而

其屬則有校人掌王六馬有廋人掌十二閑趣馬齊其節巫馬治其疾馬質平其價牧師掌其地圉師主其教圉人供其役其法詳矣漢初民出算賦以備車馬在官則京師有天子六廐在民則於內地勸民養馬有一匹者服則三人於邊塞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致馬千匹於時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或羣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喜事征伐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

内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盛難矣又令民得畜邊從官假馬毋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畜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黎項侯匿馬而腰斬故内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騾駝以負糧食漢之馬政已不及其初矣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置四十八監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悉為牧馬坊地隸諸太僕令張萬歲葺其政自貞觀至麟德僅四十年而有馬七十餘萬匹

萬歲失職坊地腴美者給民墾為田馬政遂廢開元初以空名告身易馬於六湖三十四疋與一遊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内外閑廐馬復蕃息安祿山陰選勝甲馬歸范陽而肅宗收兵乃詔百寮以後乘助軍則馬之畜牧以資敵耳後代宗欲親擊之魚朝恩請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元和間伐蔡命中使以絹一萬市馬河曲而坊地廢置不常馬亦無復曩日之盛矣宋太祖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以為牧放之地分遣

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自是閑廄之馬始備太宗時以京馬分牧於諸州真宗又置騏驥院總之以羣牧領之以守倅牧於官而民不擾焉神宗朝牧馬漸蕃言者爭請以牧田賦民計五十畝牧一馬餘者賦民以牧芻粟而監地廢矣及王安石保馬之法行賦農民以牧地散國馬於編户每都限馬十五匹期以十五年而足公私困竭哲宗嗣位始罷保馬法於是市之遠方或易以布帛或易以銅茶南渡後雖嘗置監於餘杭之南蕩而江浙

間馬無所展宋之馬政不復振矣我朝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其牧馬之政則有鄭莊等草蕩其飼秣之人則有騰驤等四衛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於滁州其後定都於北又設太僕寺於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於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於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

苑在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番戎之馬愚聞謂賦之於民不若貸之於邊貸之於邊又不若牧之於官令國家兼三者而用之其牧於官即唐四十八監宋十八監之意也然監坊故地每為皇親奏討或為皇庄侵削牧地日蹙孳息未蕃愚思孟子言百畝之田可贍八口今地一頃牧馬不能一匹當差官踏勘舊牧地果有膏腴可樹藝者俱發民為業量起徵科以助芻

秣另擇山林原隰難耕而宜牧者置為牧院如此則所征之芻秣可以資飼養之不周而所置之牧場亦可免勢家之淩奪矣其牧於民者即王安石之遺謀也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既免其糧草復免其他役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足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户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户役征輸如故既為身而差復為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家復備芻秣以養官馬其苦比宋尤劇夫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必責

償一馬之斃未償而後馬又斃前歲之生未倈而後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賠償無已也民何以為生乎順天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為甚今當悉牧之於官不然亦宜優為之制如一家養馬一匹當盡蠲其雜役量免其糧稅周禮特居四之一今當倣其法凡北馬四則牡馬一即以比五家為一伍一伍之中歲止責其一駒每馬過十二歲即委之養馬之民聽其鬻賣不責其直而復給以新馬四伍為社五社為甲甲

有長歲一閱其肥瘠由是而斃者責其償生者課其入庶無損於官而稍寛於民矣若今之茶馬司以無用之茶易所重之馬似亦得策然設官分吏計民課茶固已不勝其費及其得馬而同在道之糧草停泊之廐驛大率一馬之費不下二十千而所得之馬又未必可用曷若減市馬之半直賜養馬之民户而易其一伍中所餘之駒則貨不出國而馬自足供也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二

單道開頌　歐大任

道開燉煌人也少好山居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來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至鄴城西沙門法琳祠中徙臨漳昭德寺日服鎮守藥數丸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飲茶蘇一二升而已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鄴中大亂升平初至京師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

歲卒於山舍勑弟子置尸石穴中南海太守袁安與弟
顗叔及沙門支法防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
火瓦器猶存頌曰
道人褐衣萬里雙蹻晝夜不眠寒暑不消恒服石子獨
棲山杪入谷如雖寄松為蔦縉服靡田咨問不擾視石
季龍如狎鷗鳥翔集以時滄溟吾沿南來羅山烟霞窈
寐業行殊郡蟬蛻自了神游霄際心存繫表策景飛空
靈光縹緲瓦器徒存石室猶皎肅仰遺蹤千齡烟條

蕃薯頌

何喬遠

度閩海西南有呂宋國度海而西為西洋多產金銀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國金銀皆轉載於此以通商故閩人多賈呂宋焉其國有朱薯被野連山皆是并不待種植土人率取食之其莖葉蔓生如瓜蔞黃精山藥山蕷之屬而潤澤可食或煮或磨為粉其根如山藥山蕷如蹲鴟者其皮薄而朱可去皮食亦可屬食之可熱食亦可生食亦可釀為酒生食如食葛熟食色如蜜其

味如熟荸薺生啖之有蜜氣香聞室中土人雖蔓生不
嘗莫然慌而不與中國人中國人截取其蔓只許挾小
盖中以來于是入吾閩十餘年矣其蔓雖萎翦插種之
下地數日即榮故可挾而來也其初入吾閩時值吾閩
饑得是而人足一歲其種也不與五穀爭地凡瘠鹵沙
崗皆可以長糞治之則加大天雨根益奮滿即大旱不
畚治亦不失徑寸圍泉人鬻之斤不直一錢二斤而可
飽矣於是耆老童孺行道鬻乞之人人皆可以食饑爲得

充多焉而不傷下至雞犬皆食之于是何子開鏡石山房樹陰之隙地而種焉而為之頌曰不需天澤不異人工能守困者也不爭肥壤能守讓者也無根而生久不枯萎能守氣者也予向行江北天大旱五穀不登民食草木之寔亡厭令乃佐立五穀能助仁者也可以粉可以為酒可祭可賓能助禮者也莖葉皆無可棄其直甚輕其飽易充能助儉者也耄耆食之而不患哽噎能養老者也童孺食之止其啼能慈幼者也行道鬻食之人

食之能平等者也下至雞犬能及物者也其於士君子也以代匱焉所以固其廉以廣施焉所以助其惠而諸德備矣而吾邑粱肉之家猶駭焉而不敢食食之則謂同於窶與賤於是何予掘而出之浴之清泉薦之潔鼎乘之陶匏沃以濁酒而為之歌曰令珠而如沙人以之彈鵲令金而如泥人以之塗雘令朱薯而如玉山之禾瑶池之桃人以之為不死之大藥雖則不死藥不足佐五穀吾亦不忍其禾玉山桃瑶池獨從羽人於丹丘坐

眎下界之人疩饑啾啾而不得一嚼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三

葛實甫像贊　婁堅

洞庭葛實甫往歲浮舟東下於友人席上一見與語知其為讀書自喜人也居常見伯兄震甫以能詩稱於人人即亦學為詩當其得意似不肯多讓然予頗疑其貌須髯奮張眉睫間常有精悍之色必不徒以

漁父老也君嘗客徐州從蕭碭間豪儁遊遂慨然有志當世思自奮於功名為國家干城禦侮之臣而未有當也會其所親有客居余邑者間歲必一來來即數相過從乞為像贊益予嘗自謂生長瀉鹵之鄉每思放浪於湖山而君更去其浩渺之觀汨汨焉若不能少自逸者此若不可曉然其實一也譬夫抱幽憂之疾則企羡游仙甘麯糵之味則不堪枯寂其於内不足而不能無羡乎外等耳曷足怪焉贊曰

子之家山水奇絶殆與人世隔子之平生以詩人自命豈與庸庸者而為役顧乃舍舟楫於江南而走風塵於淮北益吾覩子之貌而得子之心寧有多髭而亦頻蹙然若有所自喜而肯以自暇逸為適者乎

黄大年像贊 方應祥

曾波臣稱為寫照國手貌吾友黄大年尤奇肖其意匠經營惝怳微遠定非我輩第二人所可承領也大年出此幀屬予贊之繼以八行曰余每謂世人墮地

顰笑悲愉五官即不能自主安所得本來面目而猶令畫師圖之曰似也耶余不能自見其面有曾波臣者畫出以示余急持鏡照之鏡中影果落波臣手矣于是相顧者咸擊節曰似嗟乎似其似乎似其真乎安所得本來面目而稱曰似乎豈五官猶有不與將迎俱變遷者乎此余所不自安鏡中影而謀之波臣復不安波臣之手而謀之方子反覆此帖有善贊者能加損一字耶然命我之意不敢不報故為重宣其

義書以贊焉贊曰

湛兮燕坐垂眉撚鬚心光瑩然若有所思奄香欲拈擁書不語雷藏澤中震奮地豫薪盡火傳山空雲止人耶天耶似真似似此大年之所不得借貌于波臣者也何帛乎而問諸方子歲次癸亥春季友弟方應祥拜書于秣陵之籠哉軒

香猪贊 袁中道

萬歷庚戌十二月之十一日予居沙市闤同衲子寶

方過十方庵逢周居士念靜云其比隣鄧氏偶得償債猪一口數日不食欲殺之方礪刀次而異香忽滿室徧覓室中無有則從猪身中出也耳目口三處尤香予與寶方遂拉居士偕往觀之至鄧氏猪適在門殊馴擾予與寶方以手抹其耳有異香眼淚尤甚手至次早香尤郁然感而作香猪賛

含靈雖同報趣迥別或處于山或居于澤即屬養物亦多蠲潔不淨之尤惟兹剛鬣盤跚糞壤園觀溝渠喙與

攕會身惟虱都專供臠刀業報靡逾如何此畜忽出刼香香氣滿耳香淚盈眶香滿牙齒氤氳非嘗或云偶爾樂虛茵蒸是大不然茲實有情不同頑質幻變無形或云為災或云為瑞或云宿業少福多罪如比丘尼宿誦法華以破戒故後墮淫家以誦經故口吐蓮華茫茫業海因果無差多生罪累感此艾瑕一念之善香氣交加是誠有之猶屬常見惟我大士異類中現五臺薄荷豕中說法晁氏所書佛在齒頰一月普攝印滿千江入流

分身處處放光天見天身龍見龍王蠕族蜎種蝝國蟻邦擊大法鼓建大法幢維此異猪莫作犯矚亦非斗精亦非仙妝我方教體純用聲音彼衆香國佛事香雲是大士者從衆香至以香說法汲引諸類聞此香者普發深信是謂大士說法已竟猗與此香旃檀難同旃檀之香但能逆風不能使人心地開通猗與此香遠勝牛頭牛頭之貴價值浮圖不能使人增長薰修此香大士不可思議如阿欶國過不再遇嗟爾衆生日夜鼓刀一餐

不肉預憂腹枵豈知中有大士之曹何忍屠戮是烹是熬有戒則香無戒則臭身是行厠心如糞豆香海浣洗亦莫能救試覩大士芬舌酷烈是何因緣不可努力我來隨喜彌耳閉目雙淚横流如見舊識以手撫摩一宿猶熾矢心精進同歸香國和南作讚以代心勒

王靈官贊　趙南星

犄與靈官允為明神爰有盧令其人不仁囊橐元邑草菅其民乃石厥城為乾沒因蝌者築者斃者相菌剛愎

自豪惡言沸脣元元弗忍三物恒陳靈官斯怒持鞭是臻令望見之廟貌孔真須臾來即鞭施于身骨碎血流魂竄魄淪百里之内囹不訢訢我民之賊當塗曰循若非靈官陷水曷津焚香崩角感神子振百里之外且笑且顰咸願靈鞭撻此驕人神威弗褻懲一而徇我願在位惕惕遨遨無為貪猛以作神嗔

七義贊 徐芳

予向有義象義馬義犬義雞義魚五傳皆目前事之

最異者而近讀吳門陳皇士詩復得義鹿義蜂兩事
嘆物類中乃多負至性壯節者如此因為合標其目
各綴數語為七義贊詞約志顯庶觀者有所感七義
中死者五不死者二要于耿介不負則一夫誠不負
奚必委軀哉鹿禎墅非家畜故最首蜂有君臣然最
細死最衆故遂次魚水族尤奇故又次象有職然最
烈故再次雞家畜中最細者故又再次以犬馬終族
不在大各視其所處

義鹿

故銀臺侯廣成先生家放一鹿于堯峰且數年先生死鹿跳躑齗角累日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之碣曰

義鹿塚贊曰

遂性離籓依仁脫狙生既蒙恩沒亦從主無天可呼有卬其所角折肝摧孤峰坏土

義蜂

北固山有羣蜂擁王出鷹攫其王啗之諸蜂飛鳴不

去自投江中前後死者三日乃盡楊相國嘗記其事

贊曰

垂堂蒙難禍繇輕徙左右伊何臣罪萬死慟彼銛鋒慘比滔水五百田横共成一是

義魚

徽商某挾貲自淮歸誤買盜舟適有漁人獲巨魚商贖放之盜夜縛商將投之水偶里許外有邏卒泊魚乃躍入舟中跳盪卒醒得魚喜就舟乞火因獲盜救

商而魚已重創死商悼而収之瘞以人禮贊曰

郢破胥哭燕急荆七往即爾艱早辦一死幸既脫罛豈

難掉尾受軀雖微負心竊耻

義象

數年前粤中獲一戰象諭之降不許死則點首乃以

火鎗三百環射之糜爛死死猶屹立不仆贊曰

被堅有年死敵其律地絶天窮吾事斯畢崩角未能洞

胸奚恤以此强項告彼柔膝

義雞

高平鄉中有賣餅翁為一僧假宿夜殺之攫其金去家有一雄雞轉鬻南關後月許僧托鉢過雞出撲啄其面皆碎追趂不舍有捕卒疑而執之既就鞫具吐殺翁狀乃論如律贊曰

其質羽毛其氣桓糾我讐在前致死敢後鼓冢代言鋤凶假手張椎豫劍悲壯一耦

義馬

流賊破河内縣令丁通泰大罵被磔所乘馬駿甚賊將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竟跳觸而死贊曰

本自可生亦知無責悼此傾崩忽忘鞭策彼肉則糜我心斯石是馬是人大河以北

義犬

太原有客䇿蹇尉氏道中遇一少年縛犬過買放之少年睨客多金遂殺客犬潛尾少年至家乃走縣哀

吠若訴冤者令遣隷隨犬行得商又隨至少年家得少年訊實論死槖金尚在于小册中識客里居名姓令復遣隷擕犬至太原呼客之子至領槖扶櫬而去犬又偕其子返太原丙申年事贊曰
一飰猶償而况生我庭訟何奇稾誅竟妥矢力惟堅用智在瑣惜不須眉雖犬亦可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四

阜潤堰銘

黄輝

阜潤堰堰冷水河也所漑田至萬餘畝河出青石關春小壩而北水鐃可堰堰議盖與河俱矣或曰河水急下則渙散無所用即强之傅嵓嵓石又剛頑不受奈何河如能言必曰沃漢土者盡吾族也遠則若漾漾水若黒龍江近則若紅花河吾即不漾不黒龍江乎哉於紅花何負而獨不吾以也吾慚之夫數族之爲妖也豈其固然而無所須人敬則聚之峻則夷之

迅則折之卑則舉之智創愚因慮無不委蛇以從者故石頑水智維智化頑雖有至剛不礙柔行而吾獨不得預是且夫猶之水也而擅吾冷稱以濟夏畦水火相得壤力自倍世孰有知予而用之也者㫁石如能言必曰世所利於吾而取之者雖細不愛而曰獨梗於河渠也盡雪吾於水火乎夫火吾不厭如金受煉水吾不拒如木受鋸其奚剛與頑之有若是者民能為河與石言之而無能使吏之不詞於斯也以止

蓋至登州李公來守漢中而後民之言若河與石之所自言也試諸大石黑石兩堅嵓嵓咸受命遂事於民所欲堰巳而曰恨畀所灌少再升之水益募田益高閘於甕灘以分河河行於鑿功岸引之穿谷入渠五里下於里田以次受灌水既建於貫溝轂綰於三溪尾閭於賴家口入於河瀋水者里二十堤之者里十有五閘若堤皆植以椿甃以石夫以畝料凡千八百指穀食於廩七百石而縮若木若鐵若匠直若委

官餼皆給於公民自效者木千株始於萬歷二十五年秋九月至二十八年閏四月二十五日堰成宇之曰阜潤工凡二萬八千有奇力取諸隙功取諸漸胥率僚屬行水勞以酒食錢幣公私為一故紓而不勞終始不鞭一人是歲大熟登拜將臺而望之並行河膴膴與漾黒龍紅花所灌等父老抃舞前為壽曰幸甚乎天之以利利我也之河也蕭曺倉卒漏於營度忽乎千八百年以至於今日所閱賢智循良若而人

曷其無一人暇而不少顧也天其以開我公哉我細人則何以報公異日者公其鄱侯平陽侯乎以大利利四方必自斯渠始公笑謝曰史起偶然得漳河耳何必賢乎西門豹哉且斯役也民之欲也上下之力也於吾何有于是撫臣按臣以堰績聞事下大司空紀録於司功氏其冬公再入計考在異等史輝氏曰吾於季公同年兄弟也丁酉遇於棧語及堰故予舉爵祝曰勉之哉其利萬世吾能為兄書今果然乃以

漢父老意為之銘公明有實字涇虛登州黃縣人以
地官郎中守漢中銘曰
漫漫冷河疇束於山如上水雪以雨郊暵其雨維河靡
霖靡愆如龍驤首所瞋畫撊爪攫鱗張萬頃蜿蜒捕隙
境畲受潤獨先如燕用毛耆舊首需執轉科盈勿注於
平如驥御良惟人折旋土膏煜如滲以清寒如暍得飲
不露而甘舄鹵榛蕪比為沃原如得禁方晨疴夕痊孰
寔為之季父在焉當其慮初或謂大難公曰試哉於彼

危礩石聳而立首受鑠鑽如烈丈夫軀以功捐河躍而
分自為別源如大智人更姓就便僉曰可渠公曰徐旃
毋害而農農餘乃前春授於埜穀食於官時適儉饑民
賴以饘壺漿相給手口並雝三秋一春累功斯全爰洗
新渠以受決川如聘妹子清道而延既爟既祓彌潔以
娟吐氣為膏出言為泉凡所經絺滲漉醲鮮粒我秔秫
三倍粟稍我籍我釜油油田田誰謂河冷風薰日暄昔
蓄不施豈河之壅有而不庸古何闕然昔賢有知必喜

以慚慚於我公喜濟民慧翼翼季父身為豊年如太和氣冷河無還我祀季父莫如堰專勒銘於期萬禩無諼

斷香銘 鍾惺

斷香銘者銘吾友蜀人劉晉仲之婦尹氏之墓也君諱紉蘭敘州府宜賓縣人大參尹子永先生之女也巳酉予以丧子狂走白門先生為南職方郎嘗為余言其偕劉郎七歲能詩劉郎者給諫勿所公仲子即今所稱劉晉仲者是也安知其有女慧如是然其時猶然

女兒習玩不知書既歸晉仲見晉仲妹文玉詞翰妙敏心悅而好之相與為友始讀書稍稍為詩精神起落常出人外佳處不必由思思者反是無關繫處久之從晉仲省尊公於燕由蜀江出峽由峽入江由江達運河峰樹逢迎烟日爭讓舟行遲緩可以為家得意為詩其篇時全時缺缺則聽之缺於此或全於彼有結推柱折撥他琴以續之之意乎讀其詩骨散神寒音節清巉如病葉偶脫從風而隊或中罥之附技

翅鳴不能自致於地如暗泉之阨於石而不能自寬其響此斷香之旨也至燕亦有詩全帙如之久之意忽忽無主有秋冬氣晉仲憂之曰我亦不知至是亦不甚作詩作亦不以示人晉仲檢其枕中所藏如其全與帙而存之頃之辛年甫十九鍾子曰世所不常有者才人所不可無者友才而為我友友而為我婦婦而才相當晉仲以為能永乎不能永乎銘曰

丈夫才而鬼瞰之矧其在女子之躬也好友在四方而

造物或救之矧其在閨閣之中也劉子者憐才乎求友乎悼亡乎能尋香於落葉暗泉之間而跡其所終也乎噫

晉山祠銘　魏呈潤

晉山在天桂之陽距郡四四十里許中峰獨秀層丘迴抱有墳嶠然若威鳳翔而環伏者世傳先教授公客亡漳南祖母廖負骸將歸值姑病留殯於此里人因以名山或云廖卒于興嗣公亦孝聞穿壙合葬築

樓為守故一名樓山山阿有泉名孝泉吼其訛音也余謫居無事匍匐墓下率宗人籠石修岟種松蓺竹其中獨尋所謂樓址者久之不可考一日招道友數輩登山頂企石上循橫巘而南度懸梁擿泉潭中更移數武林巒揷壁石脊岔起見而異之問樵者答曰是吼泉伏流處前山俗稱墓樓云因大喜卜祠其上架石為棧繚以周廬廬陰洞穴扣石忽開窈然靚深入之甚寒若聞笙竽簫鼓音穴東叢石嶙峋類如圭

植笏立峻拔不墜與海濤相影現古讖云留峒平石現東龍雙躍世三公山中人誦不寘口余佩先聖之訓早知止足敎宗人以詩書為田疇義讓為耘穫恒懼名行不立貽前人羞豈必矜尚官閥覬青烏之説為哉於呼山靈不老孝德長新拾杏啖姑家著繞龍之異績紡共蕤里誇賜米之榮當祖母廖乳奉病姑時一孑然羈旅冄遺亂播徙一瓢之養艱於千金非有鋏石之操何能不出村巷至行嘉朝廷風聲樹月

旦使數世後登斯世者相與奮厲攀臨憑吊不能已已也善無徵不耀德惟積愈高洽我宗人念之哉崇禎十有二年冬十一月輪奐既飭饗像如生遂名其堂曰厥初亦猶周人之思姜嫄也九原可作百世是依敬為銘曰

倬彼我祖肇基自畢地分鉅鹿音屬宮律代生名賢山崒雲裔歷周迄元禎祥間出偉哉儒宗有漳維則天作厥合東岡之闉時維女士内則行惇自廖著姓於魏作

嬇嫵婉幽閑操並秋旻如彼姜嫄寔生我人在漳旌閭鄬熊水滸人言女師洪篤斯祜震震家聲巨壽克舉兒壽易載婦德稱難況在羈跡萃百諸艱夫遊姑病貧瘁盤桓陔蘭河瀨朝夕獨肩出乳飼姑負骸南還麗婦泝流少君汲井嗟妣一身携孤問影還延村墟淚下如綆[illegible]殯夫柩哀猿夜引終乃同穴留山之嶺維此留山峩峩崇敞鎮地囷盤石梁懸丈雲濤澄暉草木蒼莽洞響餘韻樓遺犒坱石垂而瀕髣髴形象眞眞畫晦風飄靈

雨石泉松栢為神處所度蓫度几樹馨門廡吉日辰良穆愉斯土協氣紛緼桂榮芝舞進祀於堂環珮鏘鏘連惓下來容與列旁酒清腯肥果潔粢香匪物斯臧用備厥嘗曰用孝享錫類無方我其受之迪茲以世爰示宗人惟德可繼如見本初帶蘿被荔流光奕禩斯義不替續奮彌章芳久逾麗

義山銘　魏呈潤

予曩奉板輿承志脫驂凡數年已而哀纏陟屺重跰

筮宅推念同人橫殯在野草亂蟻生悽其共痛於是芒屩所至遇山川環迴之處輙停盖不能去近州三邑邑營一區一在武安之鼎峽一在圭海之巖麓而南靖客嶺諸峰綿亘最長施為塚纍纍相峙皆名之義山云其葬法取之周禮以時為序申其禁令廣輪搿坎使羽商可别庚癸不迷余懼夫樵人蹂踐至壙耕者之占為畦圃也隨方刻石使觀者竝守之爰作銘曰

陰陽融治生死異室非變陵谷誰營兆域古有萬里聚
歛賢愚僞彼貧窶即遠奚資民生實艱天地逆旅形歛
不備骨藏無所既施喪緡薄給殯瞤不界厥地神人愁
痛骨枯靈沼尸横廣武哀斯勤斯酸然若覩我行其野
刊巘削薄爰命青烏筮究物土遂經三邑隨方並峙鵲
鵲蒼蒼幽魂攸止南北西東雲滸山足曲折迤靡互相
綿屬周官有法安厝是卜是則是傚敢謝匍匐戒彼山
虞直繩正行豈必封樹若室若堂下不及泉上無通臭

義惟周官禮取北首窆卑便下黃壤可藉示毋畜哀安宅元夜我屺我岵因心錫類鄉勸以孝山名為義悠悠義山同土異藏隨饗近遠春露秋霜長楊晚素宿草初青阡原萬古無毀無傾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五

詳刑箴　趙南星

生無貴賤共此乾坤有國設官以安黎元卑者食祿高

者乘軒何必酷刑乃成其尊官之未來皆望仁恩下車而寛如涷斯温親如父母愛若蘭蓀令名不朽祠祀永存豈不嘉哉無如彼昏以刑為常不恤民寃天網恢恢扞之奚奔有官君子爾心是捫念爾身名及于子孫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六

六戒 蔡潮

三折肱良醫成善乎善乎蒙庶幾焉倉卒來學日荒

皆咎少暇亡書曾不悟平昔如農惰不芸甚者耕不深雖間勞苦為人轉移事耳一旦大歉遂為空困曠窮惟腹知之他人若視病者覩其形澤安穀謂之泰然也秋夜獨起塊然不懌從令已逝無暇日愈矣敢篋斷簡可以白首重足懼哉自省堅癥有六倘體中必妨氣故假長者命而戒之猶幾晚節入門無歧路之泣有笑者曰而四十矣方為弟子職邪予不敢對

一戒作詩文

詩古文古作者備矣汝能盡見乎後世誰知有某者某什某篇聊且苟作胡不窺古之聖賢暮乃有書況汝何人強顔著作復須呂政燔去萬代獨餘一汝或可傳耳凡許汝小有波瀾者主賓聘問之禮也慎勿涉想

一戒批詩文

汝妄批時賢詩古文謟過取憎直過取怨曾不相勉學問正以一帙當飲食徵逐甚無益也且汝胞非冰鑑譬

之堂下人乎視聽過力徒加瞶聾非汝任也敬謝不敏為安

一戒作古書

汝遇一書輒下意去取編為别選是名作古書作古書前人如山海矣汝殆輕塵足之衘木塡之每見名士無他長選舊書數十部天下鮑目而已廼落落腸鳴可笑哉汝無更措意唯遇書正襟危坐精讀湛思雖不記可也況抄選乎

一戒批古書

汝性好批書非名讀書欲令見我書者譽其精博耳此是真疾靜咀百遍其鈔自見汝首尾未徹紙隙已盈批之所盡意亦竭矣豈不愧耶

一戒作傳註

汝于諸經偶有管窺亦狹猶耳遂依卷成部我頃覩之汗有浹背者即如尚書二孔馬鄭下至朱蔡數先生同異汝能口誦心維不失淄澠乎否也汝舊冊在友人處

者可勿復取聽其散落

一戒批傳註

古傳註足矣疑則問亡則思旁評細標便是屋上畳屋能書者不䟽一字而自見行間衆義俱顯何至以小喜奮袂汝當識之能戒六事爾後或有少進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七

為物不貳解　沈懋孝

往者竊思聖真雅論一貫之道曰一者何也誠也誠者是心之真必其終始無間純乎天心更無所二之之謂一此非聖人不能自聖人下皆有以二之者而心不純不純故不一不一若之何其能貫也友朋間或以忠恕即一貫相詰難反之此心似未灑然姑應之曰吾人因此心未純乎天與聖人隔故從事忠恕去其所為隔之者忠恕下學事何當便為一貫乎夫亦論其理如是而他日見孔子論終身可行曰必也恕乎只一恕字夫既

終身可行矣又何不貫之之有此余舊日之見猶在然與非然之閒欲如曾子與言下一唯便豁如也豈可得哉歸來山間久一夕忽悟為物不貳之指歎曰吾乃今知昭昭者即為天撮土者即為地卷石者即為山勺水者即為水此即是真體即是本來元物無二物也子不見牖中之天光與長空萬里有貳物乎盎中之塊土與方輿九域有貳物乎拾片壁而崑玉之圃在握矣吸滴水而半天之霖沛如矣然則現前之心孰非聖人之心

乎聖人俯聽衆人正為心樣一如芻蕘可佐聖人元來寸矩合轍故愛牛一念即可反四海徐行一念即可格天下本來無欠性體自圓天機天明不須停待出之以私則為二物出之以誠本無二物天地聖人與吾日用之常心一絲不隔自信則得之矣世儒好玄峻其說層累其功以為必如天不已如聖德之純乃可謂之一正不知此不已者何物只此面前物是不已純者又何物只此面前物是純人自雜之其體本純也人自間之其

體本不已也天只一光明地只一凝厚山只一常峙水只一常流人心只一天真一覺即覺不被濯自清明一復即復不磨礪自光爍前念不是為桀後念正平為堯前念詐欺為蹠後念公溥為舜今日為士明日為聖人終始即如此而已操之一捌不曾少極之塞天地不為多吾乃知聖人之道易行易守如此之簡向來淆樊乎聞見書冊間者良可咲也若夫入之之久自然通徹便是聖境譬則登泰岱者為由山麓至絶巔步步皆實地

無一步可以凌虛之處即身在飛雲寥廓外所見與入山之初何異哉近者自遠遠即在近卑者漸高高不離卑愈平愈峻始終一物而已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八

古文解 何喬遠

凡文藝之事予以為有二端焉同此字書也書之屏几卷軸流快人目者一書也勒之金石垂示後世者又一

書也同此詩律也即席詠賦對客揮洒帖括便習新麗可喜者一詩也質任遠蔚無造次之意翫之而愈有味久之而後人能知者一詩也同一文也華箋而筆之泥幛而張之軒窻窈窕堂序緝奕文采芳縟鋪叙有章嘉賓奪目賢主快心者一文也篇不數詞詞不數字闓肆之辨捉之而不可使寡寂寥之篇拓之而不可使長者一文也是以李華李邕文名當時而垂後者必歸之韓柳韓公曰以為不好則世人好之矣以為好則世人不

好之矣待其人而後知也故謂之古文

𣘻解九條 何喬遠

古者國有學州有黨庠有塾凡謂之黨者皆小學中人也故曰闕黨童子漢有達巷黨人碑曰君姓項名槖漢書云項槖七歲而為孔子師正言執御執射一事古人用文舍蓄不露而朱子不之考也余一日侍王太僕先輩論及孔子誅少正卯事予曰誅或言誅責而已如孔子責宰予曰於予與何誅是也第愚則以為此周法也

禮記曰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析言破律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之誅少正卯用周法也如今用大明律者然太僕為之拊掌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順以聽也朱子釋文以為方出險難似于順聽之義未協葢需郊需沙需泥以漸而困矣血者兵刃臨身困之尤者也如此則雖逃之穴中寧遽免乎出而當之其死其傷惟其所命葢吾之立身行己無媿乎天無怍于人而卒然有至險之遭出而聽之此聽命于天而不聽

命于人者也剛徤而不陷其是之謂毋入于穴吾謹避之矣而有不速之客至此又無故之禍惟有敬之則吉矣左傳曰陳氏之亂惟禮可以已之先儒曰雖盜賊必有禮樂然則不速之客無禮之客也古人用文極雅耳鄉飲酒禮主人速賓及介而衆賓從之故夫速而至者禮也不待速而至者無禮者也古人名盜賊曰暴客又江西人為余言劉石潭會試卒遇盜江中石潭衣冠出拜盜盜亦尋去拔茅茹否泰二卦皆有之茅之為物善

靡然則拔茅連茹去惡絶根之意泰之為卦小人退而
君子進也否之為卦欲進君子先退小人也詩曰埜有
死麕白茅包之諸解俱未了然古人用幣帛以成禮故
曰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死麕者以麕皮為幣以成婚
禮也書曰三帛二生一死贄死麕葢此義也葢用白茅
包麕皮以為聘幣矣麟之趾謂吁嗟麟兮者歎麟之為
母者也故以比太姒為關雎之應也韓退之墓銘曰云
誰其子其有無孫鵲巢之詩以為鳩拙不能為巢而居

鵲之居與之子于歸義不協第云鵲有巢而鳩居之若謂吾有室而娶婦居之云爾鳲鳩在桑其子七兮盈斯麟趾之類也騶虞之詩禮記曰天子之射以騶虞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一發五豝則禽獸繁盛而騶虞之得其職可知矣蓋騶虞掌禽獸之官也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九

題懷野先生大學古本解　張鼐

讀書以書本覯只解處亦義理配合耳古之聖賢以其所實得傳之於言其血脈次第只在人性命自得之中離吾所愛用得力處而求之書本之言其失愈遠吾嘗怪大學出於禮經原無分經分傳之說其直捷指示令人讀古本可思而宋人以義理訓詁遂經之傳之而私益其所求備余即不敢謂宋儒為非而於大義亦竊有未安者盖古本聯屬有本領而章句頭緒支離古本完而章句反覺其滲漏是以不免於補綴耳今即無論古

本章句且以我所自可體認者言之吾人照管一身變化萬物只是個昭昭靈靈知體不昧耳此正所謂明德只此明德明之於天下此即所謂格物所謂致知所謂止至善所謂知止以其一點知體在我而不在家國天下故曰物有本末脩身為本知此本者為知之至也知至與明德知本與知止只有名色原無兩件以至家國天下無非是物即身心意亦無非是物一知即致一知即格如燈照室如日中天萬物咸備知體如此故致知

格物者明德親民止至善之了義也致知下手全在誠意知體動處便是意境如鏡出匣即不煩磨拭須防塵染意境一動便有好惡兩端下手把柄又在於此試想人生除却好惡更沒有意沒有心沒有身沒有家國天下展轉一生都是好惡用事好惡在光明本體發現出直到家國天下都是格物妙用若不依此光明本體只這好惡便是明鏡塵垢家國天下如何通徹得來所以誠意喫緊只在好惡兩字而下修齊治平段段都在好

惡上體驗也細觀古人稱引如堯如湯以至文王緝熙衛武公恂慄總只是誠意總只是慎獨總只是自慊其真好惡蓋明德知本關鍵在此而致知須從好惡動處理會此等功夫乃為有實地有實用悟此可與讀古本吳先生力學湛思三十年一朝抉其實藏以示不佞顧不佞向沒溺于義理其何以莫遂先生之教抑以其私心所未安者質先生或於先生取古本之旨有當焉然先生得之於性命而吾輩猶不離書本觀恐是饑兒說

黄金樣其敢望朱公數家寶也以先生命遂叙而質之

嚴父配天解　陳龍正

周之得國與虞夏與商同虞未嘗郊瞽夏則郊鯀矣瞽未嘗有事于天下鯀雖得罪為天下勤勞故禹以幹蠱之孝思義起郊父之文啓而後自應郊禹不郊鯀也商開國自契得天下自湯二聖義難竝郊姑兩置之而郊冥蓋太甲伊尹一時意窮未能起明堂之制也至周家始祖稷近祖文王亦皆大聖豈功不可偏廢于是周

公增設報天之禮一壇祀一屋祀而以二祖分配焉反始報德之心始得交暢而無憾故孔子贊之曰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非惟太甲伊尹所未及行即武王心思曾至此哉斯言也特為稷與文王當並尊而設也使始祖非稷父非文王明堂嚴配之制其可安立乎所以自周以後歷代郊天止配開基不追始祖或開基者自郊其始祖至子孫必更之始祖既無聖人不如直祖有功天下之心共安之耳其後嗣郊祀定以太祖

配未嘗配父父非開基雖親非敢尊也孝經斯言原未嘗以嚴父配天責守成之天子而況疑其為汎言常人之孝而啓天下僭亂之心哉

統嗣解 陳龍正

禮為人後者為之子嗣之説也商家兄終弟及統之説也及不與世擬子繼父曰世弟繼兄曰及繼嗣必兼統繼統不必兼嗣為人後者為之子謂取以繼其世者也固未云統相及者為之子也為之子故伯父叔父可改

稱父生必有本故所生之父不可改稱伯叔父服可降名不可沒兩言決矣以恩序推之自幼育于宮中者為後者也從藩封召入者繼統者也恩異也以從子繼伯叔父者可為後者也以弟承凡統者及而非世也序異也或憂本生父母之名既不可沒則繼嗣之君必將追隆所生而人君之嗣者且有靳擇宗賢之患是又有道焉民間立繼者必論序從子可後也則育之弟不可後則弗育也此人倫之序也設從子之中未有賢者而弟

賢可以托天下身為天下民生主忍謂身後皇兄之稱替于皇考而舍賢而育其不賢者乎此則聖王公天下之心不與民間立繼同情者也更以宋事考之北宋繼藝祖而有天下者皆非藝祖後也太宗時止稱皇兄然百世不遷之廟自若也南宋繼高宗而稱帝者皆非高宗後也孝宗時則繼嗣而稱皇考其百世不遷之廟亦自若也天下之祖宗其廟祀繫天下不繫傳家論功德不論親疎更以九廟之制參之在九世之内雖昔稱皇

兄者未嘗祧也滿九世矣雖昔稱皇考者亦不得不祧又論久近不論名稱也然則稱皇兄與皇考其于亡者初無重輕而設欲考其所繼伯叔其本生之父則存者之心不勝傷矣故國君無嗣當擇宗賢而早建之從子賢建從子弟賢建弟無成心也身為繼統繼嗣之主當隨倫序而正其名隆其禮焉以弟繼統則稱大行為皇兄而仍父其父追尊為皇考某帝皇妣某太后以從子繼嗣則稱大行為皇考而别其父以本生追尊為本生

皇考某帝本生皇妣某太后二者皆别立廟于太內不入太廟亦不稱宗名正而禮不過本一而序不淆人安而神不痐若據程子温公之説改稱親父為皇伯父而奉以太國追尊以某國大王太夫人之封號夫尊無二上致尊崇于伯父叔父與上加徽號比例是天子于父母之外有旁隆也稱封則子又安有封父母之義哉名一不正禮無所加心之不安何以主天下斯固通儒之偶蔽矣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一

原性 沈懋孝

命不難於原而難於推亦不難於推而難於立夫命之難言也吾夫子猶罕言之自伊洛諸儒先得義理之正傳訓詁精密非復漢儒之舊天賦二字之外無餘說也推其命之所有則有理有氣焉然理非氣無所寓氣非理無所主理氣未嘗相離亦未嘗相雜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既分固不得而相雜然形

在乎其中亦不得而相離曰理曰氣形而後知天賦是理為人之性有仁有義有禮有智雖有是四端不得而見也推其已然而後知因其惻隠之發而知其有仁也因其羞惡之發而知其有義也因其辭遜之發而知其有禮也因其是非之發而知其有智也百行萬善皆從此出天賦是氣為人之形有清有濁有厚有薄雖有是四端亦不得而見也推其已然而後知因其聰明之質而知其得氣之清也因其昏愚之資而知其得氣之濁

也因其富貴而壽而知其得氣之厚也因其貧賤而夭而知其得氣之薄也五福六極有萬不齊皆從此出故推其已然者不爲難於此而又有數焉則可以推其未然也夫數者亦天之所賦也亦有理焉有氣焉河圖洛書數之始焉有文五十有五奇偶重列者此河圖也有文四十有五奇正偶偏者此洛書也天豈能諄諄然授之人哉不秉之以龍馬神龜則造化之妙陰陽之機何自而著雖出於物而不囿於物物皆有理有氣惟神聖

而後能推之伏羲以河圖而畫八卦大禹以洛書而敘九疇聖人則之者用之於歷數以推天地之變化用之於卜筮以推人事之吉凶循環無窮感應莫測此聖人之神於用而妙於推也以卜筮言卦爻一定之理也假大衍之數託靈蓍而揲之積其誠意凡十有八變方成一卦未然之吉凶可坐而知也以歷數言之日月五星運於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以太陽一周天為歲以太陰一周天為月分之以四時參之以餘閏皆求之於

已然而推其未然越宇宙之無窮皆可坐而知也聖人之用數止於如此夫一非數也此數之所由始也天開於子其體圓而虛地闢於丑象乎天中其數爲二故曰參天兩地倚數之元自是一陰一陽動靜變合而生五行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五行各陰陽是曰十干日月所會之次舍謂之辰周天凡十有二辰干辰相摩爲六十甲子以六十甲子記其年月日時此歷數之名號也後世於歷家窺見此理則

以人之所生歲月日時推其所值之甲子亦名之曰命此固不可謂非天之所賦也於此可以推其性情得於仁義禮智者孰多孰少可以推其氣稟得於貴賤壽夭者孰厚孰薄茍精其義亦可入神又有以五星之躔度吉凶推之令考其學以日計時得命有十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縣之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二十二字之至約參互錯

綜甲子凡三周數衍變化數之繁多一至於此其術可謂神矣然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過者化來者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迺俱圓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又何其術之窮也又有不推五行五星而一倚於數者紛紛衍鶩於天下如太一之小遊三百六十年太一之大游四千二百二十年軌革之九百六十年九厄之四千五百六十年揚氏太玄之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七十二家司馬公之潛虛五十五行猶局促而

易窮也惟康節邵子皇極之學衍而申之為最盛以三十年為一世以十二世為一運以三十運為一會以十二會為一元曰元會運世者不過又一大年月日時也然圓於數而終不能無止法推其極亦不過三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而已愚不能又加倍也倘能自二十二字斂而約之愈多而愈廣雖古今之遠四海之大人生消息變化之無窮益有不得而異亦不得而同十干十二辰衍而為六十甲子推其所以相克者止於五

行五行氣也五行之神則仁義禮知之性也性即天賦之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常理也君子修之亦有時而不吉小人悖之亦有時而不凶此非常理也變也氣之不齊故有時而變理則一定而不可易學者當循其常而安其變秉其彛而御其氣要使理常為主而氣每聽命焉雖富貴貧賤壽夭之不同而仁義禮智之在我者不得而泯此自昔聖賢教人之要法所以經綸天地之大經裁成輔相之道無以易此張子曰德不

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壽夭而已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愚故曰命不難於原而難於推亦不難於推而難於立然不知其原則不能推不能推則不能立故作原性

補原性　沈懋孝

韓退之以三品論性未嘗不是宋諸儒未改駁其說以為不識性吾於退之言性尚嫌其擇不精語不詳

如其所自道然未可盡以為非也宋儒好言一不肯
言三亦彼時持論乃爾良非至語因補發其義俟知
道者參而是正焉

余少讀王伯安先生書有云無善無惡者性之體有善
有惡者心之動當就正於其高第弟子王汝中先生更
以湍水杞柳之喻為得性真公都子所稱三說者為並
是彼時不倭胸中有孟氏性善一語程氏義理氣質二
語先入以為信聞汝中言不甚解不敢遽謂王先生之

說是令老矣歷世之深獨證之久津津乎有味前言請與明智者平衡論之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夫性一耳旣有上智生而盡善者矣舜禹是也旣有下愚生而不善者矣朱象是也智不可移愚不可移習所不能化非出乎性而何矣然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非乎恐未盡非也除却上下二等天下多中人故云中人以上未離中人不得為上智也云中人以下未離中人不得為下愚也可以善可以惡習之始定

故云相近孔子不嫌渾渾而稱之不得遽謂之善不得遽謂之不善也益難言之性可為善可為不善湍水可東可西杞柳可曲可直之說非乎恐未盡非也夫其定於善定於不善以不由教誨學習者歸之性則性中似有善惡兩者原初所受於天其可以善可以不善者歸之教誨學習則性體所爭不多似又無善惡一定之判沂言本體者甚難乎其為論豈非所謂太樸未雕太空無物者為近之乎則無善無不善之說又何可盡非也

孔子繫易他日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夫神妙不測之道即在陰陽旋轉之間無有兩物分之不得此時繼繼繩繩有氣無形運而不已虛而無主一成為性形别氣分小大偏圓生諸駁襍不得定謂之善矣又曰知者見謂知仁者見謂仁百姓日用不知人性有高明者有沉厚者有尋常循守不知所以然者舉天下只此三等再上一層聖哲中行間世一有之故稱君子之道鮮矣孔子言性前之分三等為後之分三品

馬退之乃總其義以折衷孟荀揚三氏者之論其亦本之大易魯論孔子之所嘗言而述言之耳大凡論道者綜其實以為言則歷世不磨駁勘而愈見其精乃可垂之為不易之論吾嘗博觀物理參互求之如飛走之物能飛能步者性也上者有麟鳳下者有梟獍此皆不常有唯蠢蠢而為鳥獸者百千其羣總之中間一類為多何從起一善惡之見如喬夭之物能蕃能茂者性也上者芝花玉樹下者惡木毒草此皆不常有唯芃芃而塞

大地者百千其種總之中間一類為多又何從起一善惡之見鳥獸有三品草木有三品其亦何疑於人矣草木之生有靈機其性止能發生鳥獸之生有靈機其性止能飛走人之生尤得其靈機之完能言能行能視聽能思慮能學習則人者可教之使為善一念之差亦可忽焉入不善是以聖賢出世因中人者之可轉動也而教化立焉以正綱常陳禮樂立生人之大體表殊於物類之上鳥獸草木不能習而人能習之故習之為三皇

習之為五帝習之為三王習之為五霸以至於今中間不移者數人升世局遞更風移習染一世有一世之陶鑄一方有一方之局套末世以來大都習移之矣譬如牧兒村童皆有靈性有師教可其教者賢人才士時時或出其間即庸庸者亦不任情為不善習工而工習農而農人從習成習由教立善由習生不如此何以安人生立宇宙孟軻所以特揭性善一語扶教立人欲其同歸于善蓋多為中人設上下二等弗能該也如曰乃若

其情可以為善曰天下言性則故而已如孩提之愛敬乍見之怵惕慈母之誠求乞人之不屑皆以可善為證即孟氏之論亦豈能為太始以來性中必然有此善乎如謂性中必有此善則殘忍貪戀又豈在心靈之外也故論性則孔子為至矣不可易矣孟氏探本扶教此為有功宋經儒分氣質義理為兩者是合陰陽言道離之乎氣化外別有一種義理在焉性之體果若此乎夫性之靈乃天之靈在氣中悶氣清為象氣重為形自然生

此分别其中尚有生尅凌沖消長明晦純駁等等殊奇
如人身毒癘疾疢原不曾出元氣之外天無欲猶然不
純不一天無情猶然不該不全奈何人也而定其必善
乎故論性於既賦之後大約古今人物三品為確中人
上下皆可教習為善若極論於靈明之始湛然太虛而
已矣子思子云未發之中天載無聲無臭政以天命言
性可謂獨得堯舜之宗傳者也且如目至明能辨五色
目中間原無色而能辨色不謂目定於色之美也耳至

聰能聽五聲耳中間原無聲而能辨聲不謂耳定於聲之善也然則滿腔皆靈機偏體皆靈竅六虚間皆神理之靈應無所不有實無一有性天之說如是止耳人能常握其無聲無臭者則天則自然脗合豈惟無不善亦忘其善矣大舜好善揚善必歸之用中中者天之道超乎對偶之外善不足以名之乃知虞廷一中容授此孔子祖述之源成湯接堯舜之傳言性有降衷之說亦未嘗離中以為性益古之至人言幾乎至矣

原三界　宋楙澄

上帝人皇及閻羅天子皆聖人立名以御人之妄念耳妄念一熾雖上帝且失其權觀夫霜嚴暑月戈援斜陽人發殺機而天地反覆刹那一念而地獄立開三界之主權果安在哉惟妄念不得實見諸行於是乎著書以洩其不平歌詩以寫其遺憾降而至於吳歌又降而為唐宋之詞調金元之九宮其辭彌褻其意彌宣而大塊之噫氣為之一舒不舒而天地之和乖致雨暘愆伏霜

霰雹霹靂咸越故常卒釀古今之變曁於昆蟲草木皆受其餘殃此雖堯舜不能無病況後世之紛爭耶然則行文遺調真足以舒宇宙之抑鬱其權直佐天人幽冥之所不及厥功太矣不特文詞也里人之相許也各伸其欲吐稍弱而不勝則慟哭悲啼以洩之洩之而終無以自白卒斷頸揕胸以死化虎變蝮比比有之而況於勇夫志士真有上暨風輪下及阿鼻皆其感激之所造固未易更僕數也嗟乎古今感激之事多矣吾焉知夫毒

蟲猛獸之噬嚙非忠臣孝子斬衣背坐之精靈乎淫詞艷曲非正言格論乎上帝人皇閻羅天子非妄念之幻泡影乎吾又焉知夫異類衆生無敦倫尚行若聖賢之不愧者乎如禪那僊吏掃盡人間之妄念則雖上帝可破除休也而況於人皇也乎哉彼地獄且一空矣於閻羅何有哉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二

與近溪羅丈夜坐　沈懋孝

近溪先生比夜頻過齋頭與予論易有契將旦鳴鍾乃去其言曰犧皇八卦寫下天地日月山川矣風雷列於中間此二物者所以動盪揚灑天地之元氣而布滿六合之間萬品生發莫捷乎是故云出乎震齊乎巽動萬物莫捷乎雷撓萬物莫捷乎風虛妙之間鼓舞迅疾此乃聖人治天下之道故云四方風動又云雷厲風行知此則知道矣他日又曰文周父子授受文統言卦周分

論文統言者括其全分論者極其變盡之矣孔子疏文周亦只文周本指耳乃孔子之大獨見於大象即如否剥蹇睽明夷歸妹之屬皆别發一般妙義舉六十四卦盡歸之致用完美靡所揀擇其間孔子用春秋世界便開萬古太平自其心胸力分愽大旋轉乃如此非羣聖可及他日又曰自朱元晦别分象占言吉凶趨避太詳後來沿章句者不復知神明默成之學大都學易有五種循占趨避者衆人玩辭思義者貞士觀象識意者大

賢得意忘言用天下而不拘一塗者聖人也通乎乾坤初分之倪歸乎渾淪未判之先我即易易即天地自開闢一竅與千古作摹者神人也今之學易者能掃拂吉凶悔吝之談而自得其變通神化之妙其於易也深乎吾未見其人也先生自得之論頗多尚有不敢輕洩亦有不可告世俗者姑述梗槩如左然亦微矣

六經孔氏述九條　沈懋孝

六經孔氏之道天壤所以賴撐持人羣所以庇幬怙人

人知之矣余潛心之日久以為尚書其正的君臣父子大綱炳如論語闡發而四維之平正通達人人可由也易則別有神書孔子不輕言不易學春秋以捄世開史之源詩別是一泳游涵泳之業與樂相表裏禮之為教三代共守之令之周禮禮經則缺亂多矣非全書也學者直從尚書堯典執中之義參合魯論中極致之言則堯孔合而千古之大道朗朗自著然後他經可得而入焉

易懸圖象吐自苞符摹刻天地涵胎日月古之神書也
朱元晦有言羲皇自有易周孔只是義理之文今之易
淺陋甚矣人人墮落注脚場中不曾窺到太極未判前
所以圖書象數都作不解物神明之道久矣無傳必有
達者

書紀唐虞三代五三聖人更代之事其典書則後之帝
紀也謨訓則後之疏議也一事始末則後之志記列傳
也無史之名有史之宗羲軒上代事簡文質惜哉乎圖

牒希傳史路史若有無若存亡者矣漢初諸子多有傳之者合之尚有所推詩者風也聲也天地間惟聲能入虛惟風能扇有故風之所鼓者遠聲之所徹者微此樂之胚胎而律呂所以諧叶之道也周代采風陳詩人人能詩猶之乎六朝之選唐之律人人作之也故一部詩紀周一代盛衰之故此於六籍文字之林已占一半大業矣楚騷樂府又其濫觴也

春秋非特魯有也古有百國春秋後有呂氏春秋晉春秋

不過紀年月錄列國報書云耳孔聖剸裁其紫始大孟氏云詩亡然後春秋作又云天子之事大都秉筆是非以存王法為詩與周禮之維持耳筆削之間是非見矣褒貶具矣此聖人之衡也

殷因夏禮周因殷禮又云監於二代足則能徵之則周之禮孔子猶不盡為然也其於樂則明言不如韶之善矣周之禮樂且然況後代乎禮記曰乃子夏之門人及其徒相傳孔門遺事遺言而雜記之周之禮樂存百一焉有

王者作其述禮樂酌今古乎則禮經猶梗槩已夫
論語者孔門所授受之學法平易純正萬世不易焉其
上焉者待人自得孔門不輕言也其次第有規矩則為
曾子之學深微有涵蓄則為子思之學洞達見大義則
為孟氏之學皆孔子之道也以相佐也唯曾子分析之
詳故有中庸之論唯子思直溯本體故有孟子之書然
而顔氏微矣即不着書可焉此意不可以書傳
詩書非孔子所論著直經大手刪芟之耳禮樂乃所鑒

定𥪡其次第春秋乃所筆削更定報書一二字而已唯十翼是晩歳假年篤學下玆讃詞益論入天人之際矣其切於倫常日用教學授受者莫粹於論語因問而言者半自言所得者半雜以羣弟子所記所自言者半然亦略矣故其緒餘見於禮記家語孔叢子諸書患其傳之不詳也薛氏叔容集語之作其功不宏乎已夫士生千載下仰大成遺範即曲阜之履手樹之檜猶然珍之如天球玄圖未易多得况聽聆大聖之言者哉擇之尊

之存乎其人

孔子之學師文武而法周公大易是文王周公所傳之上古而名為周經者書是周公斟酌唐虞夏商而佐周一代之治者詩是周公論歌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武之德與周列國風謠所以盛衰之故春秋以繼雅詩存周舊法而雖一代之治於二伯主盟之際禮記則子夏子游之徒述周禮之曲折及孔氏之論而為三代損益之義疏而已總之皆孔子夢想周公之志莫不有文武

之道焉論語是洙泗羣弟傳習之粹言皆六經羽翼之大義其見於他書稱孔氏云云者並孔門緒論相傳到今豈可多得

述閣西馬學士論文章 沈懋孝

往者在館中曾奉馬學士乾菴先生之教其言曰今天下有用文章大率有四事其一則法筵之講義啓沃陳謨以輔主德此其原出於禹益稷之謨伊之訓說之命其二則閣臣之揭奏進御者以陳善閉邪進退人材系

奏機密仰備顧問開發上之聰明此其源亦與謨訓合
符同契其三則史官之注記編摩記載朝廷大事大議
直文核事以信千古其源出於二典及禹貢盤庚武成
之屬其四則臺諫之奏疏以弼違正義補日月而勵羣
工其源出於旅獒訓誡諸作自此外一切無裨世用者史
館先生不必汎役其神明亦不宜輕褻其體製故凡今
遷官祝壽例有賀文諛辭媚語前輩所不為碑板銘刻
媚鬼諛墓有識所汗恥若斯之類為品滋多周漢間皆

無之吾子其不作可焉不佞奉而持之今且四十年其於講讀編摩起居制誥之文則嘗精心斯事一以典謨訓誥為宗其閣臣揭議則於金匱纂記起居注録一一見嘉隆至今君相所以都俞之意具悉其首尾其疏議即不在此位然由嘉隆歴諸臣之疏奏以進參國初到今諸名碩所已嘗條行者又進而博攷歴代名臣疏議古今之條貫亦既略綜其概矣獨於所示戒二種文字例不能盡絶然必再三繹思先生長者之訓必不敢追

俗徇人以失史官之守今且老矣追思生平之作頗無媿色焉其人不端者不敢作其言不雅者不敢陳其事無裨民社者不敢論故凡馬先生所叮嚀致戒者亦甚兢兢持之以此獲罪當世為不少矣余亦無懼焉乃若沂性命道德之源無一日不宗堯舜孔孟通天地人物朝章國體之宜卽退耕二十載一飯不敢忘庶幾伊尹樂慕唐虞之志其他游覽文林淋漓墨海出入諸史百家尚論千古叅請於左丘明司馬遷班固屈原莊周管

仲韓非賈誼劉向荀況楊雄董仲舒韓愈杜甫李白曹植謝靈運陶潛王維歐陽修蘇軾王安石曾鞏白居易黄庭堅以及今代諸先生之間自顛謂深林長谷不宜虚靡歳月自放於御雲華月之下而極其心精筆妙之所致故常率言率意期以盡發胸中不敢自匿其短拙雖言之不讓乎亦各其志也知我姍我聊自喻焉甲辰五月時年六十八

述太洲趙師口義　沈懋孝

戊辰冬仲雨雪新霽署中玉樹作玲瓏瑤花觀近睇館閣並是碧天仙都沈沈在鴻濛洞天遥瞻西北一帶重山層崿恍兮登三峨天際如見雪乳紺寒有千秋之積氣馬趙先生坐瀛洲亭上召沈生前待問曰大易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生知其解乎未及對先生頻附耳曰云何余對曰朱元晦先生已有明注作三義分疏即易繫中彌綸天地一章之指先生曰吾不能記云何余徐對曰窮理者窮天下事物之理孔師所云幽明之故死

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是也盡性者人與我萬物之間各
使之盡其性所云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樂天安土之說
是也至命者理既窮性既盡矣直與天命之初相冥合
所云範圍曲成無方無體之義是也自少受易所墨守
元晦先生注疏者如是頃聞先生之教先生曰此說非
也子思子云天命之謂性程伯淳云性即理耳豈天命
外復有性性之外更有理哉如彌綸一章總是一意言
彌綸天地之道者惟大易耳何所據而分疏之曰若為

窮理若爲盡性若爲至命裂之爲三事乎甚不然也先生默坐良久余再起請曰先生之教何如於是四顧雪色欣然曰汝諦聽夫窮理者非多搜閒見兼綜今古而填實之謂也窮之言空窮也如家實銷盡無一物焉此之謂真窮理顔氏之屢空可思也盡性者非周旋人已閒打合區處之謂盡之言完了也如米粟金錢用盡無餘此之謂真盡性孟氏不加不損之説可推也既能真見得自性空明名理掃盡地位則命即在目前至之日斯

至矣莫之致而至者其命乎此之云到彼岸其何至之有焉余拜受教於今垂四十年始徹了先生之教因轉教輪復為之論曰人在世中天常人紀事會物情何能一日不窮究第吾有生以來耳目所受心思所繹今於何在畢竟七十年間不知不通者尚有無窮之理别有一定規成摹可倚靠者惟理本無窮而窮無窮者又一無窮吾是以知無理可窮者乃真窮理也日用交承五品百為不離人我我自有我之性終身練養不出原生

舊樣人自有人之性百千其面即百千其心安能以我一人才智盡斯人之曲折哉忠誠仁厚敬恭謙讓此大凡耳畢竟人我各有一種之性因物付物以事處事以人治人從時乃以救時隨物乃所以御物吾是以知性本無盡感動則生順流則化自然則圓激擾則變識其無盡人我給足而俱暢天下常朗朗無一事矣至於人生此世大局中各各一摹毫光皆陰陽之摶捖神鬼之推移默默不知其然裁成補輔聖哲之遠猷積善不欺

貞士之雅操所可自了此心如是而已道之將行將廢行止非人所為孔孟已章章論之及其既定吾然後始知天命如是如是此非所云到彼岸之說耶余既衰老念先生長老囑付不可無傳筆之以俟達者叅焉

講學述 沈懋孝

易兑之繇曰麗澤兑君子以朋友講習解之者以為正如兩澤相灌溉日日生清瀾孔子大聖求友天下喜與吾黨士相晤言曰賜也告往知來起予者商也其所需

助後生意常孜孜焉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以不講為憂以朋友為樂曷嘗一日忘情斯事哉余不敏始年十五得瞻承念菴羅先生荆川唐先生湛一方先生於當湖之上彼時童心顓一以為如見聖人焉終日侍側夜分聽諸先生顒顒卬卬指不多及式儀德象耳不敢問且不能窺也年二十一時胡督府梅林公迎其師東廓鄒先生館於西湖之萬松書院因折柬招四方講學者三百人並侍鄒先生之教幾半月大都宗𧰼

山述陽明二先生之指而昌明之始欣然有會心處矣年二十四上春官維時冢宰栢泉胡公大計事竣乃約諸路入覲諸僚天下髦士之試春官者以及京朝各署下至山林隱叟布衣幾三千人大會於象所而閤相存齋徐公石麓李公為之主共推栢泉胡公正講席式揚明道程先生定性之指聞者聳焉改其聽視以為生平所未嘗有斯會也可謂得英才而教育之一日天下歸其仁矣自是以來在館下則日聞大洲趙先生之教在

朋友聞楚侗近溪見臺漸菴定宇洪陽敬陽諸君子相
容證者又二十年比掛冠後則佛教之徒熾而正學微
矣念我生平師友真不能頃刻忘懷今年已踰七十倡
道之勇求益之慮有加於少壯而精神漸減恨不能倒
囊傾抱以授之斯人也昔孔門之士雍雍沂泗間偕此
童冠游咏暮春一歌一笑孰非真性後千年程氏兄弟
弄月吟風灑然有與點之意今日風恬日麗花草生香
天高水清鳶魚飛舞一揮麈舒襟吾與諸君可以盡收

之何必講何必不講相與忘言而意得之大道不遠矣
心之精微口不能傳叙其意旨云耳

分水祠述 祝以豳

成祖肇建北都歲漕自海運者由直沽至京自江運者浮淮入河至陽武從陸抵衛輝復入衛河至京水險陸費耗財溺舟歲以萬億計永樂九年命工部尚書宋禮往治河發濟兖等府丁夫六萬餘人疏淤啓隘因勢而治而濟寧至臨清幾五百里不通舟楫禮用汶上縣老

人白英計知汶水由東平州之戴村瀉入海遂於其地築壩横亘五里遏汶水無東使盡出南旺相地高下而中分之北流者七南流者三北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七合漳衛之水達天津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入黄河達淮徐由是漕河大通海陸之運悉罷此誠國家萬世之利亦人臣萬世之功也

成化十七年勘河工部侍郎李燧疏言前工部尚書禮有大功於漕河宜即其地祀祠以旌勞臣報可遂於龍

王廟東建祠命有司春秋致祭即以管河郎中主之萬歷元年河道總督兵部侍郎萬恭復疏言故河臣宋禮有社稷功而牌位猶仍尚書未有贈謚蔭恤之典老人白英以勞死於河工今雖亦有廟祀然止戴平定巾手執工簿殊可憐憫亦乞量贈一官庶補先朝未備之典該部覆允宋禮贈太子太保白英亦與冠帶令人但知分水龍王廟而不知宋禮之功余過南旺睹河洛而與思因以所嘗聞見及考證於典故者識之如此宋河南

府永寧縣人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三

讀莊子七則　焦竑

莊子一書以明道也儒之語道不離仁義禮樂莊子絶而棄之疑於不類夫瓦礫糠粃無非道妙獨仁義禮樂爲其所不載明乎非𫎇莊之意矣何也仁義禮樂道也而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迹也執其迹不知其所以

迹道何由明故不得已擯而棄焉使人知道也者立象先超鞶表而吾所挾者之無以為也庶幾能進而求之也乎有如求之而契也然後知象無非真鞶無非理而仁義禮樂亦可不必絶而棄之也已莊子之自言有之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學者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幾何而不河漢其言也

老莊盛言虛無之理非其廢世教也虛無者世教所以立也彼知有物者不可物物而覩無者斯足以經有是

故建之以常無有不然聖人之業將以成變化行鬼神而欲責之膠膠擾擾之衷其將能乎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夫曰今之有則古之為無可知已而御有者必取諸無然則謂虛無廢世教可不可也是故舜之無為而治非不治也以無為治也禹之行其所無事非不行也以無事行也而昧者遂至清談廢事如晉宋人之為斯失之遠矣莊子曰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夫以廢事為無為是鬱而閉之而幾

水之清者也

史遷言莊子詆訾孔子世儒率隨聲和之獨蘇子瞻謂其實予而文不予尊孔子者莫如莊子噫子瞻之論益得其髓矣然世儒往往牽於文而莫造其實亦惡知子瞻之所謂乎何者世儒之所執者孔孟之迹也其糟魄也而莊子之所論者其精也譬之扁鵲見垣五臟而製為方有學之者二人焉一不能見五臟病也而第執其方一如扁鵲之見垣五臟也而以意為方不必盡出於

師也則爲扁鵲者將善其守吾方者歟抑善夫以意自爲方者歟釋氏之論訥恩者必訶佛詈祖之人夫以訶佛詈祖爲訥恩則皈依讚嘆者爲倍德矣又孰知夫訶與詈者爲皈依讚嘆之至也不然秦佚之弔嘗非老聃矣栗林之遊又嘗自非矣而亦謂詆訾聃周也可乎史記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載魏瑩即梁惠王也又云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宜僚亦未嘗

仕楚乃言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侍南宜僚受酒而祭其前後舛錯往往有之學者嘗置疑於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所謂寓言者借彼之人信此之意云耳夫惟信己之意而已則豈必其事之真哉史遷謂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大抵子虛烏有之流也而規規以時月數之不幾於痴人說夢者乎雖然周微獨信己之意而已藉令學者因知名之非名而是非之非是非亦蒙莊之所以教也

子瞻辨莊子能尊孔子獨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耳故其祭徐君猷文云爭

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為一事今以寓言列御寇一篇合而讀之真可煥然冰釋也今按列子第二篇首御寇餽漿事而即綴以楊朱爭席正與子瞻之言合豈子瞻作記亦因此而有寤耶大抵莊書之奇自非後世所能亂其文詞格志之不同故可望而知之也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如閼奕修之首危言游鳬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

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獨內篇衆家併同悉以此說
子瞻所謂昧者其然乎閼奕游鳧諸篇今不存
莊子崔譔本語多不同逍遥遊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
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下有眇者無以與乎眉目
之好夫刖者不自為假文屨夫齊物無物不然無物不
可下有可于可而不可于不可不可于不可而可于可
大宗師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下有其生無父母
死登遐三年而形遯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成然寐蘧

然覺下有發然汗出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作造敵不及笑獻笑不及䧢安排而造化不及眇眇不及雄漂淰雄漂淰不及簞筮簞筮乃入于漻天一在宥馬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下有有無之相坐也則甚曾史與桀跖皆有無也又惡得無相軼也其不同者往往有之相傳外雜篇多郭象所删修豈此類邪抑他好事者妄為點竄如此耶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者多矣曰任車未虧

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墜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摩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罾繳不能違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為壯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禽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也故漣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為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為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

之所生天之所興始于不始生生于不生存存于不存亡亡于不亡又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奸宄之路密分别異同是非之變衆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伎彫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别尊卑巧故滋起愈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斲肌膚斷四肢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

振慄盜賊愈多又曰夫饑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瘕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剥也蝨蚕着面不可射也蟣蝨着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又曰夫

嬰兒未知而忠信於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紿兄嫂三
軍得意則下、　　窮谿之猷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
然也以上諸語皆今書所不載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
三篇郭象云其巧雜定為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
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瞻謂
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為偽誤羅勉道者又疑刻意
繕性亦復淺膚定為二十六篇大抵語意精粗居然別
矣若君平所引其為象所刪無足疑者噫象誠鑑識者

哉

讀莊 顧大韶

女偊曰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我欲以教之其果為聖人乎此語妙絕常推論之孔子有聖人之才而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故發憤忘食終日終夜以思直至五十而始知天命顏子有聖人之才而又得遇聖人故未滿三十而入聖域矣

老氏以為自然而自然之故雖老氏不能言也佛氏以
為因緣而因緣之始雖佛氏亦不能言也莊子云季真之
莫為接子之或使即此兩言如兩皃辨日不可判其是
非因緣自然之為辨吾知與天地相終始矣
佛教未行之先其早為前驅者唯莊子而已佛教既行
之後其相為表裏者亦惟莊子而已故曰小機者執之
即別大用者通之則同陋者憨山之影響論也乃以三
禪判老莊乎是猶本國之與臺而儆鄰國之君王也多

見其不知量矣

莊子逍遙篇　憨山名德清

大小二字是此篇眼目逍遙者見大則心泰也至於無已無功無名則大之至矣亦逍遙之極矣下文許由藐姑射大瓠諸章亦是說得一大字郭注云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然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名當其分逍遙一也此等議論固不謬於莊子之意然首篇則尚未及此蓋古人立言亦必由淺以之深也

讀書者宜平心以味之不必深求

野馬也至乃今圖南

野馬者馬之在野者也野馬奔則塵埃起故曰以息相吹也天非真有蒼蒼之色但遠而無極故視以為蒼蒼耳處下而平視野馬塵埃或謂之紅塵或謂之黄埃若從九萬里之上視之則亦猶人之視天亦見以為蒼蒼而已此一段不過發明鵬飛之高而議論層波疊浪解者遂誤生支節

大椿

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聞此語者無不以為誕矣然今觀閩中有鐵蕉六十年一開花其開花也必以丁卯年推此而論則椿之八千歲一春秋桃之三千歲一花實六合之内焉知必無是事

越人斷髮文身

斷司馬彪本作敦註云敦斷也今吴語以刀斫物曰敦本此

昭文之鼓琴也至載之末年

枝策郭注以枝策假寐為説然但言枝策未見有假寐之意或云枝柱也策杖也舉杖以擊節梧琴也愚謂莊子以三子並稱各是一事且昭文與師曠未必同時焉得謂枝策而擊節鼓琴乎竊謂枝分也策籌也枝策謂筭數也昭文精於琴師曠精於數恵施精於辨以至倦而據梧各有所好各有所明各自以為有成而實未始有成也載之末年猶云傳之後世也

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

日能照而有所不必照也德能治而有所不必治也

蓬艾之間日之照不及焉亦何損於日彼三子亦猶

是耳何足介介於胸中而不釋然乎若十日並出萬

物畢照則天下之大不祥也汝之德豈能進於日之

照乎此章益即察見淵魚者不祥之意

其名為弔詭

弔讀為的弔詭者其言似於詭異而實的當也

傳其常情

為使之道不過傳其常情致君之命而已若巧言偏辭必至於弄巧成拙傳言者殆矣叔向云子員道兩國之言無私亦此意也使葉公知此則何憂何慮何

至朝受命而夕飲冰乎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

順之則虎可以馴逆之則馬有時怒順之之法在於平淡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而已逆之之端起於驕寵

如以筐盛矢以匴盛溺是也知此術者可以見天殺之人可與矣

㯿傍

㯿傍獨墻楣木也其義與單同不知古人何以不讀爲單而讀作善音

與子産同師于伯昏無人

按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禦寇鄭繻公時人則在子産後百餘年矣伯昏無人安得爲子産師乎大抵莊

子多寓言不必實有是事

迷陽

迷陽者當陽光盛時而若迷謂不用其明也卻不前也曲不直也謂遇時不肯直前也

為天子之諸御至全德之人乎

不爪翦不穿耳蓋言童女之未修容者也今人家女子出嫁始為剃面即此意欲為貴人之御必求全形之女若已為人妻者則止於外不得混充役使矣

此正貴全形之意

言其無有足者至于丘也

丘高地也凡有足者無不願遊焉如諺所云間要也至人之以德爲循亦間要而已豈真以德爲真而勤行之哉

夫藏舟於壑至昧者不知也

藏舟於壑者自謂如藏山於澤之固也孰知或竊負之而走也人之愛其形而欲善我生此藏舟之智耳不

知老死之隨其後也若知生老始終無往不善則如
藏天下於天下物莫能遯之矣
孟孫才居喪不哀
哀字當作衰若作哀則與上句中心不戚同不得列
為三者
有旦宅而無情死
旦宅猶言新宅也自生而死猶昨居舊宅而今且遷
入新宅其情固未嘗死也

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紛而封哉一五字是一句以是終三字為一句紛而封哉一者謂萬事雖紛而其封域不出乎一也以是終三字總結食豕如食人以下五句言列子守此學術以終其身也

蔄目而憂世之患

蔄目謂如以蔄薰目而淚為之流也

之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

臠卷謂臠切而卷懷之也傖囊謂傷殘而囊盛之也
言割裂性命而於八者之中各珍藏其一也
意治人之過也至物自化
上文意治人之過也下文意毒哉又下文意心養三
箇意字皆讀作噫皆一字為句皆誤詞也鴻濛已極
論嘆治人之過矣而雲將曰吾奈何是其志終在於
治人也故鴻濛又嘆曰毒哉僊僊乎歸矣如俗云快
快活活回去罷言不必問也雲將終願聞一言鴻濛

乃又嘆曰心養心養者言心不可不養也汝徒處無
為而民自化云云數語養心之法也
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
有族有祖言有衆必有君也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
為衆父父言可以為一方之君而不可以為萬方之君
也謂齧缺才德狹小不可以配天也
鳥行而無彰
猶言空中鳥跡也

三患莫至

三患謂老病死也一說即佛法所云三小災刀兵饑饉疾疫也

厲之人

厲人恐其子之似已有美惡之見也孰知美惡之無分犧尊溝斷之均為失性哉

苟有其實與之名至有服

苟有其實而不受其名則再受其殃矣苟無其實而

受其名又何害焉呼牛呼馬任之而已服服從也言不與人爭辨也吾之服從人益常常如此吾雖服人而未嘗自多其服也有服與書經有其善喪厥善有字同義

天下大亂　至　言哉

婦字當是歸字之誤而今乎歸四字為句言大亂之本始於舜禹而今日乃其歸結也女讀作汝汝何言哉四字為句

有弟而兄啼

有弟而兄啼謂母復懷姙而先生之子飲其乳則成病也醫家謂之繼病此亦物化自然之理

遙而不悶掇而不跂

掇謂掇拾之頃言暫也猶言俯仰之間也

何貴何賤至參差

反衍謂反覆而續衍也既曰反覆則上者有時在下下者有時在上何貴賤之可定乎若拘而志則與道

大蹇而窘溢難行矣謝施謂代謝而施用也既曰代謝則從無而有從有而無何少多之可定乎若一而行則與道參差而齟齬不合矣

俄而柳生於左肘

柳字當作瘤

舜之將死真泠禹曰

泠字當是令字之訛真令猶言實語也

夫子之問也至愈况

此一段從來讀者皆以固不及質為一句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為一句所以為解之者皆迂曲不通予玩其文勢當以固不及質正獲之問于監市履狶也十四字共為一句質正即周禮所謂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者獲即質正之名也監市猶監門市吏之賤者也履賈也履狶估賈豬價也每下謂先問其首而漸及于尻也況喻也曉也設市有賣豬者就質正評其價質正必問於監市監市則獲豬首以

至於尻舉其肥瘠則豬價曉然矣使問其首而不及其尻則豬之價未曉也豬之首尻有異而不可謂尻之非豬也道之上下有異而不可謂下之非道也賈正之問知尻之為猪而夫子之問不知屎溺之為道

因曰不及也

不知予人謂我朱愚

朱當作趎自謙其名也

券内者 至魋然

承上言畏鬼責者以內爲券者也畏人非者以外爲券者也券內者行乎無名其潛修也券外者志於期費費用也言期於用盡之也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言常常如此而自有光耀所謂闇然而日章也志於期費者唯賈人也言如賈人之居貨期於盡販賣而後已豈有所深藏而不出哉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跂謂跂足言時之暫也人見其暫時外飾似乎魁然豈能久哉

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與物窮者窮盡也盡心以爲人則物自入而就其度內矣與物且者且聊且也本無爲人之心而聊且以

應人則人豈爲其所容哉上段言自修此段言與物

總之各有誠僞之分也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滅而有實謂形雖滅而精神不散猶言死而不忘也

鬼之也一字與左傳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一字同義

臓者之有脁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覵室者周于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

散棄去也脁胲非𫍚體之所貴然而不可棄去也當其脁胲之時則𫍚體之是又移於脁胲矣偃非寢廟之所貴然當其適偃之時則寢廟之是又移於偃矣

偃周禮作匽

介者拸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郭云刖者形殘不復以好醜在懐故拸而去之愚謂

訓介為刖古無此訓且刖者之醜在足不在面何所

嫌而拶畫哉介字當作妢妬也婦之妬者并圖畫之

美人而拶去之意謂無好醜之相形可以外非譽矣

而實不能外非譽也以不能忘己之醜也胥靡輕死

故登高而不懼意謂可以遺死生也以其不能忘胥

靡也

君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

麗譙華美之譙樓也喻日錙壇齋宮也喻心

齊人蹢子于宋者至怨也

蹢蹢躅而行不便利之貌想當時方言謂人不伶俐不儇巧者名之曰蹢子猶今人言獃子也齊人言一獃子居於宋者每事顛倒如下所云也命名也完如漢書當髡者完為城旦舂之完周禮墨者使守門完者使積則閽者之完亦常法也完雖不髡鉗亦必其章服形狀與奴隷同有異乎良人者今此獃子其名為人閽者而其狀不同於奴隷其顛倒一矣鉼鐘必

有鈕襻求者挈之而走可也何用束縛其顛倒二矣唐逃亡也佛書云功不唐捐唐子逃亡之子也求逃亡之子而不出域與不求何異其顛倒三矣有遺類矣猶言不知類也齊之獃子如此楚人又有一獃子寄居而闇者于夜半無人之時獨上入船舟人拒之遂與之鬬未始離於岑言足不離高岸益為舟人所拒終不能上船適以造怨而已楚之獃子又如此此皆自信其愚不可理論五子之辨何以異是哉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傅之

此一段自郭註而下從來解者皆牽合不通惟焦氏

老莊翼載徐士彰解云三得其三為之自相應吁如

此看庶乎可通可謂獨得其解矣今請因而詳說之

司御隨成兩見三者皆官號也門尹登恒瀛法仲尼

皆人名也司御者相國之稱也相國之御百官猶御

者之御六馬故曰司御也門尹登恒即伊尹也從師

而不囿所謂學焉而後臣之尊賢則不惑也隨成者

隨其成而紊之益後世考功之職也為之司其名則賢否黜陟各當其所矣之人之名曰嬴法益嬴其姓法其名也按史記秦本文紀大費之孫曰費昌去夏歸商為湯御以伐桀殆即所謂嬴法歟兩見猶云明四目達四聰益盡其思慮以廣主之聰明也仲尼尼字當是虺字之訛商書所謂仲虺之誥是也為之傳之與伊尹俱為湯傳也

欲惡去就至則始

橋橋梁也橋梁之為物以漸而高以漸而下凡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皆象於此人之欲惡去就亦然今市人有上橋行市下橋行市之說曰橋起曰橋運皆此意也下文窮則反終則始正所謂橋運也

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

莫為或使皆一曲之詞非大道之論也佛經云非因非緣非自然性論至于是則言默俱非千聖同堂亦無所措其喙矣故曰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

非默識其有極

莫知其所終 至 有鬼耶

命性靈也人之生也捨生趣生無有終窮豈可謂無性靈耶然此性靈從何而來雖極力推原亦莫知其所自始也又豈可謂有性靈耶應報應也福善禍淫有其感必有其應豈可謂無鬼神耶然善有時未必福惡有時未必禍又有不相應之時又豈可謂無鬼神耶此二義與前莫為或使一義皆甚深微妙之理

雖聖人有所不知者此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于孤竹一段

觀此一段則伯夷歸周至岐陽而文王已沒見周德之衰遂去而餓死也孟子謂就養於西伯蓋亦論之未詳歟

今夫世人至與俗化世

言世人但見與巳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而彼獨富貴焉則以為絶俗過世之士矣是其胷中無主意無

正見以遠覽古今知是非之分也惟與俗俱化為世俗之人而已蓋所見者近則不知貧富之外別有是非也

慘怛之疾至不監于心

此承上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而言監視也猶覺知也但言知有富則慘怛恬愉不覺其孰安而孰危矣惡在其為安體乎怵惕歡欣不覺其孰樂而孰憂矣惡在其為樂意乎下言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而不免於患則安在其為長生乎

使而子為墨者予也至實矣

不曰弟而曰子憾父之詞也闒胡嘗視其良猶言胡

不看他好處也已為秋柏之實矣言弟已成材皆吾

教誨之力也

一命而呂鉅

呂呂尚太公也鉅大也呂鉅言自視如太公之尊大

也

窮有八極 三句

八者俱過人人之所忌也故必窮三者俱不若人人之所憐也故必達此皆理之自然如形之有六府也

讀酈善長注水經 沈懋孝

水經者漢人桑欽作藝文志鈌弗收隋經籍志始有兩水經一本三卷是郭璞注一本四十卷是酈善長注善長者道元字也宋崇文總目不言撰人為誰新唐志始謂是桑欽作前漢書儒林傳古人尚書稱塗惲授河南

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亦謂欽是成帝時人然其書所稱水名或雜東漢後魏以下語意者欽本漢人及郭酈二氏為之注因而附益之者耳璞晉人道元後魏人注中之文時與本經相錯世遠傳訛往往有之不足深辨故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崖常山真定之名爾雅作于周公而稱張仲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要皆後人附益語非其本文大都水經為桑欽作無疑

久之正文與注語相淆則欽之所作本文亦殽襍多矣謂盡不出於欽可乎通典謂郭注多疎略久已不傳酈注四十卷尚完時有錯簡蔡正甫氏作補正三卷亦不傳今所存則酈注舊本而已夫天地間惟水之道為多大川相間小川相屬郡縣州道爪列碁布因水為名地理書始于禹貢分州主山川定經界益以山川之形千古不易而州縣之設更革靡常故兖州可移濟河之兖能移乎梁州可遷華陽黑水之梁可遷乎此禹貢所以

為萬世經也後之史家主於州縣以為書及州縣代更其書因不可徵故九州之壤大都以山川為記酈氏所傳之水經郭氏所傳之山海經豈非皆天壤間瑋寶歟是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焉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其源委之吐納沿路所經行經絡枝煩條貫手彰搜渠訪瀆靡有漏遺總其概而攬之九州可運之掌矣夫水生太乙樞河漢之上泌瀌八埏與元氣俱流猶之乎十二經脈行于血氣中為三百節

之絡緯其間有源有歸有分有并有出有入有巨有細有顯有微井井繩繩出乎固然自有天地已不可紊非知道者孰識之禹益神聖規天條地知水之故得水之情後世水衡之官失所守金管綠字無其傳甚哉乎水之為利害焉近者分黄入海漕如故分淮入江漕又如故費水衡錢鉅萬萬無救於一朝之緩急故夫裁成輔相之道自古少經綸之手亦少信傳之書難言哉難言哉

覽程伯淳定性書示同學一首　沈懋孝

昔張子厚先生自言定性未能不動猶累于外物如何程伯淳先生答曰所謂定性者非去外物而顓主一定之謂動亦定靜亦定澄然外内之兩忘焉吾性中一體萬物惡乎有内外哉若是内非外惡動取靜是返鑑而索照于冥冥也愈不定矣近世倫彦式問于王伯安先生曰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之何伯安先生答曰唯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懼其易動此所以處事

而多悔也心無動靜靜者以言其體耳別求靜根是撓其體也動者以言其用耳懼其易動是廢其用也夫循理之謂靜即酬酢萬變主者未嘗動從欲之謂動即槁心枯坐方寸多不得寧焉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斯與伯淳先生定性之指又得一大揚吐矣易之繇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孔子贊之曰艮其背止其所也北辰居所在太乙之次萬象得其紐焉見性者見此則止矣止則內無泡幻之心外無

紛雜之人並是大定中容景耳所以能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天樞在握萬象共隨嵬嵬朗朗謂之宇定天光乃止之道所以光明乎伯淳伯安二先生之論皆祖述孔子贊艮之義可謂盡之矣以余論之人生而靜自有主宰唯思識紛起一暫不寧其實道心天體何嘗少動萬形自來往鏡光不曾移故云聖人主靜立人極不隨其波獨返其原無思無為一中之紐亡少還易故謂之允執厥中若此云定者皆指真性常體言之非動靜兩境

之分也人日用自雞鳴後接於旦晝所交之人所感之事皆錯來變景日日新異人止方寸俯仰酬之不得停竚利害安危分毫便成濤海非養之有定力持之有定衡何以能百感百定故學者必從澹泊寧靜中練出一片空明妙體乃可應天下而不失其柄若此云定者是指我輩素日治心養氣蒲團上一段大功力言之非極靜不可也宇宙大矣世變日以移人生其間如舟帆出洋汎汎乎行之甚危住之無所收之浩無涯非出頭向

大苦海中鍊其行徑何能當事不動故象山先生又有在人情事變上鍊心之說此於日月運行不差秒刻風雲飄鼓不礙太空然後動靜如一心事一貫乃謂之真靜耳若此云定者是又慮學人就靜忽動反為世波所蕩故從其動處指其定體言之也人若能返照思初洞明此心定頓住劄之所渾然與無極之先為一家將天下萬事萬物道眼曠觀色色員妙誰得動吾之中者先掃其私利嗜慾之根從不欲不為不顧不取上牢立脚

跟錚錚似石又掃其好名于世浮動之根從不言不動
不喜不慍不忻不厭上勘破澹如嚼蠟一般然後工夫
日日入微退藏于心隨密嚴之國精神凝固義味清恬
天宇廓徹獨行灑灑而天下歸誠焉此乃定性之歸宿
處也心之精微口不能既或者操其一二焉記得嘉靖
中胡柏泉先生為太宰默亦同學疏定性解會講分作
四層看一者天地之常心普物而無心此是天地之定
二者聖人之常情順事而無情此是聖人之定三者君

子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此是君子之定四者吾人
弟於怒時遽忘其怒觀理是非此是吾人之定吾人希君
子君子希聖聖人達天其實廓然二字足以盡兩忘之
學脉矣是日也天下計吏在京師者十五路文學諸賢
與計吏偕來者及京朝官與四方嚴藪有志之士咸會
於象所約五千餘人分五日圜聽莫不飽飫斯義近溪
羅先生天臺耿先生都峰周先生龍灣徐先生並叅講
席焉會中大衆其根器有弘細學力有深淺見解有偏

圓何必盡同此四説者足以盡洨之教門之大又如此

雪後與諸文學諷文賦 沈愷孝

戊辰春仲雪溯句新霽堦頭玉蘭一章綴花吐蕚一百二十五枚諸文學集小齋者喜甚此世界者何異瓊樓玉樹間而粲前有士衡文賦因與哦而論之吐一二清言用消茗篆云爾

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

余宿日觀峰上夜半起視扶桑出日沈沈在九淵下

芒彩新發倒射層霄遥見海面諸島不知若箇是蓬
壺閬風耶正如萬鵠遊長天點點作鎔金觀噫夫乃
文來神來之致耶
収百世之闕文探千載之遺韻
欲從千聖頭上過須讀人間未見書見聞殊甚
織人教有別傳詩有別能悵中故當有殊實
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乎未振
宗子相云天地歲歲新日日新今日烟雲化矣來朝

別自生非以殘烟剩雨爲來朝雲雨也今歲草木化
矣來春別自生非以枯枝敗梗爲來春花草也
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
文之道不踰聲色二種妙景清音凡在手頭口頭者
畫鼓出之聲長而芒遠
課虛無以責有扣寂寞而求音
天下至妙其來無象無可尋求處實有異物在中間
人以深心奉之究究自來善爲文者從無出有謂之

妙有瞑思良久忽從海底出如向雲中墜故云游魚

銜鉤出重淵之深翰鳥嬰繳墜層雲之峻至寶在高

深何必作萬丈梯航哉鉤繳之妙一絲而已

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彌深

五色淨絲獨繭所造千瓣仙桃一核所吐

雖離方而遯圓期窮形而盡相

一下金剛杵擊碎瑠璃瓶不如此神光不透去皮相

以出精髓乃所以盡諸相耳

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

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

藥物之根莖谷用亭榭之獨樹搖風雙用之反不佳

故涇渭分而秦關壯河淮合而孔道堙過秦論太史

公年表只用一句收回自勝

綴下里於白雪吾以濟夫所偉

徒悦目而偶俗故聲高而曲下

用之當蒭蕘可以裹廟謨用之不當毛施不堪充下

陳

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

音實難知知實難逢當其知音千載其一乎

恒遺恨以終篇豈盈懷以自足

知文之樂知文之苦吾伏膺於此言

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通塞之所由

當有佳撰鬼神相之非盡心思所造

沈子曰士衡言非知之難能之者難目可鑒别口善

雖黄皆去真能尚逺嗚呼難哉自秦漢前人立一家
便成千古班曹下鏤精刻骨乃始有論文之說如文
賦者自是文家一段精工語可與吾黨英髦共論之
耳知道之言抑不盡此異日者倘再商之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六

闘蟋蟀對　張鳯翼

張子少慕劍術喜騎射尤好讀孫吳諸書思得知我者

俾為封疆之臣當効禦侮之用笂笂一經年踰強仕膂力已不逮乎曩時然壯心未已每聞秋風夜號如聽邊聲便欲起舞乃豢蟋蟀角勝以自快誠不知為有道者所笑也客曰子之慕乎是也其亦有取爾乎張子曰有取也夫量敵而進廟算而勝司馬之法也始之較大小審彼此易言左次傳云再接兵家之常也從之各少休而復進其勝者勝則吳漢之八克孔明之七擒也其敗者勝則孟明焚舟之畧鄧禹澠池之奮也物有小而觀

大事有徵而鏡機斯之謂矣烏得無取爾乎客曰子殆欲之又從而為之辭也冠裳貿販區以別矣士類博徒分以辨矣子今皓首與垂髫雜進角巾與寬褐紛還爭觀排門助吽驚座得無妨於禮乎乃勝負異形得失相校子奪由乎纖蝨欣戚變於一瞬得無害於義乎張子曰夫事有越於義禮之大閑者亦多矣子無問乎齒決也彼尼父獵較同俗非污野老爭席乃進於道且童冠偕往舞雩之樂也少長咸集山陰之賞也其何妨於禮

勝者取之無傷㸃敗者與之無傷惠取舍之節聊假乎物予奪之機不由乎人賢於摴捕之擲圍棋之賭遠矣又何害於義客曰信矣其若人言何張子曰子不聞老氏之訓哉知我者希則我貴吾快吾意吾貴我矣且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客唯唯而退

後蟋蟀對　張鳳翼

作蟋蟀對後數年其徒復有扣門而請者曰秋期至矣先生得無復事於鬬乎予命童子謝絶之其徒退童子

斂手而請曰先生之謝關徒也無乃巽乎曩所對乎子曰然乎未知天下之不可以有關也而剏一物乎哉夫關莫大於涿鹿之戰莫快於牧野之捷然而骨以車載血令杵漂天下可有關乎哉若乃七雄星列三國鼎峙六朝疊伯五胡雲擾當其時咸舍耰鋤事戈戟去從容從擊刺匪仇而交劉不怨而相戮白頭流離黃髮狼狽天下之死於關者十且六七今承平二百餘年來幸無所事關也而可於物乎語關哉鄭侯云臣好道不與人

為仇信斯言也心竊慕之夫身不欲與人為仇而使物之無事而相仇且鬭可乎哉蟋蟀秋吟吾聆其音秋思以深蟋蟀在牀吾與徜徉秋夢以長葢不必分人已較勝負而亦樂於蟋蟀者多矣童子不對視之則已頭觸屏而睡予指而笑曰斯人也其悟夫無鬭也夫

客問開礦利害對　陳懿典

客問於余曰今天下財計竭矣古人有云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今日之財以為在上則司農告

匱那借不給以為在下則民間若掃十室九空此無異故則以自款市以來中國之鏹歲費於是者幾百萬積之二十餘年不下二千萬此二千萬者往而不返如歸尾閭不復流注於內地何怪官民之兩困也況今彼謀未戢倭患復興宗藩日增河工益鉅即有桑孔計畫安旋故設者議及開礦謂惟此為天地自然之利國家不涸之倉尚專官彈壓列戍戒嚴即募近礦之民分布開鑿設法淘鍊如山西永平溫處福建在在行之則不加

賦而用自足可以富國可以强兵可以贍天潢可以支工役可以待非常意外之用此大利也即有小害猶當不顧而行之況以清公之臣周詳之法提衡其間又何害乎余應之曰經國之道有有利而無害者有利大而害小者有利與害相等者有利小而害大者有有害而無利者如客之言礦之開是有利而無害者也是利大而害小者也何憚而不為而不知礦之開而利害相等吾猶為之獨奈其利不勝害究且有害而無利也請

詳陳之礦非即為金也乃取其沙石而鎔之其沙石亦非隨處而有礦也其脉理或此厚而彼薄或暴發而輙竭蓋有幸有不幸焉其採取煎銷又非一人一手之力也必每局具數千百人然後可開十局則動數萬人是數萬人者皆衣食縣官一切開挖淘鑄之什器皆官為之造辦至於監收監鑄登記稽察張官設吏供帳廩食孰不資於府庫計非出內帑百萬為之本不能興此役役興之後侵漁耗蠹之弊實緣之以並興及鑛成而權

其子母之數往往得不償費者有之則何也凡天下之利民為之得其什則官為之必僅得其五凡天下之費民用之任其三則官用之必任其九此不待智者而決也況開礦之事乎然猶未也礦端一開勢必任心計之臣武健之吏以握算取盈於其間於是倖獲者得以餘膏自潤而數詘者不免以督責償公鞭笞不已流亡生心奸雄乘間鼓煽竊據然後動衆興師不更費乎又或工役方興一見獲少輙議報罷斯時大衆已聚留之無

用散之不能如天津之南兵可為明鑑熙熙攘攘之衆安用明以利孔釀其亂萌也此不亦利輕於尚枲而害重邱山哉難者又曰如子之論徒以官自鼓鑄言也如聽民自開而官取其稅若中鹽之法豈不可行是不然鹽貨重而難匿然時有盜販橫行至於稱亂礦質微而利大苟任其自鑄奸民亡命曷可禁止是以我祖宗立法凡有礦處所皆屯兵守衛而未嘗取礦之利意甚深遠不然二百年來先輩大臣言財計者何無一人及此

耶而難者又曰禹湯有鑄幣之令周禮有卝人之官然則先王非也嗟乎天下事有其名甚美而其實難行者京東之水田膠萊之海運皆試之而卒無成徒捐國家數十萬金於溝壑奈何輕言開礦也客若再更端愚則有唐太宗絕權萬紀之言在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七

叩隱　朱長春

朱于今海上三年滹鹵所淫颶霧所播元禿面槁體隋殆僵累而於床息五月矣因北風而思歸納璽且行北海王子過而以隱進曰弟子適從海來見海有異魚非鯤非鯨非溟之族也首有角鬐下有翼以為龍焉復似鳥天動蔽雲而集奮而昂往將御洋風以升陵波而需須海怒霧淫濤漂作惡身困不起洸洸無所薄恐死而不為口中餘於是掉頭鼓翼遽而退於沙藏於五湖彼旦夕之死則免矣亡慮夫水小不容鱗尾不展狎於鰕

囊提網之童子將礪刃而欺之海之人號為癡魚何如朱子嗒然不應有間推几而笑曰嘻仰視子亦見夫冥中促飛噍噍迴翔若畏不能逝者此亦何鳥也曰鴻也其失侶耶曰孽創也夫鳥之創也以飛虎射於出山鹿翕於走險馬倒於服駕牛死於具犂魚烹於吞餌彼既已不匿而幾落於繳又游游焉以其孽為招而摩天中乎則田間之保扣虛弓侯之矣為鴻計不如逃於深山叢林夫郊廟以犧居以大屋食以導米牢官齋戒朝服

而拜之滌器而進之一卜不吉棄而放之野況其夜鳴焦焦者乎他日穿而耜諸原其力不如常牛傭人下其食餞而過主廚見飯欲齧叱之曰畜彼其習也有貪矣不自知也已叱悔之靡幾矣不如早辭於牢天嚴雪降原陸盡没野田之雀啾啾啄雪三尺而得蓋口瘖舌凍終日不飽塒中之雞陽陽而驕之少頃客至公家執雞霍霍磨刀將割雀决於籬間鳴而送之安知飽之樂不如饑乎死亦大矣蜉蝣之命終夕其盰而死於雨猶曰

夭也故雞笑蝌蚪馬笑雞人笑馬木笑人山笑木王子曰不然泓之科斗澤之土鳥伊之魴漢之槎頭其生蠕蠕延延無用也龍門之鮪望波退而泣志在躍矣吾以此魚為才蠢乎自不需乎委天用乎故癡之生者天地之質貨也才者天地之匣藏也匣雞盜資將還自有角有翼而槁於泥天無為生矣萬物無不謝也孔雀之尾為翣而列於朝不愈於禿落而墮巖間乎身斃而毛責長朱子肇然殆泣已復嘆曰斃寧易昔者孔子介於夾

谷按劍而冒齊甲其畏匡也子路援戈欲出夫子止之念匡未足以死也故退而著春秋臨川而歎逝獲麟而涕意有重生者存莊周觀濠而羨魚樂魚樂而遊離樂安得不潛況其見死乎婺之婦不聚貲介之夫不餘食知死在前而不避彼欲有所成兩和未合行鼓未起雖有勇人見鬬不張拳無成也良馬駕鼓車則啼歇驕捕鼠則悲非愛其力力欲有用不欲以非用死上之人木在山中之人為麗下之人為溝斷離于山均死也而下

無成垂氏之苗將過而惜之璞之為物至貴也仆而碎諸地人皆惜之拙工細切而彫為蟲人不知惜切之細何别於碎亦不知類矣故卞氏之寶千世未必無儷也而國寶無再玉多有不中其用者不中用而試之昆吾故人之過耶玉亦過矣今夫滇之空青中土得之千金櫝而藏之以誡子孫室之人患目者白淚若泉赤翳若燒努張眶漬不敢發非寶之愛於目一破而汁乾恐後有喪明無所復用空青焉生之重也詎一空青哉此魚

知之矣龍不上天亦潤於淵轂不薦豆亦充於口生有所尊志有所成海東歸閭不可復西夫魚者朝而泳暮而潛從流而徃來身雖大哉所吸不過一口如是江湖之濡足矣海之大不知幾千萬里利其濡者寧獨一魚留無重去無輕死無為名且夫處大不夸何慮鰍鰕靜居不貪何畏綸竿八月秋水至海波移山濤如霹靂雲晦風湯水嘯上流戴山之鼇結樓之蜃隨而露于渚水退乾死是魚方乘安流楊腮暴鬐倏忽萬里遨遊而傲

世雖有落鶴之矢射龍之弓不得駴之童子何為乎魚方笑予為癡人而予安得笑夫癡魚

釋問何白

周生以清善博士業將舍所業以業詩何子作釋問篇以詒之

周生以清游於何子之門何子支離其身擁腫其質居無常處行無常跡土木形骸悠悠忽忽蓋三月不庭矣一日周生侍而請曰先生何以教之何子荅焉隱几作

而言曰若余也何足以知之若余者所為天下之畸人也不理於人也亦已久矣子將奚法焉且舉世之人彼有昭昭挈挈眩智矜捷如建鳴鼓若揭日月匪冰而寒匪火而熱總轡康莊趨時若蹶莫不據要津離澳漯步玉堂上金閨鶴蓋成陰車徒塞咽鳴騶而入除道而出余獨憒憒昧昧色辱形織魚處於陸雉游於翳莊黿不靈宋鵲却退不寒而慄不陰而晦違時陸沉物情屏棄手足皸黴顏色憔悴商頌之音若出金石而滿天地彼有

霜紈霧縠紛綸縈縟藻錦氷綃焜煌剌目孤白却寒阿錫清燠襞積峰皺緣飾波瀲以遨以盤是御是服招摇於市蔭映臺僕余獨蕙帶荷衣岑牟短後黒不待黔蒙茸塵垢正冠絶纓捉衿露肘敗絮是擁自參及酉人皆嘻嘻彼何者叟亦孔之艱胡顔弗厚彼有援琴拂絃考鍾命纂泠泠參差淵淵鼕鼓緜肉紛紜清商小部銀箏秦聲琵琶胡語按六么促鴈柱和陽阿歇激楚莫不骨騰肉飛赴節起舞余獨偃仰空谷介跡孤峯仰聞天籟

頪聆壑琮灌木悲吟含商扣宮金石烟瀨笙竽松風情為之移耳為之聽自謂音樂之至諧而不知人間聲伎之工也彼有熊蹯豹胎鰕臇鷄跖鈞引鱸魴獐求鶉炙冒以山膚和以芍藥金液玉酏飛觚騰爵余獨不厭糠覈藜藿半菽厭狀鴟夷枵然其腹羹之芋魁飯無脫粟此昔人之所蓋匪吾生之荼毒也若余者落落無所容何異乎惠子五石之瓠櫟社之樗立之塗而匠石弗顧信吾身為懸疣而衆人之所同去也子將奚法雖然余

亦有規焉夫仁義裂而縱衡出道德漓而刑名設至若短長捭闔章句佔俾業無常師繽紛百出分源殊塗枘鑿雜遝仁義道德於是蕩然益蔑矣士丁斯時即罔焉攫之勇操慶忌之捷具左徒之才持犀首之說欲求中竅破的投跡合轍猶之呈冠裳於躶鄉資章甫而適越也余將艷子以新聲餌子以利祿措終南為捷徑榮要津之高足寧詭遇而獲禽毋正身而失鵠獵榮取資信如丈人之承蜩則庶乎可免余曩蒙之詬辱子舍之而弗由夫乃學

步邯鄲失其故步嬰跚匍匐周生爽然有悟載拜而起先生之言一何纚纚小子不敏敬聞命矣小子竊有疑焉願因先生其終教之吾聞足於内者忽其外得其精者忘其粗自衒自媒智者弗居被服紈素不衷是虞淫哇之樂飲食之欲窒聰腐腸饕人所須是以首陽之薇甘於方丈之珍陋巷之瓢重於千駟之車若此四者實道之蟊賊德之腴小子不敏得志弗為余曰善哉子之言也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若子之言應物而

游不囿於物逍遥之游期以異日我其遲子南遊乎罔罠之野北息乎沉默之濵西窮乎冥冥之里東貫乎鴻濛之津周生避席相眎而聽小子不敏敬步後塵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八

法吏應 王好問

予歷法垣時久每吏尚深文獄鮮平法寛民籲天卒莫申雪心竊憫之偶對客語及為辭見意以遺同事

者時庚午春三月云

予昔束髮登朝奉肅台備臺執三領使節四遷廷理聽察平反時踰一紀乃若退食委蛇休沐散佚對客命談無所諱忌至于法家旨要刑名往事則語未嘗及一日法臺舊吏或有詰予而質之曰蓋聞耦耕者議不及于商賈舟行者思不涉乎車徒丈夫不從志于女紅嬪婦不外聽夫閫閾業有所專也先生入歷清華生逢明盛十年風節二朝侍從閱秦歷晉載臨畿坰秉忠傾赤嫉

邪守正不吐不茹行法俟命奸宄斂跡黔黎延頸不求赫赫之聲不飾皎皎之行以予觀于先生外無所慕必中有所主情無所私由法有所據先生殆吾徒之師也且門人舊吏每接先生罔或遐遺或告語更僕或辨論終日由顯及幽因事析理遠參典謨上參象繫探精微於禮樂味風規於興比歎周道之淩夷掩獲麟於絕筆亹亹諄諄雍雍恬恬無遺論無懈志要皆帝王之常道聖哲之芳規將考古以證今欲還淳而去漓此吾徒之

所習聞也至於政典之糾詰刑書之委折申商之智辯蕭曹之規畫扶善祛惡術敎翊治亦皆用之百王傳之歷世固爲政者之所必取亦先生之所嘗試者也然卒未聞形之論述示之程石使吾徒法吏有所依式是豈先生徒以法自善而不以法善世乎不然則務于高而略乎卑事其難而忽其易薄有司之事而崇大人之體乎在先生則不然意者其有所事而忘言此皆非吾徒之所能識也子應之曰有是哉予非忘言予欲無言爾

夫先王之法先王之道爲之也先王之道先王之身倡之也外身而語道道不行外道而語法法不信法愈密而弊愈滋事愈繁而緒愈亂是以識治者務其急則綴者應之而有條事其大則細者包之而可舉法也者其道之餘緒也予何言哉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體一元則二氣順時令察象緯居仁而正義和樂而崇禮敬而爲君臣愛而爲父子别而爲夫婦序而爲兄弟宏綱之陳大經之秩舉一而該百語大而該細足以上極乎天

下窮天地收羅四海流通百世於凡秉氣含生為動為植顯藏並蓄纖微畢悉涵育煦嫗約之簡夷莫不囿於斯道之中各得生成之理而天下萬世殆由之而弗知由其以身而倡道以道而為治化源不竭治法斯立然後彰之規物布之象魏去縟削繁惟中惟一然文法日侈則末流多歧爰立五刑衍為三辟斟酌損益條分縷析用以詰奸而恐及于無罪用以懲惡而恐禍夫善類翼翼小心乾乾夕惕是以禮重例成書明欽恤期於法

行難犯網張不入惟是一心舜契夫堯湯承之禹文武纘緒象軌齊驅高帝三章易簡不疎惠文克濟鑿鏤以除唐戒鞭笞宋崇忠厚亦能彷彿殷周享國長久明效章章影響不謬若夫叔季末荒不能遠廸卓蹤夐尋遐繹故作聰明横逞胷臆捜拂毫毛引連杳昧網羅四布銛鋤峻密如虎如蛇磨牙張喙緣火原燎勺水波溢機沉智竊毒烈慘極昔之于張變為羅吉市朝重足相顧屏息善人遯世刻夫奮跡亢龍悔元命滿恒典乖懿教斁

咎沴騰和氣戾孽作災生民窮盜起獄多寃鬼道有赭衣蓋禁之而亂愈滋捕之而勢愈熾邦國殄瘁士民其瘵天祿永終地維圮側伊誰之咎實由酷吏嗚呼天道好生人理本直違天不祥賊人爲賊可弗慎哉予於刑書亦嘗明習予於法家未嘗舍置蓋敬之如持盈而恐天下之傾覆畏之如履氷而恐天下之陷溺予欲無言事理最明更復何疑法吏曰先生之言過矣予豈不知刑獄之當慎也蓋天生斯人畀之以理受之氣賦命惟

均故生理本直氣稟弗齊故善惡遂異謀用既興訟獄由起非有畫一人之法孰弼平明之治是以先王雖體仁以長人必利物以和義明罰飭法肅度修紀六察五聽張而不弛譬之天道高明地道靜夷冒覆生植並包羣彙欲張肅殺之威必藉嚴凝之氣是以生不窮化不息四時行萬物理唐虞合軌殷周踐迹何嘗廢法不試哉予應之曰不然予非欲廢法而不試也欲以道而用法也蓋任法則悖道道行而法無不中矣夫堯舜周孔

之道萬世無弊者也率諸身而身正施之家而家從措之國而達之天下中正和平物無失所世之悖於道而弗協於中也然後有法以矯直之期於同善而已非深求而過責之是法也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如其徒法而已矣揆之理而未安質之情而有拂非失不經則失不辜不經之失猶可言也不辜而殺之則枉人逆天法行道廢末流之弊罔知所極是猶使申商之徒坐論於明堂之上而堯舜周孔反為之受成而執役也豈

不謬哉於是法吏斂容降階受命唯唯余取琴而歌曰
天道清兮三光明地道寧兮百物成王道行兮法理平
嗟余身之微渺兮受天地之醇靈恐有初而靡終兮忝
所生存此心而内省兮常惺惺畏天命而悲人窮兮奉
吾后之祥刑思竭情而盡慎兮恒戰戰而兢兢憎深文
之害政兮終含默而守貞

金陵問答　徐芳

金陵既建或告東海生曰江南其定乎曰定能久安乎

曰吾方思之二術克舉則安矣何謂二術曰取吾江水而弱之也水之弱者力不勝羽投之以芥而沒及底況舟楫乎敵雖弱無繇濟也必若濟者吾嬉而俟其魚鱉矣又莫若使敵為伯夷夷讓國而逃恥食周粟非其義也一介不取使敵之心化而夷者雖饋以江南弗顧肯伺吾瑕以窺吾乎是傷廉也如是雖高枕可矣問者啞然既而告曰向子所云且辨矣曰何以知之曰于所聞知之使水不弱敵不夷者胡吾君相之能高枕以嬉如

比也

捕鮫人言　徐芳

鮫之物銳喙而深鎧狐蹲而蚓曲其食利蟻每以舌為餌而啜焉其技善陷貫土如鑽頃刻失之飲陵洞谷取之者恒伺其睡坎之納之薪而爇焉使竭于力也而後為之發其伏乙酉夏綏安李子玉如讀書山中有客來僦鬻者與日出入不能跡也察其食雖儉而給其色愉愉有以自適其橐單裯是簍鍬钁數具餘無長物李子

疑而詰之曰我捕鮻人也家在某鄉來就食此曰爾鄉無鮻乎曰山深則鮻肥吾是以來也曰若日能幾鮻乎曰子何易吾鮻吾之蹦而遊也或日一遇焉或數日一遇焉而其逸者恒十二三矣而既匪是則又他徙焉吾故無常居以鮻為居也曰子之業此樂乎曰奚樂凡鮻宅于窔崖奥窟之間淺者尋丈深乃不可測吾之伺之蠘而進蜂而卻脊天而脇地黯黯然如泉隧之人而不見日月也幸無推壓之禍則免焉其不幸夫固塚若土

而櫬若石也蓋吾家之業是者數人而皆覆焉然且不能名其處而壽吾最矣然則子盍徙業而他乎而徒冒險焉曰嘻子未知吾家倚是而代匱者亦有年吾少習之而長則安之舍是吾窘也且夫士非吾儕小人敢望也工必有藝而吾不能農于田或祲焉商于貨或耗焉吾未暇計其耗與祲而是具者吾安出乎吾徙也夫鯪蕃于山于己無所需而與世無爭吾以勤自給而餘及吾家不耕而幸食不蠶而幸衣無租稅之虐促無官吏

之訶欺無舟濤陸覗之驚憂無俛眉折腰之屈辱廉而安殫力而無患是豈不足吾所乎如以險則世固有什百于是者而豈猶吾鮍李子悄然退而以告子曰達者之言哉乃其指則謬矣夫工商賈之業至坦也而彼則憚之捕鮍之險至亟也彼狎而忘焉豈性使然哉是以君子貴慎習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

檄虎文 傅占衡

已丑月日告四面虎豹甝虪貘貓等蓋天道好還獸心樂殺雖值千和之運終嚴助虐之條汝等性本甘人名惟暴物偶假形于兌宿遂竊齒于寅辰穴隱巖居猶驚樵采交衢入邑實駭聽聞自須窫窳横奔蒸黎多難饑魂疫魄族散邨墟女髀化為琵琶嬰骸盡為鞞舞凡此晨星之百姓無非雲漢之孑遺倀倀何辜眈眈肆噬乃

有黃斑白額歧鼠修髯兩眼燃燈新來敵日四足如翼曾不限垣陌上驚塵俄悲單豹南山落照頻傷李廣連党繁徒盈于九縣兕威毒吻弁在一時讖圖書之所不載災異之所未書周公之所不能驅劉昆之所不可化也昔者銅頭鐵額之歲封豨修虵之年百六旣涯害氣宜究自啚夫罔罷服不官亡律購三千吏縱百萬故俾汝父子不仁迹蹄午錯非蓐收而押字豈箕尾以飈旗浪噉生民澤蕉國量草堂閔蒼黔之不命揣玄昊之必

愆以汝畧解人言差踰田鼠故且宏宣天威事等鱷魚其豈乏於莵之心甫易牛哀之面作是語已遥拜山庭顧異醜而懷慙革獷情而飲泣者乎毋復磨牙掉尾嘯月號風亟竄于九閩之天遠徙于無人之野道塗廓落啓處清寧則汝下不失山君獸長之名上當獲浴溪脫毛之報若迷而不悟飢饞咆哮傲彼神誅能逃人巧雖談之而色變故縛之而有餘誓將率我同仇爰紓衆怒强弓藥矢數罟彌置伐鼓震林埋機亙路火烈具舉不

嘗太叔之于田嘸類無遺寧止卞莊之一刺或藉座而供寢處或冡馬而包干戈必與狐兎同悲草木同盡凡有血氣孰不快心檄到風伯銜枚霧師退舍所在山靈田祖社公伥鬼有犄角擒捕絶其種屬者聞之帝所疇庸準罪如律令

祭阮大鋮文　沈士柱

丙戌長至之後二日近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蕪湖沈士柱辱公知最深為文以告其靈曰古稱知

已重于感恩以余觀之豈獨感恩為知已哉漢之有孔融也博聞強記一代師表曹操非不知之唐之有顔真卿也純忠大節爛然與日月爭光盧杞非不知之然惟知之深故忌之愈切殺之愈速天下後世祗知操杞之為妒賢榮身戕善禍國而不知於兩公未嘗不稱相知也以余少賤未嘗與司馬公謀面竊聞公早歲掇科歷登華膴中常寺之際熱中要路與賢士君子為仇説者遂詆公為璫假子獻百官圖導之殺正人余謂不然逆

焰薰灼嗣子滿天下得公不加益失公不加損且公躬吮癰舐痔之行媚衡憲握爵之人具翻江攪海之才行下井墜石之事何求不遂何欲不盈而位不過光祿雄狐九尾不得與彪虎稱雁行余以知公之跡巧而事拙也烈皇帝手定逆案閱公封事置贊導之列終身不齒鼎湖之後說者以公深仇先帝不復為先帝報仇余謂不然思宗御宇使悉公權智復賜采錄抑或洗滌瘡痏含茹包容則公恩怨親仇亦與衆相忘久矣惟毅然不

揺於羣論使公十七年林壑養其鱗甲豐其羽毛得其心怏意為殺人之具者伊誰之賜之也余以知公之陽仇而陰德也公粗涉藝苑其詩文不異恒人獨所製詞曲奔走一時說者謂公憤世嫉俗其科諢皆指目正人余謂不然弘光半載公所行已登場塗面自為玩弄其語人曰寧可終身無子不可一日無官與流芳遺臭語何異及逃竄鳩兹復謂敝鄉衿友我必不學伯嚭錢唐毋論公自比宰嚭作識錢江此語不出正史史作劇者

神子胥之靈以穢後世公輩譏邪之魄公目不識史胸中獨有梨園稿本以國為戲余以知公之膽大而才小也公以里閈小怨壇坫微辭殺雷介公周仲馭復興鈎黨之役使宇內重見范滂張儉之事騷然不寧說者罪公毒流宗社職此之由余謂不然跡公所以致禍敗者不止殺周雷一端且周雷以抗直聞天下見忌羣小不獨一阮也阮不殺羣小必殺之即不死于阮不死于羣小設不幸邪正並列用舍不分終令大廈莫支狂瀾失

砥追五月十一日無補于存亡之數而後殞命報國執春秋之義者不責其見幾之不早則識其反正之無術故死于阢猶愈于自死也即同難諸君子青衫牢落雕蟲小技當與草木同腐天假公手登彈墨以永其譽俾異代得與周雷同稱故公為國謀不忠為身謀不祥而為諸君子謀則善也余以知公之事險而意厚也公聞變倡逃棄君如敝屣一代共主陷于懷愍徽欽之辱說者以為責君而綏追騎與誤國而趨間道者律于馬同

罪余謂不然公與馬容謀定策如置奕棋有無君之心然馬一貪人敗類自公出山無日不以戕賊毒螫為事馬墮其術中不覺及愧悔為所用而事已去矣浙東一載馬尚㰱然同方合志而不知輸誠納款公又先馬劾之矣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跡補過蓋愆天奪其魄委贄後方糜爛以死生與馬同醜行死不得與馬並榮名天實為之也又傳公騎行萬山中臨崖一跌身首異處從者挾其頭馬上三日而後得棺以斂公之智能保

首領于生前而不能全軀殺于死後誰分其屍誰傳其首天實為之矣余以知公之意狡而神愚也是前五者其行事皆灼然人耳目議公險者余為公平之議公深者余為公淺之議公毒者余為公厚之議公巧者余為公拙之獨詞曲一端人或高公之才而余獨蓄以俳優謂公以人國僥倖皆坐此病雖較衆為深文然九原有知未嘗不以余為知言也至余以隔縣諸生既無一日半面之交雅曾辱品題亦無單詞隻字之譏評濫施行

墨不知公從何風聞怨毒為甚友人曰君曾於庚午闈後同座傳觴有胥人者以闈義質公介牙君見其評閱曾當座叱之語微及公其人忿而介某某謁公門牆借君贄公于是伏欲殺之端矣此一說也或又曰君渭陽為公鄉同籍侍御未第辱公推分及公為大行為給諫侍御兩榜一令往還未絶也甲子以後公為閹私人侍御公絶不與通公又欲以故人禮遇予予不屑往也公於是又增欲殺之目矣此又一說也夫士睚眦王侯莫

如㒳衡其面辱阿瞞無人禮而操能容之余即小過不過微文刺譏又出人傳送粉飾增益公何所見欲置之死地若以通家子責鄙人昔秦檜之于胡安國始未甞不稱同黨及末路敗壞其子胡寅胡宏或和議不合或荅書甚嚴檜雖心恨之而未至於殺也然公雖欲殺余余即未見殺于公而以稱相知則竊附古人矣憶黨禍初發公曾庭語座客某某者我之門人故舊子也而中畔之是悔罪不暇容修好者也某某者是色厲內荏我

能令之望塵而拜膝行而前者也某某者小有才而無用我但喪其膽摧其肺腑使之閉閤思過縮朒不得出者也惟二沈倔强吾必生致之二沈者一謂眉生一謂余也夫倔强之名世所諱古所尊公不吝而加諸余公不可謂不知我今秋公降後聞將有綸扉之命同人皆動色相戒為余危之余笑謂人曰阮公狡獪人也其于余一發不中有懈志矣使復再為之公自度向以縛象全力免尚脫之今遊魂餘燼自救不暇焉能鉤致周内

復陷人于罪罟哉余知公之必不為也我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接遇之殷綢繆之素迹若莫逆而實則汎常公操利刃設深穽致我流離瑣尾家業蕩然猶竊附於知己之誼魂而有靈當臨風一笑也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一

為僧募白衣大士像疏 艾南英

予至武陵寓大善僧舍主僧覺初方募建白衣大士像

為衆生祈子嗣者致禱祝焉而屬予弁其簡端予前後為僧徒作諸佛募緣碑記之文以數十計而大士居其半大士聞修空覺之旨予不能舉以示人強人以不知而僅舉其感應靈異之迹若現聲于唐太宗之食雞子現像于唐文宗之食蛤蜊者以四方之人而未嘗及白衣大士使世人無子而求有子求有子而又求福德智慧之子者無所緣而動而又未嘗發明其的然之理合于吾聖賢者則吾于大士之文尚有所闕方思補其未

備而不能不動念于覺初之請也雖然僧伽靈異之迹其他固不可思議至于無子而予人以子予人以子而又予人以福德智慧之子則吾嘗竊疑之以彼其道既已棄妻子婚宦不事則宜一切以其法繩天下顧不獨不以其法繩人而且為衆生遂子姓之樂況嗣續之事起于男女牝牡之欲此宜清淨寂滅者所視為穢濁鄙褻而彼且默相其間何為者則嘗概疑之以為稗談所載傳聞所述凡無子而有子指為大士者一切皆偽而

予一二友人則又確有明徵如極峯熊君雲將李君兩君皆今世偉人其言應不妄極峯未舉子時奉白衣觀音唯謹一夕夢大士乘流至其家次日遊河壖見羣兒漂浴水濵有浮芰聚流而下羣兒取芰去其覆因大呼曰得一菩薩矣取視之白衣像也像高尺餘木理堅重與芰並浮又與夢符因建菴以覆之自是連舉三丈夫子事詳極峯所自為記雲將李君者大司馬克齋公之孫中丞見羅先生之從子也其室人以不宜子奉持白

衣經一夕夢大士送子指其旁一妾授之雲將家多姬
媵他有所寵愛其室人欲私試之祕其夢不以語雲將
旣而有娠則大士夢中所授者也兩君皆今世偉人不
為綺語以惑衆而子又得之兩君所親授非若稗談傳
聞之謬以大士靈異之迹合之大士所為棄妻子婚宦
清淨寂滅之教而有所不得蓋嘗思之西方之所為僧
伽即吾中國之所謂聖賢也夫天下豈有情外之聖賢
哉無子而求有子有子而求福德智慧之子此大聖大

賢與庸衆之所同若無子而不必有子有子而不必其為良子此其人必禽獸虺蛇其心而後可且不獨此也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庶各守其業而後天下治天子有賢子以守其天下諸侯有賢子以守其國卿大夫士庶有賢子以守其家農工商賈有賢子以世其高曾之事則雖禮樂刑政三代所恃以為治者皆可懸而不用使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無子以守其天下國家即有子而皆昏庸暴虐奸鄙樂禍之人則天下之亂且從茲

而起殺奪爭鬬之慘有不可勝言者豈復有世道哉嗚呼使人人皆有賢子則夏商之後無桀紂周之後無幽厲天下不改而為春秋戰國生民之免于塗炭者其福德可勝量乎彼以丹朱商均為子者幸而其時有聖人焉可以托天下又幸而其時去古未遠可以破世及之例而付之天下不然吾見二聖人者慼慼皇皇亦安能怡然于升遐徂落之日以功名終哉然則大士之寂滅清淨而不廢人道之感者亦以綱維世道而已矣抑是

說也不始于僧伽月令之記曰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而史記世家亦有禱尼山而生夫子之說至于姜嫄簡狄感生靈異雖大儒不以為非當是時佛之說未行于中國也秦漢以來三代之典既靡無復有玄鳥高禖山川禱祀之禮而佛老之書徧天下則此以誠感彼以誠應亦事勢之必然何足怪哉故予既舉大士靈異之迹得之親授者以告人而又舉其合吾聖賢之道者如此覺初持吾說以募武陵當有踴躍捐施而為之

先者矣雖然大士以三十二應徧諸國土則夫無子而予人以子予人以子而并予人以福德智慧之子者特其毫末予于他文固已論之詳矣

募修文昌閣疏　丈南英

縣治之南有閣巍然屹立午道者為太平閣閣之東草創而未飾者為文昌閣當岷源劉公令東鄉時德洽政孚邦之士民釀金而建之以為祀公之所然以公方莅茲土也法不當有祀故姑以浮屠老子之說寄焉其後

公以循良高第入為戶部主事又六年出為廣西之柱林知府而文昌之役猶未告成友人吳士衡王孔丞與予皆公所奬拔士也謂是役不可以不竣乃糾合二三同志首事募施而授簡于予使弁其端考之天官書及漢晉二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然則六星無所不統非獨以文而已也及觀王氏見聞諸書則謂帝君十七世為士大夫至西晉末生于越巂張氏始跨

白驢而仙掌司文昌之籍而棲其神于蜀之梓潼夫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而文昌六星居其斗柄自開闢已然初無待于人之祀以司之況自周迄晉凡二千年豈生民之初經歷世數必虛其職以至于晉而後專屬之帝君邪抑帝君文武忠孝實鍾文昌之精若所謂嶽降申生者不然則秀英奇麗之氣死而不朽上比列星若傅說之騎箕尾皆未可知也乃今之祀則又有異者郡邑之士民取有德之令長而尸祝之而上及于帝君不已

誣乎雖然郊禋宗祀必有其配若后稷之于天文王之于上帝是也公以眉州名士出仕兹土其鄉邦皆帝君所生所治所讐所報所棲神之土疑必有夙種其間而其功德著于吾邑者釋寃滯鳌部解有奮不顧身之義葢嘗欲改輕齎以逸山民設驛使以休郵傳雖為當事者所沮然義勇形于色而心勞吾邑者周且至矣且所謂文者非翰墨藻繪而已懷柔萬民德及遐邇休之以文定之以武斯義也帝君幽則用之雪山矣明則用之

清河矣即其化蛇裂石摧壓五丁糜身以保全蜀之人其義勇有相類者夫不勇則不能仁故能勇是公與帝君所以配也然予猶有進于此夫物之無遺鑑者至于神而止矣羣天下億萬之士三歲而取其什伯之一以貢于禮部禮部又取天下之士擇其什之一而為三百人宜其為帝君所祐者必材且賢其所不祐者必庸且不肖然空疎庸腐與謡𢧵惡類之人往往紆青紫登仕進而高材積學修潔自喜者令其老死困頓而不得沾

縣官之祿即或遇矣又遲之桑榆使不得及其鋒而用之以有為于天下豈帝君之神偶不察與抑世固有樂醜惡正如釋氏所稱諂詐無行誼者之神以為是人之奧而不盡出于帝君與抑帝君之側有竊弄其柄若世所繪喑者聾者與控轡之武夫眯目昏衷錯亂帝君之文衡而使是人得冒濫以進與乃人則異是凡今之高材積學屢擯而後遇者則人必曰是人也常擯于某牵而遇某先生之識鑒而始見其奇也故雖以英之不肖

而公固常憫其屠龍之技而收之勞薪之餘然則人者固賛神之所不及矣持是説而募文昌之閣不已左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材者必售庸者必黜黜則鬼神何所呈其巧而人將盡釋其㝠漠茫昧之思而力于所學豈復有聽于神者哉不取必于人而取必于神然後良楛美惡可以並進然後材者歸其數于天而不材者亦將貪覬愚痴儌幸于不可知之地誠持吾説而告之以帝君之靈雖智愚賢否靡求弗獲不必盡責其所學

則傾儲而應者惟恐後也旣以是募邑人而又西望梓潼稽首嵩呼自兹以往不敢望帝君分别賢不肖盡改包荒之度而但哀憫下土材臣得與庸庸之夫並驅天路且帝君亦將以此上報我憲宗純皇帝褒封之典為國家收養士之福而下以慰士子之心也

募建文昌帝君像疏　艾南英

予以戊午之春常為帝君作疏以募邑人大約謂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者出于甘石星經史漢天官之書

其懸象著明自開闢已然而世世所傳文昌司籙之神則特出于東晉之越嶲張氏以上天垂象而待千百億年後之人以司之其事已不倫又海内賢而才者未必售不才者往往登賢書制科欲帝君分别賢不肖稍改其平昔包荒之度為國家收得人之盛而帝君之神未有以應我也今吾里寺僧復欲建帝君之像與釋迦合宫而祀以為吾鄉士子致祝祈且將俟其售於主司者而美報焉予重拂其意而再為之言曰嗚呼鬼神之廢興

豈鬼神自為之人實為之而已三代而上士之列于朝者自公卿大夫世祿之家而外則皆閭師黨族所朝夕察其德行道藝而升之司徒者也士生其間有不善未嘗不知有一善未嘗不知有一長者未有不列于朝而諸侯又每歲貢士于天子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一不貢則黜爵再不貢則削地其所以取士之詳及賞罰之具如此士修其身明其學以待上之所舉是非明而公道著士知其由於人

而不由于神當此時雖有文昌之神亦且泯泯伈伈匍伏于坵墟灌莽之間與夫癘疫孤祥無所憑依之鬼纍棲伶俜罔所求食亦安能竊明王之柄以進退天下之士乎老子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殆謂是與後世取士之法不詳而進賢蔽賢之科其所以賞罰之者不具又不幸而取士之途一禀于文上之人君於其良楛美惡之辨若東西易位而不知而所為有司者未必皆才甚者唐以詩賦取士而李杜詩豪不登進士之科韓退之

文起八代之衰而數黜于有司至于今日則輿論之所推或為主司之所斥闈中之所賞或為彈章之所駁司文衡者如盲賈徵聚腐折朽蠹充溢軔積雖有精良者遏而雜收非擇而見之也是非之塗紛然而不一士子無所禀程則相率而求其故曰是殆有神司之乎然則帝君之神崇隆烜赫其廟貌象設與孔子佛老等亦事勢之必然也嗚呼鬼神之廢興豈不以人與昔少皡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為巫史顓頊繼之乃命南正

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命重黎之後使掌之然後絶地天通今將使撟誣妖誕之說不興非必明王復作如顓頊帝堯之君而後可也得一良主司足矣主司不必皆良則雖積學高才之士不能自信其業不能自信其業則相惑而祈求于帝君之前非卓然于禍福之際者不能免此然則文昌六星懸象于天地之初未聞有燔柴告虞若王宫夜明幽雩之禮而必待數千萬年至于東晉張氏之仙始司其籙

而使海內之士求繫援焉其以是也夫嗟夫吾里之山川孕閟鬱伏於今殆百年豈皆無冥助與嗚呼予不幸而不生有道之世不能使其鬼不神而且冀夫鬼之果神焉以能造福于予也而復以其矯誣妖誕者以代寺僧之言而告吾友人亦衰世之意也

羅山法海寺勸化普度疏 曾異撰

竊聞胞民與物儒治明而釋治幽歎骷髏緇利他而黄利自蓋設教神道敬遠必判乎陰陽而博施佛門接

引不分爭人鬼是以大士甘未成佛欲須度盡衆生即
聖人内溝之恥地藏誓不歸西必待獄空鬼府廣王者
掩骼之仁矧自數年以來囂然四海多故自戊午而烽
燧之禍起廿年戎馬斬頭陷胸之將卒纍纍逮丙丁而
黨錮之釁成一網鳳麟杖下獄中之忠良比比已而滇
黔巴蜀之豺虎誅夷目方乾于西土今乃晉楚晉鄭之
魚肉餒敗血遍赭于中原閩越而南海雁山海寇盜之
慘江淮以北時聞旱潦蝗疫之殃關津有跋涉之骴水

泉或投溺而死豈無匹夫匹婦經溝瀆而莫知加以用
二用三離父子而有殍殺以梃殺以刃殺以政縱橫率
獸而食人老無妻老無子老無夫死從以蠅為弔客地
下罕瞑目之鬼欲爭社肉而無鄉行問少就木之屍尚
負國殤而語難游魂為變枯骨誰依弱喪靡家淨土是
血燐之百堵鬼雄索命佛國平寃對于同堂惟某行脚
某主僧相視洒阿難之涕淚緊某宰官某居士憫度借
迦老之門槌佛子忍辱發心以畀為行檀那勸施樂倡

憑高而呼持鉢沿門必因人以成事揮金布地亦將伯
而助于募者如兩手之大悲惟化千則無物不舉施者
拔一毛於楊子苟集衆斯重裘已成莫當面錯過靈山
只此羅山便是試伸手援他苦海方知法海現前時維
七月節曰中元乃泉路見天日之期諸鬼族若雲霓之
望普天之下共一道場無始以來咸登彼岸魂來東西
南北氣則無所不之法施天地神祇洋乎如在其上所
願男皆善而女皆信貴益捨而富益施貧子傾貯粟之

餅半粒亦渾身之汗血緇流捐隨身之鉢一疏即滿樹之菩提念生老病苦死之無期身猶可捨隨香花燈塗果以樂助費亦幾何一食萬錢下箸分莫放之鬼但想逢君轉眼准留行旅之資糧百年半晷定睛看焰口之魂安知非我現身好認自家之頭面嗟乎梁王懺諱弑君雖依佛氏以生天尚不免臺城之報哀絲口能賣錯已為强藩而絕命猶再鳴人面之寃無債不還頭頭撞著有身安寄咢咢為誰八千歲春秋殘棋刼至一般是

楚楚之蜉蝣五百年名世芳草夢回何處尋栩栩之蝴
蝶歲不我與逝者如斯少易壯而强易衰牆壁面前横
馬快揚鞭何處去貧忽富而貴忽賤石磐心内轉蟻忙
隨磨四邊旋居恐在想他麟閣雲臺含其田代人圖王
定霸良弓走狗驍勇莫救乎頭顱秦碣峴碑姓氏何關
于生死朽骨猶誇我富翻窮儒道釋之書唉至死行乞
生涯總向貧家托鉢蓋棺尚負人豪做盡天地人之事
咄千古英雄膽智俱爲黑海揚帆嬴劉輸項莫相爭羽

方罷虞歌季亦永拋戚舞俊宋前唐何日了趙兮休嗟五代李也慢笑六朝且收著十字街熱鬧大店急尋個三更鼓斟瞌眠牀八萬四千里猢猻展盡神通筋斗只翻掌上七十有二代傀儡停著鑼鼓豪雄齊入籠中悔來遲費盡父母飴餳一無常為度世佛知也未貪他聖賢畫餅三不朽是陷人坑身命自有盡時聰明再無用處隨爾天才絕人才絕鬼才絕閻君能煑鶴燒琴除是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大衆方上船洗脚垢膩能為蠛

乳悟胎卵濕化之即此身但稍有情便能登諸正覺肌膚日長鬚眉知草木夭喬之備於我凡諸無性亦宜度以佛心邪魔是世尊之適子婆心建鼓而求神仙亦臧牧之亡羊回首補牢休晚噫嘻人畏蹈地獄之水火不道世間之益熱益深恐墮畜生之輪迴未省目前之為牛為馬力能拔四生六道難消片念之慳貪施不論千金一文遂破終身之慳吝凡見聞者入歸信門掘井莫俟乎釜焦播種奄觀乎銍刈云爾崇禎丙子五日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二

邢公帳詞　黄輝

伏以北門樞府久藉將星南甸畿庭新移卿月帝衡勞逸賜夏省以息肩天鑑孝忠俾晝行而繞膝鍾山紫氣

公作龍蟠淄水白華母方燕喜神標凝遠思緒汪洋時備四以希聲月成三而比讓有肩則受于躬若無秋駕履繩馬能言而相樂朝硎游族鸞應奏以皆虚爰從起家則善為宰用斧商魁是閑毛龍股掌羌戎卯翼雕狗

腹心將吏爪牙熊羆逮問罪乎夜郎乃修文于白帝念
妒津始禍詎煩小白之旗嗟鬬穴終凶安辱大黃之弩
苟鵶猶革響即鹿可擇音疇云播境之非人不道蔡民
之即我未殫籌筆已迫簡書會師宿于朝鮮復廷咨乎
都護掃封為戰僉曰公宜戡亂以文是云我武狐埋狐
搰往轍孔明君始君終今謩畫一壇章甫發旗采頓新
叱咤則海立大郎指揮則山搖對馬鯨騰往檄地盡天
聲鼉疊進梁物如人意苫嶕逋孽獻骨槊以導前漩溜

潛臣蓄髫檣而助順旅拒必北鼓行而東栰木濟兵鴻耳如期而過席王京整眾鱁鱥應指以憯爽乃伐樹以盟師遂絕江而捲敵礮雷怒發陰火電其威光矢雹激飛剛牙颷其銳氣蛟環浪束骨已青邱鱷鋸徒張血俄丹浦遂使島奴蚴竄恍鯨避乎蒲牢我眾鋪敦類鵕求乎龍子網羅路絕巢穴情窮天吳九頭俄褫其魄水黨八足空僵厥雄棄雉翮之城齊方決麝望嬴蜃之嶼口故衙犀窖已極于圖三倖距徼乎借一神弓飲羽傾蜃

闔以為烟鬼彈收丸碎鯽帆而如雨狂氛既盡善氣聿臻禾黍自春淨遺洲之髮鯶關門不夜返故堞之毛人遂令異域之君臣真作同朝之賓主乃料萬戶爰中八條招貔虎之國殤靈存頳尾築鯨鯢之京觀寃雪碧蹄三折肱而起危徒得君重九頓首而興滅無以公歸且夫緣馬報蛟尚播烈夫之英問因鳩譽鵠亦流公子之慈聲況復地倫一成勢蓰栖越乃至戍踰七稔功百存邢昔充國之護烏孫徒紆徃返遠定方之征百濟僅侮

亂亡何如以髮引之廢邦剪川增之勝寇盡驅鱗介再
復冠裳與波上下之兀山倚六鰲而復定隨波往來之
義魄依三象以如存從古未聞于今獨感自非名在佐
歷道通神謀下取履而受書機先帷幄右袪衣而得北
威薄兵車則何以肅將天威勣弘再舉丕震聖怒謀出
萬全奪虎口之鮮民還諸其子滅兕皮之奄衆見于周
公者哉策勳飲至光生盟府之華文仗鉞秉旌氣奪穹
廬之葉吹謗書沸魏彌深零雨之思盟壞崇泰寧滯景

風之賞昔者受命無以家為今茲報成幸而親健單輿迎養雲常繞乎狄公婁牘陳情日用舒于萊子上旣難其去仍體厥私俾殿陪京便觴故里馬曹羣佐佇分輿于芴端軍令一家更流惟于羑外咸謂斗牛之墪往即看台揆之召還維囏難險阻之備嘗勞深薇芑致禄位名壽之必得享及蘐蓷朝著殊榮人倫盛事屬大夫其等夙承經緯得習安攘白虎𥕦前市馬尚騰乎苜蓿黄龍幕底樹人何啻于芙蓉憶昔剖符玉律猶嘘乎黍谷

維茲開府繡裳仍照乎檀山感國士之見知素絲幾報顧丈人之益壯朱紱方來悵祖席之星移幸慶樓之月在謂僕不敏辱公末知求草新詞爰歌舊德云爾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四

湖上讀書堆六先生會語　沈懋孝

嘉靖癸丑夏四月既望念菴先生自北還道經浙河東廓鄒先生赴梅林胡公之招館於武林山間於是一菴

唐先生龍谿王先生荆川唐先生黄州湛一方先生與
鄒羅二先生咸會於我當湖將縱觀海上之勝明日擕
同學六七人過湖上讀書堆因相與論格物之指焉一
菴曰朱元晦所稱格物工夫原不顓顓在讀書或索之
文字或得之論辨或審之思維或求之應感體驗之際
無處不用力焉人若真能如此體究積久貫通自見天
則與懸空獨悟判如霄壤若其體究不精顓守此心與
世故物情不相貫串總然無私終非大徹不得謂之誠

正何以能措諸天下國家念菴曰人心惟虛乃明有不明者物障之耳格去礙膺之物靈光自能被四表格上下何所不通太空朗日纖雲俱盡六合皆在徹澄之中若初入門必須有此一段研究考究則中庸首末二章亦云無頭學問可乎司馬君實扞去外物之說未可盡非但不若云扞去有物之心尤善龍溪曰先師極力揭箇致良知人所不慮而知者乃獨知中一點最真極處此天地一陽之脉千聖唯精之指致知之工夫原不懸

空只在格物上用爲人子誠心在孝上用爲人臣誠心在忠上用心誠求之良知之體自會周匝自會徹了一毫不須造作原無古典成規可以講求依傍處所謂未有學養子而嫁者也故明德新民在止至善平天下在格物其義一耳在止一字以上七條工夫全在此一處揔歸去處用非止爲學之始事而已荊川曰傳言大是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意已明了矣非是缺文蓋知物之有本則物格而知自至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人已皆天所生之物本原却即在我靈明中故云物有本末格物物者明其在我正本清源末流自正如孟氏所謂大人者正已物正唯大人格君心之非格者猶言格式格局之謂物所從以取正朱元晦所謂天理之盡至當不易者是也在我此身此心上若能到至當之極天下國家不必一一費力整頓自然皆就條理此古堯舜三王之道故以聽訟無訟發明本末極致之說三代以下都從末梢上分别去古人遠矣是日也東

廓先生獨無言湛一曰諸公如此各各發明本心中見得的然是處這一竅與千聖合符一了俱了原無異同即此是知之至也若格物字義不知曾子與當年作何等訓解我輩以心領為面命不必多下注子也論孟中言學俱直截大學層節多禮記文字多有之聽其自為子與門路足已何必紛紛論辨以發之哉因誦白沙陳先生詩云語道則同門路别任君何處覔高踪今在座諸友歌再闋而起明日諸生送至鹽官再越日至水西

而別當湖門人沈懋孝記

樂概　沈懋孝

自戰國以來新聲代變及秦焚蕩無遺古樂不傳其日已久漢初唐山夫人所作李延年所增損皆以已意為之耳今所梗概猶存者詩書所載戴記所述以及孟軻荀況書淮南呂覽孔叢所載而已不詳不傳也後經漢武唐宗宋祖命諸臣討論其事凡可集獻者亦略備焉宋臣陳祥道弟兄論次樂書一百卷古今條貫無不具

嘗獻之朝未及施行蔡元定竭半生之力於祥道書中
搴其精要獨出已見先求聲氣之元因律以生出尺不
盡以蔄㬧所上古尺為据曾經其師朱元晦先生考序
而定之似為確論矣然余聞之西蜀趙大洲先生言方
今惟韓苑洛宗伯深知樂理曾於南都詳定太常郊祀
之樂全以律吕元聲大和古譜為是其言黄鍾者復之
一陽潛而甚微揚子雲所云陽氣潛萠乎黄鍾之宫邵
尭夫所云太音聲正希者有九寸之管如蔡元定所云

者乎至豫卦而雷始出聲地上先王以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則當在地中時氣微聲希其管必至短無黄鍾九寸之理明矣由此言之律吕新書未嘗上之朝習肄太常吹之未必和其律候之未必協其風甚矣樂之難言也余請言其大槩吾其以孔子爲宗乎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由此言之夫子所正魯樂周之樂也被之以詩雅頌而已不言風

也亂以關雎關雎而已不及他國也後世有能準周魯之樂夫子所釐次者乎則雅頌具存焉何必他求也他日語太師摯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從之純皦繹如必如是而成焉由此言之夫子所謂可知者其詩具在其器具在中間要眇節奏即書依永和聲八音克諧之義此是司樂者心聲傳授之徼恐不似後人古尺秬黍分分寸寸層累多端之說也他日告顏淵曰韶盡美又盡善不圖為樂至於斯有用我者樂則韶舞乎必放鄭

聲淫毋亂雅樂由此言之虞韶所以冠六代盡善而已今觀之二典垂裳拱手宇内太和百僚克讓庶績咸熙神和人樂鳳儀獸舞一團元和如春融融即此是韶之真譜矣上矢明良下謳衢壤字字可歌可詠孰云韶不在今宇内耶所以絶響不傳者鄭衛淫哇之曲蕪蔓充塞總有古樂聽之唯恐卧耳故放鄭則韶可復祛淫則樂自正此又不易之論也余之意以為士大夫燕享郊勞不能廢樂宜如春秋諸賢大夫為之歌雅為之歌頌

為之歌王其友朋贈處為歌伐木為歌緇衣顧瞻王國
忠耿紓徐為歌喜起為歌卷阿閔人卹物感慨乎中為
歌鲂魚為歌匪風一人清唱令孺子和而歌之宣之以
金收之以石絲管雍雍以佐人聲使士君子心和氣平
鄙消吝釋此非虞韶之樂雅頌之音而又何求焉若乃
宣淫導欲俳諢優笑長夜靡靡娛酒不厭此乃孔子所
斥為淫哇之音不宜亂正奸好而乃使之代萬舞於公
庭亂清懽於雅會其何娛之與有故兩雍庠校宜復古

詩習古樂公卿牧伯宜清歌肅雍以觀俗化民氣宜平音宜淡化導宜舒徐交際宜清肅此亦猶之乎先王之樂也若夫郊廟典章昔曾趨蹌其間人非季札何敢論述其一二焉今姑采史文之粹者刊删論次續樂書三篇非曰能之以俟君子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五

逐客　王好問

靈臺之精太宇之瑩有客來游屏息潛形始窺隙而投間漸尋途而入庭主人翁不知其何從也方審視而熟察之客乃周旋紆徐伺候左右將以納交於主人主人翁疑其狀而未得其情也進客而語之曰爾何為者客亦曰爾何為者主人曰爾何為也客亦曰爾何為也主人翁曰予世之介人也外無所嗜罔遊罔逸中有所據匪偏匪倚識達照晰鑒燭潛密進益友以為輔絕匪人而弗比爾何為者而我詰也客曰天生斯人畀以至理

理之所存予實相依今古茫茫賢愚并列達人高曠恒與予偕狷士狹卑思與予異是以異予者則節苦而窮同予者斯攸往而利即予之素而究其情蓋友之益而予弗予從也乃曾不予知乎主人翁曰不知也客曰人情隱伏有誠有偽飾偽者矯俗以亂真率真者適已而略跡人情畏寒予恥惡衣人情嗜味予厭菲食人情惡勞予情暇佚榮利可欲則遠乎淡寂窮約可薄則務乎封靡耳之所適宜乎妖泆目之所麗便於綺麗層臺崇

崇予以爲陋高臺數仭予以爲卑豈宏大之資厚之於
天非人所移令女則是古違俗沉精抗志疲神延思朝
文暮史焚明膏以嗣日嗜義理而忘味徒白首於玄微
甘絶意於游逸流光代謝逝者如斯子其過癡曾不覃
思仲尼仁聖伐木削迹子輿雄辯行無所栖顔氏不違
而終窶曾參純孝而逸世遡其所得會何利益含垢和
光至理不遺違衆孤潔萬物所忌子亦明哲云何膠滯
今從吾遊則居多逸豫出得良朋動翺利而媮媮神豁

輿而融融大德踰而衆以為能權細務而人以為能經
沛乎若趨下之流而歸大壑倏乎若横天之翼而發飄
風子能從吾遊乎於是主人翁聞其所言得其所以乃
奮然而興勃然而怒且叱而且逐之曰爾為若人也耶
爾其行矣吾與爾絶矣客乃包羞降氣將退而復進之
曰子何相拒之甚也夫人之處世窮達弗齊禍福無端
於焉伏倚方爾之窮也爵命弗加錫予弗及眇王公於
一蟻俯華岱而若阜志凌霄堮氣出虹蜺方是之時予

與子交何危何疑及其逹也進規宸扆志氣陽陽入賛猷謀神慮洋洋秉節鉞而清九圜之氛壓和鹽梅以濟一世於黄唐上有所制下有所畏予與女交有得有喪今者之來惟女之哀思以女俾女何我違主人翁曰不然予世之介人也志之所决山岳可移見之既定儀秦莫回窮逹有命我何與焉方其未遇為一身計甘蔬食而自樂處屢空而無歎將遊神於皇王思放逐乎揚墨慨周轍之不旋歌黍離而傷悲恥文敎之日衰誦伐檀

以自勵坐石臨流嘯然長歌登高顧下奮然振衣吾身則窮吾志則適及其既遇為天下計人所不言吾不能諱人所不為吾不敢避瘖痲商伊思兼周奭樂咸德於一堂慶流澤於九裔高牙大纛不足以為榮玄袞介圭不足以為奇吾心無歉吾道不違安危在予子何能為大凡世之子交而子遊者皆荒淫之徒安其安而不思其危樂其樂而不思其憂者也是以君與子交國步斯卑臣與子交人官斯弛士與子交而業以之不修農與

子交而稼以之不治由古及今其喪國而亡家者不知其凡幾皆子之故而不知子之為毒也子復欲加於我乎吾今特逐汝而且以女之毒天下者為天下告也女其行矣予與女絶矣於是客乃茫然而失寂然而伏若降階而出户王子曰甚矣物欲之足以喪心志也以我介而幾其為所乘而況天下之不介於我者乎

破星命地理　徐奮鵬

世之欲前知禍福吉凶者輙談星命欲免禍得福趨吉

避凶者輙談地理予謂祿命家其言星辰名字皆後人杜撰不足信也熊退叟嘗作命說送術者雲岫有云三代盛時家有授田阡陌未裂陰耗之星夫何居里有公選科目未興科名科甲之星夫何麗此言真足以祛千古之惑如謂星命可信也則擬予生平所遇有奇人談予當於某年某月某日歷膴仕而予猶然褐也又有奇人談予當於某年某日歸巨室而予猶然存也此皆名善通天文家且茫無所驗况其庸庸者哉予故著之以

破世之談星命者至於人生復還於土自是定理特子孫不忍以至親之膚近土為風所冽為水所濡為蟻所嘬果無是三者則親之骸安而子若孫之心安子孫之心安而自覺理順氣寧即是福也若謂骨脉一體相通而藉死者之骸以廕生者之福試將以自已爪髮剪割尺寸寘之水火則彼一截受焦受濡此一截在體者亦覺其焦濡否如其不覺也則死者生者之不相及明甚也周禮冢人掌公之墓地先王居中以昭穆為左右不

擇地形若依世人之言而信真龍上有穴也則彼左右葬者皆不吉矣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傳祚長久此果得於祖宗丘墓之蔭也乎信乎蔭之之説妄也第人生居宅似宜擇而處者蓋公劉宅邠太王宅岐文王武王宅豐宅鎬亦必審山川向背寒暖之宜世之定居者亦止從其陽燠爽實之地居之足矣如云某居址出公卿出宰輔則吾不敢謂舜之諸馮傅説之巖下呂公之棘津是何勝也吾故著之以破世之談

地理者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八

報馮慕岡先生書　瞿九思

不肖潛心學易固已三十餘年蓋其初但求之高遠與世儒所見大抵畧同至晩来見孔子論易只專以易簡為言然後反而思之始知易非甚難果然簡易其元闗一竅元来即是卦體譬如雷電噬嗑世儒只知大象是

指雷電不知卦辭及六爻無非雷電蓋離火爲電所謂金矢即電之條細如矢者所謂黄金即電之一片如金者校體圓與雷相似校即雷也内卦震雷下電上故曰屨校及雷自内而之外則電下雷上矣故曰荷校又如明夷説卦謂離爲日明出地上即日出地上也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此言日墜虞淵從地下轉北時也用拯馬壯言日不可久沉于地當速從東升故曰馬壯馬壯則行急東升速矣明夷于南狩得其大

首此言日從東升其大如面正東升之象也日在地下宜速升故曰用拯馬壯日在地上宜久照故曰不可疾而貴于貞也蓋當殷室將亾時而皎日之丹心猶然緝熙無間故曰不息若亦疾行則易墜矣此上午時也至利箕子之貞則午後矣故曰明不可息言日將晡而其明不可墜也至上爻則墜矣故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生以此法求之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爻爻皆合然後知易簡之說誠然誠然即玄家所謂踏破鐵鞋無

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此理至易宜人易曉乃萬古以來竟無一人知之程朱易説不知所談何事至于其他尤為可笑談之愈精而失之愈遠矣所以然者蓋天地與人只是一體萬事萬物只是一物譬如噬嗑在天之雷電其升降休咎既是如此則人事之雷電其升降休咎亦是如此故體之于身即可以考驗得失徵之于卜即可豫見吉凶但其上下次第所差不過微杪而其究迥不相同如火雷噬嗑雷電先而雷後則事體又是一様

如雷火豐雷先而電後則事理又是一樣六十四卦雖云易簡而其神妙不測互遷互變以得中而吉失中而凶以應時而祥以悖時而咎又千變萬化各有精義非數十年殫精敝神未易遽得此孔子作繫辭既謂易至易至簡又謂易至精至微而古今談易者既不知其為易又不知其為難胥失之矣不肖今矢口談之似覺其易然其始實苦死求之于百千其法然後稍能得之良知二字只是為仁方法尚未洞見本體王陽明尚謂良

知二字是從萬死中悟出来底況此道乎思自謂以此求易然後四聖統緒方有所托然後此易道如況溺海底千年萬載而至是始如日中天此乾坤所閟惜鬼神所呵護必不肯輕傳于世者思自悟識以来但藏之于心直不敢書之于紙恐為造物所譴責盖不肖悟易之法或坐或卧或行或立若身無軀殻上無房第直以此心懸于天闕與天相通將三百八十四爻鋪于渾身與之相融相貼久之然後稍有所悟今雖有得然此亦不

足為奇鄙諺所謂識破不值半文錢道在眼前人不識正謂是耳不肖初意自謂易書未成之時必不輕發一語恐諸卦未全義理未備為人所不信若一經指摘便千秋萬載不可復振故韜藏甚密雖萬死不敢一言若我老公祖剛乾坤宇宙所共倚賴天地鬼神已久以此道相托與不肖即相去數千年即相隔數萬里自然不約而同若合符節豈思所能閑遏故因來劄取不肖易說是用不避謬妄輒吐露于臺下然此亦昔人之自寶

燕石者爾安知果爲是否望賜批答幸甚

答陳季立書　董應舉

城工已就費至二千金益以舊石僅城三百丈官助及閒架錢居五百地價一千二百弟之出于假貸者已七百有奇矣因始事無統紀名匠非人故費之多至于城基反張水口迫露所爭皆在宗族親戚之間費力亦若然自始事至今城内多生男適有天幸有漂木數百至賤售之以建城樓十月可得竣也竣則出而賣文有大

文字入手自度可以不愧古人得金還債當亦非貪不得已而仕出于下下策兒輩欲借無利銀數百運用自詭六年可以還債今亦安有如許不責息財主哉大抵做事皆顧不得前後張良弟死不葬志在韓也信陵奪符志非獨在趙也弟歸而無事志在收拾先人餘緒豈能顧家哉世間亦未有餓死男子兄乃為我過計贈金五兩世未有受山人金者而弟受兄者度兄遊資無餘決不以與弟弟若不受是亦世人自待于兄猶隔一膜也

世之所受者弟却不受世所不受者弟却受之唯兄與弟能了此也弟謂兄有五岳障者非五岳障也以能五岳障也陶淵明有詩曰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世未嘗病淵明不五岳也比干之死不自謂能死微子之去不自謂能去伯夷之清不自謂能清下惠之和不自謂能和故無障也一有能心便成障矣即梁鴻會稽周子匡廬堯夫洛陽子瞻陽羨亦豈必五岳乎即死于會稽匡廬洛陽陽羨亦適然而止亦豈必求死于是乎若以

死于會稽匡廬洛陽陽羡者為是則古人何必首邱乎孔子曰吾東西南北之人也猶終于曲阜天下不以貶聖曰是不能死于陳蔡楚宋之為達也而以抑于子瞻周子堯夫梁鴻之下乎且梁鴻之南也避黨禍也堯夫四十未娶有司馬韓魏諸公為之成家反而之冀不使周子道州人故于匡廬皆南楚地子瞻卒于陽羡非忘西蜀數公皆不曰吾能會稽陽羨洛陽匡廬也兄引以自放未究其心必欲如是不可不謂之非障也兄既知

具障矣而曰吾必如是是障之障也且兄以不營產業不顧子孫為得乎兄有能子產業日增而尚待七十老人營之耶子孫于人亦是不忠戀亦非愚不戀亦非高總之心無染著在世亦起一出有心出世亦障但以有心出世與染著世塵者較自有懸絕耳弟歸二年塵冗勞併鬚為加白亦欲走出不能責兄但欲消兄一障且歸而再出少慰人子心未傷高也書解攻後以北大謬兩軍相薄矢石相及鷹揚在對如林在後不反攻何以

得脱血流漂杵勢所必然孟子誤以武王殺之耳允又為孟子所縛曲解其說夫周雖至仁殷民亦非樂于亡國敵至而慄慄不勝而逃前受敵不得不反攻後自相踐蹂勢若山崩崇朝清明自是神烈而必曲諱之曰後者待攻猶未見至仁之效而遂以前為周先鋒也不亦迂乎殷之頑民三紀未化人心之不樂于亡國可知武王特乘其荼毒之秋倏取之耳以至仁之主輔以鷹揚老將乃能成功如是之速若但恃仁不待交鋒則詩何

以咏鷹揚尚父也天下古今一理一心聖人亦是我輩人視之過高便成說謊此亦從来解經之病也其他駁處亦有無瑕盡疏傒晤言之耳兄于世事不迂獨解經多迂然其得處亦甚不少弟苦無暇作此業也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二

與人論文書　張鳳翼

文章與時高下千古名言雖有仁聖無所施其巧力三

王非不仁聖也生非帝世則不能以家天下者而為官亦不能舍其征誅者而為揖遜何也時為之也日月麗中天亘萬古如斯矣而長短遲速不能無改於歷法流峙有常矣而桑田可海海可為桑田陵谷變遷莫非時為之也是故生今之世反古之道傳有明訓焉何天下之為文者浮慕乎古而東邱乎今動則曰吾能為左國為謨誥為莊騷為史漢遂至阻澁而不可讀險陂而不可為句淺識者視之若以為天書語莫不嘖嘖稱賛而

矮人看場者又從而和之淆混士風變亂文體欲眩人之俗目而不思先已壞已之心術欲聳人之觀聽而不思先已失已之故步遂至業佔俾應制科者亦皆從風而靡而宰文柄者亦因之以為去取環海之内貿貿焉將胥溺於南無波羅之語而莫覺其為非夫文以載道也閲其文而理滋晦焉用文為哉昔人謂窮經而經絶非謂無取乎窮經也謂好異尚奇騁憶見支離蔓延淆亂乎先王之法言故云絶經也今之為文章者豈不

欲無詭於先王之道哉而其流之弊乃與秦之焚坑等使賈誼不死其所痛哭者當先於此矣苟操觚者但寫胸臆而無意於立門戶法古者師其意義而不效其口脗論文者玩其所可解而不眩其所難識敦和平而黜詭誕尚顯易而畧艱深又烏知今文之不為古哉

柬曹紫峰　俟一元

伏誦還教文采絢爛上下馳騁數千百載若運指掌即此尺牘亦足使人愛玩垂之無窮葢專車之骨可覩全

體向者妄論冀出雄製為天下寳辭雖不腆意亦至矣乃来諭挹損彌甚然細索之則抑而愈揚遏而愈光意若崑岡合浦惟採者所自得家藏人襲寶之世世而山容水色蒼然淵然不有其美者也美亦不匱取亦不斁斯文之至也雖然是道也惟孔孟以上然耳自孟軻七篇已非門人所述漢唐以来崛起雄鳴於世者孰能不自文以成其一家之言乎宋玉遭毀乃賦陽春揚雄慕古悔其少作英雄玩世類非誠語由今觀之悲秋之調

不離楚聲太玄之撰特變音節雕蟲篆刻故步猶存安在其悔之也昌黎云已所大慚人以大好豈謂光範三書等乎太白陋其大鵬賦至欲燒焚則何不更作而直並存於世貽其愆陋無為也故僕以為盡英雄玩世之語雖然吾文也有涯吾意也無涯諸賢之不自謙豈不亦有識然者乎至如吾兄專事靳固從人索毀撝謙之美固絶百代然不乃輕其天聰明茫然離人而立於獨哉信若是雖至寶不容韜襲亦恐異時石鼓不完竹書

相亂將貽後賢之歎息也何以明其然耶始僕於鹿城見兄贈雪窓道士詩讀之竊歎兄以長吉之才發盛唐之調富而不靡奇而不恠可謂傑作也容又有言某壁壓江行者亟往視其壁無有也已索之主人乃相與尤其婦子視其醬瓿則亡之久矣今不識此草兄尚能存否也夫雨集畎盈侈然自足固誠陋矣人壽幾何而俟河清歲月逝矣猶冀來日斯不亦過遜左計矣乎弟之於兄無能為役徒以臭味不敢自外竊附建安諸子之

義蓋三十餘年意之所嚮未嘗以示人者雖漁石古冲諸公獎誘曲至唯唯而已迺今一日爲兄出之非無謂也而猶深閉若不相知者然又何耶猥辱謬許之前世諸賢既萬萬非所及至如我朝北郡李子威名氣焰峻矣茂矣其勢將撤揭宇宙僵走海内斯何如人者而兄以僕亞之不亦非倫矣乎雖然僕年十四五時亦嘗酷好李氏愛其叙事精神史遷不異也然僕年愈壯益讀馬班諸公之撰恠其神駿未始拘拘毛物又恠李氏叙

事精采自餘他撰曾不一類何耶其詩亦專師子美信
手而拈然子美之詩有絶沉痛含蓄者令人非能似也
僕竊以為文之世降氣運自然至其曠世相感猶旦暮
耳僕猶有恨於空同子為其不能姑舍顔冉去夷齊而
師仲尼也斯非其力之不足蓋巧失之焉語云寧鷄口
毋牛後此僕之心也僕齒髮已衰未知來日當復有幾
方圓乞骸自引草跡已去誠冀一謝世累從吾所好或
能少進顧恐聰明不逮初心日負有如昌黎云云聊復

區區存其敝帚耳如秋至寒蟬疲曳鳴咽斯亦情之至悲也語云誰為為之孰令聽之惟兄知我恐一日觧綬不復嗣音惟亮察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四

與胡弘甫書　王宗沐

久仰高名誠以一得見顏色怡然為幸而執事執禮稱名乃皆過情則又惕然不安夫今稱師者非道德則文

章下至一藝皆有師謂其能有以相長也僕之無足以益執事明矣而執事猶云云殊不自解然細揆尊意豈以世不求師如執事猶復云云姑以為教耶又或以古者立國雖土壘猶存之土壘之不經於治也而存之者思戒也若是則僕不敢辭何者以戒為師則僕方居之況敢以逆執事以求師為教則執事之於世厚矣而僕又敢以鄙人之不能而逆之也惟執事之亮之也夜來舟中秉燭取佳作細讀一過珠璣瑯玕粲然滿目學博

矣詞古矣思深矣極往暢意將揚鞭頓鞚相爭於屈賈之場而未知孰勝負也救災議反覆條暢深得古論體而才識亦高驅蹇文風騷富麗蓋近柳子幽暢而用意亦深是二作尤為傑然夫文與氣學相為律呂氣與養相為升降自班氏以後作者如河沙而傳者不滿兩手指焉其難可知也執事才高驅逸有駕風鞭霆之力意濃轉折有極深鉤玄之情時有一二稍非矩矱然非大故也以是知執事之養固深也然於中細求則往往於

談理處以史筆發之則所重在詞而理稍晦於平淡處以古麗施之則所見者華而質不稱僕揆執事豈濃於讀史而淡於玩經矣乎無是則斯言大謬有之則似執事之病在是也不可不慮者也其細瑣曲折書不可盡道然請道其大者夫文不可學不可作也自書契以來班馬韓歐以降靡精竭神白首不輟然卒傳者少也豈非以溢於既滿之後者則神體俱到揆於辭氣之近者則形相不全耶又非以抽扣而出之者則諸體皆圖

執持而後就之者則渣滓未脫耶僕嘗觀於天矣天之
星爛然者文也其跡若適均理也有星而不均即非文
也無星則均無所施即無理也是其合一者也故古之
作者有困窮拂鬱之感則發為悲慨之文有崇高佩玉
之居則出為雅麗之調以盡其情為窮無短無長也以
適其均為則無濃無淡也有時當奇崛矣而意險思峻
則雖之乎者也之淺猶奇崛也有時當平易矣而情近
意淺則雖詰屈聱牙之怪猶平易也葢其學正故其神

全其神全則其檢周其的然者從經而其傑然者從史無適不可是其所以傳者也倚於偏好著於模擬或縱其質之所近或從其氣之所偏則或通或塞此禪家所謂不圓也昔人有之官於蜀而其女墮於懸崖未死者父母去之猿狖相與食焉其女踰年遂長毛能飛後其父母過之以為死也以飯與肉祭之女飛食肉飯則毛盡落而墮還為女也其所飛由其所長其所長由其所食也是學與文之譬也僕年十六好誦古書為文二十三

歲始棄去猶好誦佛書入學以来渾無得力乃始知凡天下文章事業非可力索縱索得之必有偏而未瑩之處故不若涵養功深停蓄力到則放之沛然此僕一偏之見聊為執事道之也執事胸中萬卷不為不富雄才立就不為不多反而力於本原則痕迹梯航悉能渾化而妖魔剩餤皆正法眼藏矣執事豈其於此有未辨而姑道僕之病者以相告即前所謂志戒者兹亦一事耶餘縷縷通侯面對之日備道臨發草草無次以頭巾語

對大家聊為旅中拊掌也

與友人論文書　焦竑

竊謂君子之學凡以致道也道致矣而性命之深窅與事功之曲折無不瞭然於中者此豈待索之外哉吾取其瞭然者而抒寫之文從生焉故性命事功其實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惟文以文之則意不能無首尾語不能無呼應格不能無結搆者詞與法也而不能離實以為詞與法也六經四子無論已即莊老申韓管晏之

書豈至如後世之空言哉莊老之於道申韓管晏之於事功皆心之所契身之所履無絲粟之疑而其為言也如倒囊出物借書於手而天下之至文在焉其實勝也漢世𠜂適隋何酈生陸賈游說之文也而宗戰國鼂錯賈誼經濟之文也而宗申韓管晏司馬相如東方朔吾丘壽王𠜂諫之文也而宗楚詞董仲舒匡衡揚雄劉向說理之文也而宗六經司馬遷班固荀悅紀載之文也而宗春秋左氏其詞與法可謂盛矣而華實相副猶為

近古至於今稱馬唐之文實不勝法宗之文法不勝詞
盖去古遠矣而總之實未澌盡也近世之文吾不知之
矣彼其所有者道耶德耶事功耶蔑其實而欲妄為之
詞身居一室而指顧寰海之圖家盖屢空而侈談崇髙
之饗非獨實不中竅乃其中疑似影響方不自快又安
能瞭然於口與手乎夫詞非文之急也而古之詞又不
以相襲為美書不借采於易詩非假途於春秋也至於
馬班韓柳乃不能無本祖顧如花在蠶蘖在酒始也不

能不藉二物以胎之而脱棄陳骸自標靈采實者虛之死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如光弼之代子儀軍而旌旂壁壘皆為變色斯不謂善法古者哉近世不求其先於文者而獨詞之知乃曰以古之詞屬今之事此為古文云爾韓子不云乎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古以為賊今以為程故學者類取殘膏剩馥以相鱗次天吳紫鳳顛倒短褐而以炫盲者之觀可不可也蘇子云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紐

之則綈繒之不若今之敝何以異此以一二陋者為之不足怪也乃悉羣盲以趨之謬種流傳浸以成習至有作者當其前反忽視而不顧斯可怪矣學古者知有道而已道之能致文不文皆無意也而況茍以冀人之知乎僕雅不能文又力薄塗遠方圖其大者而奚暇於此輒因執事之論一出其狂言惟有以敎之幸甚

寄君奭弟書　陶望齡

少年學文正宜直尋旁討多讀古書看時賢名筆追浸

灑日久範我馳驅自是秀穎特達不可自縛逸足反慕駑馬也凡事之難恐求好未能得其劣下者何須學慕但不自廢棄失足便成千仞今人不曉作文動言有奇平二撒言奇言平詿誤後生吾論文亦有二種但以内外分好惡不作奇平論也凡是胸臆中淘寫出者是奇是平為好從外剽賊沿襲者非奇非平是為劣骨相奇者以面目波濤奇者以江河風恬波息天水澄碧人曰此奇景也西子雙目兩耳人曰此奇麗也豈有二哉但

欲文字佳勝亦須有勝心老杜言語不驚人死不休陸平原云謝朝華於既披啟夕秀於未振昌黎曰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自古不新不足為文不平不足為奇鎔範之工歸於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不奇乎時文雖小技然有神機須悟得之能悟者看一句書明經書皆明讀古人一篇文字得其機杼全部在是作一篇文便如百十篇若看一句只是一句做一篇止當一篇則何益哉并其一篇一句亦非矣予雖不足及此於

中亦少有領畧弟曾見我終日翻講章否做五篇七篇一歲至数百篇否喜看古書亦有幾段成誦否此固寒拙庸懶不足多法要其所以亦有故存非專天幸也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五

答廬州馬理刑長平書　朱長春

憂病中日思往事神馳左右忽小吏來得奉書開緘三札縷縷深情繼之大訓上官存舊之義至此感激增氣

長春自下席來僻臥湖海之邊不聞四方上士之高議三年於此矣耳目醜鄙豁然復披霧立四虛而聽廣樂豈止發覆之慶第臺下奬借未成不惜齒頰欲目長春以英豪何敢當之披肝之許雖在疲累烈腸未消保此異日答稱知已則敢不勉若握管屈千古乃數百年來未見一人敢當長春何人領此乎當時弱冠率其雄心長慮輙謂一日幸脫去先輩之業當如釋甲背城之借試若戰於文必推其堅奪其鋒自作一大揭摧不料俗

吏之就已非性好既以低眉焦心勞骨勉强趨走簿會之瑣瑣一年損其十年之精神故業而又兩歲連失所生始旦暮執桐竹披苴麻伏蒯苫以雪涕號呼口乾眼枯精喪氣奪生又自幼多病攝之恬澹調之藥餌尚不堪苦頓奈何欲以支離毀瘠之餘挾其憤痛摧剥殿屎難平之氣坐而閱籍與古聖哲名流達士稽論短長竊恐陳人楮上之靈氣不死必哆口笑於幽陰之中幾於津人而程車予强而伏此神所不欣必有不肖之心應

之與之爭而心鬬以力籠絡而御之則怒神蹶氣任尫千鈞必病蓋今歲支牀四月餘未復當坐此致也長春此念已且塊然灰矣且夫適千里者三月聚糧醫工應病百材畢儲而後劑製而試之未有丈士以宣洩天地之秀吐發古今之華乃壓取三尺之敝帚自享者長卿曰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攬人物何文不然長春嘗以元封太初間百十年燒挾隱滿圖籍悉出文章當日盛反日不振龍門金馬既没英釆盡矣何也六經表章之

後博士家分立門户至窮年白首以詁一家之業合則附乖則攻競起援據不敢逾尺寸何復譚博雅之事乎世喪道道喪世千萬年之文業不可再振矣周孔聖人嘗著爾雅命博學孟氏大賢亦云博學詳説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安取專經近學之守宏攬遠搜之批將高三聖賢為孟浪河漢之視乎末學瑣儁繩繩耳目之習貫師友之伏化從東京來樸陋促狹無有一倡黄鍾霆響而絜絜閭比之節組紃之音希效輓近逮韓柳二三君

子特起追之又專暢情理任其天授以自鳴不復古昔之成聲沿六七百年寥哉邈也至於今世蜎起雜出師法不一最號嗜古則割其鬚眉塗其脂澤以掩飾己態季冬方相氏儺舞耳又優孟之所笑也而後生末行承風應起各以自壯滔滔天下當何所止自來文章之病無大今日此時有人欲譚千古之事寡侶多詬豈不至難哉夫往時士都以離經幼齡浸淫古業而今士開蒙於釋褐之後官刑相迫世事膠轕又據其貴宦之偕言

未成而人士傳誦捷於順風汰然英雄自大矣千百年古士不得於終身浸淫之力一旦行剽於中道枵腹之時寧能毋而如又將以愁牢疾病所餘鼓蜋臂而當車愈無幾矣長春自今真欲絕目禁談雖小小有詞篇止是抒情消食之具無敢望古人且已為黃初開寶諸家奴使耳況於譚文近已不肯雷同獵當年之清譽遠又不能廣采振古榮之隆後又不能終障識者之口知士不為也養生亦不為也遠辱明誨因觸積志便敢脫畧

無忌盡其狂言惟臺下寄終教之

與黄玄之公子論文書　朱長春

聞之治農言農治賈言賈僕與足下業治書耳上必不能立德紹聖妄比孔孟之服而建鼓標號剽勦牟氏寂覺圓空之餘倡以為世目儁偽又不敢下不能任俠成奇以權家一劍之任立功沙塞中不得筦天下之務經畧時事造太平之業於人國而如瑣瑣鼎食錦服高宮華苑豕篝日計田畝半郡優笑徵歌治妾薦席或設財行

權結輿鑿壅保官累爵以夸毗尤勢此又不肯曰東紳戴冠無事事埋首散帙操筆之業不以此成名曾不如農賈多獲稱良故願與足下言其私僕自舞勺時噩然不量發好古之雄心而貧迫應制未有大就其間仕乃為吏也案牘旁午故業遺忘然宿念未銷每欲廣覓延結海内賢豪雄長之士為執弭周還共弘古道而時士多溺志取目前津津之口止耳此不可與言故昨歲奉書足下欲以文辭相推足下答教博志遠畧大壯吾黨

之氣今見老師道足下篤學稽古且徧藏書近所得當更益高深然僕竊有言僕性不善記獨好稽攬平居讀一古人書無有不察其注心索其指歸眡其體格因論其年次乃知文家與時高下之說虛語耳夫士畜文心吐結成章意致高庳醖釀醲薄工力深淺才情卓洿此都在人為之即質文簡煩未免隨世乎終不宜詞理剖判如晦明人鬼之別也故僕嘗私評詩歌典訓文辭之祖有韻無韻遂為兩家其後文分事辭有異體無異理

辭分古近有變格無變調總而言出會心情合指一兩家千萬之變歸不出此故僕嘗謂作者當極變異之賾窮態肆志其究乃以不變不異為主雖謂音藝同壇左屈並轍可也夫文自周浸盛濫於秦先極於漢始詩自周刪定淫於郢騷變於漢古當此之時雖屢遷矣視其理調豈大戀哉何者其抒情歸指所謂不變不異常在後此溺矣至今數千年運氣不復轉入流靡病在爭工於變異而忘其所同故東京來文之家竟喪矣辭家自

唐出近體別立一户其時數公語至者至今宗之黄初後古聲反不如此能化何者魏晉以下人溺變而唐於變中別存所不變者乃久也故弘道在人好古挽敝必論其世如必遞遷為率則大業之後不復有昌黎五代之後不復有永叔前元之間豈氣加於趙宋而詩法蠱壞且稍稍振此皆何說焉彼其小小挽力起衰絫之所心不全太古然且蔚焉虎變矧以沉湎無厭絶流追雅不能比肩踵武於古人乎嘗怪近來文士往往無窮源

批根之力餘食殘膾逓相竊笑飣為俎席嗜為珍厨不知乃古人陳皮之棄肴饌刀之割屑也至味何居焉而倣儻倬詭之夫又卑薄已成志在獨造謂自著一家耳摹古而動病於優孟乃倡新聲華言自壯無忌足以雷驚天下之聾耳然足下試觀秦漢間其都士為文雖出衆手局乃如一唐開寶詩人天下不皆一社而倡和體如同聲彼誠以神合至今誰訴其相襲為盜者承業世守古道可存而至大變豈非人之過與故莊生曰道喪

世世喪道置交喪不問而獨委時運因世世仍陋不採道本吾深為數千年文士恨之矣大抵漢前人讀書不難掘抉鑿山故畜深本固如窮河源自星海而來後人乃循海洋不復問九折雖巨觀無涘一覽皆盡其起落經險穿塞委汎崩注之態耿無復見此所謂其誰不波者耶故僕與足下願共醉古人斷自黄虞沿流至漢片牘短簡探極情指以數年之内深其識實其本然後信見為言極其所同定有不朽文質周漢之間所自裁其下

乃支裔可獵無留也平生雄畧常苦為俗廢又苦無助令在廬稍可一二卒業又得足下逸才同志敢以千里相期二年後燕市之會當相證抵掌談數夕耳壯士在古人中博戲相角爭一先登輓近不足道願自奮自愛

復臧晉叔博士論文書　朱長春

魯諸生入越者脫章甫而習被髮蓬首非加於象服而時各有適不相用也僕在少時雖欣然溺志古文辭乎而半困華門之藏書半為奪之制義未始究其藩籬而

令已棄為令師吏矣令卑綰銅墨取簿書期會供上如家督其拜起埽除事人如廝隸日夜拮据卒瘏謹身以奉職猶然虞罪不給而且案列判署之具庭陳荆竹之刑寃楚呼聲震心疾首當此何狀尚言文乎僕即不知文然文非容易者千年中陳言廣矣沈湎濡首餔糟啜醨於以究其指歸愽其意趣非十年下帷之功不可卒此業名世今見名文者都有虛張寡實陸離無當指不深語不屬比之古人尚不如優孟之為叔敖而直以削

棘浮巧竊美熏人一世操筆家從風茅靡又鶴和其聲此所不觧夫剽金者為盜乞𩜹者為丐奈何丈夫受人形業已發篋受書知吟誦自不能千古籠百態摩肩於前哲而第獵委禽拾餘食躬盜丐之行以賣名目前如身後人謂我何耶語云鞭之長不及馬腹僕故無長而今乃為吏為吏即吏矣安用文之嘗聞試為元禮小丈鹵莽輙三四廢詞枯意薾不進日退强歌無歡莊生所謂罪人交臂歷指自為得者也足下故不知吏苦何復

以文相屬哉文在足下事耳足下優游氊席漱六藝而勒一家畢數年之功當使目無古人若號召天下乃細事天下多貴耳豪長者往往氣攝之不足奇千秋之業正不當一時定論也昨曾從友人見足下作巴川草堂詩似非世中初音又見足下寄言尚聲調者不無乏情研理意者未免畀格此使屈宋緘口蘇李賁音無逾兩言嗟乎河間不作雅歌絶傳孤高猛迅之詞安宜鳴之盛世哉僕已矣無取堅白自鳴是望足下勉旃後世毋

令謂明無人

與李叔玄計部談文書　朱長春

吳關遇叔玄令我夢寐不忘叔玄處我故周旋多恩然僕自負度外人耳感激分甘之私不止於此長春之望叔玄加於叔玄自望方今天下文事大喪議論蠭起淪溺骨髓極重難反僕自年二十來蒿目强項不甘之云與其雄王於椎結寧稟約於中朝蓋癖淫服先民之日目披口呻手畫心規自以畸人之好習於南荒海曲者

過十年亦常常自隱匿憤畜慮其一旅仁義之師不足當楚棼之惡輕出一敗士氣不復可鼓又以彷徨相士四方求結同好須一天授真人北面而事之為輔倡大義中興可望然而未得也里中鄭允升進士居平兄禮之溫雅自成而或歉於氣又嫌其嗜酒輟業他遇三四公面前慷慨談大雅向我甚壯徐察其才志客氣浮慕耳似不免於蠕望進退未有如叔玄之令上拔俗而希古篤也叔玄佛家所謂利根有夙世之覺不緣聲聞者

出此即可振淖而鶴立羣中如僕所有惓惓則疑叔玄祖有中散之嬾人未當於天耳僕為詩自二十七歲始時未脫於制科章句之故又貧也俯仰口實疢病之勞苦居半既而進則為吏棼雜於孔道之敝退則悲思泣涕於廬草中而口不敢廢吟無三月手離於往牒也今叔玄之業先於我叔玄之才情倍於我叔玄之處位十於我叔玄之精力三於我數者皆天假之資也而當今從容避世郎署席此四資者大肆於不朽之計不數年可

班揚馬而衙曹王庶幾所云真人在兹亦是斗南千秋文章之氣未盡又國家養士二百餘年或此一代華國之典所寄叔玄安得無念名不易成時不再得如僕行近四十仰白日但苦老矣日既中而駕遠誰能哉昔皇甫玄晏齒逾弱冠而就傅韋應物出而羽林俠少之健兒脫身解劍而轉為士今兩公與叔玄校時則幾老馬不策矣然而俱以述作垂當身之譽蓋其專也今韋弁大夫中道而習古人誰有為玄晏病末而不廢書者而

剽剝尺寸遂信手師心自壯亦知不合於古則横立無前之談以蓋之夫古可勝也姬公何必繼日之仰思而仲尼比七八百歳龍鍾之商大夫是為偽言乎此誰欺哉未必從來才人不盡作江文通之說然而後世信者安在也此病起於博名速馭才難而偷日多故將見彈食炙耶夫廬井之舍匠人自巧斲之計日而落此其細耳若以未央之壯靈光之巧雖使俞兒輸子並集於門構吾知其不可以刻也故取才欲博儲精欲弘會古欲

深夫木鳶之飛豈一刀之力哉今日道壞甚矣起尪夫者不以急劑叔玄好自愛

寄湯義仍太常論業書　朱長春

太常安否別六年矣道遠企予生離莫悲執手既難嗣音久絕追計同官之昵隔江之間遂如夢寐同好悠悠誰能堪之夫騷人撫壯志士惜日不佞僕自廬江杖還老父大母接歲而逝素冠三易旦夕垂頭飲血悲𠯁蒿里鬼伯之區今四歲且餘矣有情不死人理為幸尚何

言他然足下故知僕豈風波之人憒憒飽肉自老者今將胡以支此僕雖頑拙不肖然夙昔妄想動望古人亦以此片氣頗為四方豪客俊人如足下輩引許乃今有自在不然者往思士人仕宦總要有三內為親上為君下為身為親者祿為君者功為身者名天之不戾今僕一念已矣夫苟祿歴親志士尚恥之況於僕三釜奉檄之私既闕不逮所冀自補惟是昭德揚名之務又安取由房相招揚揚自樂之義乎方今西域多患主上側席

自當壯年神王骨健之時不得儕列百里外臣秪足暴
身苦心祈百姓旦夕之命展宣微庸以報主分憂之計
瘠瘠坐海東一椽之廬乍泣乍歌抱獨飽之歎乎無裨
耳鄉閭遊俠之行干有司之網壞薦紳之氣既已不屑
此名而家故貧也吏祿又淺封殖無事歲歲杜門晝地
而居近於獨寐樂饑之招隱為耳丈夫蹭蹬淹阻不得
志幽墨之苦事勞人所不過而問焉而俗不相知以為
刻意絕請飾為名高此名與幾何木蜩土蚓之節於人

蚔蝱之翼也大行不曲謹僕誠何樂此適性不便耳僕今所急惟一事故曾與足下攉談須且了吏程告沐歸坐而理此今即坐已不佳然三四年懵懵忽過當成何事說禮樂敦詩書自昔記為官刑之符人誰不學操刀而割乎意見倖中客氣也竟為達者所笑曩小小試一巖邑耳至今静言追始且有無術任氣所誤及此又差池愒日面牆享帚訟悔更無補時便以孔墨汲汲之心展采無具但持此空氣一意何往乎馬不調則泛輿杅

不習則敗絲是無為才才反害也且徼寧在官耳又記與足下燕中慷慨論文厄五六百年我國家最號多傑蔚起雲變標復古之幟數不下十數公其究不若安息之肶也益恃才之害自古天下只兩人巧有餘拙不足然害故不生於不足而於餘也不足者多學寡運其力無能澤非而駴世餘者恃其運而蔑學巧避短而飾欺人人嚇而惑之人惑已亦惑儼然巨子大方之居曰無前而却走愈遠矣昔以仲尼之聖屬絶韋之勤有若之

賢篤引剌之勇他漢士一經之業下帷囊火孳孳數十年有頭白而名不成今士欲以釋褐旦夕漁獵之莽莽兼業而陵前修有方客逡巡酒頃刻花之道耶此僕所為憤憤注心埋首至今而彌進彌歉者也江文通排是古之議及其著作實開辭今後人笑之眼前易塗身後難欺僕義以為不可出此故退而自圖然年數日增每懷靡及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自逾懼矣每思孔子筆削獨擅春秋至於詩書游夏與焉司馬子長承父子世家

之業出蠶室之幽通以成史記而東方生居然任視定之權文章鉅業師心有限故無有不須翼成者先朝獨獻吉雄力嗜古惜往往夾以憨豪大復喜自運而氣又孫又相齟齬所以不勉至王吾乃恨生不當時至今天下左道橫議又變矣安所得此人固望獨足下耳足下狂豪慱物過予五累之上愚不自揣以為拙為狂資樸為慱資玉攻他石亦醎梅臭味之友也千里比肩産材難多又褰而處天末海頭不當遊士賢者往來之孔道

菰蘆之與居魚蟲之與游雖自憙淫書且幾豕虱哉轉益鶩織將恐北首南驅即背馳以至老又多疾病多輟日計若有歲計若無鞭長不及腹學然後不足此恨如何人生至貴白髮難居悠悠長心將何遂乎太常歲滿據津秉權須時耳以足下之氣之才弘猷直槩不難傾所練要引經合事必自有說小吏亦頗聞之他所著作可相示乎今日天下多事亦多人安所無任義攄材之俊故功不期於為氣期於中機辭不期於為奇期於合

雅足下盛名之下都人日望式穀足下旗麾也東西惟所視願足下自愛并以教我與時者進與足下為輔車馳驅之效退與足下作塤篪合唱之美足下又何惜不以游夏東方之權相借哉代運方隆功名易致今太平二百餘年外視天下皇皇多不振不給之法闒茸支吾漸莫誰何内視載筆紀注之業草塞悠繆無有一人發憤如刑餘獄中之棄人所為往不可諫來未可知救今不能傳後無光安云責不在吾黨乎嗟嗟此可為志士

言難為俗人道也每念子長令人於邑足下努力古今人未必不相及也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六

答陶石簣　袁宗道

覽鏡諸作絕似元白五泄六咏非坡老不能為也懷弟諸篇俱佳七言尤勝總為兒女謀身易示有威儀與俗同新鮮撟譽又為諸句領袖即日書作簡板讀令弟妙

什便可想見第五風神弟雖不敢望石簣然令弟則酷類我家小修意欲屬和少酬高雅然君家兄弟精鋭如林所謂不戰而氣亦索矣入冬以來支離枯槁如魚去水幸天憐我寂寞中郎恰補得京兆授屈指定有幾年相聚齋頭相對商榷學問旁及詩文東語西話無所不可山寺射堂散步遊覽無所不宜足下聞此得無復動北來興耶中郎極不滿近時諸公詩亦自有見三四年前太函新刻至燕肆幾成滞貨弟嘗檢一部付賈人換

書費人笑曰不辭領去奈無買主何可見摸擬文字正如書畫贋本决難行世正不待中郎之喃喃也弇州才却大弟不奈頭領牽掣不容不入他行市然自家本色時時露出畢竟不是歷下一流人聞其晚年撰造頗不為諸詞客所賞安知不是我輩所深賞者乎前范凝宇有抄本弟借來看乃知此老晚年全效坡公然亦終不似也坡公自黄州以後文機一變天趣横生此豈應酬心腸格套口角所能彷彿之乎我朝文如荆川遵嚴两公

亦有幾篇看得者比見歸震川集亦可觀若得盡借諸公全集共吾文精揀一帙開後來詩文正眼亦快事也中郎見弟近作謬相稱許强以災梨凡五泄諸作殊佳別家詩九章果是八月寄至謝公歸時匆匆作書偶忘及之諸篇俱力敵五泄三言稍未稱中郎又云僧湛然戒力見地俱可與君家兄弟熟二兄不出籬落得此善友何得更嘆離索乎老卓住城外數月喜與一二朦朣人談兵談經濟不知是格外機用耶是老來眼昏耶兄

如相見當能識之

答錢抑之太史　陳繼儒

自吾兄天蜚輙有素書求見者弟堅謝之山澤老人不當通輦下之信非分當爾即懶性亦爾爾也頼兄眼中有照膽鏡手中有降魔杵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一客不如少一客耳承諭讀書無暇此時豈能終日終夜鑽破故紙堆中嘗記得少謁徐文貞云學而時習之何義對以不敢文貞云如國家有荒事即就荒時查考荒

事如有兵事即就兵時查考兵事如有大禮大獄亦然此真所謂時習也至今佩服此言受用不盡又有因文見道者如送贈河南撫安何事是急如送陝西撫按何事是急即此類推自然研究得切考據得真正如夏買葛冬買裘畢竟比平時買裘買葛不同若國軸之變幻家鄉之分拏且端坐冷眼觀之俠客之不如英雄者俠客動而英雄靜也英雄之不如聖賢者英雄險而聖賢穩也若置身靜穩中即鬼神造化奈何不得況目前餘

子哉

與周窾六年丈書　何喬遠

别窾六有年忽忽無所聞問而道窾六起居於我者亨融也亨融一行涖官留心千秋之業良可歎尚不知竟坐何以渠患有餘耳豈不及也窾六鴻雁魚網亨融驟並鴑攊某於二子雖不敢望然竟爾矣豈造物者於吾黨將有所伸耶不然何遊於人世之詘也窾六仕宦不遂近聞删定明詩以垂諸後此一段久遠事也前有選

者竅六丈視之有當否大抵古今豪傑之士其才情學問相去不遠此可懸度而知古人固有過於今者今人亦有逾於古者譬諸器用衣服今人以古為精且備然於今又有變而日新者焉使今人一襲古初迂且固矣今南而日本西而緬甸僕皆嘗見其字書觀其刻畫輿整皆不失古者篆籀之遺葢其先世以是傳之而後世不能變也吾中國固亦以篆籀起者今變而為八分為隸為真草在中國之人固以為失古之意矣然亦惟中

國之人乃能變而為八分為隸為真草若外國之人則不能也此見外國之拙而中國之人之化也起古之人與今之人對今人必羨古人之精與古人亦必羨今之俊奇譬如老少並立少者則羨老者之高年希其壽考而不得老者亦羨少者之芳韶愛其健爽而難逮僕嘗以是衡論古今之文章未可有軒輊也梁昭明築臺而選文選極所稱量然腐敗而色不鮮淺短而味不長者有之矣如今之驅駕而沉深者又少所見焉非古人之

不能其時精采未開講論未遠古人亦自限於習氣而不知之也唐人之詩我朝人所選者莫備於品彙然皆取其氣醇而詞雅若餖飣綉組者而錄之坐令唐人恠偉深奇之氣象不復並存後生初學習見其書不得諸人全集而觀之以為唐一代之技如此而已稍欲自見其奇則曰非唐詩非唐詩大駭而笑之夫溫厚和平詩教也三百篇聖人之所删定豈復可置瑕疵然溫厚和平詩之意也其中艱奇之字獨造之辭必費考叶乃能

得之則竟為如飣餖繡組而已乎抑唐人之詩其怪偉深奇遺於品彙所選之外者固多其弱而腐且稚者集中殆亦不少律之為詩自唐人始又見創造之難而論詩者不可不審也明此則不至於過尊古不過尊古則不至太卑今而選詩也不拘拘唐人籬下走矣竊所選之詩某固未嘗得見又未嘗得竊六之意然某之意如此或竊六亦不遠也外拙刻數帙便中請教竊六或不私其後世之名以分與某某或可冀一大伸矣

閱張仲子試卷與細論文書　陳仁錫

今日正文體但與高才生約法數章足矣張表弟仲子淨華世其家學賦才奇古然試卷售越不售吳此道果難言撮要之高才可與說法者必仲子也敢以苦茗代盃酒與子細論文而細推之品詩則清新俊逸品文則雄渾博大非雅言也耶然杜入雄渾矣李入博大矣清新俊逸聊次兩家詩格非律令也又有謂作山林之文不如作廟堂之文以山林雅近寒儉故夫寒儉之意不

可行於廟堂而施諸山林詎不可哉且山林奚寒儉之有請與子遡前辛未而及甲戌庚辰諸會元之妙妙於雄具神武而不殺乎孫棘棘於雄而渾雅自在渾則博博則大進此以往必從清新俊逸入矣入於博大渾猶一間也雄可望渾也入於鬆麗清淺而詭怪百出以勝之亦有逕從博大入而大者壯也用斯罔矣大者過也載斯撓矣似與雄渾近去之彌遠又不如清新俊逸之可無咎也上者定心氣次者協音聲次者調步驟所謂

與高才約法三章總以雄為主彼號為意見議論氣欿精彩與渺皆雄之仇也何與焉請周與予細論韓歐正文體一事而予細推之二公之文不相襲也其釐正之德之功亦不相沿以唐之時濫學古文括木腫而不生官骸滯而不動於是韓子以氣嘘之其功起八代之衰宋之時濫學時文扳重寒淡如土木偶人對坐而不語於是歐公以頓挫轉折點勳生氣捎化鬚眉之顏笑之其功起一代之衰使歐公亦學韓公文體奚自正乎且

宋曷有奇險之士刻厲之文哉韓公漸近一雄而歐陽子度其力與其相遭之人與文未能也勉為清新俊逸而已矣

答雷何思吉士書　唐時升

往歲無美先生從楚中歸迎謂所厚善者曰吾於夷陵得一奇士恨不能攜之來與二三君子遊因道門下之姓字且出送行序於篋中以示坐客相與反覆觀之如天球琬琰之陳於前黃鍾大呂之迭奏於左右也是時

想見其人白雲為車紫霞為裳容與層霄之上茲者薄遊京師適會門下在石渠東觀與天下士馳騁著作之場無美先生必且附掌西笑自詫其知人而僕亦得慰其數年願見之懷乃辱問訾者以蒼素之辨聾者以宫徵之音豈先生曽以僕姓名欺門下乎僕夙遭閔凶不及受先人之遺訓又才拙性懶不敢妄意作者之事偶聞長者之餘論有心識之而已葢文章為經世大業大而三才小而庶物無所不載中古以前吾不能知若伊

呂之治國賈晁之論事孫吳之言兵苟其闕如皆不可以稱作者若夫書疏傳志碑記之類皆與世酬酢人事不可已者方抒軸於懷豈不尋其條理於茫昧之表索其端緒於棼亂之中及其得之於心而出之於手則見者以為固然但人不能知而我能言之耳采玉於重巖吾以為圭為璧能顯玉之美而出玉者山也采珠於深淵吾以為珥為珮能盡珠之用而產珠者水也苟知此道則於文章殆庶幾乎今之昧者言不必由其意華不

必副其實陳籩豆於雞豚之社奏鐘鼓於爰居之前慰遷謫者則謂在廷皆蜚廉稱賑施者則謂素儒亦郭解此陋俗所沿在文章之司命一洗之非門下誰望哉長石少宰諸君亦乞以是語之

與文文起　婁堅

吾吳先達之文如王文恪嘉靖初勸學一篇雖古人何以遠過而操觚者妄目為無奇吾嘗為秦為漢耳嗟乎此蘇文忠少而欲為賈陸晚而且較正陸奏議以進者也

二公之文豈有一毫相似而其意自相懸合如此此可以該古文之脉正不在詞采炫飾之間而已東漢六朝之文至韓柳而一振唐末五代之文至歐蘇曾王而一振今讀其文雖此數公者亦各自為詞未嘗相襲世乃有謂古文之法亡於韓者彼不知也曷足怪乎獨怪夫耳而目之者輒因而肆其猖狂耳凡為文章但意高識遠而味長古今一而已矣其有不同者遣辭布格之間耳仁凡績學綴文之日久何待鄙言正慮初在詞垣或

恐為時尚所奪耳輙不自量而覼縷及之勿駭其唐突也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七

答友人書　婁堅

某老矣略知古文詞竊論宋文寖該博詳贍自南宋至今實無其儷顧追尋淵源所自似猶為正叔元晦所縛未能無滯碍於理學而直追西漢洎唐貞元元和宋慶歷

嘉祐之超卓也黄柳之集嘗一寓目焉僕向之所聞於經學推金仁山吳臨川兩先生特為諦當者歸太僕之緒論也然歸之文詞豈便是仁尼準的哉特其學問必尊經其述撰必推西漢及韓歐蘇曾之自得雖以俟百世之君子要為不可易也僕才不能為時又不暇以為得一人焉可以追蹤古人正如時方多事而幸有一傑出世之人才則人之所仰望而責成者宜何如也立功立言等耳一以濟時一以維世雖非其人并無其責區

區之企慕賢於流俗人遠矣其亦可以語此否乎輒又覼縷再及其必為仁兄之所許又可知也當仁兄之受誣或有言宜亟歸以俟其自定此事外不解事人之淺見也彼分較者取卷以呈猶不之覺況主司之忽遽受成者乎以彼分較猶得從容進退況為他人所牽累者乎至於今始歸侍太夫人即先後兩無可訾議矣顧僕之及此言實贅也而猶為一言及者無他閑之道路皆云出於中傷雖衆口一詞尤望高明泊然勿以攖其寧

則釋氏所云願檀越安穩在彼亦復無他者也頃者孟陽長郎以昏暮告行而曰已具舟清晨即發忽遽奉牋固非昏眊之所及矣顧使仁兄先之又辱法施鄭重懇感實無已無已漸近炎蒸瞻對或在秋中雖忽遽函封似亦可當一夕晤言也

答吳興王君書　婁堅

僕鈍且衰已絕意當世之名熏酷信釋氏每恨知聞之晚漸益泊然乃蒙不鄙惠書鄭重且拜珠玉大貺若翹

首雲霞而傾耳韶頀也慚感何已何已憶自少壯至今凡讀書為文皆不能與時俯仰以遂成其名雖小夫竪子之能捷得者猶媿不若況於名公才士之未必果合者乎顧竊有聞於宿學其言雖迂俗而頗與古人合聊一為陳之僕嘗舉東漢文勝六朝六朝勝唐人以問又問古文之法何以曰亡於韓唐人之詩何以曰無五言古語未卒而其人啞然笑曰子為疑我而問乎抑果有不釋然者乎此殆囈語耳試多取古人之文與近代文

雜而讀之其若飲醇若食塞者必古之卓然者也其若餔糟若嚼蠟者必古之靡靡者也不然則今也且非獨文也夫宋人以議論為詩誠不盡合於古至其高者意趣超妙筆力雄秀要自逈絶未可輕議今乃欲以僭漢唐而呰真唐宋容足憑乎僕自聞此快論中頗了了然才既不逮人又不蚤自力於學迄於無所成立比者百念灰冷不恨無成且更為娚亦都廢矣衰年遣悶病復乘之何心及此姑述所聞以為報耳苦雨十首田野模

拙之音聊用發笑而已

復曾叔祈書　曾棨撰

前者手教之及其適薄遊梅溪歸而讀之作數日喜時方小春梅使未發是以報章遲之頃者又接來翰不知何日得與叔祈西窓翦燭盡其所懷每嘆腐史於張子房叙其博浪之豪爽圯下之温文與夫辟穀仙遊之霞舉天外其贊之不容口至想像於其狀貌不知史遷此際如何想慕遷之生後於子房所云狀貌亦不過於傳聞

得之伊人究在暗中摸索愚謂此中大有囬味乃不佞於叔祈無論生同時又為一家之人今手札之往來者三乃吾竟不知叔祈作何狀彼此懷抱中各有一我家其其明明於心目之前但須一相見各出一意中所懸想暗索之人印而合之想明秋把臂時當啞然一笑也來書喜柳宗元二義云柳子厚敢於自負謂能馳騁百家又云我讀書無觝滯愚謂未有讀書觝滯而可謂能馳騁者然所謂馳騁者亦謂踐踏而蹂躙之我一落筆

而諸子百家無能出一爪甲於吾之紙上者也是以春容蹀躞則蘼蕪百氏莎偃草柔蹄足香潤追乎怒馬獨出則輕足輶車輪蹄所蹍而草無剩免澤鮮留麋以斯而論則雖與百家爭道而馳猶非其至矧竭蹷以尾其後又其甚者尾之不得而拾羽攀鬣匜踐踏蹂躪於彼者哉若夫八股制義而必以速肖於四子者為正無論以今人而為四子之言決無能肖之理即前此之摹擬而肖者莫如湯許然使湯許而生於今時正不知如何

以爭氣先決不肯獨守其必不售之業也明矣愚意今之帖括當如古人引詩之例隨其興會而解之愚近喜讀左氏傳凡左氏引詩皆非詩人之旨然而作者之意趣與引者之興會偶然相觸殊無關涉精神百倍此非詩人之情而引詩者之情也後之訓詁註疏者自舍其情而狥聖賢之貌而今之為帖括者并舍聖賢之貌以狥乎訓詁註疏者之貌轉轉相摹愈求肖而愈遠夫莊周申韓者為老氏之帖括者也莊周之汪洋自恣已異

於老之沖穆高潔申不害韓非則其去之愈遠而識者以為真老氏之徒夫今之為四子之言者而能如莊周申韓之於老氏則無論不必舍四子而狥乎訓詁註疏與夫諸子百家併不必舍我而狥乎四子者之言此叔祈前書所謂無情人不能文情真而文亦真者也呵凍燭深兼之舌棘瞍言聾説恵而教之前者無賜䙫材納於踵決之履華而温矣

與趙十五書　曾異撰

其頓首昨五言對句撮合不來展為七言律索和惟吾兄痛繩之弟嘗謂古詩難於律詩五言律難於七言律杜甫七律罕不奇妙者至五言平率高古遂已參半惟王孟五律妙於七言殆有天授譬則陶令為五言古神品其時固未有七言之體即有而陶為之亦未必不亞於五言要未可謂五言之較易也七言律渾堅沉鷙中易暢易動纔縮二字暢則不堅動則未沉不動不暢又涉平板今使縮長句為短句難展短句為長句易是以

從後人而觀則歐蘇流暢於韓柳韓柳流暢於史漢史漢流暢於左氏左氏流暢於尚書然而尚書左傳短節中未嘗不暢不暢不動秦漢而後遂以漸加斯則句從古短字以世增以此思五七律難易便自了然且作詩者從古體入手雖律詩亦有空曠之妙王孟之五言杜之七言皆以古詩為律詩者也少陵五律王孟七律則以律詩為律詩矣今之學詩者從律詩入以其有占有儷易於取偶成篇其律又從五言入正如里塾小兒學作對

句以字多者為能盲師瞽喝瞽子恫疑宜其謂七言最難合作甚於五律也至謂律詩難於古體則又護短欺人譬之習應制義者謂時文難於古文為左馬韓蘇易而為王唐瞿薛難更無是理可以無辨者矣弟未嘗與人言詩尤未嘗與今之登壇自命正宗者言詩眼中惟吾十五又若累於酬接不得卻掃讀書極其所至弟嘗謂人不爛熟一部六經二十一史而徒記誦漢魏六朝三唐諸集此但讀詩以為詩未有能為詩者也譬則今

之啜醨由徑意在捷得科名而止者讀時文以為時文未有能為時文者耳此語常與施辰卿言之但恨吾十五雙眼使千百年後少吾代趙十五一位者皆此兩手王摩詰倪雲林絶妙山水為崇使十五折肱瘻臂無手可鬻便得入山閉户從此十數年李白杜甫未可知何至出賈浪仙孟東野下哉弟與兄俱老矣人至四十以以上尚茫茫然不計算百世而下位置何所無乃蜉蝣不知旦暮者乎來筆黒漆者頗宜書餘俱無下筆處無

乃不善拙書地梢子手劣即平湖淺汀猶恐失柁此實惡溪能易我於善地受篙兄之功不在鑿龍門下矣

答夏彝仲論文書 艾南英

別彝仲三年而會於婁江又相將入練水舟中快談上下數千年雖閒有異同度其同者聖人復起不我易也度其異者彝仲將來終與我同目前所異自彝仲之過不患彝仲不我從也使來接兄教三復思之首尾結意皆在脩辭二字而其究竟一說則要歸於獻吉于鱗元

美三子以為三子皆能脩辭未可非而末後言辭之究竟則曰句字崇飾而已矣嗟乎吾兄何其視古人太輕視今人太重耶夫以司馬子長劉向昌黎永叔之文兄舍其根本六經與其法度章脉變化生動雄深古健之大者不論而曰止於辭則視古人太輕也且又取易詩書春秋三傳而亦曰是皆古人飾字而為之則視古聖人又太輕也因而及於浮華補綴塗東抹西左剽右竊取史漢句字割裂而餖飣之如今之王李者皆得附於

聖人修辭之旨是又視今人太重也凡以句字崇飾盡
修辭之義則請為凡先言辭之原而又以剗盡辭華歸
之平淡者為非則又請與凡言古文之辭可乎予曰修
辭立其誠未聞以敷華為誠也又曰辭達而已矣未聞
以臃腫駢麗為達也書之言曰辭尚體要有體有要則
今日章旨結撰之謂而非以餖飣剽竊句字為體要也
葢古人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通篇首尾開闔而言
非以一黄一白一朱一黒儷字駢音而謂之辭如此則

古今文章何必司馬遷劉向何必昌黎永叔只一六朝人可謂辭華之極矣則兄且銖銖而法之乎即如太史公弟與兄所首推者然每讀其文譬之神龍行天雷電怳惚而風雨驟至百昌萬物承其汪濊皆各有生動妍澤之意此豈可以句字求之今試取史記去其所載尚書左國及屈原長卿騷賦之文而獨取太史公所自為贊論序畧者讀之其句字可謂悃質無華矣太史公豈不能效易效書效詩效三傳而為之乎無他時代各有

所至效昔人而贅其句字未有不相率歸於浮華者若凡之所謂俚雅則有分矣每見六朝及近代王李崇飾句字者輒覺其俚讀史記及昌黎永叔古質典重之文則輒覺其雅然後知浮華與古質則俚雅之辨也百物朝夕所見者人不注視也則今日獻吉于鱗元美剽竊成風之謂也用功深者收名也遠不為當時所共怪則必無後世之傳則韓歐大家與今日有志斯道力排陳言不為浮華補綴之謂也葢所謂陳言所謂浮華者韓

則指晉魏齊梁而言歐則指唐季五代而言今日之君子則指王李而言其為戛戛乎陳言之務去一也其為用功深為當世所共怪一也其推尊司馬遷劉向賈誼董仲舒者得其雄深渾健古質而幽遠非若王李之推司馬遷劉向得其皮毛剽竊塗抹使十歲豎子皆能贅其辭竊其字而遂謂之修辭也然則兄之所示乃弟之所以尊韓歐卑王李耳弟之所謂陳言兄以為修辭可乎弟以古質尊史漢兄以浮華尊史漢可乎若夫篇不

擇句句不逕字餖飣而出之則王李是也古之人未有也即學韓歐者亦未之有也至於以平淡為非則凡誤矣夫平淡古質不為浮華者古文之別稱也凡知古文之所以名乎今之時以碑銘序記傳為古文對八股時藝而言耳古人未有八股時文所稱古文者安在如以碑銘序記為古則韓歐有之王楊盧駱輩皆有之歐陽公得舊本韓文乃始知為古文其序蘇子美曰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乃在其後蓋昔人以東漢末至

唐初偶排摘裂填事粉澤鮮麗整齊之文為時文而反是者為古文譬之古物器其艶質必不如今此古文之所以為名也若以辭華為古則韓之先為六朝歐公之先為五代皆稱古文矣今之王李其文無法其句甚鮮其究也甚腐吾嘗取其稿觀之揜卷而觀其題輙能測其中所用官名所用地志所起所收若何什不爽一後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每遇應酬頌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鮮華濃麗絢

爛奪目細按之一腐套耳凡以為時文乎古文乎韓歐復生戛戛乎陳言之務去必自王李兩人始世間聰明學問不多得凡高視濶步奈何一以輓近自安如斯也至於以山水平遠衢街坦直為文之極者弟何嘗有此語得無見拙刻中有平遠堂社序而舉其一說以相難乎此因題發義且為近日作時文詭僻者論耳非論古人也然即就凡論究之則山之巉險壁立絙而度棧而行水之怒濤飛沫此惟一氣為萬物毋者能之蓋元氣

磅礴隨物賦形東坡所謂非平淡也絢爛之極也此豈崇飾句字所能得又況乎古所謂辭者非崇飾句字之所盡乎元美晚而自傷其文稍進而兄與人中必言其不然恐元美有靈亦不以二兄為知已也此不必細辨獨人中為兄所愛兄宜教之誨之裁之抑之使其氣靜而心細無徒如泛交者一呼百諾也

再答夏彝仲論文書　艾南英

舊冬於閶門得兄年札云人中書不必致致必復復必

甚嗟乎兄與人中泛交耶抑知厚耶如以為泛交則兄作此面謾套可也如以為知厚則兄宜哀人中之不暇教之誨之誘進於學問無使為識者所譏笑然後可乃欲以痛癢不關之人施之人中則兄朋友之誼如是而已至謂梓其書以傳則人中亦梓其書以傳此又不然夫古人往復辯難之書有兩是而可以俱存者如朱子於陸子靜之無極太極於陳同甫之王伯柳子於劉禹錫之天論是也有兩非是而不足存者則近日李何之

論文如夢中人對人說夢是也兄以為今日弟與人中兩是耶兩不是耶弟所據者尊所持者確人中從此自暴自棄則已矣若人中稍知嚮往日進歲異則固將悔之不暇何暇以其言與人角勝負乎海內識者有以窺人中之深淺又無論也雖然弟讀書三十年中間悞而悔悔而又悞然後乃得古文正路而由之由之而又患其不能如古人者亦三十年於茲也人中乃欲尊奉一部昭明文選一部鳳洲滄溟集弟所視為臭腐不屑者

而持此與弟爭短長又欲盡抹宋人即歐曾大家不能免可謂病狂喪心矣兄不督責之而僅欲處弟處人中於兩全之地又矜貿人中真若與弟對壘者則兄之罪亦不薄矣大約時文不論高卑皆可進世若古文一道則兄即千蹊萬徑水窮山盡終不能逃弟範圍人中於時文近日名流中無辣手無此靈異若其所作古文所論古文則一臭腐卑陋剿襲塗抹之學而已願兄教之也震川集弟竟未暇細閱兄所評然大約不欲兄急躁

讀之益此老留心史記摹神摹境假道於歐歐者史記之嫡子而此老則歐之高足也願兄澄心靜氣日取史記左傳反覆讀之看古人所以為古人者何如然後日取韓歐兩集看兩公之所以摹古人者何如然後泛及於宋餘諸公則不待比擬而皆合矣然後又泛及於有明諸公又泛及於近日荊川遵岩震川數公然後以較王李真若一入芝蘭之室雖非古清廟明堂而芳潔自在一若入糞廁屠肆腥穢撲鼻吾知兄之於王李吐棄

之不暇何暇與弟爭乎大約古文一道自史記後東漢
人敗之六朝人又大敗之至韓柳而振至歐曾蘇王而
大振其不能盡如史記者勢也然文至宋而體備至宋
而法嚴至宋而本末源流遂能與聖賢合恐太史公復
生不能不撫掌稱快至元與明初而有振有不振至嘉
隆之王李而大敗得震川荊川遵巖救之而稍振此確
論也雖太史公復生不能踰吾言顧人中細思之耳但
見兄所抹震川一二道學語則此又一說道學語入之

古文序記傳誌中則不可入之上執政等大書則不可若入之平常柬牘中則無妨葢平常柬牘半雜方言半雜恢諧古人且有用小說及世說新語者矣選柬牘又當別論也今將震川集壁上佳製且留在弟處弟十一月盡至杭看房稿六七千首日日欲慟哭葢近日濫惡腐穢餖飣剿襲之文皆依附豫章豫章之可耻何至如此推其由來周介生之罪過不少弟言之介生天如必不受且以同室操戈責弟若兄言之二兄必聽信幸一

救正之益介生有功於萊陽有罪於豫章其有功於萊陽者乃其有罪於豫章也蘇州王虎鳴鄭達二兄為政弟選不過百六七首其非經弟選者二兄代弟作評殊覺不妥今杭州選出弟刻除惡道救正吾黨其功不小此非特書賈之利也

與溫伯芳論大家書　　艾南英

兩日奔走未及報命承詢大家猶之諺云人至三百武藝皆全也今夫鄉村之富民家有菽粟有金銀而無珠

實無古玩無法書奇畫此不可以言大家必如冠蓋仕族族大人衆不惟有科第人文又有道德忠義又有方術伎學之人又有膂力拳勇之人下至作奸犯科出鬼沒神之人無所不有此所謂大家也文章大家亦復無所不有方為大家古文中惟歐公足當之歐公有史記文有韓文有柳文又有六朝鮮藻文而亦自具宋時同時之文如蘇如王如李綱奏議皆若於歐集先見之此所以為大家諸史中惟史記可稱大家史記有極簡老

文有極波瀾浩渺文有極整齊嚴核文又有極疎節闊目文有恢諧詼嘲文又有極詞嚴義正之文此所謂大家也時文亦然時文惟守溪先生無所不有次則震川荆川有歐有曾有蘇有極簡老文字又有極輕婉文字有高文典冊又有曲折疏宕然此非可語於今日之人也年姪就其所近而為之既專既力門户完好優游恢廓泛及所長以漸及所短然後無所不有然抑難矣惟神留誌之謹備述以對

再與周介生論文書　艾南英

六月杪從陳元夫接兄臘月二十六日手札乃知弟三度寄兄書皆未達而兄首賜弟書亦為人浮沉元夫所傳則弟拜尊教之始也嗣從南京書鋪廊舍親又拜兄長牘併沈飛仲書旬日之中兩捧瑤函喜極而舞嗟乎海內執詞盟者不過數人與兄對譚猶敢含糊不盡乎弟前書中大約謂海內今日尊崇大士大力者更不知其渾古高朴師法六經秦漢者何在而僅摭拾其一二

輔嗣子玄幽渺說俊之談相與雕琢模糊甚至學繁露
者竟以杜撰為繁露習郭註者竟以杜撰為郭註稍進
者亦僅留心句字使其俊說而先秦西漢高古拙淡之
氣亡矣使人宼大士大力為晉魏抄手猶可言也使人
置六經秦漢不道而降為六朝之卑弱纖俊軟靡巧儷
之文向時韓歐大家所擲棄不屑而力排之者今反奉
為著龜又見之制舉業則文氣之卑乃自吾輩始之兄
以為此罪將安歸乎善乎兄之言曰世之將治其文多

仁孝忠厚之言世之將亂其文多陰謀詭故之譚此語非特謗吾輩者不知即尊奉吾輩者亦不知也再諭風氣之遷有極有漸極者勢之所畏而漸者機之所當預防兄以為今日猶漸而未極乎向者學我而死尚在草澤今皆在三百進賢冠矣取鼻祖之形而傳之日傳一紙十失其五日傳十紙非復吾祖矣鼻祖之形如故也非吾祖而以為祖子孫之罪也不責其子孫而特罪其祖曰是其形固多變也有甘受其獄者乎承示經翼一

選宜早行之弟當極揚其旨使我輩之文與三代同風即弟有文定文待二選不可以弟故而滯兄之傅益弟選意在存一代之文使人得觀制藝中後先升降之變兄以經翼題篇宜簡核而精志在存經不在備選也接兄札又喜兄為我覓得沈飛仲此書弟久為人所詒羈閣三年有飛仲弟事畢矣至於兄所謂更有進焉者此事大有商量不知兄所掄經子史三集已成書否弟已手訂秦漢以來至元文為歷代詩文選又訂國朝諸公

為皇明古文定矣所恨波神妬我半為所壞今將復理
舟中所失恨匆匆無暇遠遊與兄面訂然弟則謂古文
一道今時士子半為時集所眯封閉塵腐無出頭之日
雖日告之以先王仁義禮樂之旨無奈其虛氣所至不
能復知妍媸之所在弟意當告人以古文人必不能盡
知千古文章獨一史遷史遷而後千有餘年能存史遷
之神者獨一歐公歐公之文每提耳而命之人不知也
況欲其遍讀古人之書而知好乎弟於歷代詩文及皇

明古文定二書外又有文勦文妖文腐文宄文戲五書以為正告人以古人不能知取文之無當者告之則人知避矣人人知避必發憤讀書讀書然後知古人高深誠拙之所在不復為浮華補綴無根本之言矣文剿者弟嘗笑謂左國史漢為人生吞活剥固其當然然竟不顧義類之所安往往出自大老稍舉一二太史公曰予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蓋相去千年疑其人之有無也每見空峒鳳洲為人作誌銘輒曰蓋聞嘉靖年間

有某老先生云此亦豈千年後疑詞邪先漢兵農婚喪
大費皆取給馮翊扶風京兆今朝廷大事户工二部實
為之於大興宛平無與也輒曰無以佐縣官之急可乎
不可乎十行之中非左國史漢不道我朝一代官名一
部郡縣為數公改換後世竟不知有順天應天知府知
縣矣此文剿也而太倉歷下之文為多文腐則古之容
難解嘲賓戲七啟七發之類而今時尤衆每笑謂友人
京山李本寧為人作詩序輒就其人姓氏起首使此公

作我姓艾人詩序必當筆寘矣凡此眞文腐也文妖則以楊子太玄為首而近日如文翔鳳所作古文辭及他同類者附之與夫毀謗孔孟之人皆在焉文宼則諸家墓誌溢美飾非顛倒朝政相為賢不肖之論也以文為戲坡公不免作俑而袁中郎為甚今皆類成一部五種出而後天下知古人矣恨不時同兄面商也

四與周介生論文書　艾南英

舊秋沈飛仲价歸魯附數行併拙刻未完者奉候此後

束裝入楚過南昌見劉士雲乃得拜領台翰併尊公行狀時以一夕之留即渡章江不及覓便人作報章上達然於途中讀尊公行狀頗訝有數事未妥且以為賢昆仲負盛名海內今作家傳宜稍詳重使海內人人誦法急欲於九江道中覓飛鴻郵致及至蘄黃則兄所寄諸聲氣交業已遍布弟度不可改遂已之今春於都門頗對受先父母言其詳受先益友肝腸如雪必於兄前達鄙意也然在都門見謗兄者不少弟謂我輩知厚愛人

以德故常以忠告待朋友而昧者乃竊我輩忠告之語以為謗甚至竊吾兩人往復論文之書改竄為序以示弟若有不足於兄者固已悖謬矣今者使道吳闇咫尺玄亭不獲躬叩勉強為書貫一留或得於此地瞻晤未可知也弟業已誓此行入山與大士文止再商斯道一洗夙塵盡此時偽經偽史偽子以我輩為名以杜撰為實浸成套語讀之欲嘔且其所為古者不知何書夫學古人而不知方嚮已非古矣況於古所無而嘐嘐自命

為古乎夫師古文猶師古人也古人有羿奡有莽操有林甫盧杞必皆古人可師則彼亦古人也古人之文何以異此經籍而後必推秦漢為其古雅質朴典則高貴序裁生動使人如覩然以其去古未遠名物方言不甚近人必盡肖之則勢必至節去語助不可句以為奥䟽枝大葉離合隠見寓法於無法之中必盡肖之則必決裂體局破壞繩墨而至於無法故韓歐蘇曾數大家存其神而不襲其糟粕二千餘年獨此數公能為秦漢而

已至於今之為古者不獨不知此意併不能成其一家言儷駢俊句極窮幽渺以魏晉清談為古猶曰此當附之六朝呰䶵怪囂塡寫史漢猶曰此近代王李葢二者似古而非人所易惑至於棘喉鈎吻險澁鄙誕則古之人未之聞也獨唐有一樊紹述其所為魁紀公不傳其絳守居文現在皆凡所見至宋有劉幾為歐陽公所黜其文雖不傳所謂天地軋萬物茁者亦凡所見乃今效之者遍吳越矣此風自文太青始太青空疎不學伎倆

止此不過從神樂觀朝天宮抄出道藏僻書數種及海篇難字而已而學者皆為所欺何耶至於近日一種浮悠之文徑成經術之鄉愿杜撰之句以名士而徑等於白眼矣此宜有識者所深憂願凡痛裁此輩為禱弟向時壯年淺學盡見筆端戊午以後一意掃除覺古人深處頗有所窺為文漸有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意而時流不察乃以弟近作為江淹才盡此自關識者學問淺深與弟無與也弟八年前曾作一論文詩贈人有數句曰

昔友陳與羅巨刃摩天揚蛟龍盤大幽鬼語爭割強凌獵經與史嘈雜奏笙簧近者思簡淡淨洗十年藏先民有典型震澤方垂裳古貨今雜售封羊亦無盂自今思之此語遂為救時之藥弟願兄此後盡掃時蹊一切十年前以為新古今成腐套者痛與同志另搆清裁海內留心此道者不數人友朋難得旋轉之機舍吾兄其誰近於白下晤令兄閱其近作尚覺如春水瀰瀰未見涯涘故不欲加評語想兄亦諭此意也弟何知有沈飛仲

以兄之命知有此人豈知其竊取吾往復書為此鬼怪事弟舊歲見之駭然私擬或出兄所付接手教乃知狡獪有自己於都門見受先知其為人之詳不復作緣扯選亦將别圖布刻崑銅候周玉蒨息托兄覓之蝶公以偶社求大序皆乞留意為懇

答陳人中論文書　艾南英

人中足下向在婁江舟中彝仲示我足下時藝數首不佞讀之頗覺落想異人雖中間操縱未純然度為此不

難及在舟中見足下談古文輒詆毀歐曾諸大家而獨株株守一李于鱗王元美之文以為便足千古其評品他文皆未當不佞心竊嘆足下少年未曾細讀古今之書而顛倒是非需之十年後足下學漸充心漸細漸見古人深處必當翻然悔悟目前必不與之諍也及足下行後則從友人得見足下所為悄心賦乃始笑足下嚮往如是耶此文乃昭明選體中之至卑至陋歐曾大家所視為臭惡而力排之者不佞十五六歲時頗讀昭明

文選能效其句字二十歲後每讀少作便覺羞愧汗顏
而足下乃斤斤師法之此猶蛆之含糞以為香美耳故
張口罵歐曾罵宋景濂罵震川荊川足下所寶持如是
不足怪也及使者來發足下書本欲置之不辯然不佞
憐足下之才而又哀足下之未學憫足下之墮落則不
得不正告足下足下書甚冗然其意乃專指斥歐曾諸
公以為宋文最近不足法當求之古而其究竟則歸重
李于鱗王元美二人耳何足下所志甚大而所師甚卑

也足下謂宋之大家未能超津筏而上又謂歐曾蘇王之上有左氏司馬氏不當舍本而求末夫足下不為左氏司馬氏則已若求真為左氏司馬氏則舍歐曾諸大家何所由乎夫秦漢去今遠矣其名物器數職官地理方言里俗皆與今殊存其文以見於吾文獨能存其神氣耳役秦漢之神氣而御之者舍韓歐奚由譬之於山秦漢則蓬山絕島也去今既遠猶之有大海隔之也則必借舟楫焉而後能至夫韓歐者吾人之文所由以至

於秦漢之舟楫也由歐韓而至於秦漢者無他韓歐得其神氣而御之耳若僅取其名物器數職官地理方言里俗而沾沾然遂以為秦漢則足下之所極賞於元美于鱗者耳不佞方由韓歐以師秦漢足下乃謂不當舍秦漢而求韓歐不佞方以得秦漢之神者尊韓歐而足下乃以竊秦漢之句字者尊王李不亦左乎足下曰舍舟不登而取舟中之一艦一艪濡裳而泳之曰吾不藉津筏而舟渡也不可也以為藉韓歐而至史漢猶之乎

一艦一艪也是不然吾既得其神氣而御之矣何津筏之有昌黎摹史遷尚有形迹吾姑不論足下試取歐陽公碑誌之文及五代史論贊讀之其於太史公盖得其氣度於長短肥瘠之外矣猶當謂之有迹乎猶謂之不能徑渡乎若乃竊史漢之句字自以為史漢在是矣是今之王李乃足下所謂一艦一艪舟中之一物耳足下又曰宋文好新而法亡好易而失雅夫文之法最嚴孰過於歐曾蘇王者荆川有言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

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為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為法故其為法也嚴而不可犯予嘗三復以為至言然不佞極推宋大家之文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大家之文亦因其過於尺寸銖兩毫釐不失乎法視史漢風神如天衣無縫為稍差者以其法太嚴耳宋之文由乎法而不至於有迹而太嚴者歐陽子也故嘗推為宋之第一人不佞方以法太嚴稍病宋人而足下謂其無法足

下讀古人書潦草如此不亦可笑乎若乃王李之文徒見夫漢以前之文似於無法也竊而效之決裂以為體餖飣以為詞盡去自宋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為一種臃腫窘澁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意卑其語澁乃真無法之至者而足下以為有法可乎足下以賦病宋人誠是矣然天下安有兼材必欲論賦則奚獨宋人自屈平而後漢賦已不如矣楚以下皆可病也然則足下悄心賦何不直登屈氏之堂而乃甘退處

於六朝排對填事粟靡粉澤如是而識宋賦恐宋人不受也宋之記誠有如賦如文者然亦其一二耳以此而病全宋是猶見燕趙之醜婦而遂謂北方無美女見吳之粗繒敗絮而遂謂江南無美錦等耳如是而以變亂古法罪宋人宋人不受也足下又引李于鱗之言曰宋人憚於修辭理勝相掩以為宋文好易之證然予則曰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未聞辭之礙氣也辭之礙氣為東漢以後駢麗整齊之句言耳彼以句字為辭而不知古

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首尾結撰而通謂之辭非如足下之以矜句飾字為辭也故曰辭尚體要則章旨之謂也足下必以好易病宋而以文之最者必難遂謂易經時代最上古其文最難詩書次之春秋又次之禮經出漢儒故其文最條達居六經末以是為經之差等以是為時代之升降審如此足下誤矣足下云易修辭最難時代最古故文最高書經次之足下讀書夢邪醉邪易雖自伏羲然一畫耳未有文字彖爻辭皆文王周公

所作故謂周易尚書自堯舜始次夏次商乃至周去文
周彖爻辭乃在千歲之前足下謂書在易後時代稍後
文遂稍不難而次於易經何謬至此也且易之為經原
由象數其體自與衆作異若果以難為勝則周公之書
如洛誥召誥大誥多士多方立政及大小雅頌等書當
時何不併作爻辭體盡取初九初六潛龍牝馬之說入
之邪足下又謂禮經出漢人故文最條達以為文之高
者必難卑者必易時代遠者必難近者必易之証如此

則何必漢儒禮傳也孔子孟子可謂條達矣孟子想足下所不屑至於孔子足下宜稍恕之得無以條達遂為論語病邪抑足下生平不恱宋儒遂併孔子論語視同宋儒語錄不復論其文邪抑可謂孔子生春秋時故其文遂以不及易經不及書詩邪且孔子左丘明同為春秋人而論語條達不同左傳何也又不同後之公羊穀梁何也然且無論論語即易經上下繫辭傳皆出孔子其語皆條達不似文周彖爻則足下亦將抹去孔子繫

辭不入易經獨存文周彖爻辭邪文各有所主各有時代唐宋之不肯襲秦漢句字猶孔子之語必不為易書詩也如此論文足下必當以揚雄太玄唐樊宗師劉幾之文為最矣無怪足下之貿貿然無所之也然足下尊秦空峒鳳洲乃正嘉近時人則似不必遠語上古也足下又云唐後於漢故唐文不及漢宋後於唐故宋文不及唐如此則我明便當不及宋又何以有陳人中又何以有人中嘐嘐然所尊秦之王李耶宋之詩誠不如唐

若宋之人則唐人未及也唐獨一韓柳宋自歐曾蘇王
外如貢父原父師道少游補之同甫文潛少藴數君子
皆卓卓名家願足下閉戸十年盡購宋人書讀之然後
議宋人未晚也足下又曰江之行瀰瀰最難勢最奇至
於海則平易坦直得金焦障之以北功北地濟南為能
與水爭順流反逆之勢嗚呼是何謬耶夫今之論文者
譬之論水不必論瞿塘不必論金焦當論其有源耳江
水惟有源故至瞿塘而能險激至金焦而能洄洑至海

而能汪洋浩渺魚龍百怪學之有源者何不可之有自北地濟南之文出學者束書不觀止取左國史漢句字名物編類分門率爾成篇套格套辭浮華滿紙如今市肆賣壽軸祭文文字者然足下以為北地濟南之文難邪易邪與水爭勢順流邪逆流邪使其勢難其文奇則不應無限代筆秀才供應衙門皆能效之也然則吾將反足下之言而告足下曰獻吉于鱗元美譬則兒童也群從而嬉甚樂也父師督責之以詩書則蹙頻相向何

則求於法也彼畏宋人首尾開闔抑揚錯綜之嚴而不能為也畏宋人之古質朴淡所謂如海外奇香風水蕰餾木質將盡獨真液凝結而不能為也國無法則亂家無法則譁故即以此語勸人中立身立文於聖賢禮義之中而已足下又痛詆當代之推宋人者如荊川震川遵岩三君子嗟乎古文至嘉隆之間壞亂極矣三君子當其時天下之言不歸王則歸李而三君子寂寞著書傲然不屑受其直口醜詆不少易志古文一綫得留天

壞使後生尚知讀書者三君子之力也足下何故而苛求之其文縱不能如韓如歐乃遂不如王李受足下一眄邪且足下於三君子中稍恕遵岩謂其少師秦漢此言亦謬矣遵岩少時抄襲秦漢句字其後悔之乃更作古文其少作今無一字在集中矣足下何從見之遵岩以其少作為臭腐而足下追嘆之然則足下乳臭時更勝足下今日耶至於宋景濂佐太祖皇帝定制度修前史當時大文字皆出其手我朝文章大家自應首推其

文或以應制故不甚暢其所言或一二率爾應酬出自門人編録者則誠有之要之師摹歐曾不可誣也足下姑取其序記傳之佳者讀之可及乎不可及乎景濂雖未足盡我明之長然自今而論之未見有勝景濂者而足下又痛詆之何也震川集願足下遲遲其論足下學至震川文至震川時駁之未晚今恐尚懸絶足下之論止此故答足下亦止此計足下之病源皆由不知古文二字業於彝仲書中言古文之詳不再述也足下驕拶

豢養不能遠從明師足下之鄉有妻子柔陳仲醇兩公雖未得韓歐之深然皆能言其本末足下備贄往請為師得其一言晝夜思之思無越畔然後讀書十年徐徐與不肖論文未為晚也

與陳興霸兄弟書　傅占衡

衡不孝不夭大罰既降篤病頻亡神爽頓失枕中腸九迴者三事而已一先父馬鬛未高二老友索居難覯三則狂矣太史公何人而衡亦敢言身殁而文采不見於

天下乎雖然天下察聲别味者亦少但得一二不妄㸃頭之知已讀吾文終卷不卧足矣曹子植稱丁敬禮真美譚可念也當今定衡文者舍興霸少遊則其誰少問強起蒐舊作古文彚嘗因唐人孫樵故自燒大半餘亡幾無力繕次只取亂後襍著凡二十餘篇呼小兒謄出亟亟奉寄適游公大來因舉相眎公大固一時無多人物眼明手捷舌不媚者然譽之闖古人閫域勉之入大家行伍衡猶半疑之公大好謏人耶欺故人耶衡不敢

居兩兄試投晷隙畧定好惡苟離道法墮凡俗者應時
汰落使知去留亦欲及神精未消亡時親見成書自娛
酒括何必供人間餉知我深者與聰明好學者與不貴
耳而賤目者與不是古而非今者與不以名位容貌動
人為重輕者謔浪笑傲流傳人口萬有二三十年後尚
傳人口突得一知己如蔡中郎袁石公者幸而竟顯大
風蜚蔦登數十丈雖拽之不下矣妄想亦曾及之即不
爾遭一名文盛必傳者吹毛求疵眼駁辯論以予文入

其書彼為衡嶽我為紫蓋姓名不泯於後世私心亦甘焉嗟乎刻無用之空文冀浮烟於身後達者之所笑也强進太牢爰居高翔而不食況以草具勸人乎雖然癡山一寸紙潦草裝潢會見綾絹束紅簽全帖分送者而蹴踏之且亡論渠輩三百年贈謚祭葬大老集重如山序炷横板精好套堅栗者或突出其前反顧而趙使在後亦勢有必至鹿死知誰手哉苫廬塊枕戰氣方深以禮以時輯詩古文不宜急然不孝兄弟二人衡尤被先

君篤愛提手置膝莊謔化初以一第見期中以立言見勉晚節恣其貫穿滛湛竟不舉時文一問雖知衡數奇無俟滑然四刖足而無愠色責言也憐之勞之勉以大業而已悲乎悲乎衡至不孝徒以筆墨稍靈父子相樂忽墜文章與秋草同腐寒螢共散哉行年四十一設使壽如杜甫不過二三十年弄聲韻稍增至李自六十四中間坎壈萬變雨露霜雪都未可知亦漸衰無力辦著書矣若不幸如柳宗元杜牧輩可懼矣獻萋斐之小文雪

駑駘之憒恥此其時矣去年作六戒後因一事奉先君命不敢違遂弛此禁爾後詩文復動胸中儻藉庇病愈快走健飯還如曩時猶欲踐履前言專溫舊書却新書束沉韻於高閣庋秃筆而罕御如張丞相蒼老百餘歲反飲乳自養優游饜飫晚年有進别著一種精微簡易文字使識者以夔後之少陵海外之東坡相況豈不偉哉斯言雖狂真衡伏櫪遠志也此事在天顧當疾甚潰亂中輙不暇遠念但區區以眼前詩文為念耳家有敝

帚享之千金同室相語不覺傾盡至此顧無笑其騃狂而究觀之旦夕報我幸甚不宣

致朱憲副墓誌小柬 李登

秋初獲侍雖不欲久恩然別歸後意未甞不懸懸几杖側也前月得賢肖編修書以朱憲副墓銘見屬自惟鄙陋豈宜僭代宗工手筆顧又不當辭輙已具草但來狀二首多至數千言今雖刪繁就簡然有筆無削終是蕪穢惟塵玷是懼謹錄奉呈儻得以閒涉筆點定即煩侍

史別寫待其拜領中有數端求正欵開別紙以便賜覽
去取漸寒伏惟倍萬珍攝不宣
一唐宋大家有合葬誌而無合葬題以婦當從夫似
可畧也獨近代不然然歸太僕亦只從古立題故此
題仍之未知亦宜俗否
一古人尊行面稱後輩為賢最為雅當今則稱公至
於臨文古之誌墓稱公稱君似頗有辨非可一概朱
憲副雖十年以長然實門下士又官止四品只合稱

君今亦做古於題稱府君而文止稱君未審妥否
一古人誌墓習多書而子婦絕不書重女之所歸也
子婦於舅姑志中宜畧唐宋盡然近代歸亦謹守此
法至於孫曾未有書者今謂此可從俗孫列其名曾
具若而人
一朱二狀中多詳中年受侮之事非其族姻即縣大
夫也竊嘗見老蘇答揚推官書謂斷不宜及今恐失
求文者之意但於志其配處畧為點綴而已又狀為

郎為藩臬時事不若為今時精神故但檃括數語且行文似亦當有詳畧未知合否

與任王谷論文書　侯方域

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畧亦頗聞之矣然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斂氣於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

骨於氣者也歛氣於骨者如泰華三峯直與天接層嵐危磴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烟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即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覘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崖巍於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

但須知此中尚有小小行陣遞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御敉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為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頃見足下所為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涉覶縷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

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夭嬌足下以為何如僕十五歲時學為文金沙蔣黃門鳴玉方為孝廉有盛名每見必稱佳僕竊自喜又得同學吳君伯裔日来逼索盡日且酧和數首以此得不靡然皆從嬉遊之餘縱筆出之以傅稱譽塞詆讓間有合作亦不過春花爛

漫柔脆飄揚轉目更蕭索可憐近得賈君開宗徐君作肅共相磋磨乃覺文章有分毫進益賈精于論徐老于法二君甞言此條何等事君不慘淡經營便輕率命筆僕佩其言不敢忘足下當行文快意時每一回思之必賞此言之不謬也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

答張伯揚山人　黄僎翔

承來教品評風雅上下古今最為詳核且評及詞人相軋之態深慨世途荆棘人情魍魅以為慎嘆此事直可付之一哂昔建安七子濟濟同朝互相賡唱間有高自標許者而不相娼忌沈宋李杜各並與一時振藻齊聲吟壇宗尚張燕公獨推沈第一未不哆口爭也而白也詩無敵之句識者至今頌焉謂杜子美之善讓名夫瑩璧並櫝明珠滿握自有定價奚妬相形譽人即所以自譽也近世學士之相詆訾者始自李何彼其初評藝相

切磋締文相懽洽逮乎才名日起眦目簧舌之子遂訣奉搆煽之於是摇管爭名互相彈射繁言累牘不啻懸書國門要其指歸秪逞銳筆端紛紛舌戰而欲拔趙壁之幟壓祁山之壘斯已難矣栁子厚有言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凡才士論文而不掉輕心作矜氣者吾見尤罕矣何者以言之易也究其病在自坐百尺樓而欲卧人牀下則立論不得不高遂至排擯古人

蹈藉凌轢敢為大言而不顧何仲默貽書李獻吉云古文之法亡於韓詩弱於陶而古詩法亡於謝夫何氏直堪以詩鳴耳所論文不必深辨杜子美一代宗工猶然追尊陶謝恨不令渠述作與同遊也陶主沖澹謝主健麗各極所造軒輊實難世之詩人或優陶而劣謝顧善書者不專摹一帖善歌者不專鳴一音李獻吉五言古風有做陶體者有做謝體者有明做而明言之者有不言所以而觸目輒覺其似者縱橫錯綜變幻百出兼於

曹劉沈陸各得專詣其七言歌行則挾山茹海之蘊藉駕風鞭霆之才力子美而後僅見一人非流覽博洽涵泳功深未易窺其閫奧惟律詩學杜處痕跡太露此仲默影子之譏所自來然其借陶謝以排獻吉則非也獻吉之古風大而化矣矧陶謝之詩非可詆訾也旁觀者弗察遂指為要眇之譚隨聲傅和真所謂吠雪疑氷矣即杜子美之製作擬古則胚胎欲仙獨創則飛甍闘牖天巧人力無庸贊贊及閱其五七言律詩於大歷十子

長慶二氏之體無所不敗許渾體時亦有之蓋著作既富則體裁聲調自爾不拘一轍或遠相符契或先得同然猶吹籟為飈附枝為萼成聲成色各逞真機有不謀自合者今持論者擯元白許渾直麾諸坫壇之外顧其為元白者不少摹許渾者亦衆且默自負欲度驊騮前也乃持論則峭刻如彼私心誠竊非之嘗覩李于鱗詩刪極力淘汰猶錄許渾之作瑕瑜不掩公評具在大都詞人之取則貴高論人宜恕錄長舍短片善靡遺乃為

尚論之法若第苟已甲人飾今疵古縱其言出於名公之口初傳之似足聳聽徐按之則為浮辭為鑑為衡付之天下後世非一時意見可得妍媸而低昂之者彼瑣瑣庸流借行卷而踵門盜虛名而衒市所謂賈豎爭言又何足與辦是非也不審足下以為然否餘待對榻從膝時更罄所懷

論詩書　王祎登

子服足下足下吳人也吳人之詩大率驕浮綺靡之思

多慨慷激烈之音少足下殺然欲盡洗其陋於鄉國辭
人及當代闡奇發藻之士舉莫當意而獨於關西李氏
之作咨嗟擊節命為絕唱此則鄙人所未喻也中興宗
匠夙稱李君當其文采葩流辭條豐蔚山龍藻火之文
章黃鐘玉磬之音韻宮商朱紫盈耳炫目誠非一代之
奇也然僕以為李君之詩功崇而業淺何謂功崇而業
淺蓋明朝以來作者絕響聲律之學幾乎掃地其或為
當時所嘖嘖者取覽其文悉皆死聲木色庸近卑下不

可垂之後世獨其氣質樸厚未可泯沒逮乎英皇之朝則益猥弱雕瑣無足采觀又并其氣而亡之矣李君生於弘治正德之間崛起闒靡蛟騰虎視力挽七朝之廢身濟百年之弱指而號於衆曰古不漢魏非古也律不盛唐非律也一時海岱英靈之士翕然趨之而風雅之學亦遂復振今讀其詩吾獨惜其調高而意直才大而情疎體正而律庸力有餘而巧不足也何則矯枉大過和平不及摹倣刻深陶鎔未暇凡有識者不言可知此

猶戰國嬴秦之後繼以炎劉方其持寶鍔斬白蛇除繁章削苛政其功非不快也然問其詩書則陸生爾矣禮樂則叔孫通爾矣僕以為李君之詩撥亂反正之力多粉飾太平之事少所謂可與創造難與守成故曰功宗而業淺也武宗之時文士輩出李君赤幟於關西徐子白眉於東海李資弘究徐學精深長才絶力則徐不逮李清聲古色則李不逮徐蓋李君之才産於北郡其地土厚水深其民莊重質直其詩發揚蹈厲吾吳土風清

嘉民生韶俊故其詩亦沖和藴藉政自不能一律齊也僕謂武皇草昧之頃難少李君今日全盛之時當多徐子何哉時異而勢不同耳故曰分路揚鑣城門一軌畫虎類狗識者病焉足下賤家邱之易而效邯鄲之步舍熊掌之珍而甘嗜魚之癖不已謬乎雖然匠不為拙工而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而變彀率三百篇者詩之繩墨彀率也今之作者即不能為三百篇然古詩必準於建安黄初律詩必期於開元天寶詩云尚有典刑此之謂也

若夫寄興含思比物醜類會美善於一塗融情義於兩得則化裁之妙運於一心易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惟足下努力而已

復陳立父同年論詩書　朱長春

世道相喪風雅殆絕十年求友一旦見之足下讀來書三過津津自喜吾道有望矣僕曾寄書馬長平與黄玄之論文章千餘言甚詳地阻遠不時得答未知所合今幸與足下往復同志臭蘭何所不盡足下談詩謂無蹈

子美而歷數今人之病揚搉大當僕嘗以詩自商周來沿代更體至唐而止獨其發情止理義必不可更故樂記曰凡音生於人心者也聲成文謂之音子美所以獨絕流輩為其直追古始含茹英華本騷雅之意參以漢魏為骨潤以六朝為色故其至者常命意象外乃能不朽此理唐諸公已不解何論今哉故僕以為善學杜當自古始如把江之流泝其源則竭決岷山之泉萬里如建瓴耳今時縱有一二似語亦是色象之肖不如虎頭

傳神都可目左道不足論足下雅識清才當自立門戶為千古爭雄僕亦借左提右挈共暢元音亦世道大幸夫靚女治飾不如却洗武夫怒臂不如講劍術習椎家奈何文士作脂澤效人徒恃氣自壯哉弟甚恥之請遂與足下肆談今士足下評詩自何李中興夫自唐杜數百年靡靡滔滔安得不歸功二大夫然獻吉已涉麤蠢勇入態似未解紀律者于美元有二種詩佳累自不相掩子美好選未免纂組之累而夔州後更多強緻別為

拙但乃其衰晚窮途潦倒自放之態無復剞劂神巧故
其自言亦云衰老才力薄云詩畫人間意已非自己滿
志快語矣既雕既琢復歸於樸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今
見工匠作器凡非國手自多厭苦即吾輩吟時方注思
未融能無厭苦之景乎故子美云作者寸心知獻吉反
肆力於累者要知寸心未了已不免黄魯直之病大要
風韻神情尚遜何前驅惜其力薄尚有步趨之勤蓋亦
年限之五子蓋幾適燕而南車者也濟南好聲其入淺

其出浮病於格琊琊希博其意支其色雜病於理令天寶前數公見此且作門墻之麾何論子美之堂乎二公旗壇之錚錚猶爾尚何他云文運多艱暫時復塞深誤時俊足下不見弱喪子之求還方倀倀無如遇大男子將之他邦餧以美狙衣以繡襲假為天親之嫗煦樂焉忘反曾不悟終迷之不如倀倀時也今文士何多弱喪之迷哉誰任其咎誰又當覺之知己折肝不覺狂言子長云難為俗人道也

與李叔玄書　朱長春

歸錢塘道中得足下復書三歎而起雅絶久矣幸有公等出千秋之事可振讀至足下盟辭益令人心悽氣壯方今四海交道誰堪以此古義進者惟是其識器不廣大業終不就如叔玄真吾所歷見高才獨恨畫地趍耳能發勇志何不可成古人僕皇皇求友多年矣始遇叔玄叔玄無言且不敢不言又敢言言而不言應乎但叔玄好自護惜去冬至今曾無一詠恵吾目僕雖有攻目

安所定其短長以效知己然大約揆之詩有格調人有才情後來往往棄格工調離情逞才是說美人之色而好畫龍者也夫評美人者憐目使一身皆目則不成人百圍之木為大厦棟如椽櫨皆等則不成屋足下試取三百篇騷漢魏晉與唐初盛諸君子按以律後則皆土偶矣故大要名人反有拙韻而愈研者愈下此自其情格所至應如此耳既至則無取於多多而逐外文掩其質是傷雅之斧也且今人亦實不知調與才調者音響

具有神韻才者煥發出於情理美人容華綽約自然耳安云粉澤俯折以為麗哉此語難為俗眼道故僕吟十年餘亦不欲為俗眼喜昨陳公衡共予譚閶門公衡道予詩品自高第時時樸無色予因索公衡詩覽向公衡曰足下病我誠是然我欲獻此病於足下此即前說也文章公事政欲相成又過同好安敢不盡書中見足下傳陸大語亦以此意相感僕昨見陸大答詩似涉負氣於律法不甚諧又時有時人口吻政欲與相見一論得

失今不知陸大所反唇我者亦復何等病足下所云議亦不開説語云善視者不自見其睫僕嘗怪世文人多犯自雄又怪其速得名自雄得名雖速名無名兩者僕安敢自蹈念夙昔盡之語令人毛豎矣便欲足下停工取僕所呈諸稿盡賜閲定所不可顯指所以標於上子長之史尚付人竄正諸葛之相廣集衆思僕何等人作夜郎面目欺天下無豪乎願足下無讓夫佛法不二尤多証難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語曰山有木工則度之今使足

下為僕度而僕又以足下度為度印其所是辯其所疑不當一大揚搉乎足下無讓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一

答沈定庵書 袁黄

秋水正清秋月正明杜門誦古對景悠然世態之炎涼人情之順逆如風過樹了不相關近有一事頗覺攖情借酒遣之終不能去對人談之又無解者試舉似兄世

之談詩者率以盛唐為準弟細考之殊覺不然詩各有體如五言詩始於漢盛於魏至晉宋以下即衰矣雜唐一字便非本色何唐之足法乎七言古詩胚胎於栢梁浸潤於六朝至唐始暢而宋元諸公儘有佳者總之不失漢魏之旨始為得法亦不拘拘於唐也唐沈宋諸公研摩聲調始作律詩號為近體至開元天寶最為雅正然皆五言律也七言律則初唐作者無幾盛唐漸衆合之不過三百餘首而杜甫幾居其半中間佳句固多而

類句亦不少中唐晚唐以至宋元音響雖具而格調或卑格調雖高而性靈未屬皆不可為典要意者有待於今日乎近取我朝前輩諸公之詩閱之儘有勝於唐者此僕所心疑而未解者也知愛如老丈能為我解疑否

前日不能踐約即欲出城叩齋頭求一醉而丈復先貽之以酒䅵然則弟將遂止而不出乎抑將受酒先嘗而後出索醉乎惟門下教之

答林鴻範 何白

長鬚持一函至跫然空谷之音也發讀三過故人鬚眉恍然如覿喜浣可知所附陳君尺一竟成石城故事矣弟前歲病甚劇伏枕作書與伯度累千餘言妄加評隲聲病之學且并取衷於仁兄不知曾達尊覽否今人往往論詩以謂古今人不相及若秦越然弟竊謂古今不相及固也然時有古今而境物色象無古今目之所觸心之所感古今同也苟能極吾情境之所詣盡吾賦予之所分短不引之使長長不促之使短若鳧脰鶴脛各

全其天不以擬議牽合損吾性靈直抒胸臆我去古人何必有間夫漢魏之不能為三百篇非不能也蓋情源旣濫勢難拘格格與時遷欲其不變不可得也其至焉者即為漢魏之三百篇可也其降自唐宋皆可類推然三百篇未嘗一日不在人間若云删後無詩則鷄鳴鵲噪笛韻蠡音皆瘖然無聲矣今之論詩者必曰何者效漢魏何者效六朝何者效初盛唐字字句句而摹之此乃漢魏六朝初盛之面目非我本來胸臆也昔人嘗以

禪家設諭禪家自南岳臨濟洞山諸宗以下燈燈相傳心心相印前心後心相去數十世若合函蓋者心性之學也匪曰其貌無佛祖肖也其聲無佛祖似也無佛拔祖之衲也無佛毀祖之履也夫相馬者所貴滅沒能致千里也非驪黃能致千里也若曰必欲斤斤以摹擬為極則則優孟不獨并其容止折旋之似叔敖也虎賁不獨并其面貌舉動之似中郎也又曰古人法度格調不可踰越尺寸此語信不可誣然舉今人之集已傳者試

數其體何嘗篇篇無古人法何嘗言言泥古人法調叶
境融自無四聲八病之失矣昔人所謂善學栁下惠無
如魯男子米海岳臨智永千文無一筆類智永是深得
智永解悟者所謂精髓解悟者心學也形貌位置者時
變也藉令叔敖復生今世將冠古之冠乎服今之服乎
其不變者心也其變者時也若以衣冠禮貌異於昔遂
云非昔之敖可乎唯在靈心獨濬得其欛柄耳承命詩
序弟不嫺於文使者翹足待發勉為刻燭了此大什刻

成幸即寄示

與王伯度 何白

僕今秋奇病入膝瀕於死者數四黄門公至弟始離牀笫尚如出鷇寒雛習風欲僕竟不得把臂道契濶不勝菀結大什蒿目不能竟讀矧光怪注射奪人目睛耶咄咄伯度賞音析義千載為難于建有云後世誰復相知定吾文者伯度足下舉今作者粗得其概敢不陳之伯度以求析衷焉僕竊謂國朝再闢區夏神氣亶厚國初

若高季迪楊孟載劉伯温徐幼文諸子咸斐然自成一家言大都無不矩矱全唐獨運胸臆卽近體不無中晚纖弱之調尚沿元季餘風稍欠錚錚耳然遡其源流若禪家宗派雖宗分南北自是一門超出妙莊嚴路自兹以降代不乏人蹵至北地信陽憪然爭雄斯道為之一振何李骨力雖較矯勁究其深詣未必遠勝高楊諸子也嘉隆之際作者七人嗣後宗派既雜旁流潰出遂頹然不可坊矣盖弇州主大直欲體具百家苞蕘今古豈

不汪洋萬里崩奔自恣哉或云太貴富贍詞多填實求其風雅相宣情境互暢較之唐人有間矣似非過論濟南以高華嘹喨取勝非不金莖玉樹月鶴霜鐘窠語過清空意少變化如五音亮節必無淵閎悠長之韻五味爽口自乏雋永滋旨之味一時尋聲附響者靡然從風無不速肖若孟之效敖夫技之淺者倣之則易入境之深者擬之則難窮審其速肖如此則濟南不無遺憾哉於是詞家徒知厭薄摽剝輩又湯不知宗旨所在乃各

立壇坫務標一幟或持一說者以為古選必斤斤步趨漢魏近體必字字臨摹初唐路非不正功非不力所就非不究然唐音也第恨我之性情頗為擬議所拘又且不敢熟讀李杜高岑韓栁元白諸家以窮其變究其歸甯不過詞家一剪綵琢葉手耳雖琱繪滿眼殊少氣韻生動之趣或持一說者以謂思為心聲直抒吾之所欲言情境無盡吾詩亦無盡當其目之所觸牛溲馬通無非上藥外無乏之境内無乏之思此論未嘗不合作者之旨

但取材太雜則有穢冗之譏矢口成篇復傷率易之病究其歸逺不過詞家一叢談小說部耳雖胸次如洗殊少陶汰謹嚴之法又持一說者立意以枯淡玄逺為宗清癯骨立寧為生硬而不為圓熟寧為沖虛不為濃豔殘山剩水非不清絶政如趙令穰畫情境不越百里究其歸宿不過詞家一聲聞小乘耳雖洗滌雅潔殊少慱大浩瀚之觀鳴呼其中矮人觀場者或各為楚漢左右袒且信且疑終無成立此道逺不復歸一無論古法即何

李宗派亦不可續矣殊不知此道元到至穩帖處方論美惡欲成佳詩必先尋佳韵未有佳詩而無佳韵者也韵有宜於甲而不宜於乙宜於乙而不宜於甲者題韻適宜若合函蓋唯在搆思之初善巧揀擇而已至若七言歌行抑揚轉換用韻頓挫處尤宜喫緊理會此處最能見人平日學力淺深工夫踈密乃至排律長選亦宜斟酌韻脚穩妥庶無牽強搭湊之失境固萬殊情非一緒文生於境若水性然曲折方圓隨形肖象渟淵則寂

濺瀨成喧風鼓之而將生石觸之而濤激故情有欣戚悲樂因焉不即不離斯為恰好陳固不可太新亦不可膚固不可太奇亦不可淺固不可太深亦不可輕固不可太重亦不可澀固不可太滑亦不可所謂道寓諸庸過則失之矣夫星辰之昭回山海之流峙何嘗奇特而烟雲晦明風濤蕩潏千變萬化不可勝原何其奇特若此耶今人有好奇者輒肆然欲別立爐竈務為恠硬嗟乎古人異才尚恠者豈後於今人哉以其牛鬼蛇神淫

没不傳耳且天之賦才有大小若鳧脛鶴脛鵠白烏黔咸有定品人能盡巳所賦之量務極其致不以巳之所短强為恢張不以巳之所長極流汜濫必也範古矩度傳我神情則無不傳矣公安袁石公持論甚好真如神僧以嘻笑謾駡作佛事此為上機者説難為下劣者言也當識其矯枉救過之論無滞於筌蹄可耳夫古德説法或為䌸縛或為破執縛解執破更有何事若復解破不已終滞䌸破名相病巳服藥藥病為病鈍夫不解石

公教外之言何以異此倘不意領心會其不流於打油釘鉸者幾希僕夙有志此道今老病交侵終於無成不勝悲咤讀析醒草不覺躍然的知當今作者唯足下才力駸駸可造古人畛域漫抒狂誕之見請證足下此言惟足下可以聞此或并示黄門公及伯無元玉汝芭毋令他人知行且籍我於市矣便中有以復我破我疑城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二

再報蔡敬夫　鍾惺

冬春間一月之中千里之外得書及詩者三親遣使者二此非尋常交遊也詩歸一書自是文人舉止何敢遂言仙佛然其理亦自深常憤嘉隆間名人自謂學古徒取古人極膚極狹極套者利其便於手口遂以為得古人之精神且前無古人矣而近時聰明者矯之曰何古之法須自出眼光不知其至處又不過玉川玉蟾之唾餘耳此何以服人而一班護短就易之人得伸其議曰

自用非也千變萬化不能出古人之外此語似是最能熒惑耳食之人何者彼所謂古人千變萬化則又皆向之極膚極狹極套者也是以不揆鄙拙拈出古人精神曰詩歸使其耳目志氣歸於此耳其一片老婆心時下轉語欲以此手口作聾瞽人燈燭輿杖實於古人本來面目無當自覺多事不能置此身廬山之外然實有所不得已也自譚生外又無一慧力人如公者捧喝印正來諭所謂去取有可商處何不暇時標出乘便寄示若

詩歸中所取者不必論至直黜楊炯一字不録而滕王閣長安古意帝京篇代悲白頭翁初盛應制七言律大明宮唱和李之清平調杜之秋興八首等作多置孫山外實有一段極核極平之論足以服其心處絶無好異相短之習夫好異者固不足以服人也古詩中去取亦然想公所云云決不指此耳恨詩砭一卷未成不能録與公正之所指示譚生及弟所作佳惡裁鑑精當至致書當事薦引譚生而云當事者自應知之此古心古道

尤弟與譚生所中心藏之者也前寄早梅詩佳甚偶未能答而所寄譚生扇頭梅詩又進於此與譚生各和一詩書扇奉寄三詩似各有一段光景也二月初入京聲跡漸遠言之黯然

與王穉恭兄弟 鍾惺

江令賢者其詩定是惡道不堪再讀從此傳響逐臭方當誤人不已才不及中郎而求與之同調徒自取狼狽而已國朝詩無真初盛者而有真中晚真中晚實勝假

初盛然不可多得若今日要學江令一派詩便自假中晚假宋元假陳公甫莊孔暘耳學袁江二公與學濟南諸君子何異恐學袁江二公其弊反有甚於學濟南諸君子也眼見今日牛鬼蛇神打油釘鉸遍滿世界何待異日慧力人於此尤當緊着眼大凢詩文因襲有因襲之流弊矯枉有矯枉之流弊前之共趨即今之偏廢今之獨響即後之同聲此中機揆密移暗度賢者不免明者不知袁儀部所以極喜進之者緣其時歴詆往哲遍

排時流四顧無朋尋伴不得忽得一江進之如空谷聞聲不必真有人跡聞跫然之音而喜今日空谷中已漸為輪蹄之所不止跫然之音且不止真有人跡矣此一時彼一時不可作矮子觀場

答曾長修書　曾異撰

某於制義一道當吾世已為窮賤笑柄而私心亦甚厭惡之獨於詩則每以發其無聊酸楚之情緒亦不得已而為之差有興會於制義耳然使吾代以詩取士如唐

人之制科則弟之詩又未必不如其制義為貧賤之資等耳吾長修於舉子業宜其少可多嗔者而猶首肯於六戰六北之跛伍老兵又因其制義而許可其有韻之文以為人寧可無詩名不可辱詩之理色某於制義所謂無色而差近於理者也人可以色取而不可以理勝况弟之所謂理者又為一時適與偶然而然之理而非今世所崇尚遠之為程朱近之為錢王之理宜其自取窮賤白首而不得一當也若詩則理與色俱無之信口出

聲慨然而嘆啞然而笑泣然而淚未有此歎者笑者淚者為色乎為理乎以色而笑歎而悲淚則優人之排場也若以理而笑而歎而淚則其勉強假借又甚於優不但不成詩而亦不成理矣今之人辱詩之理色而理色亦可辱詩來詩所云以廉耻護送詩道者無理亦無色者也夫今天下安得有廉耻二字在朝而將相不知廉耻百官有司不知廉耻居鄉而士紳不知廉耻甚而無廉耻者笑乎有廉耻者不使之一日得以容於朝廷鄉

里之間不特詩文之道為然也而兄以詩文一事為哭世間眼救世神針枯此世世上所極視為不合時宜之物而又下問及於不合時宜之人吾恐為長修者非所以遠於窮賤之道也持此道以紀詩年得無㡭耻與年俱長而窮賤亦與年俱深乎過嚴灘詩如風雲蹈促龍虎嗔生為人臣則不能此是吾長修風動一世寡廉鮮耻之言令之為制義為詩者求為人奴而恐其不能而其覲制義與論詩者非其能為人奴則以為不祥之恠物而去

之恐其不速大約舉天下皆奴氣所以無將相無官吏無士紳無詩無文坐此無廉耻二字之故也豈但為臣僕於人而已哉火瘡甚痛因來教搔着癢處喃喃遂不可了詩序容炙瘡稍平為之題目難題目又佳佳故難耳

與高自山　涂芳

兩載渴憶中得此浹夕清談快當何似顧空山寠子種種皆成荒爽則少陵所云當恕阮家貧之句早為弟饒

舌矣大詩别後細讀幽思玄致窅然塵壒烟火之外非數歲深山一畨靜力不能到此但就中有一二小失關於體格者此詩道最要不可以不辨也蓋古詩之變為律兆於陳隋成於貞觀之間王駱諸子至沈宋則嚴矣其初尚有微細出入後遂截然不可亂矣雖以摩詰少陵號稱名手能於此中各極一詣不能取其格而變之也譬如人之五官姣好奇偉姿態百出至於眉上目下鼻縱口横耳凹顴凸之狀則雖鬷蔑與宋朝等反是則

謂之非人而美與惡無間矣其所謂姣好奇偉者原在此五官中而無事於變也雖少陵律中亦有韻不盡粘曰拗體者王摩詰酌酒與君君自寬岑嘉州婚歌急管襟青絲二首亦有八句全用拗者亦千百中之一二故作生澀云爾此體七言有之五言未有也五言律有不拘駢對者如宋之問情人去何處淇水日悠悠劉希夷白髮今如此人生能幾時之類惟在三四聯中今時猶沿用之亦句中之虛實正側不甚執泥耳其八句尾韻

一又一平未有能易也今大作中有於五言律之第七句忽作平韻者以為古非古以為律又非律矣此前之所無不可創起者也古體中俳句魏人間有之至晉謝康樂陸士衡而甚後世有謂古詩之亡始自康樂者𠮷哉其言也然嘗遍閲康樂詩中所謂俳句入古則可入律則不可如是雖語語俳亦何傷於古乎唐人詩如陳子昂劉眘虛其近體中有時氣韻如古詩者而必無古詩中聲調反同近體者盖近體出於古詩而當古詩時

未嘗有近體時代固然吾輩學古詩遠者蘇李十九首近者陶謝六代曼靡亦奚取乎今大作中有古體起四句純用律句又有起末皆律句中用古體者是半古體半近體也謂非古不可然遂謂之古可乎此得失之分最宜剖晰者也又詩謂之律其義取於法律擬議之嚴銖錙必稱又如大將出師鼓幟刀兩兩均敵步武齊止合萬衆而指臂之稍軼即失律之師而不可語勝矣就中偶句間有借對若紫陌皇州分對若桃李樹鳳凰

臺巧對若龍鍾節玳瑁簪之類亦通融彷彿之間耳未有比偶之中一實一虛迥然異者今大作中有以行徑對子規波恬對塵聽及山對野渡前身對竹引以及飛燕喙細鱸肥山人約澗下芹如此等類又皆令人汎濫苟且充塞之病雖曰小疵然一字之謬足以累一句一句之駁足以累一篇又安可忽其小而不為簡汰哉歷觀古名人詩未必八句皆工而斷無一句不穩者惟其穩故不盡工者亦工也此又細微之失所當加意者也

大抵詩之道以氣格為上而結搆亦不可遂輕以性情為先而聲响亦不可遂廢詞莫陋於縟贅而徑率之句亦不可謂之自然境莫妙於目前而凡俚之言又不可名為真至韻而不靡樸而不麗淡而不枯工而不詭使事而不流於襍談理而不墮於迂模古而不傷於痕蹈空而不病於鑿情文兼至格調雙諧雖有作者不能易此也今天下作詩之人甚多而知詩者益少詩之蹊徑亦益以襍甚有卑冗濫惡總不成詩而高自標榜以欺

世者舉世憒憒亦無從正之也獨吾兄詩沉淡玄穆絶無塵濁沾染之累誠剗其小疵就其粹美即以追古人何有且今朋友道喪久矣詩文傳閱取笑批評爛加圈點互相詒炫云爾能以劘切進者絶少矣而吾自山又已褎然稱詩人者如是即有小失弟不言誰復言之是負自山一日之下問小而負自山十年之苦心靜力大也是以不避罪責敬傾膈而進焉伏惟諒察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七

與趙大洲書 王宗沐

吏來拜翰教所示鄉愿亂德與正已率物使人行有枝葉皆切俗學之弊又過以期待不肖雖執事亟欲人為善不復知非其人然厚意則安敢虛乃不一醒然反諸已也幸甚幸甚道喪千載人以其意為學夫其意真矣其途雖少異然千蹊萬徑要在適國彼於聖人之道未有所害特其意出於邪而其說近於正卒剽竊而緣飾

之則其初本以欺人其末乃至欺已其始求以媚世而其福乃至賊德茲非所謂鄉愿者耶非執事所謂紛紛何時已者耶習而不察久而安之安而著焉衆共仰之設又不幸使其得志居其位而駭於衆則後生小子方且以為不可及而相率步趨之皈依之其始一人其後合而和者數十人又數十人焉則其說之倡也如揭旗以示衆目見其利而從之也則如水之就下矣嗚呼是安得不紛紛也夫中行狂狷鄉愿其始非不同而氣所

勝習所奪未能無也故僕常譬之猶訟者也中行則直者也狂狷則事雖有曲而彼以其為鄉村之人不復知官府之法也而方且直認以為是而此不可動揺其訴於官者雖非法而其本心未嘗昧其原詞未嘗飾也若鄉愿則其事之曲甚於狂狷而其詞之直比於中行入其奸猾之性硬執之口熏赫之勢足以助而張之聽者方不知所以為斷而旁人視之以為信然比其得利以歸市人方相以為慶而後有訟而不得於官者將訪而

就謀之矣嗚呼是安得不紛紛也夫其自外於吾道者彼其便身之圖雖少有得而不齒於衆則猶或羞之彼旣得係術於孔子而其陰意之所圖乃如市馬則誰為愚而不趨耶蓋緣道喪之後學不求為入聖而求為才能以才能為聖則已種下種子病根將發故有以壯之則靡然而聽然此猶其可進者也蓋以有求之心在可得而救之耳若初未嘗有志有求而直於世路上揀一好營窟而居之則日緣飾而不足時竊取而有餘而其

本根之地已朽腐而不堪入土矣故僕嘗謂今日論學更不須開立門户益門户多矣塞而閉之猶未遑也其切當人心而為頂門上針者惟真之一字是從古以來一顆真人丹也志真意切雖萬舉萬差吾猶信之也而況其不至於差乎志非意偽雖萬動萬中吾猶棄之也而況其必無中乎故匡章不孝三尺童子之所棄也而孟子取之少正卯舉國所視仁人君子之所取也而孔子誅之嗚呼是果易言哉孔孟取舍之極定於内耳今

有號於衆曰吾學不入聖不達天德是淪於禽獸也是切於饑寒也又得數人從而和之則其進於善也若火銷膏也而誰能禦之顧其承絶緒之後當習染之深譬之大風在長林之中其枝葉不披而靡者則何如種哉非執事其誰倡之非執事其將誰救之僕之志自髫時頗識趨向敢復自諉哉顧以為自執事來此不獲一面未得稱述以正有道而執事昨又以貴體有恙見示雖不敢强但執事此行得推明所學以淑後進亦君子之

顧不可得者且仕路風塵奔走南北誰能自定計僕按
全不遠然饑渴之懷不能朝夕恐執事遂不日背馳虛
此遭會茲遣人迎執事南行作山洞之游倘可勉強一
行鄙人亦得親承道論斯文之幸不肖之幸其亦何極
三復手敎輒又縷縷盈紙餘祈面請指示反經使無邪
慝吾君吾相之責行且與執事樂覩之臨楮萬種懸懸
伏乞照原不倫
復趙大洲　王宗沐

去秋杪拜翰教知旆在梓里台候萬福色養安康殊深慰忭曾不移時更覩公移官選部之報南曹清暇而借重有道冠式百曹稍稱善類瞻仰然亦嘗自此陟拜師表之任係天下之重天祐社稷顧能使大賢久在部署也來教剖論朱氏學術深極幾微宗統之喻與夫莊生齊物之論指破數百歲附會之誤先生於道真為有功雖使考亭先生復作當必引伏顧中一二正欲請正者久涵胸中兼之書未有誘之使言不緣此請益恐遂差

紛會移官東行匆匆又阻西便遂久不服報非敢遂以自安也朱氏書向曾携行自近年以來始覺其言之太多而意之轉悔少昔其業未嘗敢不正席向之而况敢加指點於其間顧於心長有不恊則浩然而嘆以為先生當我朝尊之如此其至而其於道猶有未妥往時先輩道一定論諸書雖取先生晚年反悔之詞而要之皆為調停辦說之書終不能盡其所藏是以槪嘗於其間略加標識取其有合於一貫之旨以自佩服而遹來學

西遂刻以示諸生然於序述之中微示大端而不敢訟言之亦恐以是獲罪於世而先生一見一言道破此真所謂瞶不得明眼者也假使先生為之當必於繼往開來有所裨益而其適偶合則屋隙窺覩與立於泰華當午見日均之是日而大小自不同爾學術各有所宗要不可使一譬之適京者要在同至得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乃為極則而不當問其路之由舟而由車也孟氏之於楊墨韓程之於佛老待之極嚴誠傷於急迫孔子

與老子同時而未嘗有一言之及則其義自見其合於吾道者固當取其善以相淑而其畔於吾道者自然别其途而不通如佛氏之學其於心性精微固與吾儒自有渾合處而至於其緇祝槁寂絶去其倫類者亦决不容茍徇又何必其辭之多而辨之峻而於吾儒之所謂一貫精切之旨翻有所晦而不明乎且自末學既襍士無真切為己之志其亂於吾前者自是自家有受病之處而原非二氏之為累也今之為仕者固皆謂君臣之

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孔子之宗也而急切營進甘脆𦟜肥者亦豈孔子之初乎宗非不善傳遠失真是以假借剽説益贅增疣嘵嘵之聲累累之帙要以侈鶩於外曾不如披削燒染投崕斷臂者之實見真切其嘗有不如蕞稗之嘆而亦安用昌言排之耶至於來諭謂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孟荀之後如關譏焉至宋南北之儒殆曲防遏糴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誠然誠然其嘗思之三代非通之

而欲其用也蓋三代之時禮樂完備其人之生不入而至於家塾閭黨則出而之於鄉社燕射不少而養於洒掃應對則老而寄於酺爵乞言其鐘鼓歌舞籩豆之具揖遜生起之節又皆完備而其子弟即其父兄而可以為師而其百姓即其大夫而可以為教自少至老自國達都固無所以分其心志與耳目者質高則成而速質下則成而遲德成則用於朝藝成則專於一士無棄才國無二教夫安有襍思駤語以簧鼓其間而號為異端

者哉自周室既盛成康以後文具尚存而實意稍失至秦則悉掃而委之地矣士生其間非有遺際或生於大族或寓於大都或得其指授而又必其質之純明而無疵者乃能有所見聞而其高玄之士又出於其間各以意見為學彼唆此喙交相指目於是始有辨説之煩爭競之衆而至於宋而極矣於道無得則詞出於影響之間夫安得不謬於人求勝則氣動於彼此之別夫安得不激雖使其極多如山丘之積亦不過如揚湯止沸祇

以助其詹談而已以此而視三代則惟恐其防之過之之不密也而尚安云取其其與其合乎孔子曰默而識之易曰默而成之學者有鞭辟著力之功則不暇於言不暇於言則盡力於行故凡言多者起於學不力才智入於其中曾不自覺此可謂今之惑人乘其高明者也小道微術孔子謂其有可觀焉但不可以致遠謂必絕而種類去其說音而後道可明天下可治則使孔子為君周公為相以當今日不知其何以治之爾俛首默識

六經猶有剩語故論朱陸二氏其必有辨之者如先生之功深力到為世著蔡言為知言行為篤行者正當自後進真之一字針其膏肓真則疢於心切於志某之所謂不暇於言者而況敢在紙上為埋身之窠臼乎先生以為何如中多狂瞽有便還乞不惜指示此時已抵南都門下同志當益集升座說法以霈法雨非其人任幸卒圖之百種相懸何日得叩函丈新涼萬萬加愛以福斯文不勝遠禱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九

答蘇雲浦書

董懸舉

承兄教督累以學脉為言弟以學之一字佛家所謂運糞所謂乞水我有我脉不須學人學人將喪我也桃不學李栢不學桃榮者自榮瘁者自瘁魚以淵為宅鳥以木為室堯舜不征誅湯武不禪周公不琴于牀孔子不君於國文王我師而親佐放弑身受文祖者與子不忌嚚囂畎畝樂堯舜之道而載亳自喜之數子者兄以為

同脈否耶若以為同抑何背馳彰顯也若以為異則聖
人固亦不相肖何脈必曰潛之是見之非乎曰潛曰見
總隨意必兄言學脈弟言本色今之所謂潛與見者本
色也兄但誅持議者之心窮張皇者之態不使以廣見
售已矣必不能結天下於一轍畛天下於一畦局局然
揉踐千古聖賢於一指一阱之內使鳥淵飛而魚木緣
松栢為桃李之顏雖天地不能況人乎昔愚公移谷精
衛填海山海未損而力已先竭然必於其子孫而大陸

以平桑田再變志有所就勢有所極也大雄一念萬年當念即了彌天彌地無所不成唯其念而已貿米飯僧與拈花微笑有何差別必此之是而彼之非耶使潛為真潛見為真見皆為勝果我輩何故為造化驅遣出來結果成就自由不得行睡坐言決不傍人至所云不可有異衆自立之心衆心所同職業所當至哉言乎弟屢犯而不能改者非求異也譬之飲酒不醉不止自揣其欲不為人醉不因人止譬之縱欲死不暇顧食色性也

安可文乎弟海人也終不能自改其本色此生決不能成事待之來世而已兄以眼前商量學問人少故世界不得治安弟以世界不得治安只緣學問人多若自行本心毫不同護物各付物天下自治自安兄以衆心所同為職業所當弟亦以學業不同乃見天地之大聽之而已兄且潛弟且歸矣世界事大不可知兄終當一出料理一笇一蕘弟之任也敢不拜教

與耿藍陽書 張鼐

自深夜領教語而還也血脉來往即泖上三百里如顺通指矣中夜獨坐用懷知音竹屋松聲恍覩面目既承遠札刻日駕舟與聆玄箸慰我饑渴而館人告辭良會不果海虞之棹轉而東林僊以所印質門下者稍為發明間一取證而涇陽玉池兩先生轉為首肯遂以其語述之虞山會語叙中然而皆門下雅言也玉池先生相契愛進弟以規矩二字則懼脫化蹊徑入於狂宗私心佩之感其思重而輒更有質目前本體昭昭靈靈誰非

規矩若準方畫圓又是性地上添一尋引繩尺規何從來只是任性之人不清源頭不知規矩便如楊墨之禽獸陳仲子之蚓子莫之廢百告子之揠苗君子謂之外道然學脈所爭只在毫釐耳可見源頭一清不離不即頭頭是道人人當下皆可從心不踰只此參證規矩了然天則之樂妙不可喻豈如束縛硬殼子遂謂夾持性命哉所以規矩二字不方而方不圓而圓為天性至妙者也偶於院規叙上曾言其畧史先生真海內了當人

聞言而悅也至論養心寡欲則鄙見謂欲只一欲更無義理私欲二項人心道心只是一心知則人心盡是道心不知則道心盡是人心大約我做得主則耳目聲色日涉而不亂政不必遠離以為天理從來世上無枯槁之天理也只此快暢融通便是養字真血脉若言此際忽無規矩則做得主者是誰而規矩是何物也此來專以請質幸教之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二

與朱貳守論稱謂書　霍韜

明儒學案曰霍韜字渭先始號兀厓後更渭厓廣之南海人目有重瞳始就小學即揭居處蓓三字于壁竹行之日誦數千言一二年諸經皆遍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歷官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敏先生以議大禮與張桂俱為上所寵眷然張桂賦性傾險仇視不同議之人先生舉動光明于不同議之人如豐

熙楊愼徐文華唐樞陸粲皆極力薦舉其所論列動關安危大計在吏部銓政為之一清在禮部南中體統肅然風俗為之一變為舉主不認門生居鄉不書治生直行其道今與張桂並稱是為所掩也

與林志唯書　何喬遠

日承顧不及奉迎歸而家僮道丈以禫禮下詢足見丈精謹虛心之至古人云斯道也將亡之矣禫有澹也澹澹然平安之意禮閒傳曰中月而禫註謂大祥之後更

間一月而為禫祭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石梁王氏謂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為二十五月中月而禫註謂間一月則所間之月是空一月為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為二十七月從月則樂矣古人祥禫皆有祭祭必卜吉故二十六月則預卜下月之吉將以行祭非如今人不祭擇日自為即吉地也三年之喪再期之内以其親死之日為斷則至二十七月不復以其始死之日為斷者為卜吉行事也今世俗相沿不祭安取卜吉其

不卜吉者則又猥云禫服三月乃畢遂以大祥之日為始數至三月而釋服則是二十八月矣夫親喪三年論其首尾二年而已世皆依之而至於禫則必以三月豈非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乎君子加隆於親不在此也又今吏部箕百官起服扣至二十七月亦以聞喪之日為限此則職司者不能盡知人家卜吉何日姑以其日為定耳而世俗遂斷以親死之日箕之皆非禮意丈恂恂好古者必依禮則當一吉日設神位於靈座

故處行祭禮禮用哭祭畢送神主合於祖宗之龕室以為正義如從世俗不祭則不必擇日即於二十七月之朔日釋服無用更湊至聞喪之日為也夫君子行事以禮為則其心於父母固自有終身之喪矣世俗不知禮意固不必從愚見如斯謹以為丈守禮之一助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四

與項少溪書 袁黄

某約窺坊間時義知有項少溪久矣歲乙卯不幸與足下同黜於鄉僕是時實以袁項齊稱為幸然而弗敢攀也厥後足下已登於朝勲名在縉紳間熠然起僕顧益黙黙落人後然而弗敢棄也近見所梓全史賛論其嘉惠後學甚善車馬馳驟中乃能作此度外奇事卜足下良苦哉夫古史之有論賛實自左傳始左氏以君子曰發例史記以太史公曰發例皆舉紀傳所不及者而包括之非剩語也漢書獨元成二帝賛係班彪遺筆深得太

史公之體其餘或不免蛇足之誚足下一槩收錄漫無可否而又獨遺左氏不載僕請繼足下後損益之然而弗敢僭也僕自東髮操觚即有志於删述之事自司馬遷以來稱正史者凡二十有一家梁武帝曾命吳均作通史未就僕輒不自量欲删定會通以成一家之言昔鄭夾漈謂史記一書功在十表江淹謂修史之難無出於志志者憲章之所係豈易作哉總之天下大學述如天文地理律數兵法禮儀樂律河渠之類其間有所通

通而有所未至則書之紙墨如夢中語何以折衷羣言
而傳後世僕非其人也竊有志焉擬每類作志而各以
紀傳附之如作歷代年表即帝王本紀附焉作百官表
即名臣列傳附焉作藝文志即附儒臣作兵志即附將
帥作刑志即附循吏酷吏作方技志即附藝術以類相
從如網之有綱衣之有領使二十一史通為一書亦千
古一快也弟家貧甚典籍不具相識士大夫好書者少
以故無厚藏者側聞足下留情藝林博收古典凡有闕

子史者懇乞一一錫暇以備稽閱夫惠借藏書昔人所
賢足下平素有惜才好士之名則僕之扣祈或非空矣
也昔司馬作史記蘇子由譏其淺陋而不學疏畧而輕
信朱紫陽又詆其言之誣此非子長罪也當時挾書之
律初除子長所見未廣以三千年之紀録而跼蹐于七八種
書宜乎其博之不足也某無子長之才而恐蹈淺陋疏
畧之獘故懇告足下得慨然賜允實某至願然僕之必
欲為此者豈敢自附于班馬范陳之後而托名于竹帛

哉亦有大不得已者存耳夫二十一史簡帙浩瀚中多繁複一人而彼此有傳一事而先後互書如天文五行禮樂兵刑之屬代代作志互相沿襲致使後儒小生沒齒不能竄其全書其不得已者一也南北兩朝一百六十九年南史所書日食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之相合者僅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史之失職明矣此猶以二史相牴牾而知之也中間一史獨行者豈無謬悞即如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

商允曾識其悞今以歷法逆推之自在七月聚耳即此一端而諸史所失斷不少矣某於歷法獨有所窺欲一一布筭的確以為古今信史夫豈獨天文一事哉其不得已者二也史以明是非嚴如袞鉞裴約述魏氏之家醜魏收敘裴門之世惡此以一人之私而為是非者也晉史擯魏則凡忠於魏者目之為叛使諸葛誕毋丘儉之徒含寃九泉齊史擯宋則凡忠於宋者目之為逆使袁粲沈攸之之徒抱屈千古此以一國之私而為是非者

也據理原情核真伸枉豈能私一人意將皇天后土實鑒臨之其不得已者三也積負幽情幾二十年寥寥宇宙知我者希末由披露今以足下為知已而一吐不然則僕誠狂矣僕誠迂矣

柬支華平 黄洪憲

不肖棲遲衡泌蟬蛻塵紛久矣去歲辱翰教儼臨肫肫敘述世雅雖以不穀不德而過成奬詡感切肺腑所示公家上世懿行業已稔聞當且採擇以光郡乘屢欲扁

舟過足下商確共策不朽因李邑侯督促邑志未遑
報命後聞足下與了凡交惡嘖有煩言遂用中止所謂
譽堯非桀不若置之兩忘耳頃項元池見示永昭二史中
有不佞主順天鄉試濫鬻白丁等語殊為大駭嗟嗟日
鑒在茲良心不昧天下豈有鬻科黄仲子哉未審白丁
為何人鬻者鬻於何氏亮足下非隨人口吻亦非恣行
胷臆者豈讒言三至慈母且為投杼耶抑確有真見而為
此耶不佞樸遬無似獨義利二字生平持之甚嚴且家席世

業不憂無資二子能讀父書不憂無後誠壹意公家竭忠無二慮即如戊子科場自謂矢心天日頗稱得人而反以此受謗讒人罔極可謂無天豈以足下高明且係同鄉而猶不能見亮為僕之亟臾也不佞業已投老林泉逃名洗耳呼馬呼牛一任他人雖袞褒溢美不足為吾榮蝎諸煩言不足為吾辱所可慮者士風澆惡月異歲殊君子作法於厚猶懼其薄苟此風一倡而世之稍能識字者羣起而效之尤誰無寸管不可造誣將以夷為

墨以跖為廉蘇冀壤而自佩謂申椒為不芳雖罄南山之竹且不勝書矣足下得毋作偏乎孔子譽人猶必有試至於稱人之惡乃聖門所深惡者矧或隨人口吻漫不加察崑崗烈焰玉石俱焚是使東山無歸袞之期尼邱終麛裘之謗而千古是非之良知從兹泯滅矣不佞頗能知命甘受慧黔且采苓小顛何足深辨第恐毀譽失真公論不與阿私者未必見德被毀者不必順受將衆怨交作讒言蠭生他日為足下之甌臾者固未有人

耳不佞雖乏三長竊嘗有志於著作政恐識見未定聽睹未真故雖累朝典故以及稗官野史家多藏貯業亦窺其一班而終不敢以習聞臆見遽登鉛槧誠懼片言失實有負冥冥造酆都不朽之孽不佞所以逡巡未敢也不佞居常攘詢恐尤學古人三自反一切橫逆都置之不校獨慨士風之日薄僞直道之不行而欲吾儕砥柱頽波返薄歸厚至去歲曾辱教言諄諄獎借若不欲麾諸門墻之外者故不避鈇鉞願效忠於門下惟門下裁

察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五

與吳鼎儀論韵學書 彭華

先夫子曰彭華字彦實安福人禮部尚書其丈嚴整峭厲然為人頗険不足取也私記華景泰五年會元侍郎時曾入直内閣

答李仁夫論轉注書 楊慎

先夫子曰楊慎字用修新都人翰林修撰升菴文章古與博而未嘗不化既無北地之剿襲在西涯之門别開生面始爲善學西涯私記升菴少師文忠公之子正徳辛未狀元因諍大禮廷杖再斃而復生謫戍雲南金齒衛投荒三十餘年卒於戍升菴七歲便擬古戰場文有曰青樓斷紅粉之䰟白日照青苔之骨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六

與萬思節主事書　唐順之

荊川歷學得之山陰周雲淵淵著有成書而荊川於數論之外無他見也但怪荊川論歷曾不將雲淵說起豈秘其所從得耶後來邢雲路作律歷考本出布衣魏文魁之事雲路掩之為己有然考中所載歷議又竊之雲淵而不留其姓名展轉相掩不可解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　集部　明代卷　第五册
作者＝杨讷
页数＝８６６
ＳＳ号＝１２３１５５２３
出版日期＝２００５．０８